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四冊目次

陳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一

後周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一三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一） （明）張溥輯 明婁東張氏刻本 二五六

陳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陳文紀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南朝六代、至陳而終、文章亦至陳而極敝。其時能自成家者、詩惟陰鏗、張正見。文則徐陵、沈炯以外、惟江總所傳稍多。而或久仕梁朝、上承異代。或晚歸隋主、尚署前銜。鼎祚兼長前後諸作、割併於陳、以足卷帙、未免朝代混淆。然鼎祚既取南北朝文通爲編次、苟闕其一代、則源流始末有所未詳、斯亦不得已之變例也。況永明、天監、相去未遠。江左餘風、往往而在。韓柳未出以前、王楊之麗製、燕許之鴻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廢之矣。

文紀序

昔北海馮惟訥詩紀之出也得百五十六卷王弇州序成示余曰盍不纂文紀以配之如日月之並麗于

中天亦藝林一大快事余謝不敏坐客曰宣城梅禹金先生曾力任之其時子威漪園海若諸公皆引為在茲空歸作者禹金果賈

十年餘勇蒐引討索採綴詮綜以述為作而成是書居然慧曜千古秉照重昏特未流通於世令人嗛嗛耳至是先生之子無瑕緘

以見寄予為我敘之余嘆曰甚矣梅先生父子之有功於藝林也文何昉昉自河洛天地不能秘傳之神龜龍馬有自然之點畫則

有自然之文象有自然之文象則有自然之文章仲尼演易刪詩詩亦文章之一種也昭明文選古詩皆臚記而捆載焉文可以括詩而詩不能盡文之變也

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我明大一統皇而皇霸而霸上自宮府郡國遠而椎結侏㒧如鷄林象胥之屬莫

不奉正朔而會車書但名同文不聞同詩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天示人以三光地示人以五岳人示人以六經而詩特天籟地籟人籟之傳聲遞響而已故

文紀非詩紀可比也

國家懸文取士小則制舉義大則典謨訓誥高篇巨冊悉出於名匠鴻儒之手

而賦能買千金詩能退一虜乎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且惟訥官光祿卿其訪購羣言招延幕客易禹金

獨以一儒者縱橫上下於諸史百家以逮浮屠老子之二藏閨闥鬼怪之小品短書手自丹鉛務求粹白且復加以解釋箋註糾繆拾遺其博洽不較難乎詩

紀一刻於陝西行臺甄侍御再刻於古鄣吴太學又刻於檇李黄中丞令禹金已赴玉樓之召而其子無

瑕欲易產行其書猶以博碩浩衍不無詘於時與力而望之機緣應響者斯又難之難矣甚矣梅先生父子之有功於藝林也昔古文苑藏於佛寺經龕中雜

文章庋於秘閣賴孫巨源
得之始傳姚鉉居連州著
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
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繕
寫鉉卒伊子以其書獻詔

付內府命以一官今海先
生文紀出矣其貯之縣樓
乎抑扃佛寺經龕乎
聖主好文讀史不輟手無
瑕試以此書詔獻

闕廷度必賜爵如宋太平
故事第無瑕斐亹蕭遠讀
父書而廣之當别有遑發
者在耳余姑識之以望海
內之賞音且以慰弇州子

威漪園諸公於地下云
崇禎己巳仲春望日
眉道人陳繼儒譔

陳文紀目録

卷第一

武帝

遺虞荔　禪位告天文
即位大赦詔　奉梁主為江陰王詔
敕州郡璽書　删改科令詔
封長城侯蒨為臨川王詔
永定二年正月乙未詔
親祠南郊詔　宥沈泰部曲妻兒詔
下選曹詔　隆禮諸公主詔

賑卹吳州縉州詔　日食服袞冕詔
討熊曇朗詔　踐阼封諸子侯詔
贈周鐵虎詔

文帝

與虞荔書　敕虞荔
即位詔
天嘉元年春正月大赦詔
親祠南郊詔　平王琳原宥詔
蠲役詔　寬賦詔
録序蕭莊官屬詔　迎葬梁元帝詔
進舉賢良詔　令流移者籍詔
令種麥詔　崇儉詔
春夏停刑詔
勲臣配食高祖廟庭詔
親祠南郊詔　曲赦京師詔
修治前代王侯忠烈墳冢詔
曲赦京師詔　改元天康大赦詔
遺詔　誅侯安都詔
周鐵虎配食高祖廟庭詔
賻卹周敷詔　討留異詔

尚書下討周迪符　尚書下討陳寶應符
衡陽王昌卹典詔
南康王曇朗子方泰為世子詔
封第二子伯茂為始興王詔
尚書八座奏崇始興王伯茂
封鄱陽王伯山策
尚書八座奏封鄱陽郡王伯山

廢帝

即位詔　改元光大大赦詔
到仲舉韓子高付廷尉詔

誅華皎家口詔　曲赦湘巴二州詔

卷第二

宣帝

即位詔　大建二年秋躬耕詔
又詔　班兵制十三科詔
求言舉才詔　寬復姑熟封徵詔
創築太宮詔　還熊曇朗等首級詔
曲赦江右淮北諸州詔
原除南川倚等逋租詔
慰撫青齊詔　樂遊苑大會詔
原逋租詔　錄淮泗戰功詔
停栽供役詔　申明刑獄詔
又詔　大建十一年大赦詔
崇儉詔
大建十一年十一月原丹陽等十郡丁租詔
吳明徹拜豫州刺史增封詔
給吳明徹鈇鉞詔
贈周弘正侍中中書監詔
皇孫生詔　與遊將書
遺詔

後主

與詹事江總書　即位詔
勸農詔
九品以上各薦一人詔
求言詔　省繁費禁左道詔
發遣淮泗質任詔　改元至德詔
原除大建十四年租調詔
脩孔子廟祀詔
上公以下各薦所知詔
至德四年十一月大赦詔
改元禎明大赦詔　大政殿訊獄詔
追封吳明徹詔　程文季降封詔
贈徐陵特進詔
贈司馬申侍中進侯詔
制答尚書八座奏始興王叔陵
尚書八座奏始興王叔陵
葬新安王伯固詔　又詔
江總授尚書令策　手敕姚察
敕答尚書令江總等　敕報謝貞
答隋書

題孫瑒誌銘後四十字

侍中司馬申誌銘

宣太后

廢立令

降始興王伯茂温麻侯令

[illegible]王沈等

為文帝[illegible]讓表

始興王叔陵

與何之元書

晉熙王叔文

致隋秦王書　上隋文帝表

卷第二

蔡景歷

荅高祖書

周弘正

奏記梁晉安王綱

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表

梁武帝詔荅弘正

謝東宮賜穀袍啓

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

謝梁元帝賚玉門棗啓

謝敕賚絲鞋啓　謝敕賚烏紗幘等啓

謝賚漆枹屐屧啓

瀏因法議　舍人盛權議

衡陽王長史沈洙議　尚書左丞宗元饒議

周弘讓

宋齊故事奏

與徐陵薦方圓書　徐陵荅周處士書

周弘直

遺[illegible]疏

杜之偉

上高祖求解著作啓

沈炯

為王僧辯荅貞陽侯書

為王僧辯重荅貞陽侯書

為王僧辯奉貞陽侯啓

為王僧辯重奉貞陽侯啓

為王僧辯與陳武帝盟文

奏漢武帝表

為王僧辯奉梁元帝勸進表

勸進第二表　勸進第三表
百官勸進陳武帝表
上陳文帝陳情表　文帝詔答
爲陳太傅讓表
爲周僕同失律後復官讓表
爲周弘正讓太常表　太極殿銘
太尉始興昭烈王碑銘
陳武帝哀策文　祭梁吳郡袁府君文
還歸賦序
張種
與沈炯書　沈炯答張種書

卷第四
徐陵
在北齊與齊僕射楊愔書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在北齊與宗室書
爲梁貞陽侯蕭淵明與太尉王僧辯書
答王太尉書　重與王太尉書
與司空陳霸先書　答王太尉書
裴之橫答貞陽侯書

重與裴之橫書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又答僧辯書　又答僧辯書
與北齊荀昂兄弟書
卷第五
徐陵二
爲陳武皇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爲陳武皇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爲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爲陳主與周冢宰相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爲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重答朝臣　與顧記室書
爲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同前　與章司空昭達書
與王吳郡僧智書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人書
與李那書　李那答徐陵書
答李顒之書　爲陸瓊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
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
謝賜厨啓　謝東宮賚蛤蜊啓
謝賚蛤啓　勸進梁元帝表
謝左僕射初表　又讓右僕射初表
讓五兵尚書表　讓散騎常侍表
爲王儀同致仕表
爲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卷第六
徐陵

進武帝爲長城公詔
爲梁封陳武帝初爲神公詔
九錫策文　梁禪位陳詔
策　璽書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封始興王詔　皇太子臨辟雍頌
太極殿詔　後堂望美人山銘
塵尾銘　陳文帝哀策文
丹陽上庸路碑
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裴使君墓誌銘
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又移齊文
檄周文　玉臺新詠序
尹義尚
與徐僕射陵書　徐陵報尹義尚書
卷第七
袁樞

加錢蔵駙馬都尉書
劉師知
高祖靈座俠御人服議
蔡景歷議　沈文阿重議
徐陵斷　師知又議
謝岐又議　蔡景歷又議
江德藻又議　徐陵重荅
侍中沈府君集序
沈文阿
稱大行議

文帝謁廟禮文議
沈不害
上文帝請立國學書　文帝詔荅
江德藻
沈孝軌弟息除靈議
沈洙
孝軌弟息除靈議
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議
許亨
南北郊祭五祀奏

又除星位奏　文帝詔報
又祀天三獻奏
王元規
郊壇増修丈尺奏
虞荔
鼎錄序
虞寄
諫陳寶應書
顧越
上文帝論宮僚疏

顧野王
進玉篇啓　玉篇序
虎丘山序
徐君敷
劾南康嗣王方泰奏　劾武陵王伯禮奏
宗元饒
劾奏蔡景歷　劾奏合州刺史陳裒
傅縡
獄中上後主書
章華
極諫後主書

徐伯陽
皇太子釋奠頌
陳暄
與兄子秀書
張正見
謝賜錢啓
姚察
陳讓終喪表　後主詔荅
遺命

謝貞
遺族子凱疏
卷第八
江總
自叙略　陶貞白先生集序
山水納袍賦序　華貂賦序
陳六宮謝表　為陳六宮謝表
[illegible]廬公謝[illegible]表
為沈尚書君禮讓左僕射領吏部表
為衡陽王讓吳郡表　讓尚書令表

讓尚書僕射表　讓吏部尚書表
謝敕給鼓吹表
除太子詹事謝東宮啟
除尚書令謝臺啟　除尚書令斷表後啟
上毛龜啟　皇太子太學講碑
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
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
特進光祿大夫徐陵墓誌銘
故侍中沈欽墓誌　司農陳暄墓誌銘
魯廣達墓銘　芳林園天淵池銘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玄圃石室銘
方鏡銘　莊周畫頌
陳宣帝哀策文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何之元
梁典序　梁典高祖事論
伏知道
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姚察
續畫品

紀目錄　終

陳文紀卷第一

晉陽張　烜參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武帝

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仕梁歷高要太守監始興郡討侯景有功位司空封陳公進爵爲王篡梁國號陳都建業在位二年崩曰高祖

遣虞荔書

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入陳歷東陽揚州大中正爲仕梁爲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領大著作侯景亂遁歸鄉里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及高祖平彪遣書文帝力爲臨川上又以書與之荔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簡文帝即位除太子中庶子

喪亂已來賢哲彫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惟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弟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

禪位告天文 永定元年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剝薦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于諱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勛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萬乘高勳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縣有梁末運仍葉遘屯獯醜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蕩覆紀綱泯絕諱爰初投袂大拯橫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實有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煙雲表色日月呈瑞緯聚東井龍見譙邦除舊布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訟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羣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授以大寶諱自惟菲薄讓德不嗣至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機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慙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答民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是饗

即位大赦詔

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辭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迄用參差而育德振民義歸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綱三絕肆勤先后拯厥橫流藉將帥之功乘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祿永終曆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亮式從天曆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惟新思俾惠澤覃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

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復收其有犯鄉里清議
贓汙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特皆
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

奉梁主爲江陰王詔

昔陳杞宋待以一客邢臣之重歷代所敦梁氏欽若
人祇憲章在昔濟河沈璧高謝萬邦茅賦所加宜遵
舊典其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
服色一依前準宮館資待務盡優隆

勅州郡璽書 元年

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羲所以當
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崩騰西都蕩覆蕭勃干
紀非唯趙倫侯景滔天踰于劉載貞陽反噬賊約連
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有自氛氲混
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
亂天下分崩未有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
運自昔登庸首濟諸越徐門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
山所在戡定冒想風塵驅馳師旅六延梁祀十翦强
寇豈曰人謀皆由天啓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
欽若唐虞推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
箕山之陽求支伯于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
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
桐但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頻月亢陽火運斯終秋霖
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晚霽星象夜張朝雲
卓輪泫三危之首路長光合璧赤霄五色之卿雲顧惟
寡薄彌慙休祉昧旦丕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
相任股肱剖符名守方寄恤隱王曆惟新念有欣慶
無深求民瘼務在廉平愛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禁彊
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兵戎山谷之酋擅彊幽險皆
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刑在無貸今遣使人具

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

刪改科令詔 東承梁亂刑典疎闊武帝即位思革其弊下詔議律令三十卷令律 重清漢元年十月立刪律郎刪定律令

朕聞唐虞道盛設畫象而不犯夏商德衰雖孥戮其
未備洎乎末代綱目滋繁矧屬亂離憲章遺紊朕始
膺寶曆思廣政樞外可搜舉良才刪改科令羣僚博
議務存平簡 隋書

封長城侯蒨爲臨川王詔

東都齊國義乃親賢西漢城陽事兼功烈散騎常侍
使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

守長城縣侯荷學尚清優神寓凝正文參禮樂武定妖氛心力謀猷為家治國權旌作守期月有成辟彼關河功踰蕭寇崔衛之盜自反耕農賀竹之豪用稟聲朔朕以虛寡屬當興運提彼三尺寶于四門王業艱難賴乎此子宜隆上爵稱是元功可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

永定二年正月乙未詔

夫設官分職因事重輕羽儀車馬隨時隆替晉之五校鳴笳啓塗漢之九卿傳呼並列虞官夏禮豈曰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恒格朕膺茲寶歷代是天工留念

官方庶允時裁梁天監中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初首為此職亂離歲久朝不存舊生年少希聞舊則今去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腹心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此外衆官尚書詳為條制

親祠南郊詔　二年

朕受命君臨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備禮泰壇景候昭華人祇允慶思令億兆咸與惟新且往代祅氛于今猶梗軍　機未息徵賦咸繁事不獲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無忘寢食夫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並許反迷一無所問近所募義軍本擬西寇並宜解遣留家附業亦可軍資未送者並停元年軍糧逋餘者原其半州郡縣軍戍並不得輒遣使民間務存優養若有侵擾嚴為法制

宥沈泰部曲妻兒詔　二年

罰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輕布在方策沈泰反覆無行遐邇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轂累藩漢口班師還居方岳良田有逾於四百食客不止于三千富貴顯榮政當如此鬼害其盈天奪之魄

無故猖狂自投獯醜雖復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光武有蔽于龐萌魏武不知於于禁但今朝廷無我負人其部曲妻兒各令復業所在軍人若有恐脅侵掠者皆以劫論若有男女口為人所藏並許詣臺申訴若樂隨臨川王及節將立効者悉皆聽許

下選曹詔　二年

梁時舊仕亂離播越始還朝廷多未銓序又起兵以來軍勳甚衆選曹即條文武簿及節將應九流者量其所擬

降禮諸公主詔　三年

南康始興王諸妹已有封爵依禮止是藩主此二王
者有殊恒情宜降禮數諸主儀秩及尚主可並同皇
女

賑恤吳州縉州詔

開廩賑絕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當
斯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茲多壘彌
疚納隍良由四聰弗達千里勿應博施之仁何其或
爽殘弊之軌致此未康吳州縉州去歲蝗旱郢田雖
穊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
足兆民何賴近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
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雖德
非既飽庶微慰阻饑

日食服袞冕詔 有司奏舊儀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

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袞冕
之服自今以去永可為準

討熊曇朗詔 曇朗爲巴山刺史殺都督周文育舉兵反

曇朗噬逆罪不容誅分命眾軍仍事掩討方加梟磔
以明刑憲

踐阼封諸子侯詔

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命盟則
異姓爲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樹藩
屏前王懋典列代恆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
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常侍
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炅從孫假節員
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詠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
史吉陽縣開國侯帝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
新假節散騎侍郎縱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太守詳
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敞雅敬泰並枝
戚密近効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丞修縣
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晃建城縣開國侯炅上饒
縣開國侯詠庱化縣開國侯帝仍前封為豫章縣開
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
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戶

贈周鐵虎詔 鐵虎隨周文育討王琳敗績爲琳所執辭氣不屈見害高祖下詔

天地之寶所貴曰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
立節効命酬恩追遠懷昔信宜加等散騎常侍嚴威
將軍太子左衛率南州刺史領信義太守沌陽縣開
國侯鐵虎器局沈厚風力勇壯北討南征竭忠盡力
推鋒江夏致陷凶徒神氣彌雄辭旨無撓豈直溫序
見害方其理鬢龐德臨危猶能瞋目忠貞如此惻愴

兼深可贈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加封一千戶
并給鼓吹一部侯如故

文帝 名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長子封臨川王拜侍中武帝崩遣詔徵立在位七年崩日世廟

與虞荔書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邪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都之計佇遲披覿在於茲日 [illegible]

勅虞荔 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時弟寄寓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因以感疾帝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宜乃勅荔

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 荔終不從

即位詔

上天降禍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離萬國率土崩心若喪考妣龍圖寶曆眇屬朕躬運鍾擾攘事切機務南面須主西讓禮輕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無輕重悉皆蕩滌逋租宿債吏民侶負可勿復收文武內外量加爵敍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庶祇畏在心公卿畢力勝殘去殺無待百年

與言號哽深增慟絕

天嘉元年春正月大赦詔

朕以寡昧嗣纂洪業哀惸在疚治道弗昭仰惟前德幽顯遐暢恭已不言庶幾無改雖宏圖懋軌日月方弘而清廟廓然聖靈沒遠感尋永往瞻言罔極今四象運周三元告獻華夷胥洎玉帛駿奔思覃遺澤播之億兆其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爲天嘉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

親祠南郊詔 元年

朕式饗上玄虔奉牲玉高禋禮畢誠敬兼弘且陰霾淚晨寒霽在日雲物韶朗風景淸和慶動人祇忻流庶俗思俾黎元同此多祐可賜民爵一級

平王琳原宥詔 元年

夫五運遞來三靈眷命皇王因之興創殷周所以樂推朕統曆承基不隆鼎運期理攸歸數非在斯豈僥倖所至寧卜祝可求故知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貽譏斷蛇定業亂臣賊子異世同尤王琳識暗挈瓶智慙衛足于紀亂常自貽顛沛而縉紳君子多

被繫維雖涇渭合流閫鮑同肆求之厥理或有所從今九戮既設入紘斯掩天網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遊說永作漢蕃延尉既歸終爲魏守器改秦虞梓通晉楚行藏用捨亦豈有恒宜存甄覺仁以彰肅作其衣冠士族預在凶黨悉皆原宥將帥戰兵亦同肆眚並隨才銓引庶收力用

蠲役詔　元年

自今內外肆虐衆軍西討舟艦輸積權借民丁師出經時役勞日久今氣序清晏有毀被可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

寬賦詔　元年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民庶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筭斂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杼軸歲空近所置軍資未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在思俾餘黎阜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尚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茲日

錄序蕭莊官屬詔　元年

蕭莊僞署文武官屬還朝者量加錄序

迎葬梁元帝詔　元年

梁孝元遭離多難靈櫬播越朕昔經北面有異常倫遣使迎接以次近路江寧既是舊塋宜即安卜車旗禮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漢獻帝故事

進舉賢良詔　元年

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多方猶梗佇咨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求何嘗不寢興抱揖繞書紳帶而傳巖虛往窒谷尚淹滿將空床非子不至實欲有懲則哲使草澤遺才靡時棄流今不遠古側食長懷寐興增歎新

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郎王暹並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以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舉大廈可成使棫樸載歌由庚在詠

令流移者著籍詔　元年

自頃喪亂編戶播遷言念餘黎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

令種麥詔　元年

穀粟之貴重於珠玉自頃寇戎游手者衆民失分地之業士有佩犢之譏朕哀矜黔庶念康弊俗思俾阻饑方存富教麥之爲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節萬寶可收其班宣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使及時其有尤貧量給種子

崇儉詔 元年

汙樽土鼓試則難追畫卵彫薪或可易革梁氏末運奢麗已甚芻豢厭於胥史歌鍾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澆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爲内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菲食卑宮自安儉陋俾茲薄俗獲反淳風維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

春夏停刑詔 元年

古者春夏二氣不決重罪蓋以陽和布澤天秩是弘寬網省刑義符含育前王所以則天象地立法垂訓者也朕屬當澆季思求民瘼哀矜惻隱念甚納隍常欲式遵舊軌用長風化自今孟春訖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

功臣配食高祖廟庭詔 二年

姬業方周召或渭濱漢曆既融道通地上若乃儲精垂象降靈山岳風雲有感夢卜是求斯固舟楫鹽梅遞相表裏長世建國罔或不然至于銘德太常從祀清廟以貽厥後永垂不朽者也前皇經濟區宇裁成品物靈貺式甄光膺寶命雖睿明齊發幽顯協從亦文武賢能翼宣王業故大司馬驃騎大將軍瑱故司空文育故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僧明故中護軍穎故領軍將軍擬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冒刃殉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荊汗馬終始勤劬與不罄誠悉力屯泰以之朕以寡昧嗣膺丕緒永言勳烈思弘典訓便可式遵故實載揚盛軌可並配食高祖廟庭俾茲大猷永傳宗祏

親祠南郊詔 二年春正月

朕負荷寶圖永惟星瑞兢兢業業庶幾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無忘日夜陽和布氣昭事上帝躬奉牲玉誠兼饗敬思與黎元被斯寬惠可普賜民爵一級其孝悌力田別加一等

曲赦京師詔 五年

朕以寡昧屬當負重星管亟改寇梗弗戢不能和協

璿衡用調玉燭傷慰蒼生以安黔首兵無寧歲民乏有年移風之道未弘習俗之患猶在致令氓多觸網吏繁筆削獄犯滋章雖由物犯固罔淹滯亦或有冤念俾紛陧載勞負扆加以膚湊不適攝衛有虧比獲微痊思覃寬惠可曲赦京師

修治前代王侯忠烈墳冢詔 六年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虔流生氣無賴之屬恭及祖塊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一業緝綏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

落山丘變移陵谷或皆剪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登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旌旗服色猶行杞宋之計每車駕巡遊歷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栢恒守唯戚潘舊壟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關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寘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惻悵於子房丘墓生哀生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撿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曲赦京師詔 六年

朕自居民牧之重託在王公之上顧其寡昧鬱於治道加以疊彰聽覽事多壅積冤滯靡申幽枉弗鑒念茲罪戾有甚隍納而惠澤未流愆陽累月今歲序云暮元正向肇欲使幽囹之內同被時和可曲赦京師

改元天康大赦詔

朕以寡德纂承洪緒日旰劬勞思弘景業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時亢陽累月百姓何咎寔由朕躬念茲在茲痛如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

爲天康元年

遺詔 天康元年

朕疾苦彌留遂至不救修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使及大漸以爲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翼內外協和勿違朕意山陵務存儉速大歛竟羣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

詠侯安都詔 安都從世祖征伐有功高祖崩世祖入纂大統及衡陽王昌卒入濟漢內競安都之功也封桂陽郡公自是威名日重驕恣無憚舍人蔡景歷奏其事反世祖收安都下詔于嘉德殿賜死

昔漢厚功臣韓彭肇亂晉倚蕃牧敦約稱兵託六尺於龐萌野心竊發寄股肱於霍禹凶謀潛構追惟往代挻逆一揆永言自古患難同規侯安都素乏遒圖本慚令德幸屬興運預奉經綸拔跡行間假之毛羽推於偏師委以馳逐位極三槐任居四嶽名器隆赫禮數莫儔而志唯矜己氣在陵上招聚逋逃窮極輕狡無賴無行不畏不恭受脤專征剽掠一逞推轂所鎮裒斂無厭寄以徐蕃接鄰齊境貿遷禁貨鬻賣居民椎埋發掘毒流泉壤睚眥僵尸罔顧彝憲朕以爰初締構頗著功績飛驂代邸預定嘉謀所以淹抑有

司每懷遵養杜絕百辟日望自新款襟期於話言推丹赤於造次策馬甲第羽林息警置酒高堂陛戟無衞何嘗內隱片嫌去柏人而勿宿外協猜防入成皐而不留而勃戾不悛驕暴滋甚招誘文武密懷異圖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獲中書舍人蔡景歷啓稱侯安都去月十日遣別駕周弘實來景歷私省銜訪問禁中具陳反計朕猶隱忍待之如初爰自北門遷授南服受命經停姦謀益露今者欲因初鎮將行不軌此而可忍孰不可容賴社稷之靈近侍誠懇醜情彰暴逆節顯聞外可詳案舊典速正刑書止在同謀餘無所問

周鐵虎配食高祖廟庭詔

漢室功臣形寫宮觀魏朝猛將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長存世代因之不朽故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沈陽縣開國侯鐵虎誠節驍亮力用雄敢王業初基行間累及爵超賊壘正色寇庭古之遺烈有識同嗟殞身不屈雖隆榮等寵易遠言追嘉惜宜仰陪禘祫蒸嘗饗賚可配食高祖廟庭

賻邮周敷詔（敷高祖時以平王琳功授豫章太守天嘉初攻周迪破之後爲迪所誘害文帝下詔）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西豐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逵律虛矜姦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于懷可存其茅賦量所賻邮還葬京邑

討留異詔（異東陽著姓侯景亂署爲東陽太守仕梁元帝信安令入陳歷授縉州刺史領東陽異陰外示臣節恆懷兩端王琳潛通琳平世祖乃下詔討之異奔陳寶應寶應敗并擒異送都斬于建康市）

昔四罪難弘大嬀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爲時蠹事非獲已逆賊留異數應亡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羣龍自躍千

里退懷首鼠恒持於百心中歲密契番禺既弘天網
賜以名爵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據
中流翻相應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為東道之主人
結附凶渠唯欣禍亂既祆氛盪定氣沮心孤類傷鳥
之驚弦等窮獸之謀爾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
遒侍子遐朝隗囂之心方熾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慝
披襟解帶敦喻殷勤蜂目彌彰梟聲無改遂置軍江
口縱戍下淮顯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縉邪脅肥猶南
殷曠永割王賦長壅國民竹箭良材絕望京輦萑蒲
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甿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效

重關秦國依風竝輸侵地三邊已乂四海咸寧唯此
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
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
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

尚書下討周迪符（迪臨川者姓周氏梁亂據有其郡遂鎮臨川內史平蕭勃遷江州刺史陳世祖初與黃法氍共圖熊曇朗敷等詣闕加賞世祖徵迪及其子遣趙不至乃陰與留異相結天嘉二年尚書下符討迪迪衆潰竄臨川太守駱牙誘斬之）

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爲盛信越背誕東都中興萌
寵違戾是以鷹鸇競逐菹醢極誅自古有之其來尚
矣逆賊周迪本出輿臺有梁喪亂暴掠山谷我高祖
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
仍剖獸符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欵
國步艱阻竟微効力龍節繡衣籍王爵而御下熊旗
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始貳蕭勃未夷西結
三湘南通五嶺衡廣勘定既安反側江郢紛梗復生
犲狼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覬常違言迹不副特以
新吳末靜地遠兵彊互相兼併成其形勢收獲器械
俘虜士民竝曰私財皆其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
朝廷光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嶽
寵貴隆赫超絕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

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
池連接勢猶脣齒彭亡之禍坐觀難作階此釁故結
其黨羽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屏擾櫓糧悉以資
威爵號軍容一遵僞黨及王師凱旋大定區中天網
恢弘弃之度外璽書綸誥撫慰綢繆冠蓋縉紳敦授
重疊至於熊曇朗勦滅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氍之
元功安西周敷之効力司勳有典懋賞斯留惡直醜
正自爲仇讎悖禮姦謀因此滋甚微出溢城歷年不
執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亡招集不逞中詢京
輦規冀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擁遏二賈害及四

民潛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加應援謂我六
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逆城虜縛妻息分襲流鎭稱
兵鑑邦狗逼酋豪攻圍城邑幸因有備應時剿殄假
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
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並破賊徒
廸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豫
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扞鋒鏑身當矢石率茲義
勇以寡摧衆斬馘[illegible]下至廻方收餘燼還固
城撲伐推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
建縣侯法䂀雄績早宣忠誠夙著奉王命前率義旅

旣援敷等又全子隆衆輯擐甲仍躡飛走批熊之旅
驅馳越電振武之衆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
雖復朽株將拔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
草絕根在於未蔓撲火止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宜
各英果今遣鎭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
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
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遣
前吳興太守胡鑠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
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
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
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吳縣
侯吳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安成內史劉士宗
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內史劉峯廬陵太守陸子隆
安成內史闕愼並受儀同法䂀節度同會故郡又命
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陁平西將
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並率貔豹逕造賊城
使持節散騎常侍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
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彀騎
彌山又詔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頠率其子
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右率邃衡州刺史侯曉等

以勁越之兵踰嶺北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脫稽
誅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久
飲至　禮畢乘勝長驅躡跡撲內醜如燎毛髮已有明
詔罪唯廸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
如別格執迷不改刑茲罔赦

尚書下討陳寶應符　寶應晉安侯姓梁末爲父爲晉安太守入陳受官據閩封史[illegible]錄其本兵歸爲宗室寶應本與留異姻異謀逆遣兵助之又資廸兵出寇臨川都督章昭達破定世祖因命討寶應尚書下符寶應啟乾就進都伏誅

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渙魏申
劣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勳有歷夏之同姓至於納吳

瀆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奴啓之命有甘誓之討况逾
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于盾器而顯成三叛疊深四
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
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
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謫爰肆蜂豺既而解印炎
行方謝綱漏吞舟日月居諸彝之度外自東南王氣
實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
擅割瓌琛竟微職貢以爲寶應弘寬猶隆薦起家
臨郡兼置總之榮建置州假蕃麾之盛印封戶牖
仍邑樂陽乘華轂者十人保姓鹽而萬石又以盛漢

君臨推恩婁敬隆周錫命通於勝族由是紫泥青紙
遠賁恩澤鄉亭龜紐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執複爲擬
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
姻自爲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發驕防山定
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匯澤之南川遂敢聚斧並
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殪殘魂徒窮以罪在酋渠憫
茲驅逼所收俘馘並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
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迴又逃刑誑侮王人爲
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
底至如遏絕九賦剽掠四民閩境貲財盡室封奪凡

厥倉頭皆略黔首發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滄
溟寇擾泱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
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
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
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
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
軍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象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
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
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
蒙衝蓋海乘跨滄波爲其樂首此皆明冠教戰濡須

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將東而鳴鼓
航艦連爲駕艫方舟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
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峰東
衡州刺史錢道戢並即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
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宜薄伐遙遊意合若伏波之論
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
南餘恨嗣子弟泰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率遵
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擊封豨董率
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賭明州刺史戴晃
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修行師陳留太守張遂

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許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城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並應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䵺武毅中流以爲後殿斧鉞所臨罪唯

元惡及留異父子並黨主帥雖有請泥兩谷相背准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非止肆眚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遊趄斧鉞一臨罔知所赦

衡陽王昌卹典詔 昌爲高祖第六子與高宗俱平拜長城國世子荊州陷子西魏及高祖崩周人乃遣還世祖即位使侯安都迎昌害之以溺聞江施下□□象如

夫寵章所以嘉德禮數所以崇親乃歷代之通規固前王之令典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昌明哲在躬珪璋早秀孝敬內洪聰睿外宣梁季艱虞宗社顛墜西京淪覆陷身關隴及鼎業初基外蕃逆命聘問斯阻音介莫通睠彼機橋將隣烏白今者羣公戮力多難廓清輕傳入郛無勞假道周朝敦其繼好駿駕歸來欣此朝聞庶歡昏定報施徒語曾莫輔仁人之云亡殄悴斯在奄焉薨殞倍增傷悼津門之慟空在桓山之功不追靜言念之心焉如割宜隆懋典以備徽猷可贈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給東園溫明祕器九旒鑾輅黃屋左纛武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節迎護喪事大鴻臚

副其羽衛殯送所須隨由備辦

南康王曇朗子方泰爲世子詔 曇朗高祖母弟休先子也初爲中書侍郎監南徐州時齊請和求高祖子姪爲質以曇朗行及齊背約高祖與齊戰大破之執其將蕭軌等齊人亦害曇朗□□天嘉元年以曇朗子方泰爲南康王世子二年齊人結好方始知之於是襲爵乃下詔追贈曇朗

南康王曇朗出隔齊庭反身莫測國廟方修真饗須王可以長男方泰爲南康世子嗣南康王

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詔 高祖兄始興王道談生世祖及高宗梁末高宗遷關右高祖受禪遙以高宗襲封始興嗣王及世祖入纘而高宗在周世祖以

本宗之饗下詔以伯茂嗣封

日者王基肇建封樹枝戚朕親地攸在特啓大邦爲項嗣承門祀雖土宇開建蘋蘩莫由重以遭家不造閔凶夙遘儲貳遐隔轅車未返猥以眇身屬當景命式循龜鼎永谷載懷今既入奉大宗事絶藩祿始興國廟蒸嘗無主瞻言霜露彌增感絶其徙封嗣子項爲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始天下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庶申罔極之情永保山河之祚

尚書八座奏始興王伯茂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八座尚書奏詔可

夫增崇徽號飾表車服所以闡彰厥德下變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映觽辰蘭芬綺歲清輝美譽日茂月升道鬱平河聲超衮植皇情追感聖性天深以本宗闕緒其承藩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以光崇睿哲寵樹皇枝臣等參議宜加寧遠將軍置佐史

封鄱陽王伯山策 世祖第三子

於戲夫建樹藩屏翼獎王室欽若前典咸必由之惟爾夙挺珪璋生知孝敬令德茂親僉舉所集啓建大邦寔惟倫序是用敬遵民聽恐此圭瑞往欽哉其敬樹聲業永保宗社可不慎歟

尚書八座奏封鄱陽郡王伯山

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盤石既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宜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表岐姿於丱日光昭丹掖暉暎青闈而玉圭未秉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封鄱陽郡王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世祖嫡長子立二年爲宣帝所廢之

即位詔

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弃萬國攀號靡及五內崩殞朕以寡德嗣膺寶命煢煢在疚懼甚綴旒方賴宰輔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

改元光大大赦詔

昔吳天成命降集寶圖二后重光九區咸乂閔余沖薄王道未昭荷茲神器如涉靈海庶親賢並建敘伯惟良天下雍熙綱同刑措今三元改曆萬國充庭清廟穆穆追惟斯在言瞻宁位觸感崩心思播遺恩俾覃黎獻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爲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到仲舉韓子高付廷尉詔仲舉爲侍中尚書僕射文帝崩宣帝受遺詔以尚書令入輔仲舉等憲朝望有請乃嫌台遣還東府事發同謀並亦仲舉奏呂弘之不自安每乘小輿與右衛將軍韓子高謀宣帝收子高仲舉及其子郁並付廷尉賜死

到仲舉庸力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其驕闇凌傲百司遐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袞韓子高最尒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心腹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姦謀密爲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顧託以朕沖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姦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並有據驗并召今月七日縱其凶惡領軍將軍明徹左衛將軍衛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並知其事二三璧迹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憝克殲罪人斯得並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並所不問

誅華皎家口詔皎世本小吏以功歷湘州刺史有異志引周兵又奉梁蕭巋爲主巋授皎司空光大初宣帝遣攻皎是其徵爲湘州而以淳于量程靈洗等共討之復恐上流宰守並爲皎扇或下詔曲赦皎黨誅

逆賊華皎極惡窮凶遂樹立蕭巋謀危社稷棄親即讎人神憤惋王師電邁水陸爭前梟剪之期匪朝伊夕其家口在北里尚方宜從誅戮用明國憲

曲赦湘巴二州詔

賊皎與兒微賊將逆獎擢任據藩牧屬當寵寄背斯造育興構姦謀樹立蕭氏盟約彰露鴆毒存心志危宗社翦結邊境驅逼士庶蟻聚巴湘豕突郢邑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將軍量安南將軍明徹郢州刺史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力撫勞驍雄舟師俱進義烈爭奮兇惡奔殄獻捷相望罪分戴屬言念泣罪恩與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爲賊所逼制預在兇黨悉皆不問其賊主帥節相並許開恩出首一同曠蕩

陳文紀卷第一

陳文紀卷第二

晉陽張　燁叅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宣帝名頊字紹世文帝弟徙封安成王廢文帝子伯宗自立在位十四年廟曰高宗

即位詔大建元年

夫聖人受命王者中興並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撥拜堯圖經綸禹跡配天之業光被象而利貞撫運之功侔川岳命長遠世祖文皇帝體上聖之姿當下武之運纂宮不儉所務唯舊定鼎初基厥謀斯在朕以寡薄才非聖賢夙荷前規方傳景祚雖復親承訓誨志守藩維詠季子之高風思城陽之遠託自元儲紹國正位君臨無道非幾佇開刑措豈圖王室不造頻謀亂階天步艱難將傾寶曆仰惟高命爰集朕躬我心貞確堅辭累旬而羣辟啓請相藉渭橋文母尊嚴懸心長樂對揚辭敍非止殷湯之三辭駿涉春冬何但代王之五讓今便肅奉天策欽承介圭若據滄溟踰增兢業思所以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當與黔黎普同斯慶可改光大三年爲大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異等殊才並加策序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

賜穀五斛

大建二年秋蠲卹詔

懷遠以德抑惟恒典去戎即華民之本志頃年江介襁負相隨崎嶇歸化亭候不絕宜加卹養答其誠心維是荒境自投有在都邑及諸州鎮不問遠近並蠲課役若克平舊土反我侵地皆許還鄉一無拘限州郡縣長明加甄別故以廢若隨便安處若輒有課訂即以擾民論

又詔

民惟邦本務在與讓治國愛民抑又通論朕寢興晏罷日昃劬勞方流惠澤覃被億兆有衆之季政刑廢缺條綱弛紊僭盜薦興役賦征徭尤爲煩刻大陳御爲拯茲餘弊減屢勸黎弗遑創改年代彌流將及成俗如弗解張物無與居夕惕疚懷有同首疾思從卑菲約已濟民難府帑未充君孰與足便可刪革去其泰甚冀永爲定准令簡而易從自今維作田值水旱未收即列在所言上折除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巧手於役死亡及與老疾不勞訂補其籍有巧隱并王公百司輒受民爲程蔭解還本屬開恩聽首在職治事之身須通相檢示有失否推當舊任罪令長代

撿具條解合戶數付度後人戶有增進即加擢賞若致減散依事准結有能墾起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

班兵制十三科詔 大建四年

國之大事受脤興戎師出以律宗衆於廟所以乂安允有克成七德自頃擁旆搴纛藏廓淸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熊羆之運籌雖左衽已戢干戈載戢呼韓來謁冐頓無聲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碻磝之役詭設獲城之捷伸行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略朕旣慚暗合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

備嘗行陣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茲條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爲永准

求言舉才詔 大建四年

舉善從諫在上之明規進賢爲言爲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寶圖雖世襲隆平治弗寧一辨方分職旰食早衣傷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運匪薦讜言罷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朱雲折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爲難値至如衣褐以見擢登以遊或耆艾絶倫或妙年異等于舟而不偶左右莫之與薰貂改弊黃金且殫終身爲淹可爲太息又貴爲百辟賤有十品工拙竝驚勸沮莫分街談徒擁庭議斯闕寔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迺爽歟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乖殊朝政紕蠹止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

寬復姑孰封畿詔

姑孰饒曠荆河斯擬傳望關畿天限巖峻龍山南指牛渚北臨對熊繹之餘城邇全琮之故壘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自梁末兵災凋殘略盡比雖務優寬猶未克復恐凡封畿宜須殷阜且衆

將部下多寄上下軍民雜俗極爲蠹耗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還悉住南州津裏安置有無交貨不責市估來荒墾闢亦停租稅臺遣鎭監一人共刺史[illegible]主分明檢押給地賦田各立頃舍

創築東宮詔 大建四年

梁氏之季兵火薦臻承華焚蕩頃無遺構寶命惟新迄將二紀頻事戎旅未遑修繕今工役差閑椽楹有擬來歲開肇創築東宮可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用主監作

還熊曇朗等首級詔 大建五年

古者反噬叛逆盡族誅夷所以藏其首級誡之後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梟縣自足不容久埒武庫長比月支惻隱之懷有仁不忍維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及今者王琳首並還親屬以弘廣宥

赦江右淮北詔 大建六年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姓為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六合未混旰食彌憂亟既關冤濟無所弘經略上符景緯下叶人謀命將興師大拯淪溺灰琯未周凱捷相繼拓地數千連城將百蠢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出陰私將帥軍人罔顧刑典令使苛法蠲除仁聲載路且舉元告廢邊服來蘇始覩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右淮北南司定霍光建合豫北徐仁北兗青冀南譙南兗十五州郢州之齊安西陽江州之齊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歷陽臨江郡士民罪無輕重悉皆原宥將帥職司軍人犯法自依常科

原除南川等郡逋租詔 大建六年

去歲南川頗言失稔所督田租于今未即豫章等六

郡大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逋太建四年檢田稅亦申至秋南康一郡嶺下接應民間尤弊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可原除庶修墾無廢歲取方實

慰撫青齊詔 大建六年

戢情懷育有國之令圖拯弊救危聖範之通訓近命師薄伐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部落久患凶戎爭歸有道棄彼農桑忘其衣食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憩附山谷或布滿林野扶老攜幼蓬流草跋艱虞其本業殘廢饑饉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慰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罄并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修墾

樂遊苑大會詔 大建八年

元戎凱旋群師振旅旌功策賞宜有饗賚今月十七日可幸樂遊苑設絲竹之樂大會文武

原逋租詔 大建九年

朕昧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億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膠平未洽年常租賦多致逋餘即此務農宜弘寬省可起大建以來訖八年流移叛戶所帶租調七年八年叛義丁五年訖八年叛軍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石麥等五年訖七年逋貲絹皆

悉原之

錄淮泗戰功詔 大建十年

懋賞之言明於訓誥挾纊之美著在撫巡近歲薄伐廓清淮泗摧鋒致果文武畢力櫛風沐雨寒暑亟離念功在茲無忘終食宜班榮賞用酬厥勞應在軍者可並賜爵二級并加賚卹付選即便量處

停裁供役詔 大建十年

雖堯葛衣鹿裘則天爲大伯禹弊衣菲食夫子曰無間然豈以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宇宙十載年衛旰日勿休乙夜忘寢跂予思治若濟巨川念茲在茲

懷同馭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黃屋之尊導仁壽以貢群生寧勞役以奉諸己但承梁季亂離斯瘼宮室禾黍有名亡處雖輪奐未覩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爲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充民疲征賦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與言靜念夕惕懷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慙斲雕爲朴庶幾可冀雉頭之服既焚弋綈之衣方襲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風行冀以變俗應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其餘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俸卹並各量減

申明刑獄詔 大建十一年

昔軒轅命風后力牧放勛咨爾稷契朱武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漢列五曹周分六職設官理務各有攸司亦幾期刑措卜世彌永並賴羣才用康庶績朕日昃劬勞思弘治要而機事尚擁政道未凝夕惕于懷罔知攸濟方欲仗茲舟檝委成股肱徵名責實取宰多士自今應尚書曹府寺內省監司文案悉付局參議分判其軍國興造徵發選序三獄等事前須詳斷然後啟聞凡諸辯決務令清乂約法守制較若畫一不得前後舛互自相矛楯致有枉滯紆意舞文糾聽所知靡有攸赦

又詔

舊律以枉法受財爲坐雖重直法容賄其制甚輕豈不長彼貪殘生其舞弄事涉貨財寧不尤切今可改正枉法受財者科同正盜

大建十一年大赦詔

蓋冠弗犯革此澆風犀戮是蹈化於薄俗朕膺曆寶命迄將一紀思經邦濟治反國愛民日仄劬勞夜分輟寢而還淳反朴其道靡階雍熙盛美莫云能致遂乃斷訊之牒盈於聽覽吞欽之人填於牢犴周成刑措漢文斷獄杼軸空勞邈焉旣遠加以戎旃繼軌

我彭汴淮汝氓庶企踵王略治兵遵旅義存拯救飛芻挽粟征賦煩暑雨祈寒寧忘咨怨　兼宿度乖舛欠合違方若曰之誠責歸元首愧心斯積厥朽非惧仰建子令月微陽初動應此嘉長宜播寬澤可大赦天下

崇儉詔 大建十一年

昔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爲君藜杖韋帶至如甲帳珠絡華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治平正道多違澆風又靡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貧居陋巷彘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爰命末

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格重以旗亭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迫商賈營謀私蓄靖懷眾弊宜事改張弗弘正道安拯民瘼今可宣敕主衣尚方諸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眾物後宮僚列若有　游長掖庭啓奏御者量還太子秘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間野外非恒饗宴勿復修治并勑內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由具爲條格標榜宣示令喻朕心焉

大建十一年十一月原丹陽等十郡丁租詔

朕君臨四海日旰劬勞思弘至治未臻斯道而兵車聚出軍費尤煩爲清控引不能放賦夏中亢旱傷農畿內爲甚民失所資歲取無託北則攻剽未理陰陽舛度交元阻饑君孰與足靖言興念余責在躬宜布惠澤濟茲氓庶其丹陽吳興晉陵建興義興東海信義陳留江陵等十郡并謝略郡年稅祿秩並各原半其丁租半申至來歲秋登

吳明徹拜豫州刺史增封詔 明徹督諸軍北伐進逼壽春齊遣王琳拒守兵敗追殺琳高宗下詔曰

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使持節中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郡開國公明徹雄闊克舉宏圖盡在昔屯夷締構皇業乃掩衡岳用清氛沴實有茂績載敘上游今茲蕩定恢我王略風行電埽貔武爭馳月陣雲梯金湯奪險威陵殊俗惠漸邊氓惟功與能元戎是屬崇麾廣賦茂典恒宜可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餘如故

給吳明徹鈇鉞詔 大建八年進位司空又詔

昔者軍事建旌交鋒作鼓頃日訛習多乖舊章至於
行陣不相甄別今可給司空大都督鈇鉞龍麾

贈周弘正侍中中書監詔

追遠褒德抑有恒規故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
州大中正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門老
氏宗匠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可贈
侍中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給

皇孫生詔

皇孫新誕宗祧方固思與群臣共同斯慶內外文武
賜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與邊將書（盧潛范陽涿人也仕齊歷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在淮南十三年大得民情為陳人所畏陳主與其邊將書）

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滅方為國患卿宜深備之（北齊書○又北齊書[illegible]云陳主[illegible]按潛以武平三年自淮南徵為五兵尚書宣帝之太建四年也其前八年為文帝[illegible]尚書[illegible]當還北又似其時將徵矣則爲宣帝）

遺詔（太建十四年正月）

朕爰自遘疾曾未浹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
分夫復奚言但君臨寰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
日慎一日王宗廟之負重識至業之艱難而邊鄙多
虞生民未乂方欲蕩清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從遺
恨幽壤皇太子叔寶繼體正嫡年業韶茂纂統洪基
社稷有主群公卿士文武內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
追往事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引翼亮之功務在
叶和無違朕意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須
入壙明器之具皆令用瓦惟使儉而合禮勿得奢而
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制在位
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
奔赴

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宣帝嫡長子在位七年隋伐陳被執封長城公）

與詹事江總書（[illegible]後[illegible]）（陸瑜字幹玉吳郡吳人少篤學美詞藻為東宮學士兼東宮管記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後主時為皇太子[illegible]博覽羣書以[illegible]未幾而卒太子手令舉哀遣使[illegible]）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
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
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靡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
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群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
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
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
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

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
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咲娛情
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
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洸瀁或翫新花時觀落
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
止代形屬聞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
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
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泫絶絃投筆恒有酸恨
以舒詞懷聊復敘述冀之無從亡不盡意

即位詔 大建十四年

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擗踊無所逮及
朕以哀煢嗣膺寶曆若涉巨川罔知攸濟夕頼羣公
用匡寡薄思播遺德覃被億兆凡厥遐邇咸與惟新
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爲父後者並賜
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疋

勸農詔 大建十四年三月

躬推爲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
是資民命攸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賦自古輸
藁惟舊沃饒貴于十金磽确至於三易腴瘠既異盈
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
實峻刑開諸東漢老農懼於祗應俗吏因而侮文竅
未成羣游手爲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
膏澤潤下宜展春耕以望秋坻其有新闢耕畝進墾
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
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教耕淳民載酒有
絃督課議以賞擢外可爲格班下稱朕意焉

九品以上各薦一人詔 大建十四年

夫體國經野長世字氓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於
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致和羹以隆大廈上智中主
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惛

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濟
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
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甲夜凝慮丙夜損懷豈以
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
衆官九品已上可各薦一人以會采征之旨且取備
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
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資歲以自暗
莩各物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
卅茲天路趨銅駝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
方圓傚之矩矱

求言詔 大建十四

昔睿后寧民哲王御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紆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邃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有經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疏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己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匡我王度

省繁費禁左道詔 大建十四年

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疏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祆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絕

發遣淮泗質任詔 大建十四年

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並輸誠款分遣親戚以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獨譏禁使彼離析外可即檢任子館及東館并帶保任在外者並賜衣糧須之酒食遂其鄉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船仗衞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别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

改元至德詔 至德元年

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哀惸切慮疹恙纏織訓俗少方臨下靡算懼甚踐冰慄同馭朽而四氣易流三光遞運纓紱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節序疑舊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對軒闥而哽心顧宸極而深氣思所以仰遵遺構俯勵薄躬陶鑄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寬簡取叶陽和可大赦天下大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

原除大建十四年租調詔 至德二年

耕蠶自足乃曰淳風貢賦之興其來尚矣蓋由庚承務不獲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姦盜多有俗尚澆詐政鮮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己愧三千之未措望訂初下使驪驂兼出如聞貧富均起單弱重弊斯豈振窮扇瞟之意歟是乃下吏之苛斂也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大建十四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並悉原除在事百僚辯斷庶務必去取平允無得便公害民爲己聲績妨紊政道

修孔子廟祀詔 至德三年

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粱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閟笥闕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

王公以下各薦所知詔 至德四年○藝文作王搜擇舉士詔

旣施諫鼓爲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徵舉以淹滯

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鴻緒未明虛己日旰興懷萬幾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蹇諤採其謀計王公以下各薦所知旁詢管庫爰及輿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於啓沃 前徵藝文作前冊佇於作佇茲

至德四年十一月大赦詔

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資百王不改而世無抵角時鮮犯鱗渭橋驚馬弗聞庭爭桃林逸牛未見其旨雖剽悍輕侮理從鉗釱蠢愚杜默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慙則哲求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屬露寀以軫懷負黼扆而於邑役茲合璧輪鈌連珠緯舛黃鍾獻呂和氣始萌玄宵告終般長在御因時宥過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改元禎明大赦詔

柏皇大庭鼓淳和於曩日姬王嬴后被澆風於末載粥吕已鑄著化匪融禮義既乖姦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澆流易者歟朕居宇御物納隍在慮頻恢天網屢蠲三正遵元元矜慮終罷五辟蓋乃虞哉寧薄抑爲法令滋章是用當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萬國朝辰靈芝之獻於始陽蒼露表於季歲從春

施令仰乾布德思與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爲禎明元年

大政殿訊獄詔 禎明二年

夫養獄緩刑皇王之所垂範勝殘去殺仁人之所用心自畫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無措朕君臨區宇屬當庶未輕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與言多愧眷茲狴犴有軫哀矜可克日於大政殿訊獄

追封吳明徹詔 周滅齊高宗將事徐方遣明徹北伐兵敗清口就執以憂憤遘疾卒于長安後主至德元年詔封

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

上術世罕共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徹爰初躡
足乞屆元戎百戰百勝之奇決機決勝之勇斯亦侔
於古焉及拓定淮肥長驅彭汴覆勍冠如舉毛掃銳
師同疾雷風威懾於異俗功效著於同文方欲息駕
陰山解鞍瀚海既而師出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
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崤之爲易冀平翟之非難
雄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域甚可嗟傷斯事
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灑濯獨此孤魂未霑
寬典遂使爵土湮沒饗醊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
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戸以其息惠覺爲

嗣

程文季降封詔 文季忠壯公靈洗子隨吳明徹北討敗績爲周所囚遁歸故詔 至德元年追贈散騎常侍又詔曰

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
家聲早歲出軍雖非元帥啓行爲最致果有聞而覆
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扞禦久而見思文
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惻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宜存
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侯一千戸以子嚮襲
封

贈徐陵特進詔

愼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　中安右
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
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
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卧疾方期克壯奄然殞
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鼓
吹侯如故幷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

贈司馬申侍中進侯爵詔

愼終追遠欽若舊則闡揚定謚抑乃前典故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清正立己
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

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爲
五百戸謚曰中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剋日舉哀喪事
所須隨由資給

制答尚書八座奏始興王叔陵 叔陵高宗第二子爲揚州刺史淫虐不道高宗不豫入侍疾及崩喪次以藥刀斫後主又斫太后數下因突走東府蕭摩訶馬客等追斬之奏聞制從

凶逆梟獍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釋滅撫情語
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

尚書八座奏始興王叔陵

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狼戾

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鎮九水兩藩毗庶掃地無遺蜂目狼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憂好樂自恣產于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恒習姦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蘄館露聲事驚聽視自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內懷逆弒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奔臨又加鋒刃窮凶極逆曠古未儔賴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兇黨餘孽方據自害妻孥雖應時

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

葬新安王伯固詔（伯固宣帝第五子與始興王叔陵情好大叶遂謀不軌叔陵於喪次傷後主出奔東府伯固單馬馳赴爲臺兵所殺）

伯固同茲悖逆殞身塗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以庶人禮葬

又詔

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恒典但童穉孼識乖預覆萁實之甸人良以惻憫及伯所生王氏可並特宥爲庶人

江總授尚書令策

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章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寓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爲準的辭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載遠其端朝揆務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不慎歟

手勅姚察（察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因加氣疾柴瘠過甚後主重加譬諭令從晚食手勅曰）

卿毀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

示甚爲佳也

勅答尚書令江總等（吏部尚書蔡徵遷中書令後主未擇其人總等咸共薦察勅答之乃命草詔讀以示察）

姚察非惟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

勅報謝貞（貞見後）（貞爲南平王友掌記室事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貞累啓固辭勅報之貞竟以毀卒）

省啓具懷雖知哀瘠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陳書）

答隋書

高宗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後主答之益驕書末云隋主不悅遂謀取陳

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淸泰 資治通鑑

題孫瑒誌銘後四十字 瑒為起部尚書卒多創立江揔為其誌銘後主題銘後就宅鐫之

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
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侍中司馬申誌銘後 後主自製誌銘其辭曰

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

宣太后 章氏諱要兒吳興烏程人高祖踐祚為皇后至廢帝立尊為太皇太后

廢立令 廢帝光大二年下令黜帝為臨海王立高宗嗣位

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
昔梁運季末海內沸騰天下蒼生殆無遺噍高祖武
皇帝撥亂反正膺圖御籙重懸三象還補二儀世祖
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寶業惠養中國綏寧外荒並
戰戰兢兢劬勞締構庶幾鼎運方隆殷夏伯宗昔在
儲宮本無令聞及居崇極遂騁凶淫居處諒闇固不
哀戚嬪嬙弗角就館相仍豈但依車所納是譏宗正
衰絰生子得謗右師七百之祚何憑三千之罪為大
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閫內府中藏軍備國儲未盈朞
稔皆已空竭太傅親承顧託鎮守宮闈遺詔綢繆義

深埴屏而橫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
等顯言排斥韓子高小豎輕佻推心委仗陰謀禍亂
決起蕭牆元相雖持但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邇京
師便相徵召殊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靈祅氛是
滅於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乃
至要招遠近叶力巴湘支黨縱橫寇擾黔黎又別勅
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殆淹弦望豈止罪浮
於邑非惟聲醜於太和但賊豎皆亡祆徒已散日
望悛改猶加淹抑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樂禍思亂
昏慝無已張安國蕞爾凶狡窮為小盜仍遣使人蔣

裕鈞出上京即置行臺分 遣凶黨賊皎妻呂春徒為
殘納自奚宮藏諸永巷使六結引親舊規圖戕禍盜
王矦法喜等太傅麾下慣迹府朝啓以深利謀興肘
腋適又盜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兵力殊疆
指期挺亂皇家有慶歷數遐長天誘其衷同然開發
此諸文迹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誰則不容祖宗基業
將懼傾霣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兆民式稽故實宜
在流放今可特為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
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佇眷自前朝
不悆任揔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指揮嘯咤湘郢

廓清關地開疆荆益風扉若大戎之承殷歷中都之奉漢家校以功名曾何髣髴且地彰靈壁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稱顧成顯文皇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又得太伯今可還申纂志崇立賢君方固宗祧載貞辰象中外安依舊典奉迎輿駕未亡人不幸屬此殷憂不有此公誰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寢歸祔武園攬筆潸然兼懷悲慶

降始興王伯茂溫麻侯令 伯茂進號中衛將軍與廢帝遊處是時高宗輔政物望所歸伯茂甚不平帝既廢黜太后令降伯茂出居別館於路盜殺高宗志也

伯茂輕薄爰自弱齡辜負嚴訓彌肆凶狡常以次居

文苑 卷六百 三五

介弟宜秉國權不涯年德逼遝狂躁圖為禍亂扇動宮闈要招麤險觖望臺閣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諧凶德咸作謀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劉人言念皇支尚懷悲憫可特降為溫麻侯宜加禁止別遣就第不息如此言增泫歎

巴陵王沉等

上文帝請封衡陽王昌表 沉等率百僚上表請可○事見文帝紀 詔初昌之自周還也王琳梗於中流昌居安陸琳平後天嘉元年濟江

臣聞宗子維城隆周之懋軌封建藩屛有漢之弘規是以卜世斯永寔資扞衛鼎命靈長實賴河楚伏惟陛下神猷光大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業惟始天步方艱粲奉權謨匡合義烈威略外舉神武內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遠次皇嗣負隅纘業廓歸宗祧危殆綴旒非喩既而傳車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運民心有奉園寢克寧后來其蘇復在茲日物情天意殷然可求于琳逆命逋誅歲久今者逆結犬羊乘流縱釁舟旗野陣綿江蔽陸兵疲民弊杼軸用空中外騷然㡬雖固圉乃旰食當朝恩流授律蒼兕既馳長蛇自剪廓清四表澄滌八紘雄圖遐舉仁聲遠暢德化

文苑 卷六百 三六

所暨風行草偃故以功深於微禹道大於惟堯豈直社稷用寧斯乃黔黎是賴第六皇弟昌近以妙年出質提契遂于偏隅閒微旋踵未由陛下天倫之愛既深克讓之懷常切伏以大德無私至公有在豈得狥匹夫之恒情忘王業之大計憲章故實式遵典禮欽若姬漢建樹賢戚湘中地維形勝控帶川阜扞城之寄匪親勿居宜啟殷衡延兼崇徽飾臣等參議以昌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郡王邑五千戶加給皁綸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劒二十人啓可奏行

始興王叔陵 字子嵩宣帝第二子以謀逆誅

與何之元書 之元廬江灊人

之元爲王琳司空府諮議參軍琳立蕭莊署之元爲中書侍郎遣使齊還至壽春而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及陳軍北伐得淮南地叔陵爲相州刺史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云云遂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禎明中卒于晉陵

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南史

晉熙王叔文 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爲湘州刺史隋授開府宜州刺史

致隋秦王書 秦王俊

隋軍濟江破臺城秦王至漢口叔文自湘州刺史還朝至巴州乃致書請降

竊以天無二日晦明之序不差上無二王尊卑之位

乃別今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

上隋文帝表 文帝鑒嫌其不忠方欲輯柔江表乃授開府

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

陳文紀卷第三

晉陽張　煊　叅定　　閩莆余　颺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蔡景歷 字茂世濟陽考城人善尺牘工草隸入陳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度支尚書

答高祖書

景歷梁時解褐諸王府佐爲海陽令侯景亂簡文帝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獲免因客遊京口侯景平高祖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鎮朱方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高祖欽貴仍便報答即板征北府中記室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問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

成斯奏自殽巴渝杞梓方雕豈盼樗櫟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振衡岳而綏五嶺滌瀟源而澄九派帶甲十萬彊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寔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抗威兗服冠蓋通於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使邊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

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荊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岳水斷蛟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爲羣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龍暉煥摛掞綺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淸談奮而贏軍却復有三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屬主廠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己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將備明將軍徹鞍

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賓游中代岳牧並盛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間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慚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宦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遭屯天步艱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巫鄰危殆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殷憂啓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反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産遨遊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爲門下明將軍降以顔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菅蒯不弃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廁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游秦忽逢盼採撝登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羈旅方之非匹楚林之貴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驥尾而遠騖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榮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歷官梁太常卿都官尚書入陳爲尚書右僕射

奏記梁晉安王綱

梁晉安王爲丹陽尹引弘正爲主簿歷二朝議侍郎昭明太子薨其嗣華陽公不得立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奏記其抗直守正皆此類

竊聞揖讓之象起於羲軒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稱爲之外臣莫不内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寖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扬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

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
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
下明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
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
願聞殿下抗伯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
輿而弗乘弃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
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
使無爲之化復興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今豈
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
穎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蔣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

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
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
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梁書〇案今通鑑作衆蒙）

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啓
（弘正遷國子博士啓高祖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之）

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
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
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
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
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眞聖智無以隱其
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
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
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
道析至微於秋毫涣曾氷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
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
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
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
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
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憘

沐道於堯年肆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
冒陳請冰谷寘懷罔識攸厝

梁武帝詔答周弘正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
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
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
梁丘擅瑯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荊山之
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
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
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

謝東宮賜穀袍啓

或傳名麗錦等貫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散臺或祭彼三英縫茲五緎品頒蔵獎脈奪春耕蒿席可充組袍易足

謝梁元帝賚移秋糊衫啓

昔琉璃光覺空府稱珍雖彰華麗有傷真樸若夫嚴王仲宣玩前史一字褒貶空慚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名蘭谿谷之瓌

謝梁元帝賚五月蠶啓

安期猶羨安息爲名臣金馬之榮未獲超奉方朔之

賜遠降洪恩

謝勅賚紫鮓啓

珍踰江澗味越若川昔聞入駿東征止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若山之菜豈如兩階干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謝勅賚烏紗幘等啓

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報之誚 藝文類聚

謝賚漆袍根屧啓

蒙此慈物便得輕舉 北堂書鈔

測囚法議 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爲安成王錄尚書集衆議之弘正爲尚書左丞議及沈洙議上衆以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謂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請依沈議施行

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

前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怨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膚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爲允

舍人盛權議

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惟一愚謂染

罪之囚獄官宜明慎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
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
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
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
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
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
九參會兩文寬猛實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
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

衡陽王長史沈洙議

夜中測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

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暅之父子漏經
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
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
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
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
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到罪人不
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
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
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
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
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
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

尚書左丞宗元饒議

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
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

周弘讓 弘正弟也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句容茅山既爲貴公中書侍郎承聖中爲國子祭酒入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光祿大夫

宗廟改樂奏 讓奏云帝詔宗廟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帝並依之

齊氏承宋咸因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
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
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
衆官入出並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
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
齊承明中改奏昭夏 杜氏通典

與徐陵薦方圓書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
堯風遨遊舜日安眠飽食以送餘齡然性靈未能灰
滅其間復須友生吾暇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牛林
谷之中鮮逢退逸惟魏郡方圓楷還天目年過強仕
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

識異其人方儲之胤衣冠未絶雅奉閑逸得性丘林
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穴畢志風雲栖拔
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軼考槃絶詠賁五般一兩
父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僉兆攸賴激今戀競鴻月開
起弟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八隅縫巨是
觴魏弓旌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
豈不弘哉聞若家此旌招未必不謬坏而逵於廊廟
之所殺不能貴然茶恩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
弟未究賢人之意今復起于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
以微稱薦一此舉脫復入聽少狩不忝夙心周弘讓

白 給作綸

徐陵答周處士書

弘讓頻徵不出晚仕侯景梁劉孝先亦辭辟命在蜀爲武陵王紀世子諮議參軍二〔〕並復諮於此按陵此答書當爲徵有所屬○弘讓本居茅山此云天日蓋在陳時也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
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美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
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
藝雖復考盤在阿不爲獨宿距勞金液惟飲玉泉比
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
道冥眞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
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
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欣築尚想丘
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聖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
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甘持犧
牲之談高視公卿獨聘蜻蜓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
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
威爾雍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
其蹤跡負石方同形影結纓辭冠缺容趨楚況乎龔
士雙能翔勝名器已所不欲非應及人怨承來旨良
以多感何則頻陽巢父不曾令應許由箕潁園公未

聞求徵綺季于斯所未喻高懷而踐蹐於未猶也惟遲
山阿迅信史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發比
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若知文苑英華○差一作羌賓一作賞

周弘直字思方弘讓弟承聖中爲東安太守入陳歷太常卿光祿大夫

遺家疏

弘直遺疏於其家且卒

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
自飭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爲將同朝
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絶已
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歛以時

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祇衫
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遂善友又須香爐搭內
惟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

杜之偉 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仕梁邵陵王刑獄參軍陳大匠卿遷太中大夫

上高祖求解著作啟

初高祖為丞相之偉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啟求解著作優教不許

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
庸賤謬蒙殊識思報恩效不敢廢官但雅新驅馭
軒吳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眾御史

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
黃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強識稽古遷史之任
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竟謝昔賢誠
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

沈炯 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入陳加通直散騎常侍

為王僧辯答貞陽侯書 徐陵傳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王僧辯答書文苑英華亦作陵爲僧辯答書也按沈炯傳僧辯初徵軍書皆出於炯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嵩仁
至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奉為不貲悽慚
失守宰七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實惟[illegible]

嗣膺明於通誥所以百辟羣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
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
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
隔臣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即既
其主若阿衡常載誠所推挹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
冀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虎駕無容進
紀齊兵遠於江表仰冀翊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
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務穡若眷京從命揚
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即咸懷容為齊
國之患而糧衰之宜更遲動搖所祇展之日莫在一二

謹因馬嵩仁歸遣貞威將軍通直郎散騎常侍馬頊
口宣諸述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為王僧辯重答貞陽侯啟

僧辯頓首頓首白席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
紙號恥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
憤嗣主欽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
梁祀者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
姬誦彌昭周旦之誠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
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邸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
人竭其力爭求効命輸心嗣主以報先帝之恩今荊

陝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即東南藩翰萬里而遥主甲
治兵舳艫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修德綏民中興
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嘶凡平生素蓄志不在
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皇擢之于畢先主申其三
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膺天步艱難丙深憂積方欲
詢于髦傑採之輿皁同康時務共贊皇猷一皦車書
混兹鐵耻然後守其庸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須
白著披承來誨承使送還今蘂枝令威播越奉膺明
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剛
兹亥廣濟扶匡救若斯言不渝更聽後旨便遣忽舟

虹舸奉迎麾旆但問來朝意在主盟今江東所奉彼
屬披圖未蒙朝意鄭拒子忽左史足之漢背劉襄班
書稱允況屬踈於昔彌不敢聞命謀期通識賜究此
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本蒙朝意一作未蒙朝旨疑此有誤

為王僧辯奉貞陽侯啓

裴之横敗績僧辯遂謀納淵明仍定君臣之禮啓曰

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没即遣
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勢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
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
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兵
迹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
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
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
稷再輝匪且非忝請押别使齊沖馳表齊都續啓事
以聞伏遲拜奉在從

為王僧辯重奉貞陽啓

員外常侍姜暠還承敕伏具勢止大齊仁義之風曲
被鄰國婚姻敦睦其大義之至義感莫不榮荷江
東冠冕俱知憑頼今歡不忘信信誓昭著謹遣臣第
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

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
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
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
節報原施於大齊致力展恩効忠誠於陛下今遣吏
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

為王僧辯與陳武帝盟文侯景之逆帝在西寇梁元帝承制以僧辯為大都督入援景破其軍至江州武帝亦以都督率衆出南江至盆口與僧辯會於白茅州登壇盟誓皆泣下霑襟辭色慷慨遂共誅景時先令從僧辯為其文

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
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

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
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
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
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
含靈刳肝斮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
幷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
溫嚴恭默不守濤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自枝纏抱
七上飛功以還窮孑稱狙既磔且鱠豈有率土之濱
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
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滌湘東王臣繹泣血銜

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
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
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
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
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
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
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
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
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

奏漢武帝表 闕名梁元帝領尚書左丞荆州陷爲西魏所虜授儀同三司嘗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夜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若有人占甚不惜放鄉還少日便獲東歸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爲遂荒大庭之迹
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
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禪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
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
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
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
羇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
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徽

禋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
煙霞伏增悽戀 [illegible]

爲王僧辯奏梁元帝勸進表 [illegible]

州承制拜僧辯安東將軍江州刺史 [illegible] 討景所至皆捷及景平 [illegible]

衆軍薄伐塗次大小即日獲歸城縣使人報稱侯景
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
慟哭三辰改耀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荒膺

緒基商啓祚大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
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贊至
尊而制六合龍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
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闕閣受白登之辱梁魏致堯
城之競宴辰承華一朝俱酷金穎玉軫莫不同冤悠
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
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
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撫不道
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舊業故江東可立儕今考
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

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
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
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
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
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
協貫尾左纛本爲億兆而尊繇輅龍章蓋以郊禋而
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象繇首豈可少選無
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
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日

南面即可居貪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
始可同期殘寇猶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
斬莽輗車燒卓照市廟潛函夏正爲塋陵開宮闈
無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纘明闡祚即宮
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
備取金芝九莖玉英三脊要衛率職尉侯相望塋廟
宜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
汾渭之陽上瑤姬之奠三事大夫惡識都鄙左纏右
洞灾然可以雲居亦無兢兢惟王可以有錫何必勤
勤建業忘哉臣等不勝拴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勸進第二表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
扶同歸景亳式哥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
然讓德不嗣傳卓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
杜耿純之勸臣等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
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
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
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黄
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鑄蓋由應
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劬旦則

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
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
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亂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
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偽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
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宵
極侯景凶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顙無處不然勸明詠
晉側足皆彌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
悲衮州冀徒東望殄瘁傑傑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
略緯天沈明內斷樽劍泣血枕戈嘗膽裂山把下之
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筭辰惟決勝千里擊[illegible]

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
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荷校滅耳莫
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
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
百道俱進國耻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隳繫在聖明
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
固有異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
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
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

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
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眾風飛電耀志殲凶醜
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
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
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鍾修掃塋陵奉近宗廟
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即
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
之不無前準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
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悽懷之至謹
重奉表以聞

勸進第三表 大寶三年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値江陵又奉表勸進至冬十一月即位

臣僧辯等言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
獸窮頻擊搏力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命將士
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群持戟百萬
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兇殄滅京師少長
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
矧伊圓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御酷
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恒山易水冀馬雲屯泣血思
治嘗膽撫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

又以三監作亂西京義聚阻强秦而不達幷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抵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攸焉五載雄武克振哀耻並雪承寄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祖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君升遐龍輴失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並隨祔儀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哭情深孝友理增感慟自昔百司臺岳伊所宸鑒以珩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又寄聖明而復知西咏評寶欲遂飛龍可濟而乾爻在四常隔五叶而閶闔未開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辭燻丹穴以求君周氏樂歸越岐山而事

者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思蕭王豈謂紹宗劇黃帝遊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敎於姑射當使蹄祖有歸伊此黨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應運不獲已而 然伏讀璽書仰承制旨傾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奔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啟補穹儀於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衿衣而遊廣成登箕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以歸仁況郊祀配天罍觴禮曠齊宮清廟邊豆不陳仰望乘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典況舊邦凱復函洛已還高陵燦陽宫館雖毀榮河清洛佳氣斯在臯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宇縣六合之樞機博士奉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立豈得不揚鑾蹕而赴名都振玉鑾而旋正寢昔宗周既還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陝洛永以爲居晉及宋以爲國朝昔侯文王以六州臣天下方之王基百里劍拔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

六戎一旅之卒剪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辯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可得比數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教重所奏臣僧辯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百官勸進陳武帝表

臣聞春榮秋落四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夫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褰裳去之物誰仰訴頃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族白狼遠

至素雖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視

上陳文帝陳情表（冏爲御史中丞以母老表請歸養帝詔答之）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承襲朝命偶在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屠戮但餘老母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私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滅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先帝知臣之孤榮賜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凊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嚴非欲苟避朝廷遠離輦轂一者以年將

六十四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禮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者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越超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遂乾悠悠皇天哀此罔極豫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僂僂之祈轉忘屢稱伏惟陛下睿德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帳扆有感必應實望明時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

文帝詔答

省表具悉卿懇馳戚纏情深宛沛目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恩每欲棄官致禮垂文得遣從政前朝光宅四海仰勞萬機以卿干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雖抑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前業頃茲寡薄嶷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節南圍解綬東路當今遐邇入舍荷從宮闈闕朝容不獲顧家禮尋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爲陳太傅讓表

蔡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白神之職無以動聖延首當朋轉增危懼百川沸騰百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已絕乎吳朝遊赤松蘇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襲熊章則四郊有驂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彊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緣徽之鼎軍威重於護國禮貴於寒門則臣道尚卑孰云非擬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闕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爲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讓表

日者驂驚鄭馬害在晉軍獄因悲其夜數繫人切共
曉癸疙光似燭祭命如綫云誰之尤自貽其咎假令
誅以妻子聚及墳墓漢非負德陵實孤恩况伏鑽倪
眉遂受淮陰之問吞聲飲恨不與臧洪共死陛下憐
而宥之伊臣豈不獨愧喪其子弟六謝父兄百萬之
師千夫有長問臣安在誰曰董司魂遊奉高不知何
對

為周弘正讓太常表

臣聞玉爵彫鐫不數材於婚木丹青繪飾豈篡觅於
蘇談何則道用各有所宜朝野不可一指叔孫之分

定禮儀倍資典實才協之躬為明引豈易其儀倘賓
主闕對封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况南史執簡
轉見違于君舉必書尤難妄月賓主闕對一作九賓闕禮

太極殿銘

臣聞在天成象紫宮所以昭著在地成形亦縣居其
𠙶宇太極殿者資兩儀之意焉大壯顯其全模土圭
測其正影周曰路寢漢稱前殿雖名號參差其實一
也主上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廢樂崇禮造次留神漢
陛泰除莫不葺復而此殿興造累歲未成外遣戎旅
內憂民力劬勞深慮荏苒稜晦至陳永定六合既清
五禮猶備雕楹玉舄華榱璧璫損之有日而猶一柱
梗楠豫章地淪外寇楚材晉用非復我求既而新亭
前江有流查甚壯盤根錯節枝葉葱蒨津人以聞正
堪時用於是將作受詔冬官奉職百工並作屢降乘
輿匠石磨礱必經天旨儉而不陋泰而不奢億兆填
填而樂成也曾未數旬煥然雲構昔晉朝繕造文杏
有聞梓梁瑞至書以標花自是迄今又獲神物即梓
樹登殿之棊間郎茲稱是也銘曰軒轅獲堂夏后卑
宮文來質往象產彌崇禮制八鄰開茲萬戶灼爍雄
梁徘徊大廡璧月宵懸卿雲晝聚豈伊開陽飛來應

柱嘉辰令月新殿告成青槐赤棘郎將恩兵翠被負
展百辟公卿鐘鼓八佾簫韶九成虞臣再拜天子萬
齡

太尉始興照烈王碑銘

古者帝王之典莫不崇建親屏泰伯讓而退封武哀
終而受號則有之矣至若勒功鼎彝銘德太常清廟
尊乎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烈王見之焉若夫嫣
水遙源石磬逖集五絲作而詠南風八世興而和鳴
鳳籍帝王之基居亞卿之族有由來矣孔融汝穎之
論許其少多傳暢諸公之書廣有賢哲自漢至魏涉

江而東緜邈蟬聯言之者蓄皇上革命應運大啓邦
國麟趾盤石之宗固宜金楨玉幹之戚畢封文叔俾
极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慟逾功乃封始興郡王永
定元年下詔曰天論所感義本因心名器追崇則惟
恒典巳兄梁故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德範沈邃風
度寛厚性與天通深乎辟測昔彈冠入仕譽重城華
貨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異桓王海內拒
其風流生民懷其大德若矣朕受天明命爰膺寶曆
言尋永往興慕增懷可奉贈太尉公昔之密戚近親
宗英令德若河閒之不葬沛獻之受豪東平之樂善

陳思之藻麗寶閑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存前代若
王之義烈者銘曰稽古帝舜重瞳有裔口陳祚土纂
虞之系騰波汝穎承流嬀汭四岳有後六奇獻計惟
寔惟忠卿長羣公浮舟震澤佳氣葱葱岐周七十商
亳百里婉婉中陽帝出攸止太常景阜李孫讓子天
下不瓊間之惇史入孝出忠清輝何巳苞指用藏風
流懿德言爲世範行成士則名山可鐫豐碑易勒惜
哉往矣殞身凶恩鼎命既遷山河是始光啓代郡德
表永祀周以别功魯侯是止禮茂廟堂恩加松杞

武帝哀策文

壁三靈而標目躔九地而崩心器仍几之將撤慟宸
帷之虛掛黃屋被而白日掩紫極涵而浮雲陰其辭
曰悠悠嬀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
後握此靈符雕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天鏡未拾遺
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禺載戡海澨承纍而
進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仍鐵誓衆釋位同
謀與登涿鹿實斷蚩尤道濟一臣功歸四履爰惣百
官謳于天子儀家有靈事非獲已翠鑾負宇赤雀銜
符謳歌適受禮樂雲展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
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宇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龜

時升中備物方告郊禋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
答靈駕從欺吏求稱下詔絕良醫羲驂失御天街廢
蹕夏禾升榮宮車晏出洞閨移凶兌庭罷吉開宵宮
之窮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不暘降幽宮而長
畢巫咸筮吉容成戒期文衛如在葆鍪相悲去畢陌
而東顧望橋山而路邈臣攀龍而尚在苑過沛而何
之侍低昂之靈蘇奉寂寞之空帷銅爵沒於修松乎
陵隱於深柏節鼓鼓之哀音燎爟火於通夕薤雲浴
而寐日寒玄霜凝而警草白銘功德於旗常被徽音
於鍾石迴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

壓鬱氛氳於宗祏

祭梁吳郡袁府君文

夫宮鳴徵應響韻相趨桂馥蘭芬斯焉在斯道合一朝豈忘千載日者明德世彥振纓王室坐嘯大邦頒治巨麗觸以不斂出宰句吳上郡下邑都城接雉雖上事靡盬無失豫遊窺洞庭於五湖登姑蘇於九曲身後之事一至於斯今者長樂未央已夾樗里之墓公宮樹菲菲復少吳之墟成土一捨未知何託解劍繫樹轉增歔欷

魂歸賦序

占語稱遊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魂歸賦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仕梁歷御史中丞入陳歷金紫光祿大夫

與沈炯書

虎丘山者吳嶽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隱嶙殊於太一衿帶城傍獨超衆嶺控繞川澤獨絕羣岑若其峰崿刻削窮造化之瓌詭絕澗杳冥若鬼神之髣髴珍木靈草茂瓊枝與瑤葉並禽走獸必負義而膺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栖託梵臺小起寶刹暈懸自非玉牒開祥金精縕耀豈其神怪若此者乎一疑

沈炯答張種書

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麗爲長洲之茂苑跨五曲之層巒山高水深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流上之盤巖蒼冬桂夏柳長蘿修竹靈源秘洞窮幽極遠淵深崖文羅戶穴崖一作巖　並藝文類聚

陳文紀卷第四

閩莆余颺訂閱

晉陽張　煊叅定　　江東梅鼎祚纂輯

徐陵

字孝穆東海郯人摛子由梁入陳歷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〇一

在北齊與齊僕射楊愔書

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歷尚書令封開封王見誅陵仕梁爲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留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齊留不遣乃致書於愔竟不報後遣貞陽侯歸國陵遂入仕陳〇此書見陳書文苑英華異者互見

卬頭卬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

泉湧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釁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圖之乎昔分鼇命極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爲流災風爲鶂驚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九鼎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時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賓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鼎定郟鄏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桂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馳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不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貢切去殺陽經塗何幾至於鑣鑣驛騎的的烽隔溆淵而剌臨衡嶺而可到泉流寶盌遂憶溢城錦依然籍鐵[illegible]王治兵灑泒立成淪波朝夕賤書春秋方物王無從以驛屬彼何路而齊

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虎龍之征於彼新館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塗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宴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illegible]如其境外脫須輕騶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泰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

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
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
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賄盜有道焉吾無取焉又公
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游客豈皇華之
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
禮歸人將從私且驛縣緣道亭郵推食挽粟若曰留
之行煩於執事遣之之有費於官司或以[illegible]或
[illegible]也又
者以[illegible]天下舍[illegible]
人懷憤懣既不發殺身恥復銜冤與四家磔蚩尤

十万斬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冠纓依舜服義
為其卑隸曰者通和方敦羈縻凶人狃詐遂駭狼心
願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肆恣
豐陵凡我行人偏膺鋒鏑致復葅醢骨摘舌探肝
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識
又聞本朝公王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
丘墟奸蓬蕭瑟從師遥望咸為草萊霸陵岡首俱沾
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冠歸我以何
貌爭歸委質昔距平貴將擬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
知於醜篋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所慮有懷[illegible]

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以奎光挺爭諸賢毅力想得其
肌為茸祭之嘗邪為邪果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
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
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虛實不勞詢
著為之使當拍指能筭其景以迪迢小魏竿豕同羣身
寓江皋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
又君之所知也且大宮閒秘宇宙若雲霄英俊訏謨
[illegible]之士
猗歟[illegible]放之人何[illegible]於禮[illegible]刑政
覓猶則[illegible]已[illegible]成[illegible]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安在執其才[illegible]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
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illegible]豈以河曲之難浮而
日江關之可濟河[illegible]馬度[illegible]之[illegible]路[illegible]
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敵乃爾相放斯所未喻五也
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儀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
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愛及偏裨同無翦戮乃至
鈍儀見敖朋笑邅迍裝老家歸塵歎引路吾等[illegible]
式工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賄賂[illegible]
既被宥赦無遣今者何[illegible]蒙[illegible]若以此為[illegible]斯
所未喻六也若曰祇氛永久喪亂悠然[illegible]

其形曳固巳銘茲厚德哉此洪恩權勳瀣而俱深方
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湖飛浮
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魂巳謝餘息空留悲默爲
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
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竪殲夷當懸反命高軒繼路
飛蓋相隨承解其一日何能甚遠矣屯亨治亂豈有意
於前期尉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
已知命宿又杖鄉計彼后生有隨而已豈銀臺之覊
彼未從師金竇之方吾知其決政恐南陽郡水竟不
延齡東游不田無所停率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

也足下清標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加
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究商略夫宗姬珍隊
霸道昏亂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流禍故齊恆
遭翻四與國之寶周但無侵空怨天王之使還寶其卿
於兩館繁驛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
爲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使燕試
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射奪璧於秦庭輸寶鼎
以託齊士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有吞敗舌分路揚
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
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賦媚曹

屈許以霸靡於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
容劍殊險有獻巳深共盡遊談唯云猜忮若使按求
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
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
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教敦教養以治民苟
有邦司會無隆替吾恭逢溫清仍屬亂離冠屨猖狂
公私播越禹軒廢禮土部雅曠程鄉黜何心天地
自非生涯康竹源忠空柔衍路含恬稱其相啟常謂
擇官而仕非曰老身擇事而趨非公忠國況乎欽承
有道榮策前王郎吏朔經瑪齊知禮巡方省化成開

爲奉東序西膠皆尊老吉以圭璋玉帛通聘求朝
觀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歲無申元直
之所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修
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
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矣以清河公
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
醜虜掠販鐵民營官郎官但餒墻壁況吾生離死別
多歷昫寒嫡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猶自
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
剝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恭

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淸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淸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鑕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幷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公私英華作公孫非內北東南作出甚東門拔稿作歲神無害作无害歌作前英尊作英華歲定殼辭作龕定京師其其作將所又前見作又露芸殿鑑鑑曉盧作鍾鍾曉喚非實盡作實畫躡觴作羅殺又近書邵叟王作不謂邵夏王綸名御作公寨肖然盧江作又晉與畏讓作衆囊國家作刀家設干刀章王葬作干鬻鬻王菁齊首作氣行小言之邦作文日者嘗膺作傭鎚公王新人作王入居人市色作收對但占作告占何親作何動有懷作為懷小色世假要作又假便景以作臺以春春井井作寧井鄉是千若作杳若可奇作有步寧非作當非新門作皆是寒山作韓山何無韓賦作同加恩禮妖氣未久作妖氛本文誤家我作哀悼戴此作畫比營魏作營聰古宇東書作侯生誤作望作可望凡自終乎作凡自終于覽子作樂子寧當今之高倒作寧當今之奇刻孰亥車作憲安車賦媚木魏作謂探借詩作箴君非於軫作苑軫銘物作詔物邪司作門家飢雖作氣服誤將出作身出巡方省化陳書作巡省方化誤將詞作

翻同齡舌英華作對舌非鄉土作鄉壤非豹作非虎嘉謀作嘉謨平生作人生掩泣作下泣夜作夕又作尊莇鋒作詞峰何必作何故增深作良深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太淸六年三月僧辯討平侯景時陵在北齊與僧辯書及陵隨貞陽侯之入也僧辯得陵甚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侯景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摛以憤疾卒後書稱孤子

太淸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舜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黿乘雷鏦厥兕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襲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冦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黃皇年搆抗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秦奪璵璠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期扶轂邦又闡之陶唐既作天歸烏喙之臣豐鄗將興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璜儷兗欽才平階佇德固以雷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

之殿公則懸塵羽扇猶對投薹戎羯咸奔鯨鯢俱翦樓船萬軸還縏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豆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旄鞘尾而振土黴登牛頭而補天閫漸層僞師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土咸安敷踰高寢重以秦宮既獲犀殺猶存問緣草於應門開青楔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鄴社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墟斯滿齊肘藏牖遊騎聚而故市新城飛甍華屋與完舊宅人識桑榆雨墳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

穀與邑號不與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書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興漢壞蟲之比黃凿輟紲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選皇華鄉國屯危公私憔迫邪形之切長亂心胸徐庾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舋犯闕祇射當勦滅何圖殃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裂酷痛奈何撫狀茶何悴桑與梓斷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長絕明明冂

月號呼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恭庸嬰聘仍値亂離上下年舒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皆皖與櫬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與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飽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尚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氣同水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亮興殷修好徵兵濟西星羅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彗轂而孤子二危是犢西罪同科總別馬而長號杖歸旆而承慟王稷反命既無己來

之恩投漿相逢無容楚荊之從昔人違齊處留時降徵求以吾奔秦猶蒙招請崩笞壻於遊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與蔣鄧卿門公族懸殊應移深挾情所期益膺騰之僞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頃在輪軒誠爲過誤璋璋特達通聘河陽貂邱雅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載將州郡迎貸袈繡亭驛飾館陳兵豈是役介而奔齊窮當歸者而遂晉已發苗先難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指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頃伏苦癰徘徊光晷夫以啁噍驚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比

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噎公儀
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華標海岳行庾仲凡王
政無寒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
懷今日憔悴獨布洪潔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漢北之
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墓孤子徐君韓首 [illegible]
尊吾云昔鍾是古人自稱如王尚書中亦作士君又一本作名字考今按作名是也豈有稱孤子自署爲君箕吾人刺傳多不稱名稱君者以其門人或故吏[illegible]撰耳今姑從原本○最中一作聦我皆緣作懷緣[illegible]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一字[illegible]一作漢
任北齊[illegible]
陵白臨淮亦稱是而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

王啟霸無勞委劍之鋒開國承家實繁形弓之賜其
後金柯玉葉授手從者稍遠人茂才多士或以天
下之貴負石自沈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
青組朱旗儁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illegible]移魏
居燕瓜瓞雖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鶴
之宗劉曜劉淵爾非僭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
之前何氏殊源韓侯之胤三烏五鹿將事無恒東郭
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
子子正以金銜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
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主祏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
揚越此則膚謀不去裴寧仍留高官兼泰遷廻鄉壤
山河有隔叙覲無緣望冀馬而增勞聽霜鴻而承歎
昔賈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鄉遠遠靈王思其舊
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停眷比月應
[illegible]龍星移服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顧百年之老與
[illegible]告多福烏石之君寒暑滿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通楚
[illegible]吉義功於干戈詩書廿於酒醴或有[illegible]三史紛綸
[illegible]經[illegible]詩生負賊邦君竹[illegible]寧無桂樹之思
州將欽風應有題輿之命南陽生[illegible]寄以共治東海
行歌爭其生[illegible]溱洧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惟望

如此若稍遷假仍因事丘中桃果二名棠園千樹待
芋而鉤徵聘不來召朱而桃公侯辟[illegible]何其高也蓋
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之叨選皇華
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湯覆方離徐州之災
趙界風塵復蹈輶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
嚴霜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裂煩冤胸臆不自
持居無心奈何無狀奈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
悲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爲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
慙郤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卹罰荒顏繞有魂
氣夫迷山之客遙遙於歲庭[illegible]嶽之心寶望孤煙於

州瀕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郭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闊然遂不蒙開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之草之山還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銜命行人弦望之間遲枉歸翰黨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末我涼寳辛問劉楨之疾陽春改節竝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陵白

舊遺人民才多士 作者舊先賢
遺人多士特字作 執字後麗作無俊

為梁貞陽侯蕭淵明與太尉王僧辯書

淵明初以高祖州刺史為大都督北伐軍敗
為魏所擒散騎常侍及西魏與梁岳陽王詧陷
江陵世祖見害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奉
元帝子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齊受魏禪

文宣帝高洋使上黨王渙率衆送淵明還為
梁主前户蔡梁諸將莊等珍等皆聽從上與
僧辯將留嘉陽當辯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
書諭還國繼統之意已而表之横義允以辯
乃啓納淵明於是齊師北反作中裴之文辯
遂淵明入建康即位改元天成冬霸先襲
僧辯立晉安王是為敬帝以淵明為大傳建
安王齊人復徵淵明為太尉遣復位發背
徐陵傳陵為梁湘東王中記室參軍蕭泉
散騎常侍使魏齊受魏禪及迄貞陽侯為梁
辭遣陵還淵明往
復致書皆陵詞也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鏈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臧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籙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項比於諸侯湯武方於兒戲三光有又四海無波靈貺咸臻表裏禔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而屯亨有數剝極為災梟獍豺狼肆逆兒逆後主誕資上聖光啓中興大剪仇讎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凡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妖亂薦臻荒屠無厭乘此多難仍剝戎州闕苦湯殘我百姓秦閭驚號肝腦崩潰雖復健行成漢火政淪亡綠林青犢之徒黑山白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齊秋生云禍亂昔隆周徙播皆憑晉鄭之功彌漢阽危終假虛牟之力今者武

皇之子無復一人猶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千頹而爲赫向劉芳而入關乞命者我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袭自布衣皇運之初獨承天德何圖擄獲叢選雖紹衛國獨居掩泪終討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不去輕羈哀荷之誠久聞朝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横流宗社無依何所逃責因以提戈負劍卧泣行號言念荊巫志雪讎耻大齊觀書有洛轝瑞滎河功格蒼旻德滿天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侯海水以來賓聽蒼生以奉貢往日軒

農炎昊曾無守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雖
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殺價無光湯之愛權儲同水
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
固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至於覘鄰之道夙契邇深無
以鑲懷增感彌篤以為與亡繼絕事晒前經推擇庸
虛命守宗冀疑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讎旨喻難遠
著猥更忽明公誕膺符運光贊本朝勤瑞姿瑱書名
何為故以通期管樂寅契風雲拔不世之渠兇殲滔
天之巨寇至以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必前
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春舊齊貔貅將兵周勃

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
非貔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
但與在輿以期於體國喪君有君寬容無主夙承所
立猶則扶家天步方難寧可弘濟白滄雷大國志荷
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黃河白日亟豐誠言分災
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賴大賢定我邦家繄
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瑯邪望能愉此哀懷恩之無
忽近陸居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命河東王岳等
勒率羆熊便相抵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
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指巴陵方拒窺窬之寇上黨

王皇帝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
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馬者千羣技擊斥者
萬隊來白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陵三州諸軍事
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淇
海珍爭立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
雖復投身行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
舊部悉已招攜方稟英謨共翦鯨鯢去月將轉便屆
壽春已以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發日
覘光遲在邊殷當使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勳家國
無廢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
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方可一作方國

答王太尉書

委常侍楷至復杜去月二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
息孤雖庸薄不及通覽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
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蹐木流沙之地莫不
行號卧泣想望休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
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於私
廟子弟得嗣於南藩者後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
之都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為人臣子荷此恩靈
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

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爲讎安可相期盡如
蕭啓耶古者天子六軍是爲萬乘今日内荒致亂斯
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文吏未有居
獨展歷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
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凋荒既之屯衛皇齊與睦幸
懇優矜何乃曰趄趑趄苟違鄰德克勘禍亂欲立功
名咸自軍師豈在鄱陽湖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
人分命誠兵卽足深守江云背信豈曰渝盟朝野尋
辭何所指或且公天資合杜將遠皇家累代之桓文
肅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聚英謨如有姦回正速齊

矜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苗哉所覽來書既爲疑
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爲鄰和不容全異
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蕭
淵明頓首竹簇

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
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稍聞儷服之散跡勒効
忠時故飛泉之感豈在余凉德書不恭遂使吾賢
猶迷所執斯故衡哀掩淚仍復披陳若遊孤以膺海
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預身居貴屈手御

青綸揖讓而對三靈嬀秀而朝百辟詢諸岡牧莫不
皆知援彗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至
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嗣本朝拜首陳
辭敦誘彌厚既而仇讎未殄方憑大國之威宗祏阽
危尤仰親仁之德儻睨恩寄號覬惟深而勅諭分明
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
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盟諾至於夏潘衝要控還上
流且命鋼兵爲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
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故
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授赴戎行前後雲

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
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
循常之恆禮明公周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
丘等烈若夫伊尹庖廚賤宰崔光階闥小臣諸葛亮
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
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爲難荀息
之忠良以嘉尉但先朝秉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菩
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治於萬國况人侯景遂
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淮
陽任面方此非苟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舍

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擾兵便是軒
轅之陣西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拊背之機首尾交
侵華夷俱騁而沖人數歲復子方眄德未成於黎烝
成不加于將帥荊等怏怏非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
成事公之事具臨履賜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於
一作夫與公氏之隆一作當治天之強寇臣救之德翻未
作發思之謀一作誠即欝行火方此弗危緊草
從風偽之非引若起其主蒙者此英圖兄引於獵
之東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一則竝在大賢外相內机
終當相顧止當携諸將羣採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

書記　陵卷四　一九

園殺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齊師臨江仍轉蒼鷹
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
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
已據咽喉東進彭波大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燧相望
曾析開邦方之尚遠胡桑對蘄匹此爲逼水陸爭前
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
國豈不追顧後主宗寄之曰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
門黃犬固以長悲前陽白衣何可復得並茲幼弱非
同大勲滅我宗祊何所逃罪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
尚仁至彼更具往懷想不遠而復無貽抵悔也若安

漢有在方與杞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過毀之歎存
以社稷一在於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
頓首一作未詳一作未終建策作失黃鉞作奇勳作徵持作致作遣所說作酒報對作此肆翊作還方作憲作乃思寔臨作此作寧作宗作九仍作終仰推深作戴深臨據作此據若其作如其雲臺作示作乃作前作並作之壽作勳勞良以作甚可嘉慰先朝仁壽之功作仁壽之作雋作作南便是作乃是西南作東南東作兒作君進可是前南東作黃作年嘗作作伯乃是後手作大作手作黎作作之作恐作自思作少乎了有之字試作恐作從先明誌其作人作切非匹英圖作英謀率我作從我鄂報名作作非匹其心腹方之作自東逃彭波次指心腹作東匯彭波捷其心腹方之作方茲西此作人敵此南少勇定作作定寔豈作宗作作追逃作熟南大勇作天助宗祊作宗祀作選作作出作吉州刺史馬尚仁至彼作使指作今作使南並作前夏公作斯忠前有誤

書記　陵卷四　二

與司空陳霸先書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爲君阻
共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
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白天遂臨邦家
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諜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
造化相侔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大
平之基無思無觸逆賊侯景纖亂本朝等重聰彌凶
逾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能羆遂剪勍
猾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獨無等級不圖天
未悔禍喪亂薦臻兇賊憑陵侵逼荊州獲乘輿幽辱旣

陌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
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亂禍之萌宗子維城本濟
殷憂之日武皇遺旨皆將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
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虐氏追惟先
業大庇生民既宦俗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抓二三
昆季僣禮獲申等預蒙被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
猗伐殘竊乾甲之[illegible]庶誘天寵況復邦家不造至此
傾流內役猶存何所逃責但以提戈負劍臥泣行號
言念荊巫志雪讎恥大齊締 天地明符日月隆禮
昭俗張樂被民義感華戎仁侔造化玉羊銀甕嘉瑞

必彰澤馬山車禎符擬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
沙塞精兵斯何有量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備兵
馬之强秦漢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明發之
懷彌敦先好以爲興亡繼絶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
守社稷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輸難違諸懷愬唯
公體茲懋德眇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於五
行雷邁谷静山空抵鶚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
闕漸喜僞帥將傳首於帝京鄙塢元兇皆横屍於宜
市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
憂未已禍難相尋宗社無依與主室立夙承所恭尚

在沖年王室猶難何以庸濟兼疾幼弱終覆漢朝焉
矣前蒙仍頒晉室所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
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黄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
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闔境人民俱
勞寵眷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愚覽今書希
能[illegible]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illegible]彰爰降宗英遠
于[illegible]侍中[illegible]德[illegible]問月興連營
[illegible]向[illegible]江[illegible]淮海珍[illegible]並前朝舊
將夙[illegible]江左氣[illegible]投身[illegible]今者皆家恩獎並
在茂行歸附明公共[illegible]難去月將[illegible]使[illegible]壽春已

且[illegible]將[illegible]歸巢湘若公爲內主方同國子之勳余以
定[illegible]得免[illegible]孫之[illegible]豈不功名富貴共休無疆前望
鄉關恨增號哭蕭淵明頓首頓首（拔耶一作拔行 何有一作有何）

答王太尉書（此貞陽答前書）

[illegible]爲至任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
后[illegible]家[illegible]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
[illegible]小[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圖板築尚[illegible]來[illegible]公室[illegible]枝豈不虛
[illegible]明孤還國理會[illegible]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宜具公
[illegible]詢[illegible]卿士訪建[illegible]維訟訴往來理淹旬月使乎[illegible]
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

庶戚蒙此恩社稷宗祧會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遊
信裴之横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
陳兵見衛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宗
郎自披猖驚悖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塞不
俘首級吏蒙封樹節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
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
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
游將軍有忠略乘親何懼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
在於公今凡類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
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

忠節上感蒼旻釋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
不陵江如致爽言以鐵兜韜旗側席遲復行人野
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滑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
陽預有號懼

裴之横答貞陽侯書（之横字如岳河東聞喜人邃兄子）

之横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郎
彼行人遠到京城大尉應有成命但江山領阻未表
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韜彼鄰好義深
王肥自空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啓行戎旌望
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衿裾夙叨聲與弦矢
既聯江淮成阻青蔡裁封雖斷西烏之蘇白雲在天
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空顯寒松負雪誠
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緊齊師若反旆
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散逆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
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横白（重文見英華）

重與裴之横書曰（渭陽與上黨王渙至梁騎稚以之貴為領北路軍都督衆軍出宇郭城發丁佛）

歲佛奴所遲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
始反管仲親射其鉤重耳入晉寺人卻終焚其宮頃家
國多患頻遭閔凶方來不忘德為覽兆所以皇齊大

德體秩乘常盛武紛紜洪恩江滋況復旌旗照日鼓
吹從風文物俱乘將衛相營書契已來斯未有也鄉
大監之始門宦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
效命酬二后之恩愛國如家報三靈之德何有方規
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
忝蕃維非無游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雒田文之家差
有彈鋏雖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
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箴
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
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頻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

淵明頓首再拜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英華亦作徐陵代答非

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霸先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反數四僧辯竟不從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備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聲教要荒貢篚而返錫自六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內擾中國撫剪公室鞠旐衛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哀志清國釁載齊車以晉衆纍湊裹而鞠旅遄授兵略沿流

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纔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崤函卽都舊宮將議進取而穹旻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上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大下雖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夙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爲元輔僕以不敏預參末將令朝野寧宴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股肱蕩刷讎釁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輿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棠發勑已次壽春

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云之主家宰臣竊寧僕長君雖則未學頗聞前載成王踐祚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御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水外主移鯨以帝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蕃維未鎮敢用多陳遐降誨函惟深哽佩陳某頓首

發哀一作屯哀發哀一作發哀章執闕除虜虔帝東京屯虞與居一作章典闕

又答僧辯書

僧辯因來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僧辯書使送質于鄴已渡江乃毀僞位仍授僧辯

大司馬錄太子太傅揚州牧

王尚書適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愛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感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

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武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寧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賢昆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厥譬若約原失信終不為也惟遲相見使在不除鄉國非遙觸目號咽書 並采

又答俟辯書

周尚書[illegible]正張廷[illegible]侍尚書等至枉此月二十六日告并及賢弟子世珍賢子顯等具忠款之至公發孤之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

社稷用忘眈屑天下含靈誰無悲慨余遭家不造敏恩吾賢言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微借輕兵以垂將送意謂江東獨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多闕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已飢衆人殊尚有疑難將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受為寇非有晉邦不送為讎終無楚國五千步卒既謝李陵三千甗兵亦等無忌公之明義理不為嫌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臨 江揔戀企望音郵惟遲來書此不多具齊某白

與北齊荀昂兄弟書 此入梁後與昂兄弟勸使歸梁昂擬前隨貞陽在齊

張佛奴至未柾還告但以勞悒夫與亾繼絶往帝之通規分災恤患聖王之恒典自敦龎既散詐偽萌生時託親鄰信有澆黖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闕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桑家殊獎還嗣本朝勅諭分明言猶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歷奉然諾奠章禮數莫不優崇斯乃不世之殊恩豈是悠常之恒事王太尉勳諭呂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謀笑靡遺策豈容當滔天之巨冠逆大閔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

陶鄉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兇冠賈氏二虎豈獨背於前修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道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 闕 南道主人以相付也見所答東海徐甚昔祖具來意昔桓溫苦衆文用泰攻是假鄰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遠相迎接故當携彼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闕殿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廻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恐戎虜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謝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

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疏並三國典錄

恪常一作尋常　泰攻一作泰政

陳文紀卷第五

晉陽張燁恭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徐陵二

為陳武皇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梁高祖末交州人李賁反詔武帝為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有異志因詭說瞟帝勸瞟進討斬賁及侯景亂帝以高要太守率兵赴援迎勃據廣州勢遣腹心譚世遠與蔡路養相結同將義軍武帝大敗之梁元帝江陵陷武帝立梁元子方智於尋陽是為敬令守遂舉兵度嶺出南康其督督歐陽頠興口城主僧秦並戰敗被擒勃為下所殺○陵入梁依王僧辯為吏部郎武帝誅僧辯釋陵為尚書左丞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郎是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廟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疏戚希篡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沲社稷阽危鑾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疆兵高視趑趄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畜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權由於承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為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頠撫城主傅

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算指畫戎略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震祇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僞黨皆俘廸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糾憤廻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家門著姓與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爲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懽忭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恒務羞縫諸有勞悴自天數云否朝隔爲臻東夏崩騰內京蕩覆身係許國任在勤王宜力皇家扉

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英狄奪得江左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搆有泰稽遺蹤臣衆隨機討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虜引齊虜前年末旣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爲戎戍豹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頭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窮率偏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之上寒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惟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孑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慴如聞彼虜猶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川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卽爲申聞優其禮秩合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獻陽儀得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則然游卵無介懷扣年號武平國卽清宴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榮王導濟嘆責鄉曰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旣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帝

注窺窺地角悠悠言而無由但以俏企今者王猷帝教化被無垠浮游窮山罔不咸格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崛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游宦門中子弟望還來儀當爲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副音鄄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陳諱白（熱城英華作據城通鑑作踐城誤習一作擢　豹是頗誤與由一作無因威格一作留格）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梁敬帝紹泰二年齊遣水軍儀同蕭軌等衆十萬出栅口向梁山戰𨚗頭軍保蕪湖武帝時爲司空率宗室王侯及羣臣將帥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士卒益奮齊軍進玄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吳明徹侯安都等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

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猶獲茂以濟中江而溺流屍京口蔽水擁岸按此書當在此捷之後

籍甚英風常懷脊膂封疆有限瘡痍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魷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蒸平雠逆提挈小國顧蹈藩臣選詔哀矜許垂容納承務須賫使還入朝部下諸將哀喪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恪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竝依勑旨馳還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爲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亾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既逼宮闈無容靜默兩而相對俱有損傷彼間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瀆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檝且蘆牌荻筏竟淅浮江千百爲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按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

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容相詬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豈無遵禮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遺辭見怨尤一何若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歃去歲抑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冥祀盡沒白帳皆浮既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斯亦昊蒼降禍使從僉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淼淼巨浪湯湯如鬬艦舟師鉦旌深利近深山之戰即是前車無溺之役可爲明鑑昔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雖爲驍力揚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杳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濟水終難過效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爲悲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又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故得兇人僥覬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不殊於衛霍吳鉤甚利蜀甲殊輕㮣動風霜弩穿金石高樓大艦渠日凌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嶽侯車

騎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蔚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能驟於賁海王儀同虎視於洞庭若望高峰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發宗社且君猶存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氐羌之兵烏丸白虜之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爲比吾陪薄相懸何忽諸喬身名俱滅秦昔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啟聞願遣舟誠用停王赫伏計天慈

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惟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非此失時將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同投筆悚慨不復多白陳諱頓首緊目一作緊月車騎一作車駐白虜一作百虜矜作務並誤一同作何知何爲

全何惡諸君有脫誤

爲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武帝以梁敬帝太平二年冬十月受禪是爲周明帝元年明帝杖兄晉公宇文護爲大冢宰轉政明年爲太師按此當是護作後與護書有云去月乙亥昇禮人壇則此其年十一月書也而其儀式不似與彼國相者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惟晨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祐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亾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侯彼虔劉者也吾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濤諸百越徐聞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宫所在清夷自還應南極伐逆京都當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翦蠻寇黃帝與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厭勞勿亦銜勤若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是斯萬里徂征亂能表瑞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於此休符遂與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玥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

讓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偪眷言穎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念遐廻但有慙愧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道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曆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惟新宜修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陳某白南極一作南標誤梁社作梁祀驚惶三讓一作周惶固讓

爲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此書英華作爲武帝與護按書云啓稱蕭巋後梁主蕭詧以陳文帝天嘉三年薨子巋代立且云周陳款好一紀於茲合武帝文帝十年則此當在宣帝初矣作武帝大誤今但

改正云陳主○按蕭歸傳歸嗣位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請兵狀于周高祖詔衛公直元定等赴之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没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事在廢帝光大元年此書應在後

國有三處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一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勅邊吏拾稼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爲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歸忽遣杜元茂薛僧訓等將率人馬淵潰涉漸便置城壁築爲侵軼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茲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

研問便騁鋒鏑彼軍人恃勇遂致俘擒開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尊才力甚微爲某邊城良應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勅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羅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屬貫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涉言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荆州之界耳彼此方中分好義絶覘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壙民豐雲夢之由楚王爲寶吳當勁蜀晉拒彊秦資彼山川並爲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城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陵之地哉幸非痼疾相見驟容江陵小冠旣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陳頊頓首今按一作謂顧故下一作放下論責作論謚○此書多誤

爲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周武帝天和七年以其兄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專政暴慢計誅之按其時乃陳宣帝之太建四年此書當是爲宣帝與周武也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侯王社子暉中軍以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天聖若朝辭司御炎氏則天象地作育黔首故張擅以往拭土而來向在蒼生恢宏文武靡毀戈鑄戟末

凝上皇散馬休牛載偃伯非期與楚忽與和風異用纖師信由天討追尋舊好歡想繼絶今實前承家難知以冢宰執政擅同淵藪今尹當朝家專征伐無君之議俾隊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旣庸闡步還康帝篤親鄰敬開裘款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又良副所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陳某頓首並文苑英華

重答朝臣

武帝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劉師知議須服衰絰乃啓取裁決斷中同文阿議謝岐等同師知議陵爭爲云奏聞

上從師知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譚自三緘敬同高伯若萬一不歿猶得展言庶與群賢更申揚搉

與顧記室書（顧野王爲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疑即其人陵天嘉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按此書當是其時）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爲拔故常戰戰慄慄旦心痛謹懷舊恩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宮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幘履釘額條布

衆頭膀袍通環胡靴至廨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荅而走反爲誣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二云吾取徐樞爲臺郎南司檢劾了不窮推承訊劾爲信言致成廢免此事冤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爲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卷歷然不棠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頻身侯景之役又爲西臺所贈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爲久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邪紀文卿公向璡皆爲列棘豈冗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聖時爲故敬帝晉安王諮席文學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吏補臺郎不爲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啟樞爲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啟據又不爲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爲是啟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茂華是廣所惡行年六十無復仕宦非意餘生忽此謬荷光寵驚於謗說非宜或於矜應縱復聖主機明不能恕照殿下德音何鳳矣二商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蒙過啟拔擢前代之先賢多務所以不敢

所冐躬與吾遊眷垂遐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有便云何且爲啟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歿幽泉無恨灰壤伏覩渴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滿濯則殿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與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之謬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雖嫗家丞庶呈秋實緣躬深眷故此敬懇千渴非空益懷悚慨徐陵白（文苑英華○文岸竹文淵誤書一作我機雖嫗作雖蹤）

爲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陵天嘉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自以梁末以來選授失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冐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
逐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
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
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試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
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指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
玄天內典謂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時焉之
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剋身所望
若營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
官鬼驛馬僕為驛馬吏部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
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品藻豈可相期決定應

衆若今驛馬若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答
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處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還家
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猶
用茲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運命須有好官使
輒憶于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
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閑官在亂世
見當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
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
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鄉
郡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

之白銀之寶雖得黃紙之授易營假以官榮代於錢
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弄臂非勳非地非才託
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責官既賤皆為清顯故
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
車載斗量是朝事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
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
我王威府既清矣官曹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見
非分之官耶凡人所以稱屈濟者皆已不無寸能官
又不及父祖既是聖明時可以於其所見諸君多論本
分豈言太屈不論高援若問沈參朱領軍等並為吏部

相此不論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
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
丞相此復何為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
諸賢為其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
此怨詐但既奉行流應須粉其庶其允當無負朝寄
耶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
賢深明鄙意徐君白文苑英華

同前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
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

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有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領軍護軍亦爲不少此不論其本分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

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既忝衙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不前史作參

與章司空昭達書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梁大同中爲東宮直入陳歷司空

歐陽紇字奉聖長沙臨湘人爲廣州刺史十餘年高宗以其久在南服頗疑之詔徵爲左衛將軍紇懼遂反昭達爲侍中儀同討紇平之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歐陽紇反高宗令陵子儉持節喻旨紇默然不應懼儉閉衆不許入城置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紇既舉事儉從間道馳還高宗命昭達討紇儉監其軍按書僕一子屯窮云云者謂此也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惟有歐紇尙通交管北據衡嶷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賮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嚴冬持兵杪歲開冰踐露焫火宵行便宿舍淮乃其神速末聘三略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闢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撻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騭故非相懸況孫處宗之叛徒王槌盜士耳公私慶快豈可由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覔存亡測懸悰飲淚被虜須全家荷吳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王師某馳往稱慶徐君呈將一旌人

作接

與王吳郡僧智書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士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雅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沈默謝氏混玄名貴公門與華卿子而泰峰阻愛淅水悠長認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要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闕康勝鄧仲華服袞之年荀今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厲孫邑閈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樹零落不存太傅齊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指繈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

斯鄴府吏閑坐長使誦經督郵無事惟慮吹笛東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攻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硯冒苟刻光陰風疾猶留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房庭傳望疾極跡於黄河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以後惟有庸賤本應埋魂道魏析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亳滑老歸周旋貢丘園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嬖器無覺還頒廚庇本應借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揮麾有吹噓之言物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汙蕳朝堂不荒伉雖復華陛砥柱帶地窮深

高高維岳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碎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旅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游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徐遒深方事祈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述之不次孤子徐陵頓首長報

一作長史核中監蘇五也鄭作邢誤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其人因梁末入北齊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言懸相思反增離恨劉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鉤共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為笑素秋方屆滑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蔡臺之璧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為貴卿託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文辟三命清官兩宮何乃闃然邃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嶮巇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明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湛殷中並依方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從兵寇京臺課夜朽不撰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報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之新辭全同古樂正恐多慚於協律致

睚於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末由但以潸欽吾敬德中郎首比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輔軒別當委白君問恩報當是君報孫鶴一作中書

與李那書那周人周書無傳閱武帝遣治御正宮字伯陳使書那文載儀同及那容與御正書是也此陵於衆見於時文與那書那答之

絹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光長安遠於期日青要戒節白露為霜君子惟宜厢但多念綏容廊廟獻納便繁當使催書驛馬成檄東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翰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卧病漳水之濱迫以嬴

巇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陪班荊常在公廷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歸安豐之眼山澤崎嶇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內禪盡在清文扶風舊路悉陳華簡苟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淸新發言哀斷豈止悲同廣武泣對羊碑一詠歌梁之二日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

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逾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復白雲之頌但恨耆闍遠岳檀特高峰開士羅浮康公灊霍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飢渴搆之不置但如趙璧甑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燕可嗤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開文繁徐陵頓首青蔞一作青要火作大耆闍遠嶽一作人遷二字闕作闕並誤耆闍檀特佛國山名

李那答徐陵書

繁絃感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矜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與會浮雲行李無閒音塵不嗣殷劉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討史箴析辭禽平陵孝廉辯洲文豹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云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寫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濡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

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初受雖蟲篆月之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嗤眉雖巧學步非工恒鄙牧孺之談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頗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吏虛談成價遂向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雖終慙比德楚巫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惟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遥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鶯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紹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橘茂一作

擒戎設作欣並誠

答李顒之書 按書顒之亦北齊人

近謬枉濟育無申窮脊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欽期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襲衣裾披袁清顏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乏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大時孺子之得雖見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春祇子昔緣糸之切這里尊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烱烱處往待明餘慧綿綿待盡鐘漏安可以樹揚名上游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爲著此文點負慙何似上

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何忘年之效昔有張裴鄭國之交非無嬰札僑衆驂可悅覺姦非疑方願投衿旗比傾盖須陳湯之疾歲月增深羊祜之痾秋冬劇甚且年光道盡觸目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白 並文苑英華○畏褻衣裾作思襲衣裾見後漢趙岐書鍊一作解人昔緣作昔緣誤

張裴一作張華

薦陸瓊 瓊字伯玉吳郡吳人雲公子歷吏部尚書 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陵時爲吏部尚書薦瓊乃除司徒左西掾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安成王即宣帝

臣聞閒平就國乃盛漢之宗儀邸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戢翼要荒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耻甘輸重餌降禮單于迴城十五如請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武夫力而獲諸原穢臣還而及諸教聽言爲駿者隴右之功況念曹彰竟爲兄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勳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慨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陵子儉一名報壁爲御史中丞其坐事未見有載

夫拾金無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愼兒報不能謹潔致觸嚴網右趾鐵鉗事充法科左校首鈊寶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笄之杖每愧前達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

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羲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觀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既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行

清肥如暗瑶席送飲瓊漿

謝敕賚鑷盤賞答啓因移文啓

昔日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恩始自今愍雖買逆之頌呼雀啗役之對豈慚漢臣溫便之言媿上投壺之賦方其挹彩獨有光前官燭則然更甄良吏宵光可學乃食於暮臣職居御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謝賚鷹啓

臣所聞隨翔從賜至於賜之文翩翾才雲之賦預創餘令已大鷙更呈梁王詰旦

歸來猶爲飽飢鷹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屏門而大嚼

謝東宮賚蛤蜊啓

蛤蜊嚴文須人會以乎彼海首月茲水豹登櫻圖之氣得波潮之下

謝賚鈴啓

鴻化[illegible]雀入獨新緩變秋成已開冬獻 抄賚鳥鵲旣路云賚 逸虜臣伏增錦悚

勸進梁元帝表 表侍聘魏於鄴奉表 寄舟列通直散騎常

臣陵言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

篡商之祚無爲稱於華緣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關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並得掩峻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拯袞衣將任御天玉燭珠衡允彰元后神祇片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諜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萬機允文允武包[illegible]是四門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侯景[illegible]上京梟獍虔劉

宗社[illegible]封豨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illegible]長號丹陵而殞愴家衛將報大恥[illegible]之旗[illegible]奉玄孫之錄兕令軼於河津[illegible]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飛弱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山如虎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膺於西州方然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氛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炎師火帝

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羈東非時破嶠滝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鄉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簇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何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御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附寧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詢詔天官甚諮衆自經營昌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鄙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能旂以饗帝御風底以承

天曆數在躬疇與爲讓去七月二十四日兼散騎常侍鄉暉等至郭伏承聖旨謙沖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眷思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猶署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隷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械猿之徒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井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遂延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爲君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

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預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賜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摘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四封秦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臣陵云云握褒秉鉞藝文作握符執鉞高謝爲君作高謝君臨

讓左僕射初表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猶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彌壯無致者老臣屬則曹華軒冕才允鄉相出納流

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壯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又讓左僕射初表

加以言壽盟好仍屬亂離丁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茹雪叔向爲囚雖獲東歸備離此厄昔李廣遭恨不値漢初衛戚自歸悲逢堯換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務決勝之籌願奏發兵之議當塗錫含

非無董昭之誠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賞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當稱文不逮意臣比衰痾日積思緒茫然頻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易愚懷孫惠辭人頗如煩飾所以高天猶邇弗降昭回蹔拜絲綸更蒙優徙臣雖不敏竊冠登朝伊言承藉遂多上玷逢興運及遂寵私衛時西門多難北虜分崩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同邑蕭升壇之禮而發關秘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城之將不期杖乘老叟忽

降時思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止長安多盜其宜屏錮用寘嚴科猶處名僚久為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朔望登朝轉同王隱於其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遂然非據

讓散騎常侍表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猶通賢之高際皆愚子諸生褰裳求是魯連隱士高論郤秦況乎謀家知已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遂偕常伯今者昆吳小器諦視不見玄黃均天並奏靜聽能　鍾鼓雖神瞽分藥岐伯提針寘眾因緣難可

臣牧陛下嗣臨寶歷光闡大猷爵意銓衡雷倩標棫兼恧裴玉儻不精真齊客吹竽京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為王儀同致仕表

尺波歸海恒歎不居爝火為薪猶悲假續況復星週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鍾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誡五陵舊族家傳軒冕四姓鄉侯榮由恩澤雖屈名庠資世官非才年力方邁　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

館

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南離懷袖裁脫綺紈遽賀階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摳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菊帶戎塵頗同舞場言驂漢萃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蕃鼎閑愿思馬駿之功論地繼親又慕龔彭之功

陳文紀卷第六

晉陽張　燁叅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徐陵

進武帝爲長城公詔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至王猷則所謂元輔司空公前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霸志量寬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蘊苞五韜之韜兵鈐四海之雄斂固以勤功業躬匪勤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仃鎮撫枌榆永寧沛淮東凉既息北狄無歸代馬燕犀

氣雄天下藪種坐甲同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府敦脩於與睦叶謀上相爰納厥躬思所以敬答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公

爲梁封陳武帝初爲陳公詔（徐陵傳云自梁末軍國文檄手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爰建人皇必懲洪竿故賢哲之后救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彤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廼聖廼神固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拯交越皇運不造古梁末開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黎類殄彼窮年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茲已溺乘舟履楫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羣醜濟乎石頭姑孰流髑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寧三后之勳雖夷三靈之巨臣光台衡佐本始能紫殿相周師同非六擬重之以寵衮錦綬剗甄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命[illegible]洲爲食[illegible]夏八方基[illegible]莫肯匡救霸臣致命黜我神人[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切[illegible]心於寡卿之存

邦按下埸求哀之路莫從窮蹙逃命無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蕩惟是宗祊再膺天錄斯又寧擁漢瀛無德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居後伐逝震部炎氣稽山罷役番禺絳浮北鄙西郊疲於內徙聲無道績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懸率土之基興亡是繫於是刑禮兼訓公葛行章中外咸平遐邇寧一用能使日光合璧瑞象呈祥模閣呈庭抱仁含信幺動豫於厚地大道格于玄天義農炎昊以來舍卿車其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相文共言助理陰陽羽翼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而賞薄於[illegible]

周凡厥人祗固懷廷佇寔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
稽數遲回永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戒
司勲敬升鴻典且重華大聖媯汭惟賢盛德之祀無
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胄商繼后稷之官堯命
羲和篡重黎之位況英本枝攸建宗哲山河者乎其
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
璽綬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
揚州牧如故

九錫策文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

故惟天爲大陶甄者欽明睿后建國聖輔者齊聖是
以文武之佐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濬河鏤其金
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
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躡於齊晉神功行
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
朕命曰者昊天不弔鍾亂于我國家網漏吞舟轥胡
內鼎茲滋宇宙喋喋黎元方足罔顯萬不遺一太清
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
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
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猰貐於中原斬鯨
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
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爲臻南夏崩騰西京蕩
覆羣胡孔熾猾亂乘間推納游枝盜假神器冢司侈
悅芻引寇讎既見陛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闕皇運已
始何殊贅旒中國摇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臣叔
本朝復营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
居挹建武之風欽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
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
踰銀洞珠宮所在窒溢頑凶肇釁越貊爲災番部阽
危勢將淪殄公赤族所共代歷洞開白羽纔揮兇徒

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
邊政不修李賁狂述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
尉陀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略雄筭奄掃風
行驅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徹備履艱難蘇歷嘉
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入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
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
我王靈爭朝邊候歸賝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
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撫心氣
湧青竹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
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剿定執沛令而釁鼓平

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與
門禁黠作亂衡凝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
警知無不爲鄙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illegible]爲散面
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
嶠夔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
郡蕃聚遠邇方謀阻亂自襟不戢雲務之所未窺爲
[illegible]豺狼羨高朝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illegible]叱風雲山府
上[illegible]清[illegible]氣於[illegible]滅沴氛於雲都此又
公之功也[illegible]任函[illegible]乞活類馬騰之軍流
民多杜弢之衆[illegible]轉[illegible]自北徂南類茂猗誅寇作

初[illegible]公[illegible]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
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
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届滄波兵乏兼儲上
有饑色公同壓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illegible]漿
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艱艫舳相望如運
放倉之府犀渠貝冑顧茂雷霆高艦豺樓仰捫霄漢
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權遂殄兇逆此又
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遐俗義旅如雲溢壘街[illegible]川淹
[illegible]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鶴寒非虞鴻門是命若
[illegible]於之[illegible]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

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
[illegible]要嶠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鑰公一
校裁擒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
原銜袁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臨斯
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帝
京道路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險固疏
龍首以抗殿揃岸岳以爲城豺虜憑焉窮兵自若公
[illegible]茲逆[illegible]抗此天[illegible]無道喋喋軍容甚穆
國政方[illegible]民還睹於禮樂定人滿道
舉[illegible]於[illegible]公漢老[illegible]於[illegible]此又公之功也

內難初靜[illegible]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
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
師步甲亘野横江殲厥萃旅遂殫封豨莫不維木而
止戎車靡道遏寇而旋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
克黜禍難納勞[illegible]堂而孫寧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
間咸爲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關戎塵夜喧
胡鼓公三[illegible]既捷入陣斯張表衆雲旗亦拙金僕咸
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麗元之盡赦此
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渙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
改齊虜避跡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大馬指東都而成

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掎撓挫驅其殺犹長亡
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酋稾於藁市抗秦坑而鼎沸
噴雒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柏居中自折熒鼎
五湖小守安懷同惡公夙駕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
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遠滿灰釘蒸欃以表其含弘
彼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鑫兇橫陵虐具
區盟兵姦恣猾其悖亂自古蠻言爲跡渾沌洪荒凡
厥靈劉氏此殘酷公籍宗居汝潁世篤東南自聖誕
頁之緒公宣疑宅之地恭言桑梓公私懷切卑國英
狀承規恭美發此大兇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

離水久聳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犄逆豈止千兵五
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
遂窮灌然冰泮刑濤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霄門之問
句踐行其殿戮英規理跡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
同姓有悲頑兇不簡惡精宗盟圖危社稷覦兵匪澤
勞震京師驟率南蠻已爲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
決勝於罇俎之間危賈侯勝浮江下瀨一朝掃撲無
符詞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祅
寇依憑山澤結甲完聚名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
廣呂嘉既獲吳濞已擒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illegible]

拔僞黨斯擒曜聖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
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稱帝僭王連州比縣
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馳斯遠至於蒼
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泊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
不屈膝頓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無
積寒[illegible]雙闕低昂九門寥落寒奈宮之可顧瞻殿
之猶存五都鬱升百僚卿士胡服縵纓成爲戎俗高
冠[illegible]綏華風[illegible]子[illegible]之歌周大夫黍離之
歎方之於斯未足爲甚矣公求衣昧旦[illegible]蕭春興
構宮關具瞻遐邇郊[illegible]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

闢大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
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大用
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
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旻長春生覆
仁藏用宗仁爲寶風雨非德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
成治定樂以成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
冠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
符狗狠之旅是以天無愆實地有呈祥滴露卿雲朝
幽曉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既景煥於圖書方歲[illegible]
於史諜高勳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德而稱

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嶽退曠泱泱表海祚土於齊巖巖泰山俾侯于魯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名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經營宇宙寧唯撥亂之功濟溺救焚匪直鑿龍門之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豈以洪賞宜裁懷懇挹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

優崇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綠綟綬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大將印綬其與公印策其鎮衞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幹律等衡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勸爵待農實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八

風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道王猷弘闡風教光宅所黎氓公遐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發德進賢士盈朝幽人以至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凝然肅朝爲世作則衞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以公糾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霍抱一中[illegible][illegible]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illegible]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梁禪位陳詔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大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薦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聖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隆我武元之祚有如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傾

[illegible]德徵兆之[illegible]受[illegible]誅逆政北戒猾醜歲加四海仁
軒轅同德[illegible]大
功在[illegible]成[illegible]得爲[illegible]而[illegible]來獻白環當
有虞之世入貢來雖非止[illegible]之日詎以效珍川
[illegible]甘露醴泉日夕凝涌嘉禾朱草孳植郊
甸[illegible]代勳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華
故[illegible]家代德彰於圖讖獄訟有歸[illegible]天
之曆數[illegible]有攸在朕雖庸貌闇於古昔永稽榮替爲
日已久取[illegible]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
別宮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策

[illegible]衛東王[illegible]告上古厥初生民[illegible]連栗陸之前容成
大庭之代並結繩爲治[illegible]故靡得而詳焉自
[illegible]以降[illegible]之君[illegible]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
無爲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
許由便能揖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
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洛東沈刻
璧[illegible]既[illegible]耄勤已倦則[illegible]而笑唯賢是與詠然
作歌[illegible]能斯授遺風餘烈[illegible]聞若漢魏因循晉宋
故實[illegible]授受又弘斯義[illegible]高祖膺期撫運撥亂

[illegible]九[illegible]家[illegible]食肉[illegible]
大[illegible]
欣角徵[illegible]乃聖乃神乃[illegible]文[illegible]
二儀[illegible]門[illegible]天[illegible]勇人[illegible]珠庭日角
龍行[illegible]雷[illegible]掃[illegible]
拘其[illegible]定我京[illegible]又[illegible]帝弘贊[illegible]冠[illegible]行[illegible]
霍[illegible]沖人[illegible]陰[illegible]懷[illegible]逆[illegible]龍虜[illegible]亂[illegible]
都[illegible]邦[illegible]六戎盡[illegible]南拔
漢[illegible]連賊[illegible]既擒[illegible]集[illegible]用能白[illegible]時序四
門允穆[illegible]不服無遠不屆上達穹[illegible]下[illegible]泉[illegible]

[illegible]兒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璧
日斯既[illegible]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
惟尊主黃龍負舟楛矢素翬[illegible]山以至白環玉玦慕
[illegible]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
[illegible]樂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
而傳祚于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
詢群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
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
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
不盛歟

璽書
君子者自昭明德遠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成守
動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
區分清濁相乘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撫乎生靈
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眉已
從禹竹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
則虞秩以膺之晉華已尚乃爰蒙而去之昔在唐虞
啓于天道舉其紀獄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
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
禮一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

山岳傾頹河海沸騰電日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
咀嚼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承在天六夷貪狡
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
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傅取移年序周成漢惠
遂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覆若使時無聖哲世靡
艱難猶當爲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惟王應期
誕秀聞孫捧圖性道故其雖開嘉肅已其被物乾行
同其窮覆刀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後禹之功樹鞠
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
一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遠行天討無遺神策

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變改天地同和大禮與
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
豚魚殷斯斯空夏寧爲殺民從大哥野有同人升平
頌平無得無窮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
驩映川陸榮光暇疑已日郊麋甘露叢蔓亟庭苑
東徼南游誰不率從蟠木流沙誰不懷德胖圖遂至
日下亦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涌日河日
賢之表既彰搖旋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
陳陷流瞅妗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
牧時哉蛟龍之出泉革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

所以欽若歟華廢回星珥昔者木運斯盡于高祖受
禹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鑒
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率上同心今遣使持節兼
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
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
王其時陟元后寵有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
命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朕以虛薄才非弘濟猶守蕃維常懼盈滿豈圖蒼昊
下弔國步艱難皇嗣元良貌在妍潤二臣來迎川塗

臣[illegible]大[illegible]遺[illegible]求[illegible]令[illegible]
孝文[illegible]遂[illegible]公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帝
基對[illegible]統[illegible]入[illegible]本[illegible]
說[illegible]合[illegible]御[illegible]依[illegible]典[illegible]中流[illegible]嗣
[illegible]以[illegible]級於箕山之陽[illegible]於瑯琊之[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賞圖若[illegible]與爽[illegible]

始興王詔

[illegible]命[illegible]叙[illegible]元[illegible]鄉[illegible]傳[illegible]后
[illegible]光[illegible]與[illegible]昔[illegible]次蒙[illegible]宗分[illegible]久
[illegible]與大[illegible]別命[illegible]枝歸白[illegible]函[illegible]獻[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悲風樹[illegible]條望章陵而增
[illegible]毛取德[illegible]罪[illegible]自朕躬但國
[illegible]務切[illegible]升[illegible]帝[illegible]重違[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第[illegible]叔陵為始興王

皇太子臨辟雍頌

[illegible]天大[illegible]大[illegible]於道德之[illegible]天文人文顯於文象
之[illegible]以大[illegible]命[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物文籍
所[illegible]生[illegible]成[illegible]道制[illegible]不[illegible]成
庶[illegible]濟世育德昭被[illegible]皇帝[illegible]下武[illegible]上德
[illegible]天鏡而[illegible]河圖執玉[illegible]乾象[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彼[illegible]

照光燄充而儀能以行三吉[illegible]以照四方惟忠惟
孝[illegible]刑成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作中國[illegible]子[illegible]祭酒新
安[illegible]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illegible]造次必[illegible]與以
十[illegible]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illegible]
堂[illegible]揚大人[illegible]
[illegible]德[illegible]動言[illegible]起[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金玉振鏘[illegible]雲浮[illegible]布[illegible]王奉[illegible]
[illegible]其師法何[illegible]
[illegible]此實[illegible]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頌[illegible]典史克宜其[illegible]雖大啓[illegible]所

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述
[illegible]物[illegible]受命紫蓋東[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聖門海[illegible]浪二[illegible]巳平[illegible]止和[illegible]有聲
弘[illegible]崇[illegible]成[illegible]黃金[illegible]四與業
[illegible]皇[illegible]榮

太極殿銘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
體[illegible]因大居與[illegible]大殿尊嚴高應端門仰模營室歸
于有德壁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
天象元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為貴往

朝煨爐多歷年所世道隆平空其休復監軍鄒子度
胥稱卽日忽有一大梓杜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
容與若漢水之仙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孤拔
靈山允彰天貺昔梁氏承聖將圖繕修東府寃江西
胡犯蹕定之方中𨳡興師旅揆之以日輟有災故是
知帝人所止實漢而爲宮吳都佳氣乃元皇啟斯
宅于檀赫奕方拱鋪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
劍泛火行泉流望識止殿之崢嶸西谷遥看美皇居
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不朽寄會萬國而朝諸侯
爰命微臣乃爲銘曰雍畤相望參差未央傍師迴顧

崔嵬德陽高門太一正觀瑤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楨
美矣宮室嘉哉今日御扆垂旒當朝肆蹕樂備韶夏
禮兼文質帝旅無遺王旗斯諡爵卿士邑邑承弼
漢座雖屏周人盤構城隅有勒殿省皆銘況復皇
宅昭圖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庭

後堂望美人山銘 吳台集亦載

高堂礙兩洛浦無洲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峰因五婦
石是三侯險迴地脉危鄰天柱禁苑釬通春人悄聚
樹奧聞歌枝中見舞恰對粧臺諸窻併開遥看已識
試喚便迴豈如織女非秋不來 雨集作石洲作舟鄰作陵迴作當作

試作直 如作同

麈尾銘

爰有妙物窮茲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
綿綿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擧
旣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
釋此繁疑拂靜塵者引飾妙詞雖云質賤左右宜之

陳文皇帝哀策文

維天嘉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
大行皇帝崩于有覺殿實於太極之西階粤六月丙
寅將遷於永寧陵禮也容車曉駕帷殿晨張旗銘具

列紵翩成行哀子嗣皇帝攀擗鑾輅於丹陛攀龍輴
於紫庭超過窮於屏闕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瑤
牒北陸負其祥星乃詔史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
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鐫玉其辭曰
若水傳帝蕭風御民重光所集世祉陳赫矣高祖
聰哉上叟舜躡寶曆陟郊祀敉皇誕聖應此家慶
道王衡中徙淮洛天表河紀靈命綱授馳芳
黃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亳道增構風會昌
言呃少昊寶狀高陽効駕軫轅宮未央歡單兆庶
德洽遐荒稽齊禹稷上膳長樂肅承顔哀哀爲酌

悼園恭儉章陵謙約大寶衆明無闕改作纂武升歷
遺夔寔繁三湘九泒沴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
甘泉夜照細柳朝屯谷魅山鬼横流塞源赫赫英尊
赳赳雄斷遁行天討無遺神筭變枝江淮長驅巴濮
九夷百越雷隨風與北俘昆邪西截伊𣂃荷負皇極
劬勞庶幾勤民聽政昃食宵衣服貫絺皁風移闒闠
唐山罷癸穢水窮徵訪擿狂猾殺敗反微世感中孚
民無二大令外戶無閉高枕突黎寧情偽邪獄屛摩埶
御歷為數陰疑雷兩禮發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
地照文明兆履斯在際市日繡連珠合璧聯爽流精

獸武時豫俞歌頌平帝載維遠王靈維大候雨占風
航中海外懍彼鞮譯咸承冠帶是曰君臨斯為交泰
白環已貢玄珪克負東阿佇拱北狄思征鉞斧將戒
宸衍未鳴星搖去楚日沴悲荊億兆何譬宵旻遠傾
嗚呼哀哉大禹胼胝重華腊腊仰惟勞務同斯遑惸
去夢無徵昭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抱喬陽之劍舄
雖號髯於神儀終纏綿以號擗嗚呼哀哉三占已吉
四海同奔列朋天宇崩號帝閽千門啓於閶闔萬乘
驚於鑾輅槐風悲於葦道松雨思於郊源鑾旆動而
虛悲宿衛靜而空尊嗚呼哀哉畢陌平夷流山𡾰崩
紀無遷市虗有通壄經行社之修途廻青門之廣路
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嗚呼哀哉機神不測
性道難稱克窮靡奇孺慕奚憑唯封云亭之與禪父
崩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嗚
呼哀哉

丹陽上庸路碑

臣聞在天成象威紀屬於五精在地成形滄海環於
四瀆固隱者由其舍濟從者因於轉潛貨財為乱
其陝會因田為上指負滲漳大矣哉坎德之為用
也是以權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

哉少昊初命水官遜矣高陽爰重其職舜為太尉於
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
掌鑿盡沼於周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
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為曰帝若夫雲雷草
創寰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鳴鐘
於豐岳豈議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
運大拯横流屆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藐射聖人作
樂崩韶備以九成盡禮春官揔於三代豈止金門桴
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
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弘周易

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草游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教終没愛河儒墨之宗方離火宅豈如五時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秋兔之毫書而莫盡忠信爲寶瓌所免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舍於騂犢空如刀離金虎泥染石牛衿爲朝與海逝曉注而濟曜繞動纖羅不揖高闕將驅湘雲自鬪陽烏馭日寧懷武賁之士飛門彌天無待

期門之蓄霞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鄴猶莊在漢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險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擁楫而長歌乃擬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銘曰后王降德于衆兆民高文象緯妙義幾神業冠遷夏功踰入秦時惟大當世久同人慧雨方霑禪枝獨秀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觀乎禹迹見我堯心

為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嚴嚴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二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答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禹鼎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纘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部武穆祚土開家漢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奕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白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俱避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公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伯必於旌鼓父之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藏驪戎國亡

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迴河圖於溲泊括地象於炎洲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徵公亦觀時佇聖弭咤風雲蹈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之野沉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覇庸侵乘壘營縱軼後皇佳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擁雄雖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聞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鄧下軍違命上策不宜敗我王師受拘勍敵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其神率土依風羣黎靈宗

朔公亦忠爲令德天㬎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
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仰授使
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
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
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世祖以闢啓國
致王版於府宗霸璞孫家佐命夫於江水經綸草昧
宏猷之業居多經綸舞斷蛇之功割半周以英聲
振於六合信義感於寰中由是收銅會繁斯在公於
是光武之光清宮大人之從德以同心引公卿而定
策馳輕軒於軫轂之下翼然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

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
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家
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鳥始鳴必
具耰鋤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
去駕擁於風塵遠旌阻於瀰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
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
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
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檻躬親辯決
立受符於前案無留諾於後曹務爲城之中非異
白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壁以賈琮郭賀之風行

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
闕請揚茲美化樹德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緜篆銘曰
鬱鬱二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淡地虔劉赫矣高祖
受清國難元勲佐命力牧風后亦既旋歸邦家有暉
宮亭濬浦當超高飛宙卷勍冠風行國威文身被髮
作貢來綏我皇罷武蔡號東序渭渭同周迎門惟呂
流矢僞朕從搶斯樂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
妖氛克平吳驃大將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
兩蕃卷介亦狄翅兵既舞難踰歌謠靡貞曰我黎庶
仰新上玄山移雨越漸變三西公爲上相復偕斯年

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瑞殖懿哉少府師儒皇於
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
勃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
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
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
琛璲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貢
且爲當擬倚頃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英大麓北眺
瀟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
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於

赤伏天地崩竇川冢沸騰羣得爲豪更爲禍亂朝拔
羽檄夜飛爟烽洛鐵蔽於山原從金駭於樓堞公發
兵屢出獨據胡床劾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鴟
捧將揮威魁凶梟以保衞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
曜出入蹈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
病志梟其醜彊同越石自禹珪既錫尭玉已傳物變
謳謠風移筆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歎曹劉之間
騷子猶其狂哭況爲偽運師知讓宗枝遜我大機自
在梁朝以公威名甚重遷授前軍乾歎難遲則象終
僣尚祖水土惟舊爵人以奇功郎訟皇家深弘朝綱

車才至與飆已焚祝史秋於夷五增場延於井伯綱
繆安樂遊交詐謀爰珥豐貂允光金璫但入柱之上
贊爽不寶九疑之陽兵因蔵積以公昔在衡陽深留
風愛仁恩可以懷柔獸威名可以懾啼兒乃授持節
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鷹侯以鳳風佃啓策
而登家一共寶祚開定江沔三吳綏衡荊羅州峽昔
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
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緯有光前踐阼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
十州諸軍事安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

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
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袪灑汗
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炎
等來朝絳闕衛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
樊卿賀難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
於是詔開黃紙爰發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
庸臣爲其銘曰赫赫宗陳栢栢鼎臣千乘建學五典
攸固盛德斯邁公門日新畢居衛從岳瀆南生申去衡
移扃遐征自鎮悠悠銅界貌貌金鄰莫遠非督無思
不賓三江廓浪五嶺無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

爨福於萬斯春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若夫唯嶽世傳已著截衛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
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璞表其深源何其懿其
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楊
宗之華轂又有休飛遐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騠騎
盈道爽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
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具沖和
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
電驂驂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貿衿行藏不與於

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為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晚節
救厄情靡矜丞釋馬窮途唯齊危殆至於網羅圖籍
脂粉藝文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出為仁武
將軍晉陵太守五離三蒞勤卹有方問羊知馬鉤距
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
難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輿誠
齊運美矣良臣內自濯水源于洛瀆公侯世及宰輔
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
經籍文為世珍高風遠矣聽代難倫鼎鉉虛位台階
未臻安知霜露遽天於穆不斯表民情既深徒然

下拜何報陽春

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大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
盛中陽襲於秦龍百世之祀皇家光於鳴鳳遂有江
於海北應紫蓋於江南帝系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
建天柱剋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
王資神昴緯託曜房心體斯孝烈不由師保乃生之
對曾何用於擬議曰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
王加侍中淑貌與金燧相守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
持節南徐州刺史武茂旅拒亭障遷移撫草非長廣
之東瀕萊近荊門之北王常臧度狄異使自西之非才
深恭曹彭歎黃髮之為可火精不退奚恥吾白水蛭
難消徒持陰德莞于沙鎮時年十有七追贈司空加
鼓吹班劍謚曰康簡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嬋
殷之聲侗勒豐城之氣豈惟晉皇震悼惠琅邪之贈
晉魏后尚文制荅爵之哀誄

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周原膴膴佳氣鬱葱生平在俊與帝同鄉斯盛在昔光武
佐命舉兵有鄧侯高祖元臣同鄉者蕭相公韓之
與徒者絳紅瑚璉之資羈衍雕琢超家為東宮直前

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
白水蝗胡虔劉中夏公備其產業蔡是驍雄思報星
儲冢殲鯨寇扇幽風有梁代斯方降投荊楚之英才
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
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
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至懷反叛客引周迪資
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
步驟奔馳仍向歐閩殄其巢窟若夫鳴蜩之洞深谷
隱於蒼天飛猱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安趄艇而登嶠
家燕犀而涉江咸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傳郡

恣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乂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鄀鬬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興師斯馳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大討梁華爲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指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旍能軾後乘龍轜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鐃同駟馬之曲長安傳空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甚於南峴

故侯君墓誌銘

公三臣六代後其方發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發雲

梯逆家從奔瞞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陷諸戎壁作高聲肆言羣逆胡夷攝至猶持子路之纓釋刃相又終荷温生之節爾以財輕縑帛義重萬衡割宅字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解雲鶴落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婕之扇且落花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俯刈絲桐對揚文酒一卧之後迺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酲嗟乎濟岱之精何致哀周密莊公之誄用慭相遺

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空及窮秋幸踰高寒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氐塾仍歲蕰降粒粟貴於隨珠分糜之於齊鼎且氐羌旅拒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剌虎之勢時則卞生拾蜂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唯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襲賊華皎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能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豫竊弄干戈傷引西戎共謀東夏僞署遺其衛國公宇文直等摠統猛獫爲其羽翼翱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攖桴鼓在中流羣師爭驅虎賁殲殄蕩滅胡寶馬縱橫七

澤之中荆楚揚舲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寒微叨居藩翰情輕犬馬罔顧恩靈斷執下交自以家國聞諸蕭莫彼鄉謀乃授冬官卿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負報失

又移齊文

頃去月二十日移承猖寇平殄同懷慶悦眷言鄰穆深副情竹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摛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堪勁況復洞庭遐曠丘食殷阜西窮版

屋比聲邇盧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屠蜀寶馬彌山不
窮巴漢艘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
禀朝算致行明罰為風為火熸彼蒙衝如霆如雷擊
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沉沙弃甲則兩岸同舟橫屍
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濟雎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
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逆萃投
戈請命長沙鵩鳥旋復為妖湘川石燕自然還舞兄
[illegible]禽不貲欲計章乎終難巧曆所獲其龍駒
[illegible]万千其[illegible]之國方店騎驂之塵於是
[illegible]井陳虬髮顯目心馳鞮路忘飲洞源棄勝長驅

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弃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
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乎東略顯池為
脅朝而反侵地此攸亦窮妖氛未窮巢窟使閩廣提
愧佩良深

檄周文

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瑶圖既禀聖人之材兼宙神武
之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況復
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餐之惠
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微悟知感
而反其藏匿招我叛亡翊從瀟湘空竭關壁荊梁左

右漢沔東西額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
滿堂百姓為心彌切宸衷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
德茂勳高威著荊湘化閩牖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
而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淹弦望

玉臺新詠序

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
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
簾以玳瑁為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
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
津本家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

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
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
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
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以至寵聞長
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
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
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
明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
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
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

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遊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

輕身無力怯南宮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錄艷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于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札亦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皆河北膠東之紙高按鉛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上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

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翫於書幃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專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彤管無或譏焉

[illegible]

[illegible]

義尚白溶濟江漢妙若天工[illegible]言鄉國之珠淚而盈懷寵實德音仰[illegible]而[illegible]既而暑往寒來愁心滿塞河水自結非由漢后之軍州

容恂嚴寄般公超之術霜威虎豹跡知朔野之寒雪滑龍岑徒憶清江之燧春言晴昔邈矣遐哉係仰清徽煩常豈勝雜容廊廟時宜匡奏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兼望國窮冕繫憂積歲雖其未習[illegible]日生年日者以泰後東陪濟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秋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迅乎日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瞻遊子何阻險如貝宮吞有越大國矜憫以禮言歸收轡俱反何期毳毛淪漭灑瀆之水逸翮摩霄

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死生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以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覊窮于仙館毋遽牛飲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能之蓮國營充任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賢若英若莊云揚各歧路悲始未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別生之[illegible]風雲變想騎逆無日觀正依依[illegible]有待百年將半離生若其命也如何今[illegible]行幸相繼殺荷文移通賜淪及斡軒既以復命奏兩未發哀矜爾以歸楚釋

因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大以匹夫投分猶須均蕩況兩國二君那容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蜀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齊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侯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武或猶皆若好尚是以隔河分畝君子知其不終喪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儕輔方知解網之仁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豢歸此之南冠何雖不遣如其苟相猶未信不由衷[illegible]門可致不任辛酸之心雖陳萬一之情伏[illegible]二人少存骨肉之[illegible]昔張子餘年[illegible]祈吳王之賜微躬迴[illegible]何合弘之仁救箕連衡同知所運[illegible]

徐陵報尹[illegible]書

河陽二國[illegible]隔十年心想河陽[illegible]爵而無返滯遊浮水良久風雨[illegible]北使還存上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叙循還巧制欣慰良深河闊年芳雖當淹曉

白滿浣浣春流已濡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甚無鄉思弟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逖谷永之筆無慚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曆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皆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楊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斡賦王府屈滕闕門川洞窮家彊梁[illegible]兵六一指率土咸庚方當假仰於[illegible]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筆負鼎馳步蒼龍飯穴丘閭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illegible]等周邵懷此

外才實可傷嗟吾嶮巇既嘗谷髯皤然風氣彌衰從
桑榆補追惟疇昔且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多
寬代哭俱歷春冬後館于冀同茲辛苦鳴咽抱樹承
見藏冰歸爲銜蘆多經寒食歸言念此如何可忘握
疏來書親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轂
觫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本友龔生惟歎吾
賢不同遵返耳若推溝壑溺爲切望衰遲爾瓢蹤見
使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縈輪蹄之使心期與爾必
逐還逐罕謂親鄰悲成難爾言辭稚告所及綠因便
防爲贈予無濟使頤諸可冠或有遊俟前歲中流是

雖同惡飛禽望闕黃見臨江哉類雲羅自枝天網京
觀之塚允彰武功屈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
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爲之來思浮從容
無異荀瑩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本
嘉聘裴茲大吊處彼高門庭奏歌鐘座延僚賓客
之叙方於阼階用猶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閭阻亂
致被拘留家國降平義存旋反況復韓宣嬖至季孔
頻還觀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
高厚之詩一何非類聞徐康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
比日借子之才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

齊都家門貴戚周行匪例等我相悉旨與人弟同年
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代不奔波之
年性欣蔑俗若耶之後長依安郎明[illegible]之[illegible]不
樂恭亞宗卿非得使官天段何當今荒[illegible]濟
盈朝才冠卿雲[illegible]同荀郭文[illegible]於江[illegible]尚[illegible]自於
雲霄趨走丹墀之門倚奉清[illegible]來歎[illegible]欲
門所閉聯類非安更其多感若使良有[illegible]希瑩
遲之日郵驛方通復行萬鶴之信[illegible]知何
同[illegible]徐陵集○三想英華作日遲[illegible]
何作燕歲宗尚閏作扃明錄作[illegible]

陳文紀卷第七

晉陽張　煊叅定

閩莆佘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袁樞

字踐言陳郡陽夏人歷尚書左僕射

加錢蔵駙馬都尉議

高祖女先適陳留太守錢蔵生子岊主及岊並卒梁世及高祖受禪追封公主將葬議欲加蔵駙馬都尉并贈岊官樞為都官尚書議時以樞為長議

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進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按南史作侯

劉師知

沛國相人歷中書舍人掌詔誥預世祖顧命以作高宗與到仲舉等賜死

高祖靈座俠御人服議

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靈座俠御人所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為中書舍人議當從緩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並同師知議文阿承事議乃啓取尚書左丞徐陵決斷師知又議必應緩服陵德藻景歷又議同劉舍人姿重答文阿猶執所見乃具錄二議奏聞竟從師知

既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今雖無大行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着縗衰唯着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絰

蔡景歷議

雖不悉準按山陵有吉凶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俠御不容獨鳴玉珥貂情禮二三理宜縗斬

沈文阿重議

檢晉宋山陵儀靈與梓宮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儀稱靈與梓宮容俠御官及香橙又檢靈與梓宮進止儀稱直靈俠御吉服在吉鹵簿中又云梓宮俠御縗服在凶鹵簿中是則在殿吉凶兩俠御也

徐陵斷

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

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侍御獨為緦絰邪斷可知矣右言公卿胥吏並服緦直此與梓宮部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杜絰而奉華蓋緦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

師知又議

左丞引梓宮將山陵靈筵祔宗廟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猶執前斷終是山陵之禮若龍駕啓殯鑾輿兼設吉凶之儀由來本備準之成服恐有不安夫喪禮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文寔喪服明記云官品第二侍靈人二十官品第四下達士禮侍靈之數並有十人皆白布褠褶著白絹帽內喪女侍數如外而著齊縗或問內外侍靈是同何忽緦服有異答云若依君臣之禮則外侍斬內侍齊項世多故禮隨事省諸侯以下臣吏蓋微至於侍奉多出義附君臣之節不全緦冠之費實關所以因其常服止變帽而已婦人侍者皆是卑隸君妾之道既純服衰所以備矣皇朝之典猶自不然以此而推是知服斬彼有侍靈則猶侍御既著白帽理無形服且梁昭明儀注今則見存二文顯證差為成準且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既陳筵几總帷靈房變其常儀蔬食草廬即其凶禮堂室之內親賓其來齊斬麻緦差池哭次玄冠不弔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紺穀間趨左姬右姜紅紫相揉況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為服之制斯一遂使千門旦啓非涉於形闕百僚戾止變服飾於朱鼓而燿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固為未愜準以禮經爾無前事豈成服之儀譬以山陵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喪禮百司外內皆變吉容侍御獨不何謂成服若其侍御則已有則必應緦服

謝岐又議

靈筵祔宗廟梓宮祔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緦及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扆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緦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略自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謂或宜與成服有殊若爾日侍御文武不異維侍靈之人主書宜傳齊幹應勅悉應不改悉皆角史 作愁此日

蔡景歷又議

俠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服貂玉若別攝餘官以充簪珥則爾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議同劉舍人

江德藻又議

愚謂祖葬之辰始終永畢達官有追贈須表恩榮有吉鹵簿恐由此義私家放敎因以成俗上服本變吉爲凶理不應猶襲紈綺劉舍人引王衛軍喪儀及檢梁昭明故事此明據已審博士左丞乃各盡事衷

未敢爲證須更詢詳定議八座

徐陵重答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朝賢更申揚榷

侍中沈府君序集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之遠其子長亦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國主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　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

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敎之所由實乃孝爲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契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塵家長者之嘉醻屯險聯更諳娛中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敢義惡絕降德忘年交冏綢至增榮厲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滄北邙之辭仍及平時屬有嬉遊方勤歡宴遂使禍來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何茲宿草凡原方遂百身寧贖若乃悵悲秋月一殞抄飛落花春風數闋寧美伯牙之

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笛悕悵徒聞夫盛烈清微便傳于帝載遺文餘論彼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彌芳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沈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梁儒林傳子仕梁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掌儀禮入陳遷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

稱大行議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書左丞庾持稱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宋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諡將登韶轉侍中遂奏已稱某諡皇帝奠山於塋皆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所策文猶云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知儀禮沈文阿等議詔可

愚謂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

推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某謚皇帝登遐祿伏尊今殂祭巳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redacted]書藏於玄宮謂依梁儀稱謚以傳無窮（隋書）

文帝謁廟禮文議（帝即位始日謁廟詔博士議其禮文例議詔可施行）

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八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

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宮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禮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饗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立致尚史作逵　敬衛民作悲庶）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

上文帝請立國學書（自梁季喪亂至陳天嘉初）（國學未立不害時爲衡陽）（王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上書）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

淳源既遠澆波巳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巳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淸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釁朝聞鼓鼙夕熠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譬宗於是不修袞成之祠弗陳禩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

見函杖之儀睨學黌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纉曆升
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淄流已清重氛載
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
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
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
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二冬於是足
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覲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
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轄駕列庭青紫拾地古
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
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

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聯迹俯同專經請業其爵
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
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惘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
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
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筭
輕獻贊言伏增悚惕

文帝詔答

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
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
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借大體殷勤名教付外
詳議依事施行

江德藻 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仕梁南兗州治中入陳歷御史中丞終新喻令

沈孝軌弟息除靈議 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理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議後依沈洙議奏可

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
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
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
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覆已後理有事
例宜諮沈常侍詳議

沈洙 字弘道吳興武康人梁尚書左丞入陳爲揚王長史

沈孝軌弟息除靈議

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
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
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
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議
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
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
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縗此並變禮之
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

兒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竝應釋除縗麻
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喪亂
西朝傾覆流播絕欲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
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限制以義
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 主祭南史作主喪

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議 天嘉元年八月尚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禫除儀上沈洙議

主親揚斷加降故再朞而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
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稍
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其情至如父在爲母

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朞朞而除服無復衰麻緣
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絰可除不容
復改玄綅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且禫杖禁
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故斷以再周
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
月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中
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
終二十七月又爲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
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爲斷今皇太
后於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於再周無復心禫之禮

隋書

許亨

南北郊祭五祀奏 天嘉中亨爲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奏稱曰

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
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
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
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爲陰祀既非煙柴
無關陽祭故何佟之云[illegible]者天地有五行也五
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

又除星位奏

梁武帝議其乘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
箕畢下隸非卽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
禮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
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
此則風伯雨師卽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
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

文帝制報

若郊設星位任卽除之

又祀天三獻奏 制依議

梁儀注曰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

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爲允 隋書

王元規

郊壇增修丈尺議 陳宣帝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太建十一年尚書祠部郎王元規議詔從

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郎日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記[illegible]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燾持載之功爾雅亦云丘言非

人所造爲古圓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故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狹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爰自郊祀事重圓方二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并即日三代壇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聽臣尚書僕射臣繕左戶尚書臣元饒左丞臣劉確舍人臣蕭子儀尋郎臣沈客卿周元規議 隋書

虞荔 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仕梁歷鎮西諮議參軍入陳除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

鼎錄序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鑱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鼎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虞寄 字次安荔之弟歷建安王諮議終太中大夫

諫陳寶應書 寶應晉安候官人

寄梁代爲岳陽王中記室參景亂隨兄荔入臺京城陷逃還鄉里張彪將寇諱劫寄奔晉安寶應方據有閩中得寄甚喜欲引爲僚屬寄固辭累平寄勸令自結高祖寶應從之高祖受禪以寶應爲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錄其本系編爲宗室是時留異爲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有逆謀寶應娶異女寄微知其意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腳疾不起及異反寶應資其部曲寄因書諫寶應大怒以寄有民望且優容之章昭達等計寶應兵敗走蒲田執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既被擒見諸賓客皆失涕惟寄以先識免禍異亦爲侯安都所執○此書見陳書南史文苑英華稍異互注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

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痼彌留愒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効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與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其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膺籙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

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纘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

多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鋭精持鋒不可勝紀陳書南史無龍戰至持鋒二句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倔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即瓦解氷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

奉上裁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
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
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
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
芥況將軍釁非張繡罪異虞譚當何慮於危亾何失
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
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
從之執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
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衂聲實虧損膽氣衰沮高
瓖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

端惟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
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
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
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
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
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閒乎此又
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
相尋餘鄯右渠危亾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
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
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
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
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
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
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鬭鋒不可當將
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旰匠夫之
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
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顒連
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
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

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
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
宗社寄聞明者覩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
軍勿疑吉凶之幾閒不容髮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
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
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稱臣寧與劉
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
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
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世故南史作艱故莫
劉暎割南史作莫報思察英華作思寄不世一體作
勁俗折從衡英華作實折從衡明詔英華作文詔

小傳書作遷生愚管書史作愚笑有歸南史作有在所授英華作所在承基陳書作人基雜長南史作雅狀至如陳書作至於孝瑀英華作孝頤誤爪牙英華作牙爪盡甚書史作畢甚之執南史作之事何得英華作可得很顧南史作狠與聲實觸衰英華作聲觸是所知英華作所鬼親信繫馬書史作擊馬誤之躡文華作之勢傾覆英華作下段餘善右梁英華作餘無梁魁非之日英華作之下之事作之勢修時南史作宵肝誤稱兵英華作按兵莫若英華作豈若覽南文英華作鑒再討英華作討始非稱臣下英華有者平二字文意不貫其甘書史作甘之

顧越 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仕梁領國子博士入陳歷散騎常侍

上文帝論宮僚疏 越天嘉中遷黃門侍郎侍講東宮以宮僚未盡賢彥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上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太子立為宣帝所廢

臣梁世簪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

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業遠垂徽引擢臣以責任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猶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德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承疑未稱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庶黎正人當為春龍樓晨游夕論恒闡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徼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為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 南史

顧野王 字希馮吳郡吳人出梁中領軍入陳歷黃門侍郎光祿卿

進玉篇啓 凡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啓本係三十卷宋或守中廣刻

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啓進自為敘○殿下為簡文帝

竊聞兩儀假啓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一聖代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封既陳六爻攸設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源妙求其本始末學數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讎百氏殊非庸菲所能子李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皇殿為膺箓受圖德尚吳軒功超媯姒道妙廣運乃聖乃神經天曰文止戈為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以九歌揚之八佾修文德以來遠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風所扇九服含靈正朔可班四荒懷德取衣

維桂則居無識受命之與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播峨峨德膺殷雷旁流江漢殿下天縱岳峙叡哲淵凝三善自然厝奉勤學六行前哲等以勞謙是以聲聞八表與決九垓規範百司陶鈞萬品猶復留心圖籍伉精篆素糾先民之積謬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今比盛野王沾濡聖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猖徒勞夜勝終當覆瓿空思采翠懼必無傳悚悸交心罔知攸措謹啓 玉篇

玉篇序 野王父恆為梁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故序云預觀世廣○按其題大廣益會玉篇序則唐孫強及宋吳競重修亦增益為名也

昔在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爻政罷結繩
教與書契天粟晝零中妖夜哭由來尚矣爰至玄龜
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素鱗摽受終之命鳳羽為字
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典與鈎探
至賾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
宣爲里則心言可述授民軌物則縣方象魏與功命
眾則哲展威師旅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附別
執土師於兩造勒功名於鐘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騰金鏤玉升於岱而告平汗竹裁
緗寫典謨而授政莫不以敷崇施於經籍文字表於

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戶而覩遐乎之世覯形睹跡
而識遐方之風深覽象素以測九垓則靡差厥詳
觀記錄以游八裔則不謬毫釐鑒水鏡於往賢遺元
範於今體仰贍景行式備昔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
故設教施法無以尚茲經世治俗莫先乎此但微言
既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
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
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眾
承明命預纘過庭總會眾篇校讎羣籍以成一家之
製文字之訓備矣而學慙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敏
理辭淵賾既謬先徵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
嘉猷

虎丘山序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摽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
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
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懸
蘿曲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更
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
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於紀
頌於文物於鐘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韶變

觀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雕
虫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于時風清邃谷
景麗脩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於
蘭皋山禽轉響時奏聲於喬木班草班荊坐磐石之
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
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選齊蹤鏘然似共九成偕韻
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徐君敷 御史中丞

劾南康嗣王方泰奏 高宗幸大壯觀閱武方泰當從不行微服往民門

人妻為州所錄又率人仗傷禁司秉
御史中丞徐君敷奏聞上可其奏

臣聞王者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由慈謹案南康王陳方泰宗屬雖遠幸託葭莩剗舉莫成共治罕績聖上弘以悔往許其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尸豈有金門旦啓玉輿曉蹕百司馳騖千隊騰驤憚此翼從之勞妄與栝昏之請翻以危冠淇上袪服桑中臣子之儀寔斯爲大宜從霜簡允寘冬官臣等參議請依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

劾武陵王伯禮奏伯禮世祖第十子爲吳興太守恣行暴掠大建十一年被代還延不發君懃奏罷詔可

臣聞車駕不俟君命之道規夙夜匪懈臣子之恆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夙擅英猷久馳令問惟良寄重分郷是歸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赴旱皇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涼燠遲回去鷁空淹載路淑慎未彰違脩斯在繩愆檢迹以爲懲戒臣等參議以見事免伯禮所居官以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歷吏部尚書

劾奏蔡景歷高宗大建五年吳明徹北伐所在克捷方欲進圖彭城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高祖惡之出爲豫章內史未行以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劾詔可及明徹敗即日追還

臣聞士之行已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違斯道刑茲罔赦謹按宜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歷因藉多幸豫奉興王皇運權輿頗參締構天嘉之世贓賄狼藉聖恩錄用許以更鳴裂壞崇階不遠斯復不能改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汙彰于遠近一則已甚其可再乎宜寘刑書以明秋憲臣等參議以見事免景歷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

劾奏合州刺史陳裒裒贓汙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元饒劾奏詔可

臣聞建旟求瘼寶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在肆徵賦無厭天綱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違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宜室親承規誨事等耳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象微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

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

傅縡 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仕陳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以[illegible]

獄中上後主書 [illegible]

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而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

君人英華作人君下民南史作黔黎生民作百姓離散史作兆庶[illegible]英華作[illegible]誤

章華 字仲宗吳興人

極諫後主書 [illegible]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不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若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臺矣 並陳書

徐伯陽 字隱忍東海人[illegible]入陳[illegible]

皇太子釋奠頌 [illegible]太建十一年後主在東宮[illegible]幸太學[illegible]伯陽為頌[illegible]

贊作

穆穆皇儲穀穀副主道尊主鬯德崇監撫春誦夏絃[illegible]漢召趨懽周朝問豎翔集雝閑近侍最膺四府[illegible]三階已平備禮[illegible]正和[illegible]有恪弘風滿邦崇儒[illegible]丹書[illegible]道貴金[illegible]測[illegible]開[illegible]宋[illegible]市玄覽無窮

[illegible]

陳暄

與兄子秀書 [illegible]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惟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夫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

座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illegible]而在不日代[illegible]之後成
安歸次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是[illegible]何淺
江淮之間醒吾不以為步[illegible]成一飲[illegible]人
以為多然洪野之後有得有失[illegible]之[illegible]是其使
也使夫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illegible]之猶水[illegible]可以
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諸[illegible]有[illegible]酒[illegible]其過其可乎
日而不可不可一日而不備酒[illegible]
一飲而不醉矣哉江公可與共論[illegible]
事之門陷池武陵之第編布[illegible]野[illegible]
草尚有適人必知之吾生平所[illegible]身及之後[illegible]

云爽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
復賓筵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不離
樂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正言其
[illegible]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倘無多
[illegible]吾非倘所及以南史[illegible]
張正見[illegible]
謝賜錢啓
豈期度術壁立猥蒙殊賜名稱榆莢非拔飲馬之橋
價重閩泉寧棄呪雞之野暫移周府纔[illegible]始降
于門忽光私室[illegible]見委質笑爽甫之不言亦从亟絡

亞河間之能數[illegible]
姚察[illegible]
陳讓祭酒表[illegible]
伏以[illegible]門[illegible]雅[illegible]罰[illegible]生[illegible]禮而屈[illegible]
[illegible]非後人[illegible]將[illegible]
使[illegible]斯能服[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慈光發所宜叨[illegible]
[illegible]喘息以遂餘生
後主詔答
[illegible]條鄉行業淳深[illegible]

[illegible]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揖奪不得致辭也
遺命[illegible]
吾家[illegible]上自有常法[illegible]
用[illegible]身又恐汝等不忘[illegible]行此[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周身土周于棺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在梁[illegible]年十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及仕陳代諸名[illegible]
宦途遂至[illegible]自入朝[illegible]人世縈
志求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illegible]而不失

瞑日之後不須立靈筵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
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别經營也

謝貞 字元正陳郡陽夏人南平王友招遠將軍

遺族子凱疏 貞以母憂哀毀羸瘠亟遣占告凱○貞病篤吏部尚書姚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弱兒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察啓後主教長給衣糧

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
國二十餘載號天踖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
墳壟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

縱其顚絕無所酬報今在疚棘忍溺將盡斂手而歸
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陁林
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
靈車覆以葦芡坎山而埋之又吾終鮮兄弟無他子
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
與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陳書

陳文紀卷第七

陳文紀卷第八

晉陽張 燧參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江總 字摠持濟陽考城人仕梁爲太子中舍人入陳歷尚書令陳亡入隋爲上開府

自敘略 摠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

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
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
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
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
太建之世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

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
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
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
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
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
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
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欵深悟苦空
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
非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

陶貞白先生集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敗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美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王版秘文瑶𥫗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絶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遂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後奉敕校之鉛槧緘以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山水納袍賦序

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

華貂賦序

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秉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

陳六宮謝表

恭膺禮命愧集丹纓之顏拜奉曲私慙縈華羽之色曾宮夜火伯姬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寫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升軿擢彩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並集追想流荇之詩荷據相弁遂失鳴環之節

六宮謝表

鶴籥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殊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媿纖艷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牕妄聞漢水贈珠人間絶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太保蕭公謝儀同表

阪泉野戰曾無汗馬之勞代邸迎賓又闕前歌之勇薄伐專征早遊邊外執玉奉酎又虧朝則王人降止

剖冊遠臨奉敎書述曲停表奏滄波阻夐既枉敎仲之辭關路悠長致絶趙襄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之未果

爲沈尚書讓右僕射吏部表

辛香以來安石以後遵其軌躅必大廈之棟梁總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綿力薄材輕膺此舉

爲衡陽王讓吳郡表

芝泥馳印發命開函　穎之誠夏霜易賓兢惶之至春水可涉臨輈面䩉[illegible]事何取廣川無聲頗知自匹

讓尚書令表

臣弱歲立朝本無奇志每謂任登常伯足承基緒位冢宰不造收拙人間東寓二江南徂北越不知秦漢十有七年心跡退黙平生畢矣但野性疎懶不屑兆增俯仰乖時人物多忤天飛踐阼任寄隆重謬以商丘之木遂比舟檝之材燕岱之石混同瑚璉之器爵由崇賢傳舉早守名節竊以天府文昌爲方之數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華三獨事昭百揆曠職云久三十餘載一旦闕置必資詮衡豈朝廷典私偏濫屑菲溥陛下聽覽之餘辰由垂昭納遂斯反汗高遐具瞻則成益敝惟使臣恭齒歲制月制賒臣皓髮

讓尚書僕射表

漢魏官方品裁人物門驚如市不㝡屋漏心抱如水無歎晴室但屢淹星烏每知忝素世網拘束事歸僶俛今此召會尤增據羨竊以端揆副職官稱師長華袞升降傳呼寵穆儀形朝首冠冕彝倫兼彼戶樞衡流匡佐繁俗忘膺重責必踐危機

讓吏部尚書奏

竊以漢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凱擬古六卿延喻喉舌遠肅樞斗至如東京許郭西晉裴王仰首倚肩可得論列此矣但臣門基世緒晉宋已來內侍策晨

入戶銜尺或年甫將立或歲未強仕是以退思引過追傷晦昔早塵華任見知名輩常謂忝竊匪朝伊夕豈期梁室多故有志無時平生意氣颯爾零落特由邀奉嘉運千載一時惟舊寵靈遂臻於此

謝敕給鼓吹表

略尋近古遊聽前事王文宗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況此寔非倫輩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遐邇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除太子詹事謝東宮啓

總天嘉中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以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家女陳氏爲女太子數行總舍文帝怒免之

庇身修德濫迹端形陳蕃故轄攀附不涯觧角蛻鱗超踰非次方舜彌眘覩收淹澤

除尚書令謝臺啓 總至德中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

竊以昔之冢司今曰端揆頃同台衮無人則闕臣之朽薄安可叨貴導當奉承夜月兾奉三司之旨靜寄浮雲方祈九天之路

除尚書令斷表後啓

司會治本冢宰鈞端搢紳所屬儀刑攸在皇代以來

無人則闕陛下將俻厥職用𢹂臣僚不容始自[illegible]
以灌物議當今藩翰至成不無其才卿廟重臣亦有
其器伏願檢命往之則闡平章之道臣浴心希欵有
埋存焉才浴一作化用一作以才一作入論一作煩

上毛龜啓按藝文云隋江揔上毛龜啓則此入隋時上

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熳
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寳玉開於張掖靈山與澤亦木
呈祉靜海澄波鱗介[illegible]驚不絕符瑞以同洪基膺
徵祥以光末世者也影合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
負宇銜圖並藝文類聚

皇太子大學講碑

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濟其長瀾瑤星踵其末歷重
華誕育興於大旋之野敬仲纘業盛矣鳴鳳之占應
以鴻才海富逸思泉湧含毫落紙動入閑之歌論楚
何片言當五聲之飾奏雲飛風起追蹤漢帝之辭高
觀華池遨踐羆皇之什爰復建藏昔之册開微言之
路帷帳叢殘宗璧遺逸紫臺祕典緑帙奇文羽陵蠧
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
以緗素此文教之修也

吳陵郡盧陵王德政碑

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兼藝岐巳假思流略
翱翔文史二雅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
雎陽搆構礎石初開賜田待士踰道求材剖符彭國
述職恩深去謁曙鼓晉歌暮來

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

公家若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
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絶深友悌敦睦
家積道財並讓諸季異綱同擾公會登[illegible]映遠識淵
通室著欲潛[illegible]行貧自給東粟屢罄梁室不造凶羯憑
凌公投袂憤惋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

衡州刺史始興縣侯而犬戎弒逆宗社播遷陳纂丕
緒攸歸高祖恩加推轂授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
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
進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遼曲宜騎吹于川
南芳樹清音簫笛容于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
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猛省賦化伯越之歸心撫寒
投醪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寧慙屋漏不貪爲寳
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薏苡豈懷珠之謗如羊
叔不改爽斉之心遺慶遺風方留豹産之德

特進光祿大夫徐陵墓誌銘

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藻思綺合尺牘綢揚辭齊太史
筆利千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黄奉使巡撫絶域遐深
市朝遷貿陵谷相傾形寄王穎名宜攀附高林開闢
鬱轉雲路年踰致仕齒及懸車夜漏方盡馳光復斜
平原出常岸序為家憶愁宿鳥松悲聞烏地迥雲低
山重樹小九原孤月三泉送旐嘶驂行役共上河梁
余因病免特事遠將痛心惻之徂謝惆時代之銷亡
聊鐫石於玄泉留清風於故鄉

故侍中沈欽墓誌

早結南陽之親致共沛市之役因歷多難三江服道
文紀 ■庚癸、入 入
藉敦淳化以勵澆風席滌清流以蕩濁俗早遊紫宸
遂階台每斎里閈之寵躍車馬之貴晒寶氏之青山
恥郭家之金穴

司空[illegible]墓誌銘

其文散亂其筆縱橫背碑即誦據馬俄成調諧見賞
調笑忘情兩宮寵官四主恩榮萬事作息一朝遐逝
略昔命觴文可吟風今日酹酒長悲且慟

[illegible]

呉沛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叛
介胄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凛嚴霜
懐恩感報撫事何忘

芳林園天淵池銘

惑夭乾徐月經太呂爰命梓匠廣修春鋪撰置舊趾
則浚昔其東西觸浴雲霧之所澄蕩南北紆縈虹霓
之所引曜曉川濛壁似日御之在河宿夜浪浮金蔟
月輪之映水府前瞻嵩雉對樹英差扣拒二鬟危巒
嵯峨陝為異領自峰歌鐫碑木盛弃不知搖落但叔
度覽每序蛟螭之汎滥若庸臨角美撰松之舊非尚
投身任吟詠鐵波提網且我若門政事未紀謬須待
文紀 ■頂癸、入 之
謡謹製銘云石溝溜含蘭渚剡平九華閣道百丈層
岱凌摇颺色殿鳧浸明

水陽王齋後山亭銘

巖壘造日溜館連雲錦牆列綺繡地成文吾王卓爾
遂趣不群梅梁蕙閣桂棟蘭枌竹深蓋雨石暗迎曛
澈衣疑流溝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倚勢樹影搖窓
池光動幌月冷瑤淑風清近壑雲斯難消花圓易落
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祭九畹結秀三株山條紫的
水葉紅鮮抽芳繞徑援琴分衢亭謀旅鶴浦喚驚鳧
前列牧馬後招鄰伯諷誦楚詩情微沛易叢桂留賞

散金匪惜不美雖陽還黄碣石馳辭終古服義無斁

玄圃石室銘

仙嵩石榻仙宇石牆地云正棧道示修羊紫烟碧露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徙構霞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藥珠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潄翠合林虛桂静舸去偷桃董來貨杏樓非刻門戶恣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深秋雲卷闇冬霞停陰桐棲鳳來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餘暇仁智爲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鑴萬國斯仰

方鏡銘

此鏡以照着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彫飾也玄樓命巧仲呂呈祥金鑄石漢鋼鑄丹陽價珍貢局影麗高堂圖星擬蓋爲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莊周畫頌

玉潔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聊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籠樊

陳宣帝哀策文

望登紓而攀擗拜龍蓋而慟絶愛五統而變涼翅三辰而慘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蒼而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序英聲其辭曰嬀水樞葯姚墟大虹謳歌承曆揖讓受終重規帝緒踵武王風名山紀迹清廟傳功我后不承恩弘祖業莅政恭己端朝凝默煥爛九功葳蕤七德憲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迹天步艱難連華滕衛比磬應韓羽儀威右軒冕朝端祈膺當璧繇顯大橫延喜授玉告善飛旌神器有奉性道無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義洋溢理訟揔術凝精禰室廻望如禮幽祇咸

秩觴垂畔撥闕撤虔劉治兵丹浦獲醜青丘屠釣且拔管庫方搜如龍駕鼓獻雉焚裘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抽階飛黄伏皂綺雲舒璇珠星照老廣敷丘素弘啓膠庠書林吐馥文囿含鏘南洽僕衛北暢遐荒殷羅自鮮周圉無傷金英掩色玉床弗豫天駟摧鑣正良交御鑄鼎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幽夜冥冥上仙長違拜日天意祈年寧神卜兆晏駕迴天銅騎感泣銀海埋田出德陽之廣殿動繁笳之哀轉渡洛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青紫陌而未遷隱黄山而不見鐸啓挽而依依馬嘶風而戀

戀平原欲與落日將垂風蓋飄而水暗鸞蹕登而山
危曳虵旗之舒卷開舉野之參差鳥哀哀而鶩曙松
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絲竹非舊宅之蛩蟋掃秋葉
而無蘦薦春櫻而願知北邙已謝西陵何有遠宿營
梧便毋仁壽聲合韶濩道宜户牖共瀛海而恆流並
蕣華而莫朽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君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思微宋車騎府法曹行參
軍父閑揚州別駕齊永元紹脩蕭遙光謀反伏誅閑
以州職見害子絳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襄

時年十四號毀殆滅布衣蔬食終于身世起家著作
佐郎出爲永寧縣令累遷臨川王盧陵王法曹外兵
記室入爲太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丹
丹陽尹丞俄遷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家
令領國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廬于墓所
服闋又從家令轉中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
華宮家令出爲鄱陽内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
揚州大中正庶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三月京師傾覆
君竄跡還鄉吳民陸黯起義民攻郡擾攘之際憂憤
而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濟暫之吳國而舍不

容千里無饋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飦粥夕
共瓢飲契闊晤言流連晦朔日月逝矣懷古何忘臨
哀能誄久願操筆將事迍邅不遑刪槀梁季適越未
戢干戈世人仕累爲物所役杼軸于懷四十餘載隋
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消就木幾何但東海
成田南冠永縶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
絶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爲誄曰
嫣茵碩茂完裔繁昌簪門穆穆蕃仕鏘鏘食采命氏
遐哉陸鄉四升臺省入辟賢良分珂振葉今聞令望
玄對朱黻早升金鉉流聲世祀列績祠堂別駕貞烈

志存名教折生狗主如死不撓暉映泉壤滴此忠孝
於鑠夫子積德累仁韜光毀耀隱璞含真居哀能瘠
至情通神淚枯龍樹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
玄黃絶睇蔬布終身心符屈婞室等原貧分甘共感
内族外姻求之今古斯爲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
給紙蘭臺觀書洛市強學待問潤身爲己結髮濯纓
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逐日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
枳棘栖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扇暫履遐伏不競
棼絲自理倚席無譏師訓胄子驥足時務俊民斯俟
秋實遐能春華備美恩媚儲后遊息承華書記深握

爵命增加彈碁擊筑沉李浮瓜追隨飛蓋侍從鳴笳二儀廻斡四氣淹賖離景遽沉前星淹滅撫己惟舊懷恩守節昔荷故臣攀號擗折登高能賦大夫就列金華式瞻更奉清切脩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月求瘼康時良辰坐嘯朗夜臥治懸魚化靜佩犢去思廣弘條教精察毫氂興選拔揚操刀密勿不紊朱紫傍無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紬素校文遺闕工妙鉛槧譽成朞月屆行攸序能作簡材讓珠不拜陽劍恩來帝曰俞往爾行兼茲今城失險玉弩流災年躋几杖病息草萊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

風驚夜燭黃鵠逍遙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啓足悠悠世路辛苦難虞卒戈滿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井邑子庾崎嶇喪亂絕卜葬權荒蕪淒涼故友擗摽遺孤臨穴外野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爲善豈偃脩名難假德履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壹靈清名泠泠獨驚

嗚呼哀哉

何之元（廬江灊人始興王諮議參軍卒于隋）

梁典序（之元銳情著述以爲梁世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於末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曰梁典）

其敘曰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王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義是以典之爲義大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揔其三國分路揚鑣惟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宇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

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于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逆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以如干卷爲世祖至于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世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

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于卷為後嗣主至
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于
臧景故也承聖紀曆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
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
間頗宜詮叙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
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文者蓋取分明
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為
二主皆有相涉已成淆混今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
分之後高氏所輔為東魏宇文所挾為西魏所以相
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損益頗有凡
例

梁典高祖事論

歷覽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緬邈萬古考其寬猛
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表求今
上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羣小朝華彼黍之詠蕭
牆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誅因天下之心舉荆
雍之師興湯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
響應取郢鄀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
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黜樂推有在代德是膺逆取
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負扆君臨勤於

孜孜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與以比倫
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衆洙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採周
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
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
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為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為
得也敢以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
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為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
畿因爵位于六鄉封城境于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
等列之以為國分土建侯並樹藩屏以懷其仁
柔作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奉於上天子執賞罰

以臨于下有功則襃無道則廢二伯總于內部九牧
佐于外政聞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於區中
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覬覦
之心絕兵戈之釁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
遊于池沼鸞鳳棲于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上民
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頽而必扶
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沒斯風漸衰洎于後代
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牧民之長
守次更為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
為君者甚多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

與下上遁憯甚于仇敵百城忿其暴奪億兆冈其誅
求捐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
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
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爲黎庶高
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洗
溥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
人並爲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
帥携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倖爲助守宰爲聚
賊奴縛無罪逼迫善人民恚流離室皆荒毁由是劫
抄蜂起盜竊羣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illegible]者比室

附辟者接門告災亟降囹圄隨滿朝散夕聚有若市
摩加以朝霧内叢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
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奏人君雖敏有所
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貢成
就此而喪大失有二晉守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居子
揆江寧論其扁賈生慟哭豈喻其悲自五胡競逐晉
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
涵洛而還亡至於宋齊擁揚侵燮高祖躡斯頹運有
忘吞併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紛親主
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旣勞止訖可小康

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爲其攻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
舉而虜夫差冉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敎
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
戰爭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先料敵豈可
暗玆人事幸彼天時者哉曰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
崩之勢閒幸人之忘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破吾甲
而冠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若破竹易若轉圜萬
里麼滌方丸辟社稷淪胥龜玉毁廢事非一夕其
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爲賊
所殺至于文皇妖艷靡嫚歷典誦於婦人之口不及

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敎之厚疵然雕蟲之
技非關治忽壯士不爲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
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
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筭法于馬室不愧鄭玄辨
雲物於靈臺無慚梓慎至於帷幄將略朝野所推遂
乃撥亂返正夷凶殄逆繼地維之已絶扶天柱之將
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
其爽乎鯨鯢旣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返駕東
都禋祀宗祊淸蹕宮闕而周岳陽之敗積信[illegible]宇文
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弃復自王

基率土分崩莫之攸暨誅之不善乃至于斯敬皇世
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倚枝外入澀尸非大陳
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壁之后驅斥僭王誅鉏亂臣
固亡重康彝倫復叙既而天不福善早逝登遐土德
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遠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
爰納嗣君更紹頹運於是肅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
戰鬪不振因崩潰臣播越寄命齊土君乃長弘興周
[illegible]違命[illegible]復秦而延殘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
大業至竟不必致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與
其功桀紂纂其業莫不得之者崩亡失之者後君逃

茲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于禍
亂世祖復讎雪恥翻手命于冠讐敬皇繼祀而鼎移
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
祐歸于有德之元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
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
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采其聞見
者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毛喜字伯武榮陽陽武人歷南安內史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

弟還帖

事務殷繁[illegible]足疲恭吾者忽劣劣理弟還又叙接有
日其閑故臨不具毛喜　○東書堂帖有闕字

伏知道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寬太常卿間之子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昔仙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怨遂使家
有陽臺窈歎非夢人想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
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
盡坐分行而寘冥遐所之難逢恩誼含顰莫令愁擁恒
閉錦幌遂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
有餘烟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
覺錦水升鱗京書稀遊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箋試

擬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俱
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
使窺窓獨坐嫦娥笑人　藝文類聚

姚最　一作勗吳興人

續畫品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沿古意而文變今情立
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
四門之墉廣圖賢聖雲閣興拜伏之感掖庭致聘遠
之別凡斯緬邈厥迹難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
非淵識博見孰究精麁擯落蹤筌方窮致理但事有

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遒故前
後相形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
步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效如負日月
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衛曹張方之蔑矣分庭抗禮未
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
安斯乃情有抑揚畫無善惡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
譏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蹄涔理絕永成淪喪聊
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染翰志存精謹課茲有限
應彼無方燧變墨回治點不息眼眩素縟意猶未盡
輕重微異則妍鄙革形絲髮不從則懽慘殊觀加以

頃來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
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詎云越海俄覩魚鱉謂察
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文士
圖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躡方趾之迹易不知
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風翔莫則呂梁之水蹈雖欲
游刃理解終迷空幕落塵未全識曲若永尋河書則
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由象著今莫不貴斯鳥跡
而賤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來矣故傳斷其指巧不
可為林宗坐忘既慚經國據梧喪偶寧足命家若惡
居下流自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

非謂毀譽千室難誣佇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
遺猶若文章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采使成一家之
集且古今書評高下必詮解畫無多是故備取人數
既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

湘東殿下 梁元帝初封湘東王嘗畫芙蓉蘸鼎圖

右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
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真仙為難王於像人特盡神
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
藝之餘時復遇物援毫造次驚絕足使荀衛閣筆袁
陸韜翰圖製雖寡聲聞於外非復討論木訥可得而稱焉

劉璞

右胤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
研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茲名不墮

沈標

右雖無偏擅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
全美殊有可觀

謝赫

右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點刷研
精意在切似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
改直眉曲鬢與世事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

巷逐末皆類效顰至于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然中興以後象人莫及

毛惠秀

右其於繪事頗爲詳悉太自矜持番成羸鈍遒勁不及惠遠委曲有過於稜

蕭賁

右雅性精密後來難尚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嘗畫團扇上爲山川咫尺之内而瞻萬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辯千尋之峻學不爲人自娛而已雖有好事罕見其迹

沈粲

右筆迹調媚專工綺羅屏障所圖頗有情趣

張僧繇 五代梁時吳興人

右善圖塔廟超越羣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參其妙俾晝作夜未嘗厭怠惟公及私手不停筆但數紀之内無須臾之閒然聖賢矖矚小乏神氣豈可求備于一人雖云晚出殆亞前品

陸肅 一本作宏肅

右綏之弟早藉趨庭之教未盡敦閱之勤雖復所得不多猶有名家之法方效輸扁甘苦難投

毛稜 惠秀姪

右惠遠之子便捷有餘真巧不足善於布置略不煩草若比方諸父則牀上安牀

嵇寶鈞　聶松

右二人無的師範而意兼真俗賦彩鮮麗觀者悅情若辨其優劣則僧繇之亞

焦寶願

右雖早游張謝而靳固不傳旁求造請事均盜道之法殫極斫輪遂致兼采之勤衣文樹色時表新異點綴分重輕不失厥所秋毫之差見賞春坊輸奏薄

伎諺得其地今衣冠緒胄未聞好學丹青道湮良足爲慨

袁質

右蒨之子風神俊爽不墜家聲始迺志學之年便嬰痼疾之病曾見莊周木鴈卞和抱璞兩圖筆勢遒正繼父之美若方之體物則伯仁龍馬之頌比之書翰則長胤狸骨之方雖復語迹異途而妙理同歸一致苗而不實有足悲者無名之實諒在斯人

釋僧真　釋僧覺

右珍兼道愍之甥覺姚曇度之子並弱年漸漬親承

訓勗珍乃易於皓似覺豈難頁析薪染服之中有斯

一道若品其工拙盖貂爵之流

釋迦佛陀　吉底俱　摩羅菩提

右此數手並外國比丘既尊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

光宅威公雅耽好此法下筆之妙頗爲京洛所知聞

解荷

古今法書苑筆意云遠邇變巧捷寺壁最長

後周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後周文紀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按東漢、東晉之名、所以別於西。南齊之名、所以別於北。若周則豐鎬舊京、年祀綿邈、中原江左、別無國號相同。盧思道作興亡論、題曰後周、殊爲無義。故令狐德棻所撰國史、但曰周書。鼎祚仍以後題、未免失於刊正。所錄宇文氏一代之文、不過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次則王褒、撰著尚十八篇。使非借才異國、其寂寥更甚於高齊。然宇文泰爲丞相時、干戈擾攘之中、實獨能尊崇儒術、釐正文體。大統五年正月置行臺學。十一月命周惠達、唐瑾制禮樂。大統十一年六月、患晉氏以來文章浮華、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仍命自今文章、咸依此體。今觀其一代詔敕、大抵溫醇雅令、有漢魏之遺風。即閒有稍雜俳偶者、亦擷詞典重、無齊梁綺豔之習。他如庾信集中春賦、鐙賦之類、大抵在梁舊作、其入北以後諸篇、亦皆華實相扶、風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語。豈非斲雕爲樸、導之者有漸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六朝靡麗之風、極而將返、實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傳之寡而忽之也。

後周文紀序

宇文創霸建祚大率任術力戰比之高齊魯衛也而文帝常毅然有削平之志卧引蘇綽與之

謀策又崇尚儒術惠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式而世宗滕趙諸王文藻溫麗聘禮名彥有如不及至于麟趾之集世

譜之作雖漢白虎天祿之盛何以尚茲夫優之以賓友之禮犒之以典誥之制周之于文可謂知本矣宜其人文蔚起

而遺籍泯闕文苑寥寂僅紀庾王然固荊玉梁珠非周產也即子山矜寵一時其文特巧麗工贍無當大雅而論者以

爲開唐葉之先鞭集晋
宋之大成駢偶之文于
斯觀止然當師古之朝
陳鄭衛之音其不見放
幸矣而胡其時朝章雜

樂詔制碑銘之屬反以
子山爲祭酒豈所好反
其所令耶抑習俗使然
久則難變也夫漢魏以
還文體三變要取適俗

無事反古自唐之昌黎
氏出一變入古六代之
習于是少絀然而廣旃
綸扉之册自唐及今猶
率繇厥體又何與夫亦

文章之道自廣橋柚櫨
棃各有其美而已雖匪
大雅所存要其至厥體
亦不可廢也然則周之
糠粃魏晋憲章虞夏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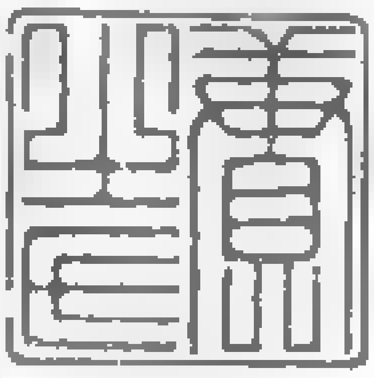
枉過正致遠而泥不亦宜乎禹金先生輯歷代之文次後周爲八卷而庾信文居其半夫駢偶之文古今恒于信取裁

焉余故撮紀中之大者論次之而壽剞劂氏覆挍之役則朗三及其弟超中分任之因弁識末簡云 旹

崇禎戊寅中秋前五日

莆田余颺賡之父書

于季愛軒



後周文紀目錄

卷第一

文帝宇文泰

上魏孝武帝表
孝武帝答報
又表　又表
上討侯莫陳悅表　責侯莫陳悅書
賜李遠書　與長孫儉書
又書　與行臺王思政書
賜鄭孝穆書　與唐永書
檄討齊神武高歡文　誓師辭
大統十一年春二月令

孝閔帝

詢問丘詔　分使巡撫詔
封功臣詔　誅趙貴詔
振漸州詔　降罪詔
舉賢良詔　文武授階詔
百官奏改正朔服色議

明帝

放還遠配詔　放免元氏家口詔
放免被掠詔　改稱京兆詔
三足烏見大赦詔　造周曆詔
推究赦前事詔　霖雨求言詔
爭賜夏州死事詔　還長孫儉第詔
贈李榮先滄州刺史詔
大漸詔

武帝

改元保定詔　頒六官詔
亢旱原降罪囚詔　文武租賦詔
減省御供詔　政事依月令詔

奴婢贖為庶人詔　甲子乙卯日停樂詔
舉孝行詔　省徵發詔
久旱詔　答太子詔
婚嫁禮制詔　頒授老職詔
建德二年大赦詔　文宣皇后喪詔
勸農詔　伐齊詔
遣使問省四方詔　又伐齊詔
又詔　平并州大赦詔
平鄴追錄戰亡士後詔
追贈斛律明月等詔　毀撤齊國園臺詔

平齊寬鄉詔　遣使巡方詔
毀撤京師宮殿詔　毀撤并鄴宮殿詔
禁娶母同姓詔　除配雜科詔
减省六宮詔　加晉公護禮詔
命晉公護東征詔　賜晉公護槃辭詔
誅晉公護詔　追尊孝閔帝詔
報于謹詔　于謹爲三老詔
勞達奚武璽書　幸李賢第詔
追贈李遠詔　封蕭大封大圜等詔
致後梁沈重書　詔答沈重
與傅伏　敕姚僧垣
遺詔　玉刃銘

卷第二

宣帝

尊天元上皇太后册　天元四皇后加太册
楊后爲元大皇后册　朱后爲天大皇后册
陳后爲天右大皇后册
又立天中大皇后册
元后爲天元大皇后册
尉遲后爲天左大皇后册

修復洛都詔　傳位太子闡詔
洛州遷戶與選詔　災異修省詔
除刑書要制詔　追封孔子後置廟詔
天旱原罪詔

靜帝

司馬氏爲皇后册　誅尉遲迥大赦詔
賜姓復舊詔　改元大定詔
舉才詔

晉公護

與趙公招書

閻姬

與子宇文護書
宇文護報母書　別有司移齊書

齊王憲

上武帝助軍費表　與齊任城王湝書

滕王逌

庾信集序

王襃

傳梁檄　伐梁尉城將書

李遠

白太伯
太祖答
王悅
言於文帝　與梁漢城主楊賢書
蘇綽
奏行六條詔　大誥
樂遜
上明帝陳時宜封事
柳虯
上文帝論史疏　書簡
盧辯為安定公告諭公卿
長孫紹遠
啓明帝
明帝詔答
裴正
上諭樂書　奏武帝
與樂部齊樹書　遺表
賀蘭祥
檄吐谷渾文
李充信等
上言衛國公碩表

武帝詔答
黎季明
上武帝言入上書　又上書
上言外史廢字
趙煚
請放斛斯徵奏
韓褒
請放還俘賊奏
卷第三
韋夐
誡子
韋孝寬
上武帝平齊三策疏　檄陳文
蕭撝
請歸養表　武帝詔答
蕭圓肅
少傅箴
蕭大圜
閑放之言
衛元嵩

三易異同論

柳䛒

辭後梁主啓

樂運

上宣帝論喪禮疏　諫宣帝數赦書

陳宣帝八失書

李孝貞

為宣帝祭比干文

斛斯徵

駁鄭譯新樂奏

達奚震

議脩鍾律尺奏

馬顯等

上景寅元曆表

王褒

致梁處士周弘讓書

周弘讓復王褒書

謝賚馬啓　謝賚絹啓

上新定鍾表　上祥瑞表

百僚請立皇太子表　皇太子箴

漏刻銘

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

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

太子太保中都公陸逞碑銘

上庸公陸騰勒功碑　故陝州刺史馮章碑

四瀆祠碑銘　溫湯碑

祭梁王僧辯母貞敬太夫人文

象經序　幼訓

卷第四

庾信一

賀平鄴都表　賀新樂表

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代人乞致仕表

齊王進白兎表　齊王進蒼烏表

齊王進赤雀表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進象經賦表

賀傳位于皇太子表　為杞公讓宗師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謝明帝賜絲布等啟　荅趙王啟
謝趙王示新詩啟　謝趙王賚絲布等啟
謝趙王賚絲布啟　又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啟
謝趙王賚犀帶等啟　謝趙王賚米啟
謝趙王賚雉啟　謝趙王賚乾魚啟
謝趙王賚馬并繖啟　謝滕王集序啟
謝滕王賚巾啟　謝滕王賚馬啟
謝滕王賚豬啟　荅移市教
移齊河陽執事文　同前

移虜留使文　終南山義谷銘
月山銘　行雨山銘
刀銘二首　思舊銘
自古聖帝名賢讚二十七首
鶴讚

卷第五

庾信二

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周太子少保步陸碑　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大將軍司馬裔碑
柱國大將軍拓拔儉神道碑

卷第六

庾信三

周柱國大將軍干弘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尒綿永神道碑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碑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温湯碑

卷第七

庾信四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墓誌
周大將軍琅邪莊公司馬裔墓誌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銘
周大將軍趙公墓銘
卷第八
庾信五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

誌銘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
墓誌銘
周大都督陽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周儀同松滋公拓拔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
李夫人墓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

傳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哀江南賦序　傷心賦序
趙國公集序

周文紀目錄畢

後周文紀卷第一

晉陽張煊　叅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　纂輯

文帝宇文泰

宇黑獺代郡武川人仕魏累仵中驛騎大將軍關西大行臺從孝武帝立南陽王寶炬于長安是為西魏封安定郡公位太師大冢宰及閔帝篡仿自立為天王追尊文王武成初追尊文皇帝廟號太祖

上魏孝武帝表

魏太昌元年賀拔岳為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為左丞岳復表為夏州刺史及岳為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所害衆遂推奉太祖帝遣追岳軍還洛陽亦追還悅悅陰附齊神武不肯應太祖表于帝許將討究未詔朝旨迄兵衆未集假此為詞帝詔報太祖又表復與悅書責之

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既為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為國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況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

孝武帝詔報

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為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

又表

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水洛强梁秦隴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頻聞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並維縶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指趣勢必異圖臣正為此未敢自拔乘闕衆情乞少停緩

又表

悅既懼太祖謀已詐為詔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為悅掌援普撥疑封詔以呈太祖太祖表之曰

臣自奉詔掛平凉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啓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總本土侯莫陳悅猶豫進退量度且宜容此今若召悅授以內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為邊扞乞處以瓜凉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

又上討侯莫陳悅表

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之意乃表帝引兵上隴遣報守

臣聞誓死酬恩義存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

都督臣岳效後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塗志不俟巨直以督將以下咸稱賀拔公視我如子今讎恥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待一死寃酷萬死無恨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

責侯莫陳悅書

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荊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投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拂旄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緊公是賴

勳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喬之志篤棄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况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于戮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妬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于天下慙于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上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勑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惟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一作高）

賜李遠書（遠字萬歲其先隴西成紀人家高平仕魏尚書左僕射入周進柱國大將軍爲宇文護所害）

（遠嘗校獵于莎獨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遠書）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與長孫儉書（儉河南洛陽人本名慶明初本姓拓拔氏歷夏州總管）

（儉爲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遂于聽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群僚者也聞之

嘉歎庾信撰拓拔儉神道碑云太祖時爲太丞相與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專使○北史末云開之嘉歎良久不可言

又書公爲荊州刺史時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鄰睦内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及討江陵平以儉策謀賞奴婢二百口太祖與儉書曰遂命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

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不可

與行臺王思政書崔猷字宣猷魏大統十二年除大都督荊州刺史後年侯景據州南歸猷遣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

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

賜鄭孝穆書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仕魏中書舍人周遷少司空孝穆人稱中行岐州刺史當州都督有能名其百姓父老追論其孝穆留只宜嘉之將其任爲天下

知卿莅職近旅留心治術撫敎之俗禮教與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興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慚德

與唐永書永北海人仕周歷史永好學少習文雅好屬文文帝聞其名爲尚書兵部郎相

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瓊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並周書○北史司公有二子曰陵曰瓊陵縱橫多武略云云

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瓊悉掌之歷司宗中大夫兼内史凌位大都督憲州刺史

檄討齊神武高歡文齊神武高歡入洛廢中興主立孝武帝後相疑貳將圖歡授周太祖關西大行臺傳檄方鎮而歡舉兵犯闕帝奔長安是爲西魏東國之政取央太祖焉

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聞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龍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梟獍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皁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效力戎行既自恩私遂竊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爾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兇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爾朱亟通表奏云取兇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

非親寔昔行貪虐窮毒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猜痛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林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康仁忠亮兒傑爪牙所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然司空高乾是其黨與寄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姦心未從恐先洩露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欲殺其弟弁天子猜貳孫騰任其欲之心符可使入居禁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猜貳亦無陳自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寵以為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即便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拒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及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宰輔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寶谿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僚師濟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為君側而歡威福自己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為馬包藏兇逆伺我

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吝頻有詔書須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地穿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群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功勲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効軍門封賞之科已別有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旃生靈周書作人靈[illegible]周書作[illegible]書作[illegible]歡英尊先帝[illegible]周書作實[illegible]爲藏虐作[illegible]非無時[illegible]史作[illegible]北史作[illegible]遂閣作遂階清[illegible]作清[illegible]作[illegible]肅

誓師辭大統三年太祖率十二將東伐至潼關乃誓於師

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

大統十一年春三月令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

聞命之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烝民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上中興志去澆僞諸在朝之士宜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竭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朴之風庶幾可反

孝閔帝 名覺字陀羅尼文帝第三子受西魏禪□□其年爲晉公護所弑

即位詔

予本自神農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廟爲太祖

分使巡撫詔

上天有命革魏于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予惟古先聖王罔弗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草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闕知哉有可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宜時政有何不便得無修身潔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爲上所知寃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不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司所申鰥寡孤貧不爲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豐約賦役繁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並宜具聞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

封功臣詔

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寧今可大啓諸國爲周藩屏

誅趙貴詔 貴謀反伏誅

朕文考昔與羣公洎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余于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于羣公同姓者如兄弟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

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將睦致使楚
公貴不悅于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龍仁長孫僧
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
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痗但
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爲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
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興龍仁罪止
一家僧衍止一房餘皆不問惟爾文武咸知時事

振浙州詔

浙州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愍焉其當州租輸未
畢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檢有窮餒者並加振給

降罪詔

朕甫臨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農多陷刑網今秋律
已應將行大戮言念群生責在于朕宜從肆眚與其
更新其犯者宜降從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
者不從此降

舉賢良詔

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衆才以乂厥民今二十四
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
稱厥任者所舉官司皆治其罪

文武授階詔

朕聞君臨天下者非由一人將乃上下同心所致今
文武之官及諸軍人不霑爵封者宜各授兩大階

百官奏改正朔服色議 詔可

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視聽也逮
于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
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寔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
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烏

明帝 名毓小名統萬突文帝長子初封寧都公晉公護殺孝閔立之在位四年爲護所弒

放還遠配詔 即天王位元年

帝王之道以寬仁爲大魏政諸有輕犯未至重罪及
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數家而被遠配者並宜放還

放免元氏家口詔 元年

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况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
加隱卹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沒入爲
官口者悉宜放免

放免被掠詔 二年

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遠近爲父母而子之
一物失所若納于隍賊之境士本同大化往因時難
致阻東西遂使疆埸之間互相抄掠興言及此良可
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

改稱京兆詔 二年

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三足烏見大赦詔 二年順陽獻三足烏群臣上表稱慶詔曰

夫天不愛寶地不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足以鉤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遂得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雖此大體景祚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宜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

造周曆詔 武成元年五月以是年八月改天王稱皇帝

皇王之迹不一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爲紀是以容成創定于軒轅羲和欽若于唐世鴻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之爲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外閏閏生于獲麟二百七十六歲歲超度指移餘分溢縮南正無聞疇人靡記若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積謬昔漢世巴郡洛下閎善治曆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何讓焉可命有司飭行六典仰觀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曆革定以聞

推究赦前事詔 武成元年五月

比屢有糺發官司放行前非比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廄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霖雨求言詔 武成元年六月

昔唐咨四岳殷告六眚覩災興懼咸寘其時雖朕無運德闇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隤屋漂垣洎于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答天譴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

贈賜夏州死事詔 武成元年六月

潁川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橫流匡茲頹運賴英賢盡力

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佽堅銳櫛風沐
雨求言疇昔良用憮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者
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羇縻者朕甚傷之凡是
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
帛稱朕意焉

還長孫儉第詔 儉初以[illegible]大[illegible]有長[illegible]官[illegible]遣之[illegible]後[illegible]還[illegible]

故柱國鄭國公儉臨終奏正及此統言以所居之宅
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可以還官更還他
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
無慙襲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大追善
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㬆挹致乖懲勸今以本宅
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芳聲永傳 北史周書

贈秦族先洽州刺史詔 周書孝義傳

孝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又叶地義族先居喪
致哀至感過人窮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檢當世理鏡
幽明此而不顯過將何述可贈洽州刺史以旌厥異

大漸詔 其[illegible]時[illegible]口授也

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
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
然之理壽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
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
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並立
勳効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纘承大業
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
手啓足從先帝于地下實無恨于心矣所可恨者朕
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豐足九
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
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
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體不朽今

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國公邕
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
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
若克念世道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
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禀
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
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
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
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
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為

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服既除喪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與於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釋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齊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准此以類爲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世道艱難北史作若克念世道艱難近思作可忍書作盡

武帝名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封魯國公宇文護弒明帝矯詔立之在位十七年廟曰高祖

改元保定詔以下並保定元年

寡昧承周奄及徂歲改元命始因之典章朕祇承寶圖宜遵故實可改武成三年爲保定元年嘉號既新惠澤宜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

頒六官詔

履端開物定貴元后代終成務諒惟宰棟故周文公以上聖之智與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茲厥後代失其緒但巍巍之化歷千祀而莫傳郁郁之風終百王而未作我太祖文皇帝稟純和之氣挺天縱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叙典誕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謂乾坤改而重構豈帝王洪範而已哉朕入嗣大寶思揚休烈今可班斯禮于太祖廟庭

亢旱原降罪囚詔

亢旱歷時嘉苗殄悴豈獄犴失理刑罰乖衷歟其所在見囚死以下一歲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原免之

文武租賦詔以下保定二年

比以寇難猶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効者雖錫

以茅土而未及租賦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準別制邑戶聽寄食他縣

減省御供詔

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唯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麤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尊位朕甚恧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空虛穀帛爲匱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因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

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政事依月令詔 保定三年

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備厤數昭列故書稱欽若敬授易序治厤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務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厤序六家以陰陽為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非和爽序遂失先志致風雨僭時疾厲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昌朕甚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

奴婢贖為庶人詔 保定五年

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

甲子乙卯日停樂詔 天和元年五月

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蓋四始於一古矣三千於為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又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問顓頊庸有戒盈之器室為復禮之銘矧伊未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舉孝行詔 天和元年八月

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弔勉以厲薄俗

省徵發詔 建德元年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

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灾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民亦勞止見史作民勞不止

大旱詔 建德五年五月大旱集百官于□詔之曰

盛農之月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薄德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

答太子詔 建德二年太子于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答○以下並二年

在德不在瑞

婚嫁禮制詔

政在節財禮貴寧儉而頃者婚嫁競為奢靡牢脊之費罄竭資財甚乖典訓之理有司宜加宜勒使咸遵禮制

頒授老職詔

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弘業君臨萬邦驅此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老職使榮霑邑里

建德三年大赦詔

民生而靜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

雖復雲鳥殊世文質異時莫不限以隄防示之禁令朕君臨萬寓覆養黎元思振頹綱納之軌式比因人有犯與衆棄之所在群官有懲過者咸聽首露莫不輕重畢陳纖毫無隱斯則風行草偃從化無違導德齊禮庶幾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凌夷之弊反本無由宜加蕩滌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

文宣皇后喪詔 建德三年葬文宣后帝祖跣至陵所下詔終喪公卿固請過葬即吉不許引古禮以答之

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 依北史作遵

勸農詔 建德四年

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並停至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賑卹逋租懸調兵役殘功並宜蠲免

伐齊詔 建德四年 [illegible]

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

亭毒為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宜陽釁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役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衆殄瘁之哀胸背啟來蘇之望既禍盈惡稔衆叛親離不有九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涼風戒節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龔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潛資將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

遣使周省四方詔 建德四年

朕克己思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古載懷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問民卹隱其獄犴無章使濫黎庶隨事究驗條錄以聞若政績有施治綱克舉及行宜去離道若丘園並須檢審依名騰奏其鰥寡孤獨窶可哀矜亦宜賑給務使周贍

又伐齊詔 建德五年再伐齊克晉州又下詔

偽齊違信背約惡稔禍盈是以親總六師問罪汾晉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賊衆危惶烏栖自固暨元戎反旆方來聚結遊魂境首尚敢趑趄朕今更率諸軍應機除翦

又詔 攻并州又詔引是齊之[illegible]

人寄喉唇之重棟梁骨鯁乃為仇讎孤趙緒餘降成皁隸民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茲漏網置之度外正欲各靜封疆共紓民瘼故也爾之主相曾不是思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土咸求倬刃憤惋獻乘弱之謀爪牙奮干戈之勇龍驤坐甲若赴私讎是以一鼓而定晉州再舉而摧逋醜偽丞相高阿那瓌驅逼餘燼竊據高壁偽定南王韓建業作守介休規相抗擬聊示兵威應時崩潰那瓌則單馬宵遁建業則面縛軍和爾之逃卒所知見也若其懷遠以德則

彼難以德綏處斷以義則爾難以義服且天與不取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術朕今親馭群雄長驅宇內六軍舒旆萬隊啓行勢與雷電爭威氣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近郊望歲之民室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誠偽主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牽羊道左銜璧轅門當惠以焚櫬之恩待以列侯之禮偽將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効官榮爵賞各有加隆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改則委之執憲以正刑書嗟爾士庶胡寧自棄或我之將卒逃彼逆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善求多福無貽後悔望書所至咸使聞知

平并州大赦詔 後主[illegible]奔鄴[illegible]從兄高[illegible]王延宗守并州[illegible]于是擒延宗并州平

昔天厭水運龍戰於野兩京圮隔四紀于茲朕垂拱巖廊君臨宇縣相邠民于海內混楚弓于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德偽主高緯放命燕齊怠慢典刑俶擾天紀加以背惠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弔民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勍敵偽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草間偽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名號與偽齊昌王貞多費敬顯等收拾餘燼背城抗敵王威既振魚

潰烏離破竹更難建瓴非易廷宗衆散解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漢王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澤被之率土新舊臣民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僞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無失其齊僞制令即宜削除鄒魯縉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並宜銓錄百年去殺雖或難希朞月有成庶幾可勉又見北史帝紀下

平鄴追恤戰亡後詔以下並建德六年

自晉州大陣至於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即授父本官

追卹斛律明月等詔

僞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僞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僞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窆措其見存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

毁撤齊國園臺詔

僞齊叛渙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槩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毁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平齊寬卹詔

無侮煢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往訓僞齊末政昏虐寔繁災甚滔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逵之門朕爲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誠深罪己除其苛政事屬改張宜加寬宥兼行振卹自僞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僞齊被掠爲奴婢者不問官私並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往淮北者可隨便安置其癃殘孤老飢餒絕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校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

遣使巡方詔

東夏既平王道初被齊氏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機念存康濟恐清淨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達寢興軫慮用切于懷宜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

風俗宜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務在弘益

毀撤京師宮殿詔

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上階茅屋猶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廈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斵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存北史作儉

毀撤并鄴宮殿詔

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貧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

禁娶母同姓詔

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為混雜自今已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除配雜科詔

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重常憲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寬典凡諸雜戶悉放為民配雜之科因之永削世輕世重北史作以輕代重

減省六宮詔

正位于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于生民命秩方于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

加晉公護殊禮詔 保定元年

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

命晉公護東征詔 保定四年

神者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受天命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竊有并冀

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出略汾晉掃地無遺季孟勞窮伯其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斯在仲冬同會并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呂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庭祇受有司安勅衆軍董理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

賜晉公護樂舞詔 天和五年

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誅晉公護詔 天和七年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公護地寔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總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厥兄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穎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害先加本寄推誠貫以心膂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宇缺一藏智發內懷凶悖外託尊崇凡厥臣民誰亡怨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蠆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覺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邊隅尚阻疆場待戎旅之備武夫資扞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本効庸勳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墻連黨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視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顛墜億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今肅正典刑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凡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

追尊孝閔帝詔 帝初封略陽公受魏禪爲晉公護所廢遜位崩年十六 [illegible] 乃諡孝閔帝

愼始敬終有國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義崇追遠禮貴尊親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

終賓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白獸嗾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弒酷乘輿寃結生民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

報于謹詔（謹遷太傅大宗伯保定□年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彊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檝弘濟于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憂焉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于謹為三老詔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髪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純固為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為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

勞達奚武書（武字成興代人也時位太傅武為司□刺史時大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祠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眾人在常祀之所巖路險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攀藤援枝然後得上覺不得還即岳上藉草而宿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

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

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峰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幸李賢第詔（賢家高平初高祖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及至是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

朕昔沖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誨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眾目依然益增傷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

追贈李遠詔（遠子植與孝閔帝謀欲誅晉公護護害植并逼遠自殺建德元年護誅乃詔追贈謚曰忠）

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豪驕任風著勳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

封蕭大封大圜等詔（下詔攻江陵梁元帝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並梁簡文帝子也江陵平歸□□□朝保定二年詔封）

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圜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

致後梁沈重書（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重生梁歷五經博士及江陵平留事後梁主蕭詧拜都官尚書領羽林監高祖以重經明行修至梁啟之仍致書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授露門學士）

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入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卒由莫不趣大順之通途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起焰素葉從風文逐世疏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

分皰聚緯郁郁之辭益問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暨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成理朕質奉神器恭惟寶圖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還化唐虞之世權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遺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寶復潤於荆陵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言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軺車之招所望屈茲鴻漸而萃止明斯隱滯令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惆善之微遠應有無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義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詔答沈重（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重固請乃遣送梁主蕭巋拜大常卿開皇三年卒）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並周書）

與傅伏（伏大安人齊行臺右僕射歸周授永州刺史）

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酒鍾二爲信公宜急下（[illegible]）

勑傅伏（[illegible]）

公年雖縣車可作朝哥若非別勑不勞入見（周書）

遺詔（宣政元年）

人肖形天地禀質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

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囹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失為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

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

玉升銘 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龠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準為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為式此銅升之銘也其玉升銘曰

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乃旅獲寶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以聞勅納于天府暨五年歲在協洽皇帝迺詔稽準繩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以合太平權衡度量 隋書律曆志○案志此則銅升之銘其玉升云云則前後不一銘矣然此云鎔金正銅升也未詳有一玉升隋志敘尺內又作修倉地得古玉斗以為正器造律度量衡改元天和

後周文紀卷第二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晉陽張　燧參定

宣帝（名贇字乾伯武帝長子即位元年傳位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二年崩）

尊天元上皇太后冊（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宣帝自稱天元皇帝尊后爲天元皇太后大象二年復上尊號）

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冊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增奉鴻名光崇帝禮俾誠敬有展歎慰在茲福祉無疆億兆斯賴

天元聖皇太后冊（武帝李皇后大象元年爲天皇太后二年復上尊號）

天元皇帝臣諱奉璽綬冊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貺瑞塈丹陵慶流華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因心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恩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

天元四皇后加太冊（宣帝楊皇后隋文帝長女爲天元皇后又爲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二年詔並加太）

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柔盛比殊禮雖降稱謂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

楊后爲天元大皇后冊

咨爾含章載德體順居貞肅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猷寅荅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

朱后爲天大皇后冊（宣帝朱皇后大象元年爲天皇后二年改號天大皇后）

咨爾婉宜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苑門表慶嘉稱既降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止永固休祉可不慎歟

陳后爲天左大皇后冊（宣帝陳皇后大象元年爲天左皇后二年改號天左大又立爲天中大皇后）

咨爾儀範柔閑操履凝潔淑問彰于遠近令則冠于宮闈是用申彼寵章加茲徽號爾其復禮問詩披圖鏡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歟

又立天中大皇后冊

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稱之制代多殊典軒營纂軌炎妃並陶殷辟受命娀媛猶三傳非相襲隨時不無

朕祗承寶圖嗽弘徽號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
居極五帝所以仰崇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儗且坤
儀比德土數惟五既紓恆典宜取斯儀四大皇后外
可增置天中大皇后爰正衆號式徽音冊胥建扁名
宜膺顯冊

元后爲天元大皇后冊 宣帝皇后楊氏大象元年爲天元皇后二年改天

杳冥資靈姜水載德峻山毓淑內扶徽音游暘是用
加茲寵數式光盛禮內其世修儀範昭贊冊祗承
休命可不愼歟

時遷后爲天左大皇后冊 帝朱皇后生靜帝大成元年以宮人[illegible]

長貴妃大象二年立爲天左大皇后

若衍門[illegible]表[illegible]徽音茂德朕定嘉之是用
大茲典與彼寵章爾其克順嘉獻欽奉冊命永承
休烈可不愼歟

修復洛都詔 大象元年發山東諸州兵起洛陽宮營作[illegible]

河洛之地世稱朝市上則于天陰陽所會下紀于地
職貢路均聖人以萬物爲安乃建王國時經五代世
曆千祀規模弘遠邑居壯麗自魏氏失馭城闕爲墟
君子有戀舊之風小人懷土之思我太祖受命酆
鎬[illegible]定四方[illegible]光宅區[illegible]略混

一區宇往巡東夏省方觀俗布政此宮遂移氣序朕
以眇身祗承寶祚庶幾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
昨駐蹕金墉備嘗遊覽百王制度基址尚存今若因
修爲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
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遙前詔經營今
宜停罷 [illegible]史

傳位太子闡詔 大象元年二月

有聖大寶實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與能幽顯同謀
確乎不易域中之大寶歷定于杳冥天下爲公蓋不
過於內衆我大周感蒼昊之精受河洛之錫武功文
德光格區宇創業垂統永光無窮朕以寡薄祗承鴻
緒上賴先聖之迹下藉羣后不貳之心雖負與
實荷俱道德章其光華並日月首方是成登仁壽思
隆因本用弘大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
邇懷德之休允叶元龜之祚帝王之量未肅而成天
保之期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恐四海深合
咸之見俾予一人尚存賦學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
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

洛州遷戶給復詔 大象元年

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

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桐豫亳青徐七總
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災異修省詔 大象元年十二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

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
君臨區寓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
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
于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
爵祿軒轅為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
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上行
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

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撤懸
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
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宜宣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
心用銷天譴 官人作宮人北史

除刑書要制詔 大象元年帝以[illegible]

高祖所立刑書要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 隋書

追封孔子後置廟詔 [illegible]年 以下大象

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
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
式叙彝倫至于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
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
泗懷道滋深且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
闕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別于
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天旱原罪詔

朕以寡薄昧于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陰陽調序自
春涉夏甘澤未豐既軫四郊之歎將虧南畝之業興
言惕夕無忘鑒昧良由德化未敷刑政多舛萬方有
罪責在朕躬思覃寬惠被之率土見囚死罪並降從
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惡逆不

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

靜帝 名衍後改名闡宣帝長子在位二年禪隋

司馬氏為皇后冊 后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二年 [illegible]

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決理重光所以麗天
在昔皇王齊于乾御皆內政為助昭被關雎爾門積
慶家韶休烈教齊令範無貞一時是用命爾作儷
皇極爾其克勵純心雍和盛與追皇英之逸軌庶任
姒之芳塵寶祚有光宗盛無怠雖休勿休以隆嘉祚

[illegible]大赦詔 大象二年

朕祗承洪業二載于茲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
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不質凡庸志懷姦慝
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居上人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
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思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
兵擁衆便恃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
充原蔽野蕭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
鸞拂斤在如莽直指漳滏擒斬元惡俘醜咸集
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
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爲治聖人宰
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惻愴思弘寬簡之政用
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謀執迷不悟及
迥子姪逆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

賜姓復舊詔

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斯則辨親疏皎然不
雜太祖以[illegible]在代之文皇作除舊之
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
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
而共蒸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illegible]姓
本爲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在臨區
寓累世于茲不可仍遵謙抑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

改姓者悉宜復舊

改元大定詔

朕以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速遽及此辰窮慕纏綿
言增號絕踰祀革號憲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爲大
定元年

舉才詔大定元年

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爲重大成已未
屢有妖寇宰臣英彝咸行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揭
退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
其道以至于茲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
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
升于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惟拱無爲庶幾可至

晉公護字薩保太祖兄邵惠公顥少子封晉國公[illegible]

與趙公招[illegible]

[illegible]

令朝廷令齊公揚湯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次彼無事
且宜借名[illegible]

問[illegible]

與子宇文[illegible]書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

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illegible]

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
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
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歿分離吾凡生
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興言及此悲纏
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

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
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
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
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
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
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
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
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
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幷吾
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

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
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
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
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
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
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
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
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
姑兒賀蘭盛洛幷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
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

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
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
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
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
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
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
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
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
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位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一女見思作一母女劉鄉綿等作舊新誌及宋文苑續作短狀 晉公以二四六七十人分離作分隔又以作初以

宇文護報母書 護字薩保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百常網羅，上緊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

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年已十餘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載，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沾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

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空見北史作空先矜放作哀放哀動作哀傷各當作）（俗思無然之恩作齊朝霈然之恩大家有國作有國有家）

周有司移齊書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可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二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須畢捨兌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旋更徵酬咎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卧鼓潛鋒豈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寃魂豈意竪子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虜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管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患不終祇增深怨愛親無慢卑訓尼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安內省豈容有間（並引書）

齊王憲（字毗賀突文帝第五子爲宣帝所誅）

上武帝助軍費表（高祖東討憲贊成其事上財以助軍費詔不納有以示公卿乃詔憲率衆二萬爲前軍主率及從晉州處詣都督軍遂道攻擊齊間諱二書乃大破之會齊即充從）

臣聞撫機適運理籍時來無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纘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剪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猶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泉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

與齊任城王湝書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納惟宜承始屆兩河仍闕三魏二將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

橫陣雲騰管水則地靡嚴城襲僞之酋既弃寵于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于旌門德義振于無垠威風被于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糜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摠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雁膝宜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狥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夫足下謀

者為侯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弊甲欲抗堂堂之陣縈帶汙城冀倸㞳㞳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勅諸軍分道並進引望非遙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文苑英華〇儀衛周書作銜復一綫作三倍亭化作亭傳弊甲作頑甲）

滕王逌（字爾固突文帝少子仕上柱國為隋文帝所害有著文集行世）

庾信集序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冞王政之由後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敷教人倫移風俗化天下撫夫吟咏情性沉鬱文章者可略而言也開府司宗中大夫義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時掌庾源其得姓皇曽之代大尉闡其宗講縣奕氣氳布在方策國史家牒世並詳焉入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著作遂昌縣侯祖易徵士隱遯無悶確乎不拔宋終齊季早擅英聲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哉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

能佩犢帶牛有伴龔遂桑枝麥穗無謝張堪入為司憲中大夫帥掌三物之法助宣五禁之昔秋府得人于斯為盛嘗因上府賦詩曰詰旦啓門闌繁辭溥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冠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旁紀星移次歸餘律未彈雪為三尺厚冰深一寸寒短算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摶栖烏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隨蓮葉飲未用竹根卅一知玄象法詎思垂釣竿其工事之中優遊如此出為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瞞人不

忽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喬山故老似值劉弘後爲
司宗中大夫摠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敘六
詩之義自梁朝筮仕周氏馳驅至今歲在屠維龍居
淵獻春秋六十有七齒雖耆舊文更新奇才子詞人
莫不師敎王公名貴盡爲虛襟信降山岳之隆蘊煙
霞之秀器範停琳璉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詞尤工詩
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誄奪安仁之美碑
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少而聰敏綺年而
播華弱齡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爲令
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映螢逾甚若乃德聖兩禮韓

魯四詩九流七略之文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上金
匱玉版之書魯壁衛墳縹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
葉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強
記獨絕博物不群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雖桁騂十
四之歲答賓客之詩魯連十二之年杜離堅之辯匪
或斯尚同日語哉玉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
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曾何足云解褐授安南
府行參軍尺木未階尚循方翦尋轉尚書度支郎中
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夜不離閤
無隗于黃香開務將天有同丁緣廣仍爲郢州別駕

刺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
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罷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
爲梁主所貴蓋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焉通直常侍
使于魏主接對有才辨雖子貢之旗鼓陳說仲山之
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本國爲正員郎職位清顯以
望以賢又爲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龍樓蘭
錡寵寄逾隆值侯景暴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蕪
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有生荊之痛出往上流來歸
全楚于時州后即湘東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
湘東有雪恥之功淮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

若太戊之紹殷即于荊江聚置文物復爲梁後主蕭
繹御史中丞中興可直具瞻斯在背成飲手豪族屏
氣遂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貂右珥戎章斯從阮籍
非好之職鄭默參乘之官君德師翊切問近對拜武
康縣開國侯開國承家信主是執河帶山礪貽厥于
后即以本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來太祖夾
輔魏朝作相關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邁管宜雄
踰魏武功高爾地道映在田一見于山鷸識如舊屬
武人祖獻策魏帝命將剌衡尋值太祖青蓋入洛于
是抗節入仕乃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或號光隆比儀台鉉高官美宦有命旌因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爲五等榮貫兩朝出爲弘農郡守職寔剖符寄深分竹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惟士則愠喜不形于色忠恕不離于懷矜筋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特爲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信而已綢繆禮遇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上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攜老入關敢移灰琯蒸蒸色養動動

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疴不勝哀青烏降宿樹之祥白雉有依欄之感昔國公廟期受託爲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惆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彼亦知如此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付之後爾余與子山夙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搢紳懸諸日月焉

于謹 [illegible]

傳梁檄 [illegible]

告梁文武衆官夫作同者剋非以禮信爲本惟尔今主往遭侯景逆亂之衍寔結我國家以爲隣援今忽背德黨賊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擾我邊人我皇帝龔天之意罪敢以寧分命衆軍奉揚廟略凡衆十萬直指江陵

伐梁射城內書 梁後略云 [illegible]

[illegible]

今皆行其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濟此生民廣訪民人搜詣而立未聞士庶尚未相領解蟻聚窮城寂無來問導此異卜良用致惑

梁遜 [illegible]

上明帝陳時宜封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一崇治方

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

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于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于與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卑若獲宥及于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

其二省造作

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亂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

其三明選舉

選曹賞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眾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其四重戰伐

魏祚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僭僞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

其丘禁奢侈

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貲裝婢隷作申役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曾莊公有云衣食所以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

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柳虯字仲蟠河東解人歷中書監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卒上文帝論史疏虯爲秘書丞文帝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事遂施行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致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斯言訪之衆議

書簡魏文帝崩太子欽嗣位二年周太祖時爲冢宰臣魏史約安定公廢之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元年大作書於公卿

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子是北史作此也才

盧辯爲安定公告諸公卿辯字景宣范陽涿人

嗚呼我群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于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暨乎廢

隆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吾子其爲道予實知之歟
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
爲口實[illegible]

長孫紹遠[illegible]

啓明帝

周六官建紹遠拜大司樂初紹遠爲太常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鍾不調[illegible]使君佛寺[illegible]上有鳴鐸[illegible]合宮[illegible]取而配奏方[illegible]因啓世宗行之奏樂以八爲數[illegible]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七爲數[illegible]遂定爲八[illegible]史見武王克[illegible]始又欲廢八變七[illegible]黃鍾之正[illegible]用[illegible]鍾爲調自[illegible]廢入音[illegible]與樂部[illegible]其行覽曰夫[illegible]者天行

之宮[illegible]今察[illegible]之[illegible]隸[illegible]是以[illegible]恐入[illegible]

鞮氏來宅泰雍鄭杜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
位生於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
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佑助宗廟致感方當降
物和神祚降萬世

明帝詔答

朕以菲薄何德於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
公達茲所致也

裴正上[illegible]樂書

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
黃鍾以爲正調之首

奏武帝

大予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
爰修七始之音詳諸經典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
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
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
典遽改樂章

與樂部齊樹書（同書作與齊樹之）

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懸七然則天子懸八有自

來矣古先聖哲全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
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
之典其懸八音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

遺表（[illegible]政出私門乃上遺表）

謹按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懸二八
佾氏之鍾十六磬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
六周禮則懸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攉而言足
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膺籙接統幺精秦漢以還獨
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竊鄙之而況陛下以

臣自揣餘息明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易改入從
七北史
賀蘭祥軍司

檄吐谷渾文（武成初吐谷渾寇使涼州詔賀蘭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戰大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

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于民上者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無思不服天鑒有周世篤其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阜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

士師師羣后率職故三靈之所聯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于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威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變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辭龍沙往國博陵公祥貴戚宇望乃文乃武受脈廟堂元戎啓路

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為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擬窮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枹鼓南臨江陵底定聲雲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脫肝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為福深識事安君臣相率輿櫬待貊則爵等顯除永藩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跳延晷刻役守涇祀良助寒心宰思嘉謀以圖去就

李充信等

上言趙國公廣表（廣為太祖兄邵惠公顥之孫除陝州總管以疾免母李以廣患愛致毀又以政事欲更徙同李充信等上表乞留太保）

臣聞資孝成忠生民爲義殉德樹善有國常規竊惟故趙國公臣廣誌懿令望具瞻俊在道冠羣后功懋維城受脈建旆威行秦隴班條騁傳化溢崤函比膝理外和本詔遷關輦石所及沉痾漸愈而災疊仍集丁此窮釁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茲毀頓以至薨殂毒纏貫切不能自已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已立身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占及終始克存簡素非泰政

而褒異禮識石椁而夫厚薪今卜兆有期先遠方及
誠恐一從胡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
霈然之澤留青既往降慇幽魂爰敕有司申其宿志
窀穸之禮庶存儉約

武帝詔答

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齊國公廣著屏令璀宗室表
儀古若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
蓼便致毀滅啓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悼厥
心昔河間才高追叙于中尉東海謙約見稱于身後
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

之請無虧令終

黎季明名景熙以字行河間鄚人

上武帝言大旱書（[illegible]好古玄象頗知術數爲[illegible]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illegible]公卿百[illegible]）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雲漢斯詠
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
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
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
中儻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
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
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
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
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
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爲
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
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
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
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
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覬子來非晚詩
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

陽生陰秋多水雨年復不登民將無覬如又荐饑爲
慮更甚

又上書（[illegible]）

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
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
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摇
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
資乾御宇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
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
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

爰發明詔廣求民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矧己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尚耀于衢路綺縠猶侈于豪家裋褐未完于細民糟糠未厭于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治之要在於選眾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于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眾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

全台北史作台萬家實作豪富用萬其器作任當其用

上言外史廨宇 時變移未有定所季明上言狀是廨宇方立

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以廣內

秘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爲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即遣修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

趙煚 字賢通天水西人仕周大宗伯入隋終冀州刺史

請赦斛斯徵密奏 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素與齊州刺史斛斯徵不協坐事下獄踰獄走帝購之甚急煚密奏從之

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 北史

韓褒 字弘業昌黎人歷驃少保

請放還俘賊奏 褒保定三年爲汾州刺史擊獲齊人依故事囚送京師褒奏許焉

所獲賊眾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

後周文紀卷第三

晉陽張一鵬參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韋夐 字敬遠京兆杜陵人魏末拜雍州中從事去職徵辟不應號逍遙公

戒子 建德中夐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悉遵行之

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于事彌煩吾不能頓絶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素蔬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韋孝寬 名叔裕以字行夐弟歷大司空爲延州總管封鄖國公

上武帝陳平齊三策疏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武帝遣使聘齊遂大舉克之本末其深

第一策

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讎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

第二策

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第三策

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

獨爲秦楚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淳淮遊
魂更存餘孽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頻
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選將蒐賦申
其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
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弁也
爲行軍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檄陳文 [illegible]
告陳私署公卿將校所鎮郡縣村屯邑落蓋聞五精
上列羅象總其域萬國下分星土據其域至其
創業垂統革命受終奄有神州光宅函夏莫不垂拱
纂聖積德累仁播厚利于人民建大功于天地然後
幽明贊叶兆庶歸往瑞之以龍圖紀崇之以玉璽
黃屋故能照臨九服對越兩儀永保洪名長爲稱首
未有偷號竊據表落荒土蠢爾竊起所陷之中妄稱帝王
之號斷非哲越之首縣于漢闕亡吳之宇會于晉臣
于在方時可以鑒鏡者也我太祖文武皇帝自天緯
經綸重建生民通蔭條或闕伊洛乃遂啓旌改祚其
上室二川已震九鼎方飛事切在泥僞梁乘流乃推
誠仗義援于當延迎歸梁與之運死生乘天維于將
隆旗地翻于已何且氣食毛成受其賜是則我有大

造于區夏也重以開土服遠包荊吞蜀功高于九合
業重于三分念此忠貞之誠終以人臣之禮至哉大
矣無得而稱焉顧以遺訓元勳佘在綴旒中器大寶用
集我有周我閔皇帝乃上應天命俯順人謀揖讓而
登皇極垂衣而歸蘊世宗高流克隆洪緒武功文
德隋齊洪化我高祖武皇帝以上聖降下武以至道
弘石業其救也衆聲不能究其致其動也雷霆不能
比其速僞齊竊據中原循至世祀帝之以區海長淮
鎮之以峻嶺崇其地廣其民衆其俗富其兵強而
帝運明德人思容后金鉞一麾廓然大定申弔伐之
義答億兆之心將夕之寫野遂開闢之中未絕大元
皇帝自陰開封之以親夕于欲之于問悉合境叛王鼓
密大駕傾此將東南海外內政州宮那當復那之所
何須呼謀之頃莫不宿狼獲猶領之术膝由復華夏之
仁風中外同之星火聖政遊越鄉復卜官民鼓角馬
之中發發號之之火攻焉此宮衛兌火升水得之大
帝門皇師之子億以次于宮出危部將士蕃伏施役
時暗之夜具其衣裳之用名籍武裝兒金陵攘攘爛
于昏邑枝爲于淮仍河江漢會通混沌土俏掛
飛文紹武且忠信仁志在俯揚武冰鶴立掃江長之

巨寇復梁室之宗社提挈㒲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
德毀器折枝密相吞噬忽加屠害節士爲之扼腕名
臣所以流涕蕭方智世有江外實主梁祀衛先義則
臣民任惟輔佐御卜猋于庚虎輕上踰于老牛包此
禍心遂行篡弑遂令羣盜歘起宮闈窘逼梁棟之間
顛死鋒鏑之下况甚南宮絕宋公之祀又過淳齒縮
齊閔之筋自古逆子亂臣窮兇極悖未有如斯者呂
寶霸嗣舊加篡弑殘虐相襲報復循環陳頊獲白儲
宮我之俘隷先朝深弘寬宥免其釁鼓置之夷邸淹
歷歲時多發齎上林之牧𤛑邸索長安之米其兄篟

發常山之念雙致誠請國務狐首之感以禮遣送頊
稟性兇嚚不義不昵害及猶子僭其僞位朝廷遠撫
長駕合垢匿瑕通宥不虧輶軒繼路東夏克平威震
淮海乘釁席卷成肅南畝高祖以得原失信義有不
取懷遠字小理存久大而違盟背惠或從茲始掠蕩
我邊陲侵軼我彭□我是以有呂梁之役陛下畏忌
程文秀之龍李緒將元洌之徒求于軍前不可勝計
積甲等孤村之衄弱卒阻浮碧之流頊長惡怨甚守
迷不復探如嘗之地延翹足之項猶怒臂當轍舉尾
支山其貝奴之參睒思奇蓋之妖說賞盈數盡今實

其時加庚子應年金火入斗天道人事宛若合符混
一之期昭然可見寡人不武董茲戎律內稟帷幄出
制天淵部勒諸將雷奔電擊大將軍龍門公拓拔王
述領巴蜀之兵一十二萬出於白帝水陸俱下大將
軍安昌公拓跋則領驍騎五萬濟於南岸循江東轉
梁主舉一國之師盡艫艦之盛發自江陵首尾不絕
行軍總管上柱國杞國公亮率步騎一十五萬掃蕩
山林自東關行軍總管上柱國郯國公王彥領人馬
一十萬濟白泗口徑取廣陵聚府精銳二十萬餘長
驅淮水直指江左並同集石首大會金陵凡此諸軍

皆從汧隴驍雄幽并勇俠扛鼎拔象之夫斬蛟擘兕
之士上谷漁陽之騎追風躡雲荊門鄧塞之舟浮江
宛吳象牙飾堂谿之材笴羽加洪園之竹旌旗麾電
戈劍竟野鼓怒則江湖蕩沸叱咤則山嶽簸蹶以此
攻城何城不陷以此衆戰誰能抗衛將恐程門實霸
梧枝與櫓櫟同凋崑山火燎天球共珷玞俱盡故示
以禍福貸利全吝求項而以機知幾與櫬轅門尚增
安樂之討加有歸命之禮僞公卿以下或中華之冠
帶流寓江淮或東南之俊秀世載名位豈安危亂之
邦喪英奇之士良由身居偽網迹淪寇地雖心存魏

闕無由自拔故耳今正丈夫岬偷之秋君子見機之日若能投誠進欵展効立功富貴榮華義同俯拾如有不達機速敢拒王師軍有嚴科刑茲罔赦檄文所到放共申省

蕭撝

請歸養表

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鏡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每厚報効蔑聞肆師掌禮竟無稱職祈暇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歸逆閭里祇但係慕戀悚兼深

武帝詔答

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雍容今欲循已爲此至公乖所望也

蕭圓肅

少傅箴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求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宸方上器求賢就學宵雅更肆朝讀有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從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滿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二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寔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允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

蕭大圜

閑放之言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抃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賓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閑閑者有俊游之美朝廷者有簪珮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

之北棄絕人閒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
水倚郊甸而枕平阜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
近瞻煙霧遠聆風雨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
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窓
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
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
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
僕夜尋忠臣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
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
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因酸相過

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未保性命何異憂責
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
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
其意天道悶悶其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
俟長繩繫景實不頤之就溺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
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仰雖足出處無成語默奚
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

衛元嵩 [illegible]

易與同論 [illegible]周武帝尊禮之

夫尚賢則人浮人浮則俗澆澆之失其弊也亂救亂則
變之以文尚文則人和人和則俗順順之失其弊也
諂諂則變之以質質以變文文以變質亦猶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此聖人之用心也豈苟相反而妄有
述作焉 元包序

柳霞 字子昇河東解人[illegible]史

辭後梁主啓 [illegible]

陛下中興涇渭龍飛舊楚臣昔因宰命早奉名節理
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
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

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常戒臣等使不違此志今
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illegible]進則無益塵露退則
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察亮臣此心

樂遜 [illegible]

上[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illegible]之禮
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從
除文帝之內[illegible]是不存陰境遠闇使猶未至若以喪
服受弔不可既古史內如以玄冠弔使未知此出何

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作侯史）

諫宣帝數赦書（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亦不納手奏不報甚）

臣謹案周官曰凶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于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肆姦宄之惡乎

陳宣帝八失書（運屢諫不納乃更懷諂朝堂陳宣帝八失帝大怒將斬之內史元巖始害門運知書奏必死若從之乃成其名也遂不殺而獲免）

一

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

二

內作色荒古人重戒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未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

太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

四

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已追）

（史作豈史　嚴作寬柔）

五

高祖斷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訓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侈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與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

六

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雜供魚龍爛熳士民從役祗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

七

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只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甚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

八

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威德撤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留心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太子孝貞[illegible]元年[illegible]人仕於黃門侍[illegible]御史在隋稱守

爲宣帝祭比干文 孝貞此[illegible]人[illegible]宣帝[illegible]史部下大夫比文爲 周宣帝作[illegible]文類聚作[illegible]

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觀竅剖心固守誠節忠踰白日義懸秋天蔑是已來一人而已

射斯徵 字士[illegible]人仕周入隋[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人傳[illegible]書作[illegible]南各[illegible]人

駁鄭譯新樂奏 譯字[illegible]宣帝時[illegible]史中大夫[illegible]十一[illegible]十六 管數[illegible]而奏之[illegible]爲[illegible]下[illegible]入聲

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譯一筌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于古

夫音樂之起本于人心天之感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愼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筌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劇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開階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筌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于筌進退無據竊謂不可 北史

達奚寔 [illegible]武子代人也高祖時[illegible]大宗伯震[illegible]論樂之旨[illegible]皇初覺[illegible]

議調鍾律尺奏 嘗與時寮及生弘等議奏未及詳定

竊惟權衡度量經邦制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

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本大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威府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黍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鈎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有會處多且上代之始已用宜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于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宋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于理爲便

馬顯等

上景寅元曆表 武帝時敕將造天和曆詔太家少年太史上士馬顯等造表 其術施行

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爲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蝕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

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爲重自炎漢已還迄於有魏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於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膺籙牢籠萬古降象秉度斟酌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盡性窮理以爲此曆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并敕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曆合有八家精麤踳駁未能盡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臨考疎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

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癸統常自景寅至于兩曜虧
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庶鐵炭輕重無失
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景寅至大
象元年巳亥積四萬一千百五十四筭上日法五萬
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部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斗
分三千一百六十七部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
中為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一曆餘二萬
九千六百九十二會日百七十二會餘一萬六千六
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曆
術別推入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

二月下各有日月食轉分推步加減之乃為定蝕大
小餘而求加時之正並同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曾祖儉齊吏部尚書右僕射江陵平入周歷太子少保小司空終宜州刺史

致梁處士周弘讓書褒在梁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褒入周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通親知音問褒與弘讓詩并致書弘讓復書之別書文苑英華並載互異者注

嗣宗窮塗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
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
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
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
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
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經
玄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遒盡容
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
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
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
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
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攬英華作閱

多作東陵其田書作野凡英華作北齊華聽作聞
路長離別矣作邈無由矣邈無日矣作長無日矣

周弘讓復王褒書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銷蘭滅玉音不
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于窮谷故人之跡
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
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
寢興多福甚善甚喜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
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
悲緒丹經在握貧則英筍芝朮可求恆為採掇昔吾
壯日及弟中年俱值遨遊同歡衛泌南風雅操清商
妙曲弦琴促柱無乏名辰玉潛金節其獲雖老不虞

一日翻覆波瀾吾已過隙弟非茂陶翁尚之契各在
天涯求念生平雖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彼滯
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遣悲矣房游魂不及遠貽
痒骸形魂託但願愛玉體珍金冊保頭顱享黃髮
猶錄拾属析鋋將傳只系清風明月供俗相思子淵
子淵長為別矣攝管操觚辭淚俱咽 [illegible]
[illegible]

謝賚馬啓

邊戍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
俱愛權奇晉世桑門特講神駿黃金作勒是度西河

白玉為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
思勞驕香氣

謝賚猶啓

似逐安車之敏如輕毀中之對臣言識山川應乎方
丈吟旅物水必不棄其 [illegible]

上新安鐘表 [illegible]

萬物生象始乎算數天道運行基乎步術重有輕重
中以擬得音有清濁協乎律呂是以周發聞命候春
冬之生殺師曠吹律知音楚之衰亡數始黃鍾理終
仲呂還宮變徵參天兩地三分損益累黍相乘四時
發斂忽微斯測皇帝治曆明時推元受命八音七始
之奏五聲六律之和斟酌繁簡分析節度推之以升
斛正之以權衡稽之以古今驗之以經傳

上祥瑞表

明王孝治岳瀆所以効靈至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
是以若霧非霧大道升至德之符似煙非煙錫石來
嘉祥之兆玄黃觜索之精丹紫輪囷之狀豈止唐帝
沉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百僚賀立皇太子表

臣聞海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

重暉之業是以三善昭德甚配之許克隆一人元良
負國之基永固至于軒轅得姓高陽才子上問作賢
前星重作魯國公臣觀君元子宜當儲貳具僚仰則
列辟式瞻臣等參議請立為皇太子事隆監撫教貴
問寢問安寢門視膳天經

皇太子箴

臣聞教化受始承歡不足攻路既移風雅斯發伏惟
皇明御宇功鈞造物改文為質斯業成素皇太子游
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懸五稱
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世所誠永

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
自斯義敢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哉懷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
元良繼體龍止離暉惟機天啓令聞令望開詩聞禮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相參獻書
薦仗觀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
正陽君位斯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貴勿謂居尊
倘倘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處始無爲事先
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疢甘
言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寵爲善分陰無

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
寸前星拒邑由于守器庶幾可箴敢告閽寺

漏刻銘

竊以混元開闢天迴地旋躔象運行晷來寒往二分
同道爲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過表圭測其長短則晦
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合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
乎出卯入酉黃道有緣李孟相推啓閉從序挈壺懸
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
之趣奏自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
玄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谷藏舟測茲秘象
見曰神謀正晨治歷下武惟周勿微以測積空成數
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壺虬長注經寸日輪
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刑山既鑄見吾且勒
以稱眉壽百王垂則

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

古者六等官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牧侯伯摠其
專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來歸之頌若乃仰叶
宸曜上符台階錫之以彝器明之以車服除名盛業
太傅燕國公其有焉西曠開其命緒東海傳其世祿
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稱無冤之頌駟馬方駕高門

縱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雖良玉于廉
劌鍊真金于鑪錘于將王業締構因步權輿太祖起
辭二分功猶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與王公運策帷帳
參謀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關苑資曲逆之奇仲華
訪輿地之圖林叔參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爲大司
寇正刑糾慝國無害馬之倫賞罰無濫民亡餘羊之
俗二刺麾無闕之文兩造除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
歷攸歸表高惠之功臣紀山河之誓命封燕公邑萬
戶姬氏建國君奭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
傅本官如先保定五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爲邊將

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戎應變增壘減竈之圖題樹繫桑之略軍中罷戲無際雅歌壯士志驕時親投石及乎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邑增于鄭僑賜乘同于魏絳丹節比叫隸之貴縱騎將金吾之寵中閨倡歌之娛堂無鐘鼓之奏辭功坐樹不伐征西之勲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賞銘曰

惟岳降神膺期命世量苞川數道弘兼濟鼎俯將符佐旌宜契匪躬謀猷直武節橫厲有嘯屯險鍾鼎淪覆滂蔑勿用躍馬在屋道賛上台功臣下濟作教斯理燠倫載睦悉官惟德明武以功既移上將實董元戎

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高能降處貴思冲實命推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均同德休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諧俾侯燕國駿驟過隙滔滔逝川明哲記實館舍長捐立言不沒遺愛在府三河斥上駟馬開泉丹旒毀宗玄堂啓殯寵贈虛加寶和空引晏子悼齊夸武榱崩天益高如何不憖

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

昔者王室蕃屏周德尚之宗親列國當侯異姓稱爲伯舅元勲懿德姬崇於楚之霸疏爵寄屏漢重韓吳之世可勲載其弘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式刊辟之功絕迹庸器莊叔臣成獻之辭昭德懿鼎鴻名盛業公實兼焉公命世挺生應期間出嵩華發極降惟岳之上靈衡霧所均膺中和之秀氣危榦權木且觀後彫之質貞楨挺生便龍冬華之秀是故以晨鼎膺殿風雲玄感者焉公柔以內凝英華外發蘊仁義珪璋令範危致之節貫四序而喻秀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達門射法遠中戟支養由箭神遂穿懸葉巧極將軍之伎精窮校尉之官及年踰艾服任隆台袞甲第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寵貴驕人每以卑恭自牧易實之日無忘夜嚴戒罰之志終于驛日銘曰

珠角應期山靈表德出忠入孝行家形國人物冠冕羲帝表則任屬屯蒙官聯都侍行部六條議班三吏逝水節停光陰不借遽辭逆旅俄悲匪化旌舒夏練柳陳衛幕北郭人希西山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茲鼎彝永傳萬霍

又太子太保中都公陸逞碑銘

公本居三吳郡三吳縣丞相遜後也宋武臣定鍾鼎底平涵洛公曾祖叔寶佐軍北及返旆南旋以司武留守赫連作亂見拘夏州以江右名家爲中山太守地既所處逆通靈可呼滹易水伏武乘邊過北燕南

申戍河外初營州使君長於戎此預刻漢南中都
督猶發爽世之基西接閩門與降承家之業公廣度
深詳標尚閑遠處衆爲謙居簡行羣瓜茶外明潜機
内鉞建章門戶張尉成京洛陵松相漢廷雅記昔庭
文房又居内職或御水衡遂田郎親祖備謀選豫
南陵之安茶土師傳術羽官奢之姿出内後降道籍
崇寵升降榮步從頌宮榭銘曰
淮海惟揚其區之轂水刻江漢星躔牛斗感德遺風
神明厥後龍章八命旌旗門祉府牒昔邁風月相思
勳門令别宿草何悲細環不已零落無聃永矣元伯

長從此辭

上庸公陸騰勒功碑

在昔洞庭彭蠡之間有三苗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
同姓之國是知因依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
實惟休德今於　吳楚九折邛崍高峰寻窟深谷
無不泰關漢關蹲踞荷戈之處觀其道路間來馬
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混同元氣十天頻
八紘于此洛彭濮本本且竹不同外悉勤道之郊内
負劍梁之地大將軍上庸公往因戍卒大辟代罪長
戟萬隊巨艦千舳板盾酋豪賦稅君長屈膝道冠累

代稽琳瑯洽江源湯條巴漢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
安之宮巴水三迴巫陽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渝
波沿没建平督郵之道穢程咸約路阻綿險途横夷
落擅強專險輕法傲吏天子發詔有司公奉命大討
旱冬晨溶指日遄邁揃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
治軍中致政堪之璽備去出征臨河聞後頃之令
大廸鼎大儒之器稽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勳斯
樹其寺乃建碑于其地乃作頌云退觀命氏盼求世
積龍門紀河鴻漸于陸實楚傳姓命吳啓族君子篤
生爲靈惟岳朝陽擢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擒彭濮稱

王南自渙道西通夜郎内思玉壘外阻劍梁介視荒
服斗絶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
逐實氏申屠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鐫名勉紀遠隔年
代興懸風實盛德必紀千載斯文

故陝州刺史馮章碑

其先出自馮氏之苗裔畢公高之子也始手有異字因以爲
氏御旋于伯益侍厉必之道余與之廣有符河汾之
遠使者窠深河依北流通于河門仰天與馬嗣宗捉
文命氏溺水北流泰關東注巖除帶山河枕倚陸
離組甲從谷青紫

四瀆祠碑銘

靈祠岳立貝闕雲浮寂寥詭怪髣髴神遊婚疑分國河胃合流桃花春水雲草秋洲潼鄉河曲汾陰脉壤亂流不度龍門難上河魚送迎江妃來往水開通跡山臨高掌智以藏往神以知來禁止離合雲氣徘徊水仙遺祿津吏餘杯波息川后浪清瀆臺

溫湯碑

原夫二儀開闢雷風以之通響五材運行水火因而並用炎上作苦既麗純陽之德潤下作鹹且協凝陰之度至于遷陵熱溪沉魚涌浪炎洲燒地穴鼠含烟火井飛泉垂天遠扇焦源沸水衝流迸集甘川浴日跳波過枚丘之野湯谷揚濤吸水疾龍門之箭故以地伏流黃神泉愈疾云云其銘曰

挺此溫谷驪山之陰白礬上徹丹沙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谷神不死川德愈深

祭梁王僧辯母貞敬魏太夫人文（傳稱父神念監河率衆[illegible]婦人也及[illegible]合宅東與西魏[illegible]下[illegible]隆重[illegible]誓以[illegible]命[illegible]乃其文）

維爾世基式于茲懋陽九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既稱女則兼循婦工母儀閫鏡覽辭章討論教踰俎豆訓及中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以命師旅既修我戎備茲褒儀奄有爾家母由于貴寵爾斯崇居命允集寵章既隆居高能降處貴思中慶資善始賢今終崦嵫既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既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宜之遐岳紀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斷滔滔江水逝者如斯銘旌故旋宇毀遺碑即虛舟而設奠想俎醴之有知嗚呼哀哉

象經序（天和四年五月帝製象經集百僚講說[illegible]又有象經賦[illegible]）（其時庾信有象經賦）

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金木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于天陰數爲先本于地是也四曰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悖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陵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

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遷善或黜退以懲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狗齊爲功明其糾察得失表于隆替在賤必申忿徵彰于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宗于拱璧一德逾于華衮 按此序與宋元藝文其序畧異其書用所六博八戲者其事亦有日月星辰之象各以兵陣武定玆爲下局器非今象戲車馬之類楊公答之不此而並指說且自天文八至八卦不例日月星辰也

服要記序 書之字

古之制禮其品有五吉禮祭祀是也凶禮喪葬是也賓禮朝享是也軍禮師旅是也嘉禮婚冠是也是五者民之大事舉動之所由也

論白帖

庸人御駑馬傷吻敝策而不進及駕騏驥來且王良報範韓哀附輿馳騁忽如景靡過都越國數若歷塊追奔電逐遺風萬里一息人馬相得

幼訓

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宏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墻仞門無雜坐關號叫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

後周文紀卷第四

晉陽張　熔叅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肩吾子仕梁散騎常侍入周歷司宗中大夫

賀平鄴都表周武帝建德六年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雜武洛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提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内斷不勞謀于力牧天策勇决無

待問于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窮閻伊洛戎夷幽併僣偽抱關載籍已歸丞相之府衡玉繁綴並歸中軍之營百年逋誅蓬窮巢窟三代斂怨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决神慮平定寓内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成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伐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冐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狀其神武坐約象而發罪如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斯當今鹿臺已散頃宮已遵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太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攻須東南一尉立于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于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叅實衛瑰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叅幸預政東蕃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藝文類聚

作大久作焉一

賀新樂表周武帝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為豫聖人成功則風

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變魏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如經綸圖籍校籍煙燼樂正無闕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虞書五禮取于恭王之宮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纘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曆著微無煩于太史陰陽叅度躬定於天官故得叅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為二王序殷周為三恪雖服朱干玉戚尚識典刑素韍纁裳猶聞雅操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

德改金奏于八列合天元于六舞聲合磬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鐘還參土管是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苟者齊居玄尾爲曲在于雲門師度盟津習武歸于山立遂乃包括三名苑諸一代作者之謂聖人之所各乎豈惟路鼓靈鼓空桑孤竹資矣大矣論焉奠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五音始平太守虛存銅尺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轅弘敞欄檻眺聽崇牙業業猗簴趪趪翠鳳揚旌雲龍樹鼓杳冥雲際蕩蕩江陵帶眾與廿雲同飛亦爲與班麟俱下聘魯生而觀理當見其盛德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昔

聞魚聽曲尚待登歌之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歡知音敢忘從豫若使得聞其音律是所遐然但能記其鏗鏘於茲爲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臣以戚珍友辭竹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奮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消從事自洛食武壓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深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千載臣聞頻煩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珪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論其運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老年又及無忝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忝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膏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娛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去從初服

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皐歸老山河一反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則朝無曠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負疏氏養老敢希東亭之祭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懷戀不任知止之情

代人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一葉將飛寧待于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虞汚臣亂惑之以悲以聞臣某中謝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頑寒日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涸茲恆典陛下恩周

出成未忍捐棄從臣因至於吹噓不勝臣所以自咎日傍洪澤之血臣某中謝臣竊以先絡連不因人陛下收臣于一心任臣以獨學九年負荅掌輸入歲戢賤宗伯出揖于庭入參衡鏡咸皆言之上從臣覆疇咨之旨或日觀之下留臣操刑勸之文夫而暢之臣實允合明思不敢以此負玄造竟微千高助日月其為永寂受集懷伏以前陪政事親荷德音謂臣等詳情軌堪了孫尚廷保護臣荷蠛蠓微蟲在山臣宜生亦盡命死且陳力竊不知終而不知止斬列三數某臣同為臣未六十指臣則幼獨臣猶當頓顙稽

不突年蒙帶窮海滿而招損之時敢布于勿棄未日背出於宗廟臣見分必然俯首而思伏乞免臣見職退歸餘生終臣榮不可支於臣分不能踰遐臣之幸也敢謂仕賢之間有此一時承明之曠無緣再詔心神已惟豐約增悲叨名將則多士莫先進事負則小臣何逢悵冀一條啟道甫乘遐京悅百怨之苟終進東風之徑後危免偷財結管如有見臣之懷冀臣所望臣又聞□□忽冒先假於疏驗翔集質成之道於鐵闕彼當知蒼而兆臣哉聞未進嗣臣之懇心至於隳宮臣合并宣兵任戰慄戀結之至

齊王進白兔表

臣聞興圖欲速則玉虎未鳴輔造方開則銀甕入貢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關威移地軸是以風煙照爛已引後祥史不絕書有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發建鄴門所屆始次六山前芳感無乃獲白兔光奇越雉色麗余狐月德符後命精表瑞呈祥與頌效異披圖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襲行實從峽路瑞以素質彌雄西氣庶重奉廟算方事中興行代殺夷分辯契起不任鳧藻踊躍之情

齊王進蒼烏表

臣某言臣聞飛南陽之雉尚聞箭制下建章之鳴猶調和氣況乃虞庭告瑞姬社呈祥感高樂而之心實貴能知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洽百姓孝刑四海禰提從祀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精臣去月二十日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同樂別獲於州射堂乃見一蒼烏栖蔽同翔循環不人馴東木之精轉司風之異因召儀同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瑞撫佇眾者忽之感理宜緒瑞秘圖書在帝冊用光至德取効非常無令亦成留止偏為稚玉之狀之鶴自御豹推向珠之舞（鶴一作鵲 □一作□ 孝 □□于）

齊王進赤雀表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鵲下猶明漢德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啟瑞伏惟皇帝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大星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參軍李暉牒稱戶屬秦州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鄷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即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倍迫恒慶不任鳧藻之至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臣某言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則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御天披圖受命撫太陽而懸像履文昌而建極白環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秦晉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敕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遂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鐘於洛濱即辨聲乖聽鐸於邯鄲先知響戾二分一至行於司曆之官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並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于分粟累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乎成均增輝度量謹奉表以聞

進象經賦表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踊躍不勝抃舞伏以聖與天道不絕者求直以懸諸日月遂獲瞻仰九州既與近對河圖四徼中繩金觀玉筞未飛玄鶴先聞金石之聲不上赤城獨見煙霞之氣置管而測光景心高沉巨而觀川泉益遠寢不自涯課虛為賦詞非窮亮學無鮮刻遂敢陳述誠為厚顏況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天之渾蓋豈是書生所談冒用奉聞伏增流汗之至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illegible]應於皇太子昔者降
居弱水登庸有優劣之殊來朝稷[illegible]發靈有君臣之
異不得與夫天之雨日月之再中並[illegible]輝重明雙
照同年而語矣伏惟天元皇帝推聖作[illegible]惟親尊親
降意於與能鳴謙於神器欲令百二相和先聞揖讓
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是以運獨見之明行
非常之事先天不違後天而奉皇太子身負萬國道
照四門風膺再命之符定允基天之命非關復子明
辟異於還度事夏既損既益尚或二天爲離爲火何
妨兩日且平陽蒲坂賢臣則二十五人顓頊高辛才

子則一十六族與此計事何遽無成棊乎鼓之軒乎
舞之自當入風通慶雲聚五老同遊三皇運曜豈直
雙龍再賜九雉重飛而已哉皇帝蔭然姑射正當乘
雲駁龍閶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臣生遇堯年時逢
舜日覩惟新之慶實倍萬恒情

爲杞公讓宗師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魂震懼臣聞堯
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必
須倫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邦咸熙庶績臣
幼無學植長闕才成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鷄鹿
之塞無以銘其碑碣馮天潢之派水附若木之分枝
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在臣庸劣久知
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以母弟之尊
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臣早傾廷陰曾未扶
持母氏慈訓哀矜勞苦甫及成人復垂捐棄几筵如
在忽離鞠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
終身塋域霜露申霰昨之感燕雀展迴翔之心不悟
大澤沛然謬垂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
琦璣齊政豈忘松檟之餘況復一枝踡曲終危九層

之臺一股岑蹄必傷千里之駕皇帝欽明文思光宅
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此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
此情大宗爲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別選能賢
之臣伏願覽清蒲之奏由允微誠詔鳳凰之池特収
竊名則大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有地不
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
敖祭酹無聞有傷良相汝叔齊胤嗣絕沒實悲賢臣
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于王事絕嗣者聽

以支子継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朝遘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祀便絕于禮則不足于義則有傷永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藁宿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閔哉錄而思將帥書生守而念舊臣皆有功有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同可祭周于藩屏爲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爲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于封人之墓竊以殷鄭繇及無廢小宗周寧與亡貴存身後紹高密者豈棐豈專鄧禹之

止胤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許承襲申使伯有之鬼不能爲厲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上黃侯蕭曄字通明 [illegible]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石木何處無情家別異邦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塡河而相見 [illegible]

謝周明帝賜絲布等啓 [illegible]

臣某啓奉勑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一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拥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怨妻很妾既嘗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錫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升擬無崖海若爲之反風嵩麥將枯山

靈爲之出雨況復今抽素蘭雪坂疑傾并落青鳧雲山戒勒足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是來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媿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荅趙王啓 [illegible]

某啓伏承張纂全韓建營上地溷池羅伸洋鄧禹之
圖函谷開關前王元之印綬旗朝上刁斗夜鳴稱雄
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塞還得賢夫
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即時
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汎枕細舞
長歌橫笛直角當乎此時青雲之上居不學無術本
分泥沉忽逢天造搜揚仄陋今者遂擬忠州須聞刑
措哭歲刑措既應懸法上奉木鐸方須狗人但年髮
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存端筆端推知
衰頹再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

未盡霜露沾衣仰領珍宜以爲身寶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王集爲又詩品名詩題

某啓鄭六權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
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
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巖可使雲霧飛起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見清和聖明怡豫琉璃
彤管鵠頸鶴迴婉轉綠沉猿驚鳥落下風傾首以日
爲年提篇含人實有誠願柔雞土篋無由遂心寂寞
荊扉疎蕪蘭徑朱朱木門卜日遣騎到鄴希垂

枉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某啓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蒙許賜
錢等望外之恩實荷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
且觀飢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竹見青兒之蛩揚池
揮荷李園移樹既欣谷利捕思青林陳留下粟有槐
承恩撫陽雨金翻愁曲施靈宇久客從此數狀委谷
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田不踰此樂得豐城之劍
未均斯喜謹啓　林一作木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
勁寂似瓊田凌如曠浦張超之壁未足障風袁安之
門無人開雪羅烏毛而不暖然默炭而逾寒遂降聖
慈曲垂矜賑論其蠶月始登桑中津實杼柚空織
宇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賑絲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
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雅周重縑寶
有潤魚信陵聽前元非舞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
啓　賓作賚

又

某啓某自爲娘嘗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

有既預禮廷推于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職鄴地雙絲扶風彩文之娀仙闈獨留青衿宜裝昔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栖烏換子向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同藝文作早啟）

某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緤變緝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鶴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錄作無衍）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某啓奉教垂賚犀瑧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租偏賚袞楷貫藏文馬如堯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織雲南之獸比郭騷之長貧是所甘賜南宮散之載寶咏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簪戴三山深知其乘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以識恩雖未曉而開闔容能報主謹啓（三國志注董于謂杜畿司）

（命使我召于藝文齊于處小代答光躍未詳○埋集作啓）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穗既集西周黃雀墮車還萃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蝸廬風沐雨剝榆皮于秋塞握螢燕于寒山仰費國租遂開歷觀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壁因方懃此賚（藝文作恭大一作○文苑英華）

謝趙王賚雉啓

晏翟秋飛江皐春䧩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貴大夫之妻已應含笑仰費中廚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知恩（藝文類聚）

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鱉文鰩夜觸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皮澗成而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尚思江湖之味及其飢也雁資黎藿之餘慈賚渥忽霑腹流寵不勞獅子之亭即勝留池之長韻鴛河伯獨不受人是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

天降雨特雖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廻茲華蓋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驄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即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知恩之重簪背負於泰山況復雞鴻別水但見爽𠥓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遑之心事同於此並文苑英華

謝滕王集序啓

滕王名逌字爾固周文帝子位上柱國為隋文帝所害

滕王少好經史善屬文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閬里之書青鳥遙臨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

度即是能入風愈高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虯龍變化桃花綠館新開碣石之宮脩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瑤觴汎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府既成為宮之門春陵之侯便是舊豐之地某本乏才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九宗免脩珊江陵自六歲從上號至如幾何降出入康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所有愛惜光陰況復桑榆已遒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皆亂

顛同宋玉言辭蹇喫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憫遂垂存錄始知逍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荊玉抵鵲止恐輕用垂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駑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于尺玉漢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

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平鄴可期從衆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掃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風足敷行昔此澍辭終知不盡謹啓

謝滕王賚巾啓

某啓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貽戴勝初采落星交映連珠未點經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縫翠羽懸雜芙蓉高懷將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吟笋籜其迷猶風來容各朽三秋不沐實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謹啓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謹啓

謝滕王賚猪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虔遼東之水亦欄爲重對襄潁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于滄水惟以卜錢卜式養于上林豈知其味謹啓以上並文苑英華

答移市教

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況復德興郡問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翠袂成帷卧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閲市之處遂出荒郊石邑販鐵之所翻臨渭城聖德謙虛未忘謳歌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鄉賣卜屠羊請辭新閭而交貞之黨好留洵岐之衆雖遣

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陝州總管府移齊河陽執事自軹場卧鼓邊鄙收烽葆聚之行未能恭川孔誠海溢即值苞藏是以板載之師須時而動自安封域非求拒防雖復風塵暫接旗鼓無侵五將即迴雙啼已靜始奉朝旨復被移書令受叛城使廻車實恐彼邊司已奉處分既有此遲輒須領納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人遲能速報盟且不渝隣境相善循瞻原野幸甚實多故移雙改一作雙啟

同前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某所移齊河陽執事自拭玉璽共同通關夫傳實開上方衍劍山陽息馬過兹御案客或慢黽扃扃故可疆陰行善盜君

一臣二上穆下乖國家以邊部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駕馭孫吳驅馳貔虎舉因農隙夜襲城郎師巡夜境曾非反部旛載前畢前旗已迴彼國兵馬不防殿後餘塵遂致相接建旌豐上未及五申安鄴城傍光籌七伏當時鋒刃或傷原野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某光首領令以相還戶鄉不遠無令父客馬贖甲兵具條相勤封人宜依領納猶興關志不獲父綏致此埃塵謹附具啓

移廣招使文

年月朔日某官告鄴某州府前本欲發遣彼使但某

入境以來國祥甫通自秋迄冬未嘗缺接且狼星表
邪嚴宵已戒浮河亂濟衛路若寅時當歲成惟新三
死告慶陞贊敷庭分參軫式觀盛儀洽北落譙陽
和既動莘斬萬邦俟當達使相趨求救鄰睦故移

終南山義谷銘并序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公
命營石關之谷下南山之材雖公臣濟美徐弘毅庶
績咸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為終南致物日月虧蔽純
幹栝柏綺桐梓漆年代蘊積于何不有乃謀山澤之
官兼引衡虞之匠東出藍田則控灞滻西連子午
則據澇潏渭派別入溪流分九谷銅梁西柱石關雙
啓青綺春門溝渠交映綠槐秋市舟檝相通前之則
為屯雲泄之則為行雨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連以寶
宮崇百尺千仞抗殿飛首十雲鶴頂冰霜蟬鳴再
奠川右濱絕山宗景從當紅隨石甘泉終通陪陽之
岐穿渠激水直繞金墉之成將事不勞為功實重固
節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曰
參窮一浮唯鑾下鎮直立千丈峯橫萬仞桂月危懸
風景虛韻乘興須臾分竹雲根入溪分注九谷通源
北涵銅井南浮石門樸鄉大狀規純百堵交為九成

翔徊千柱桂棟凌波梧梁乘雨泛川剪谷鑿竇推柯
事均用木功作鑿河鑿一作學河一作引作一作寶左一作撲
作虞模象大狀句作模拱一作大河亂作鐵文作蘇字作手旁作覺

明月山銘

竹窓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迥葉落窓疏看椽有節
對樹無風風生石洞雲出山根霜朝唳鶴秋夜鳴猿
堤梁以堰野路疑村船橫埭下樹挾津門寧殊華蓋
詎識桃源

行雨山銘一作梁東宮行雨山銘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幔朝開
新妝旦起樹入牀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
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帳並坐紅綸天彩劇藕
蝶粉生塵橫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看本雪文鬢聚作座來一作帳錦作馬生作內多弱作無

刀銘三首

風伯吹鑪雲師鍊冶鐵錔朝流金精夜下價重千城
名高千馬
千金頻合百鍊鋒成光連斗氣欲動山精身文水動
刃古珠生
斗精遙降山靈下從水文千曲蛇鱗百重燕砥斂刃

蜀水開鋒氣生分景環成曲龍

思舊銘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滅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豈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烏伏翟泉先兄横流之舋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鄗子無歸原隰載馳轘轅長别甲辰失矣餘皇棄馬河傾酸棗杞梓與楞梨俱盡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假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摶摶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餘用無所假于風飈零落春枯不足煩于霜露蕃府昔日賢俊翹首爲羈旅之人謝爲至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别郊門潁川賓客遥悲廻路嵇叔夜之山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宫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㙇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罍恥芝焚蕙歎所冀鍾沉德水聲出風雲劒没豐城氣存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楫潛移駿驥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鄧封餘邑萬里歸魂脩門詎入墳横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永返葬無從徒留送厥空廓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疇昔隆貴提携語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往城鬱鬱流寓于泰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廢婦獨鳳孤鸞閨深夜静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絕隣人笛悲昔爲蕃府今成總帷

宛藏作戒攀作亦別作生經作乏與作共其作並藝文
作燕共疾作並摩摶摶作摶摶作生于作及子沼作秘
庚作蓋氣存作氣連作舊作鄉故歸魂作馬思歸
作城連池作琴羈鳳作獨鶴蓋寫作實作屋月俱寒
舊作作故
絕作騎

自古聖帝名賢讃二十七首

黄帝見廣成子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没丹竈珠流與雲即雨

洛水先秋至道須楸長生可求

堯登壇受圖（圖負文字 一作龜負）

登壇洛汭沉玉河湄丹圖馭馬綠甲乘龜榮光上騰

休氣連帷雖存克讓終允文思

舜舞干戚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朱干獨舞

王成空壁南風一曲恭巳無為

禹渡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鵲涌水起龍驚樂天知命

無待發生危舟遂靜亂檝還平

湯吹祝網

連珠兩起合玉雙沉教為佯樹系成樂林三方落網

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乎用心

武丁迎傳說

巖田路斷辭潤泉飛躬勞版築有徹章衣賢臣入夢

天賜無遑千巖之下遂得同歸

文王見呂尚

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上磻石溪唯小艇屢空未成

意氣怡然有此相望于茲幾年（一作今 一作覽）

成王刻桐葉封虞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大書掌文禮以成德

樂以歌美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師尚父授丹書

尚父一遇周王是親赤雀既下丹書已陳白論秉鉞

戎別垂綸獨有磻石留名渭濱

周公戒伯禽

伯禽名魯朝王來朝周公政治為國風謠北山有梓

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秦穆公飲盜駿馬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領美酒翻畏傷人降兵向國

窮寇伏秦于時大盜還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

徐君有禮季子推賢經過一遇如昔依然人非別後

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劒猶懸

五月披裘負薪

披裘當夏俗則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道金禽巢欲遠

魚沉唯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作聲 蹤）

鉏麑見趙盾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麑受命衝冠怒髮罔恨賢臣

頓瞻城闕利劒不抽肯愧先絕

夫子見程生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清言傾蓋桑陰遂移清陽共美
賢聖同轍陳詩雖別贈紹傷離
榮啓期三樂
榮期三樂唯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爲賢性靈造化
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孫叔敖逢蛇
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備有陰德
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受榮華
蔡澤就唐生相

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伸策不用窺龜富貴自取
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漢高祖置酒沛宮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吏召歌童欣入沛
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答書
獻書路廣識者持門东方出谷漢門吹灰之說泥印上
玉回封來坐說風俗不出閭巷仰見
張良遇黃石公
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甘稱韓相

今行決勝敷城餘石遊跡仙祠
樊噲見項羽
樊噲將軍漢王東在不憚斧刀何辭巵酒翦上屯軍
鴻門自守持謝范增雅碎玉斗
袁盎諫文帝
千乘峻轅六轡危行路迴松坂山紋仰岐能濟地狹
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李陵蘇武別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
臨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朱雲折檻
上書直諫有始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推欄檻
義烈風雲應從御史願借將軍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
高鳳好學專心不顧流逝經籍對誰書在門雲渡
飼眾雨水麥流雖逝經籍為翻
王祥扣冰魚躍
王祥之母非鱗是求冰連釣浦凍寒冥流精誠有感
魚躍冰開一老同服雙魚共浮
鶴訴

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鶴幾集上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罝並皆禽獲六翮已摧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之仿奏事階墀立使爲詩

九皐遂集三山迥歸華亭別吹洛浦仙飛不妨雖繳先遭見罾籠摧月羽弋碎宵衣寒傳餘號閣承舊名南遊湖水東入遼城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門嚴閉相顧哀鳴所心向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後周文紀卷第五

晉陽張煊纂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庾信二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國自爾承基纂胄保姓受氏雖復千年一聖終是百世同宗故知昔之東京既稱大漢非受今之周曆即是鄗都中興公諱憲字毗賀突恒州武川人也昔太康之世據有黄龍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太祖以百二諸侯三分天下函谷先登鴻溝大定功業如此人臣以終公合章天挺命世誕生降大一之神下文昌之秀珠角挺奇山庭表德儀範清冷風神軒舉聲動廊廟光華城闕未逾髫亂已議論天下事人或曰是謂弱水一枝旁蔭數國長河一直自然千里風飈欲遠光景將昇後魏二年封涪城縣開國公時年九歲也虹蜺滿野是發當塗之高猶淵收實始維府之命國家光宅受圖欽明衆曆大啟初啓長沙始封周元年進爵安城郡公食邑二千戶仍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同於馬駮扶擬六卿驃騎等於

劉若位高三事宗子維城彼多慚色武成二年授使
持節大將軍都督益潼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
刺史改封齊國公食邑萬戶公時年十有六王武子
以上將開府未滿立年荀中郎爲十州都督才踰弱
冠方之於公已爲老矣加復營丘負海齊桓公受賑
之城岷山導江漢武帝求仙之地自非名陵孤竹解
長沉黎豈得而至穆陵西賽積石玄無白虎之患寧
行黃龍之盟印符與咸徽廬仰德生爲立廟刻石頌
功成都有文翁之祀非謂生前漢陽有諸葛之碑止
論身後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保定四年與大

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前兵上
邙山則河橋路斷入川風俗五方名利鐵市銅街風
飛塵起天和元年徵還行雍牧公以日月之明威神
其政漆沮既從荊岐即又少陽用事路不喘牛仲秋
以馭民無嗇水二年拜大司馬仍理小冢宰營室殿
軍器太監大官以邦國爲基是司六典是官以兵戈
爲主寇以七德是以器械填委既包吳漢之功宮殿
崢嶸彌狀蕭何之法亦以自露凉風務闕樂隊督兵
三萬出自宜陽救伏龍之城平姚長之壘馬陵剷樹
魏將路窮平陰聽烏齊師其遁天子家弟禮絕羣公

仁義所往事貴道德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
宰姬旦封於曲阜不廢居中劉交國於彭陽無妨常
從豈直周召二南並居師傅晉鄭兩國俱爲卿士而
已哉匈奴突于武川烽火通于霸上公述職巡御治
兵朔方馬邑星飛龍城月動撓留犂之酒經略不前
火燎支之山下馬而去東鄰逆命反道敗德因其子
於寔麻羅文王於王門天子將有孟津之師召公獨
議公報以誕應天命克成厥勳昔者秦昭起師于蜀
直問張儀晉武用兵于吳惟謀羊祜於是中軍無師
僉曰有歸五年拜上柱國元戎東討給王鐵騎二萬

先襲太原斗建麾兵天辯轉戰虎嘯風驂雲飛電掩
林胡衆粟狐得充飢晉陽荻苫何能拒防又加王精
兵六萬長圍晉州然後六軍星陳萬騎雷動中權始
及前茅已戰自爾即爲前鋒橫行入鄴觀彼車徒攜
木馬蹻旋濟積甲高昆陽之城尸封寒當平之水莫
不如彼建瓴同斯破竹一朝拈徨六合大定是用光
昭下武顯亮中都足以揔祖宗之宿憤解生民之怨
雖方當待役石闕部斯王鼓鐘緯天地光華日月既
而赤烏來日黃熊入寢寶沈無祀桑林不祭宣政元
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春秋三十有四季友之亡魯可

加矣齊褒于雅姜其危哉公器宇淹曠風神透遠瓌
鏡照林山河容納蒼樽待酌懸鍾聽扣擊動天下光
照四鄰武皇帝以介弟懿親特垂友愛而密謀祕策
加價敬焉常謂左右日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親
其齊王之謂也用之作宰則萬方協和用之撫軍則
四表懾伏豈直皐陶為士四無不仁隨會為卿民無
群盜愛流書籍敦崇禮樂管絃入耳則溪谷俱調文
雅沿心則煙霞並潤委由百發落雁吟猿應奏五行
綿緗縹帙雍容舉止抑揚談論當世以為楷模搢紳
以為軌範則少有壯志頗校兵書玄水降靈穀城授

策飛風長仰月角星眉莫不吟誦在心撰成十手所
著兵法凡有五卷六韜九法不用與起舊書三令五
申無勞孫武先識可謂有忠孝焉有壯武焉不自驕
矜謙光下物宋人獻玉不貪為寶百成于高守仁為
當不謂以信致欺為吉非樂天年不享嗚呼哀哉以
某年月日葬于石安縣洪瀆川之里原隰[illegible]埋於
盛德幾年丘陵協落蘊千才良水矣乃為銘曰
悠悠朔方遐矣窮荒山連鳥道地盡龜林垂黎葉大
伯窮功深曹其積德必有君臨太祖撥亂寔君有君
功廻地軸策動天文稱臨赤水尚復黃雲諸侯八百天

下三分公之挺生寔唯天假學微呂隆文呂星下照
于四國充于兩社舟機江河練梁華夏水通詞鋒風
飛文雅純深之性地極天經忠貞之道事感百靈君
親惟一臣子惟寧忠泉出井孝筍生庭乃宰天官為
國之輔是居上將為天之柱乃聖乃神惟文惟武策
高開閫威移雲雨九宮神略三術窮明天辭轉陣月
德廻兵於陽水駭宮渡山驚冀州既載東京底平溟
波欲運朔木將危中峰岳斷半海鵬垂風沉丹穴龍
亡魂慘臨淄廢市東武山移千齡萬古英聲在斯 大塞
一作文摩 言一作如 天下事等句 一作天下衣冕寰
先能陵冈是謂若木一枝 紅壽寧 書一作宣寧巴淼

刂理一作轄 星飛一作匙 紅辯出漢書匈奴傳 一作
箭 批非 攢錄作雜 語一作魔 瓌樂一作 典九法 一作
地鳥步 一作鳥羽步 晝杏君 一作有步實數君非
百誤作相 念于玉 此一作昭于湘 化也一作義

周太子少保步陸碑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人也君子至止既貂虞
殷風于飛實與齊國南越使者辭漢帝之衣西陵
將軍與七之蓋曾祖載為宋王司馬留鎮關中赫
連之亂伏劒髡宗貴可恭陵或亡追路烏江艤船更
無歸迹今為河南洛陽人也高祖冠軍將軍[illegible]州刺
史與人有降附者悉須為別軍自是宮師擁鐸更為
吳越之兵君子別有艤船之號父政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洹州刺史中都獻公太祖扶危濟傾經綸貞阻報君之恥達襲平原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關中饋食非直滎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淇園之竹公秉照晉之靈降明神之德猛虎擾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藩九齡能對諸兄以公先君愛子稱之曰仁推而襲封雖復季末大成之心守節（闕誤）既遺燋穴翻從壓紐太但初封成谷始合諸侯以公詞令恭謀機密故得戎政克宜師丹鐵瀛賜姓步陸孤氏委鹿幹而翁部入鴻門而舞劍方之吹律斜有餘榮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殷平

準水衡賈物常平衆紅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兵部中大夫領蕃部（缺）東京崇貴先加鄧隲之勳西晉官人多用山濤之啓豈若五王發劍必可寶士之傳六龍銜轡取定鴻和之節御正以宮鋼父名不拜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不為太守陳陵有王沉之封其兒不為刺史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又為軍司馬職居常伯勤聞於南宮位管王言建官於北斗豈止郊天祀地記門嘯谷之聲執鼓領旗白露涼風之月閭夜有人飼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行人干觸具

以聞奏朝野稱之太尉楊震高推故吏之金京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慚德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壇之禮既珠盤敵血定楚國之連名匕首登壇反齊人之侵地是用使乎國稱光國久（闕誤）輔公侯五陵鐘鼎桐街柳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餘官如故上林兵息關池盜靜不學王陽平生鑄金之術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家僮綦行還得遺錢于道并白紇十四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俄遷司會

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哉成論功書之年表尋授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寄是觀風停車符雨百城解印僤朱穆之威千里相迎受王基之德曾未朞月破殺還稱存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明之別少府發德庸星守罪即師讓蕭必陳貢能乃授太子太保方之劉寔道高於大邦儲以山濤深於小範未有消渴之疾常餌金石自理昔氣微弱兼何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禪之書校尉之罷辭服食之器嗚呼哀哉春秋四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躬輟聽訟

東朝以節傳之尊親臨撫祭詔贈崇宮備崇公禮也
以今二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之高陽原夫人郁久
閭氏遇王姬受襲肅恭言容令淑有閨範焚無廢紘
綖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將開墳松栢已拱季孫
成叟斤陵始同況復閨盡賢妃方在甘泉之宮座埋
才于罪有高陽之原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
沉端莫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爲世範行爲士
則留連遺索悵張文詞富縣錄于尚書實總于司
會出入臣侍常帶數職身具六龍雙世門紹陳平密
謀既非人子所見荀彧上策又非常侯所聞其爲鄉

地惟取赤土封青其爲州也唯以南臨秋衆留家則
千樹無貴遺子則一經府已緒于掾孕州過符絕孝不
追境前之衛朱淑者先捨庭深之符開悲者則下日敎
山足日純水拖漠松節春沙趋開揚幷飛大人節
將軍蔡城內桓受吏內陵留開背成熱刑垂趙參中
行馬無路馬江不通節吟鄉甲琴衣上風營州刺州
齊苑且牧壯節瘵矜人勾荊寒有內穿道半雲臨代
生府了功及爲留愛降慈為潰延北貞明府有雲氣
燮合星列宮帷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溺孝笋寒生
世箭股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以我明略

米斂臣賀曰乃拜中天成何日返蔡三拜原副六翮
天師光宅地拔漠門春宮定禮夏官治兵讖言默識
温樹無名謙恭用密言行無玷忠公兇忮畔德遺理
軍國紛絕部領瑣瑣瑞馬不入魏介不入懷具瞻惟德
高山惟仰申龍行發竟使行上東陶杯榮西京詠廣
平於俄頃風雷冈極銘旌出日及池柳變迎宛乞龍于
御杖衍衣平原野火心背天雷日月其除茶蓼終始
馬時同隷昔遷太史猶對大星墳連地市山勢擬飛
松形蓋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公諱說字某博陵安平人也昔若華陽之野降
龍首之神烈山之都啓龜文之瑞是開周有會
侯之明龍門始磐西遷而起家奈相東入則載世晉
卿備乎史籍可得而言矣祖中軍將軍定州刺史父
楷鎮北將軍司馬刺史嫡禮曲綠經緯之史學
連官曹宗然是過都官有成狀位節京
師於于公特衆英雲偶鍾山高雄發傍覽群目疎朗
觀光十歲若不持家上曾勝衣能至于拉虎
獨雄斑欹带凡經落吟猿作若開中
成中河外得領軍小非論參軍尚令失

御政在權門始諭函谷之兵即起韓陵之戰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荆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及南陽失守卷甲奔梁樂殺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愴悽終戀秦聲幸值和鄰言歸舊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弘農尅復沙苑摧鋒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戶信珪則更受司勳賞璧則還輸典瑞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太守移民下邑本學遷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遷帥都督持節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五

曹參事有朱緱之忠九品論人見陽侖之直改封安固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賜姓宇文改名爲說貴上改要敬之族事惠論鄒魏后定樸畏之名恩深捧日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寶憲連寵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同位開將之流星可識司木七上既掌丘陵之賦司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官得人於斯爲盛進爵爲公改封爲平縣通前二千四百戶除龍州刺史都督龍州諸軍事隴坻路遠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尋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地似伏龍城如飛鳥燉煌

實錄宛在留襟玉門亭障無勞圖畫有馬如羊不以入廄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柱國齊王今上之介弟襲行薄伐問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中軍之司既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愧德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崇德安義建忠九曲安樂三泉伏虎周張平泉同安鐵道谷凡十三防禦熊和中二州黃盧起谷王婆供超牽羊溫狐交河大嶺邏雨木柵等一十戍諸軍崇德防主宜陽上地更有秦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伏用是進營函谷獵騎黎陽威振兩河有陵二晉改封安平縣公淮陰一國韓

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北衣錦足爲連類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于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敷延丹綏恒五州諸軍事敷州刺史謚曰莊公禮也即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京兆北原鄉之吉遷里北陵遐遠大司馬有賜發之思西京聘行冠軍侯有路葬之禮嗚呼哀哉世子儀同行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愛親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行之本於斯備焉見復松檟深況既封青石之墓丘陵標傷須勒黃金之碑乃爲銘曰

淮陽之神鶴山之仙以野臣周訖門佐爾日浴溟池

山浮海浦甫穆霸國營丘樂土胤斯宗邑承此壤玉
移封東武就君安陽中軍節日鎮北鋒芒高邈猶艸
電火驅霜公之輪負一作臧體貞幹儀表丘墟風神墻峙
孝有至德忠能匡贊不發慎哭無妨歌案既班三事
又式六官衙寺受詔韓信谷境長城馬窟廣武兵欄
軍吏無犯營民不寒乃用六謀乃論三策城壘向背
星沉主客劍起沉牙弓開伏石楚后漢盟秦霜還壁
百雉危隨千仞摧藏諸侯地裂邊將星亡輕車騎士
玄甲黃陽壯如齊地廟似桐鄉銘功贊德碑闕相望

一作亞魏書北史作安南將軍鎮北將軍司馬 魏書周書北史並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一作得點遽車驃騎書作遽驃騎大將軍 周書作司空周書作凡作

周大將軍司馬裔碑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
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義和掌時夏馬適值衙隨會而
同奔東海雖參與毛公而俱隱其後令行受命王簡
南遷帝系極于東關中割至于江表曾祖楚之晉太
傅錄尚書揚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
也元顯見害之後桓玄篡逆之初投自椽亂客身房
約河內道左抱劍長號代郡城前慨志銜恤江淮志
節之士汝潁風塵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附既而雲
生伏雛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尤映野公乃收合餘
燼泣血登埤臨武牢之關據成皐之坂擁衆萬家歸
于魏室魏明元皇帝遙授平南大將軍荊州刺史襲
封琅琊郡王尚河內公主命王承制從賓國之儀于
時宋兵憑陵旗鼓侵逼虎牢不封金墉無援魏太武
皇帝授于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給前後部鼓吹兄城啓行志雪寃恥發憤慷慨三軍
掩泣黃河漕渠已出石門仕馬連旗將臨野坂既而
雲中柝起代郡烽然反旆南轅途窮北路贈征西大
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荊兗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

州牧司徒諡貞王祖金龍封琅琊鎮西大將軍儀同
三司吏部尚書贈司空諡康王父悅鎮南將軍豫州
刺史漁陽莊侯以荊河剌舉時值亂離黨起蕭墻遂
終非命公遺腹載誕流離迍邅被壁襁負深山擁樹
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爲傭酒市
遭太夫人憂苦草墳塋以終灰燧形骸毀瘠逾于喪
禮年十有五始幹家事楹前奠杜即取遺書石上開
松仍求故劍出身司徒府參軍除中堅將軍員外散
騎常侍值魏氏多難所在烽起孟津以北無復封畿
嵩山已南即爲鋒鏑公建議修武立柵溫城函谷西

封河橋北斷長虵牧馬並入武牢百里祖中流誓楫
縣太祖文帝給榜門都經給其旗招撫以禮懷遠以
德馬文淵之擇主去隴坻而歸身竇周公之入朝在
河西而奉詔大統七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
十年河內故義四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表請乃授
使持節領河內太守加前將軍懷州拓境南鎮奔波
柳泉將戰三城授首十三年太祖召山東諸立義之
將能率衆入關者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戶千室
即以爲封因辭不受其叔衆之賜或以猜同馬牛之
賞授同量谷創廷以華陽西極漢水東流欵孟達之

命兵塗劉封之失策魏前元年移鎮漢中除白馬城
主領華陽郡守若昔稱蒲淶全闕上濟劉況冰井所
嶔宗門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柱同儀同公開
金牛之道通褒馬之關公率中北宗懸帶東馬遂得
蠻預度前數率部仍封龍門縣開國子渭州刺史仍
領新州守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中正
吹門役同人保大定以公本官仍爲信臣道乃蔟深
道遠恩深經略即授持節縣公邑五百戶仍遷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
史武成二年徵拜授信州總復道引旋却本彭荊

門水急幾沉吳漢公乃月映先登瞿塘直上天子以
公操履忠勤儀刑克直乃徵爲大御伯尋轉大御正
邑一千一百戶樞機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
殿中無雙者矣四年大將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
和關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假節張壽河陽
牧馬雖接戰于富平已遭營于官渡五年詔追還拜
始州刺史更封信州賊山彭寶恃險峽路五尺
綆約三通縣水三門橋飛濟渡院石風行草偃谷靜
山空前後平十一城獲九千餘口男歸牛紫金輸人
貢天保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祭白

帝縣宿江陵緣振巴江之兵威警建平之戍五年遷
京州刺史益州柱國公降帝子之重鎮大井之星廷
聞挺於叢臺吳山方於代郡公佩符糺旅祭梁達略
後稱身預舒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六年授使持節
大將軍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方欲開
來若役拜判兒度郎之俗間見同之戰而飛霧從水
馬援其而無將金馬甥光主衰行而不反嗚呼哀哉
七年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
軍懷邢汾晉四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夫人襄城公主
魏獻帝之曾孫道穆之季女王姬肅恭愉雍復興四

教兢莊三星令淑有降光裕之賢足表平陽之盛生
則從夫以秩死則同穴以禮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
合葬于武公三時原夫大夫蔡樹以柏諸侯墳高丁雉
于嗟滕公來居此室詔謚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
義懷仁直幹千尋澄波萬頃逢家射法力牧兵書星
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故得師出以律天幸將
軍者也至如官曹案牘未嘗煩壅戎馬交馳不防餘
谷足使四岳彌峻三台更明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
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
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慚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

足身殁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弦室崎嶇黃腸玄
甲喈庭仄陋有詔冬官爲營寢室朱邑祭祠無所漢
后是以陽令陳表妻于路立與王爲之闢館嗚呼哀
哉世子儼孝家忠國揚名顯親是以勒此豐碑懼從
陵谷殖之松柏不忍凋枯銘曰
欽若曆象平秩寅賓少梁奔華地入咸秦麻夷與馬
晉寶護麟玉鏡亡始金行乃倚家涌延閣飛沙開伏
上摻在起河陽水圖五馬南浮三星東宿太傅作牧
伯有江沱司徒避翰承嗣荊河南勞推轂翁思枕戈
龍旂被野翠蓋凌波莊侯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
崎嶇懷抱山窟趙武家藏李燮伍員道阻燕丹路遥
南奔楚塞北避秦橋水流登壠寒風度遼有功都護
則重嫖姚懷書上馬習禮從戎陣圖六甲兵占八風
藏松實劍射柳調弓推誠買役屈節廉公八葉頻飛
六術亟采身此仁義行慈寬猛特中山開元黎益靜
取甲無征均田不井懋功賜爵上將賞官軍中受詔
塞外登壇方屠蔡合更陵皐蘭渝川募水焚道突氛
地方都尉灘悲使君谷寒無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旋
秋來泣軍遺兵雙設銘旌兩布泌水同墳平陽合葬
悲哀嗣子攀號擗訴慟其風枝悲深霜路自此何世

從斯我年麒麟欲闘華表中燃迷形樓起松心蓋圓
茫茫丘壠代代英賢（莊侯周書北史並作重十二並作十五諱作謚諧一作孫）

周柱國大將軍拓拔儉神道碑

蓋聞放勛立而羲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思望多士
既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是知猛賢
非存弗食雖存非賢弗又若夫君臣一德啓心沃心
見之昌宵又公矣公諱儉字彥明恒州高陸人也北
岳人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故多奇節甚茂華風高
闢閶闔上下齊軫長城拔木十族分源尚祖太尉北
平王光輔左君元稱百揆恒衛既從淮沂其乂祖豹

龍驤將軍恆州刺史常山利眾非無取代之符龍驤
摠戎或似乎異之號又依年止弱冠綵綬解巾公以
五常雖智六氣資德秉天剛策出乘霞降神幼年狼
應象直心于物水火恬然無負于天雷霆不懼富貴
自取當資廊廟之士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年十
入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林監太祖
文皇帝駕馭天綱苞羅英傑選公才德光佐中書諸
葛亮之西歸巨鼎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葵丘
有一匡之功天水縣羌漁陽寇盜乃遷秦州刺史長
史防城大都督封信都縣開國伯二年渭州蟻聚保

鄣沉命靡旗亂轍乘冰渡河承相大行臺授假節撫
軍行滑州刺史大統元年授持節東夏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郅支抱馬如陶淡衆之戰單于願識似畏王
商之威五年遷使持節征東將軍都督東北三夏州
諸軍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為公既而江漢
猶有南陽之城六年以公為使持節都督三荊二襄
遼遠東書安窺蜀士門鄭未出撻淡之水秦王飛維
南雍平信隨郢淅一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
南道行臺僕射楚城郡境實有壞田吳人對營無妨
增樂部內觸城為人所訟公遂集文武內稱自罰兄

弟不讓延辭責躬吏民有過愆辭引咎天子異之璽
書勞問頻賜加帶王人接踵大丞相書云此之美事
耳目之所未經欽尚無极故遣專使公善於撫馭長
於接引山藪無藥苞苴不行下人赤心與人顏色盜
不敢發民不忍欺至是州校書老於州城之南起清
政之樓勒賢能之頌任鎮南之作牧當世樹碑賈東
騎之臨戎生年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于時戶口
日增荒萊畢舉華實紛敷黔黎茂澤但恐袞職有闕
待公而補鼎飪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民陰望荊南
絕轄並皆上書請闕遣名乞留河內之借寇恂更請

謁帝交州之借士燮還著上表九年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十二年除大行臺尚書仍爲大丞相司馬
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非關
晉月臣待看碑章得千畝不同二山無麻十三年加
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
騎大將軍居上星執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
有之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行荊州事十六年大丞相總十六軍苑清河洛
公又中分麾下參謀帷幄高選賓僚公為長史其年
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　余官如故南陽文學

更遣王共章華家衣還迎郭賀昔日伐蜀之謀張儀與秦昭計合平吳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太祖始定成都即有江陵之志公密獻其策懸符深旨糧運乂積稀衡立備一戰而梁郡郡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廊卷三荊此又公之勳也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書云由公立計果何所謀公墳自鎮江陵以安蜀地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縣開國公歷陽居民非性貴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岡其年授大將軍太和之中曹眞于府戶受册元封之末衛青于軍中即拜公之此比諱有餘榮詔曰吳人未復須助謀謨今

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三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革命光宅欽明作式天官允諧郑治元年授小冢宰保定二年治蒲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村國大將軍餘官如故秩登四岳階半六府豈不功重昭陽名尊蔡賜授馭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按問若而去織錦無三惑而絶四知一室之中未免虞白日勝之貲二杯而巳詔乃賜錦綵一千段粟麥二千斛天和元年陝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王公城臨河曲戍治陝石高視棠陰郡有宴煩

聰明爲疾天和四年謝病故京宅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八鑾輅降臨軒懸徹樂九旒龍旂之錫三河騎士之送詔贈太保涼夏靈銀長原河鄯甘瓜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謚曰文公狀貌丘墟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烟霞之雲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柏樹枯使松獸死盡忠事國竭力從政其門若市其心若水奇策密謀具係仰止忠貞亮直明主敬焉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成誦在心取爲時用居常服翫或以布被松牀盥槃之間不過桑

柘石鼎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比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慕墳埏奉遵遺訓是以衛青之塚仍陪漢武之陵管仲之墳遥接齊桓之墓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既斯悲臺復伸覿再改銘旌思營封崇公在民留愛身後見思乃追謚闡更贈公爲鄭國公邑五千户追崇列辟事吉日良辰郊祠野祭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表求立碑陳請聚觀有詔許焉梓幹杏梁將堆高頴按武命封以爲崇表旬浦送而行其東風亦如谷雨是

知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擅淄城下昔獨梁公之
社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道鍾屯剝世屬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客車周室
繫馬秦臺乃齊七政爰荅三才烈祖燮若九襲梁棟
取才逢獵求賢入夢匡贊官寔謀猷紀作絶非成律定
公族珪分職貢乃惟嗣德定哀英靈身圖斗宿面統
樞星青衿敬業童子離經佑後虛右于木分庭忠孝
純深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曹參勿失溫席扇枕承顏
悅膝凍浦魚躍寒林笋出肅肅風政沉沉器局直似
貞筠溫如瑞玉清不置水明非舉燭馬願如羊金須

似粟上將克昇元戎既序旻協二捷爽陵一衆惡軾
下齊凌江入楚鼎反歷室鍾歸大呂六卿成事天官
見司二南作伯棠陰實治清風有頌緑竹開詩贈行
之冊超然帝師昔侍蘭苑今陪杏林死生契闊無遺
一心風雲積慘山障連陰陵田野寂松邊寒深夏嬰
之隴橋玄之墓馬見千年車迴三步左無長梁前非
武庫直吃高碑増悲行路

後周文紀卷第六

晉陽張　溥參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庾信二

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

公諱弘字廣略原州長城縣人也本姓田氏廣寧在位基於擇露之風鳳凰于飛紹於親賢之國詩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將家之治則長陵有碑況復高廟上昔小車而對漢王鄲城祭鳥長岳裂而騶無將公以胎教之月茂德在寅歲退之辰星精出昴

是以月中生樹童子知言水上浮瓜青衿不戲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圖撫劍白猿心存霸國之用魏永安中任于都督爾朱州城受隴西王節度于時洛邑亂擾當塗危亡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舉賢誅暴實在於強臣太祖文皇帝始創元功何勤王室秣馬兕乘遊梁太原公仗劒轅門粗甚當世隨何遂至貫隸漢帝之受討伐作代後來即定曹王之業永熙中仍迎魏武帝入門封爲陰縣開國子邑五百戸太祖以自著鐵甲賜公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寡人自水良伯入關而贈陳寵自騎白馬軍迴而賜李忠並

經輿服足爲連類大統二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十
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仙人重
返吏入華陽之城龍種復歸邊亭白沙之路公此衣
錦鄉里榮之侍從太祖攻河橋復弘農解華山圍平
沙苑陣必有元勳常不別賞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
號令云人人如紇干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二魏元年轉驃騎大將軍開府
行運未遠即受征軍之伐沙舒未開元置長平之府
梁信州刺史蕭留管州刺史蕭淹等猶處永安舒兵
簡陽公受命中軍迅流下瀨遂得朝發白帝暮宿江

陵蔡蹟不發鷄鳴即定西平反羌本有漁陽之勇感
州叛氐又習仇池之氣公推鋒直上白刃交前爲死
一決内徒多潰身被一百餘箭傷内破骨者九瘡焉
彼十襲傷布甲上朝廷壯之斜科葛慶魏有夫晉之
歌念零零漢陽受雁門之命乃進爵封鴈門郡公食
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
諸軍事岷州刺史蠻頭流水迂往本蜀川上峨眉猶
通蜀道公不發私書不燃官燭歌則相負渡江蟲則
相引出境四年拜大將軍餘官如故衛將受詔未入
玉門之關賞常當時猶在燕山之下公之此授差無

嗣衛淨王鉞換授我西疆嚴先有寬清鋒揚威公受
服於社偏師達襄揚於龍淵繫馬甘松二十五王靡
旗亂轍七十六國狐奔雉竄既寄用命之賞乃奉旋
師之錄天和二年□使南征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江
源水起漏若乘流船官之城發衆選兵習流長
驅設鵝風灰傷火後忽凌城公以日夜麾軍朱鋒度
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朝廷以晉趙夏陽先通咸鎬
之政秦開武遂始開吞荀之跡足以號傳道公以爲
仁壽城主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
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熊山陣中軍而疎行首乘機

戰宜陽御避增封五百戶進柱國大將軍司勳之
冊也建德元年拜大司空二年遷少保如朝二列少
保爲前䟽炎正五官冬官爲北頻遭寵命是謂賢能
年授使持節都督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
州刺史江漢之間不警雞犬樊襄之下更多冠蓋既
而三州逸遠時遭蜀入五溪軍濕或見爲飛舊疾增
加薨于州鎮天子爲之慟一聞言念舊往出乎衆之
宮寶恩賢傳有詔贈某官謚也即以四年四月二十
五日歸葬于原州高平之鎮山貫國玄甲輕車介士
一依霍驃騎之故衛將軍之飾鳴呼盛哉公入仕四

十五年身經一百六戰逆中陷刃疾甚貫參洞骨徹
髓事多關羽而風神果勇氣表允雄事親無隱無犯
學不專經洛觀周禮兵符師古自得縱橫青烏甲乙
之占白馬星辰之變九宮推步三門伏起大弧射法
太乙營門並皆成誦在心若指諸掌虎青熊之兵其
有秘計燒烏巢之米本無遺策西零賊退居指可知
南郡兵迴銜標而待常顧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琱戈
而返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世子恭等孝惟純深
居喪過禮對其苦寢則梓樹寒生聞其悲泣則巢禽
夜下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齊水合日觀山連兵強東楚地遠開燕五卿咸正
三王並貴霧龍更起燧象還燃自天之德乃祖乃父
維嶽降神生中及甫北門梁棟西州雲雨勇蓋燕城
名逝漢柱公始青衿風神世載猛獸不驚家禽能對
劍學千門書觀六代有此忠貞無避假受乃數軍實
乃撰兵謀流沙成陣聚石成圍風雲順逆營陣孤虛
塞山鉦鳴烽火飛狐淮陰受制申劍登壇公爲上將
有此同官下江流楚上地吞韓排功王寀定策珠盤
天有三階公參其命國有六卿公從其政台曜偕輝
槐庭並映匡贊七德謨猷八柄腹滿精神心開明鏡
伏波受脤樓船推轂東逝不從南征不復飲丹有井
流泉無勞功存柳林忘在橘木移苗及莽提桓山行
錫寵龍水袞艳衣戟山如北邙樹似東平松門石起
碑宇今生砂砂山河戰旆旆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
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沒家宗終始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尒綿永神道碑（姓氏吉後 爲綿氏）

公諱永字永賓東燕遼東郡石城縣峇泉里人也本
姓段昔者呂意陵居初分若水之姓其叔出奔始有
京城之族西河居上蓋魏而却秦北岳將軍威胡而

奔晉其後居于北代別先封遼永備乎史籍可略而
言祖援鎮西將軍馮翊太守父儁平東將軍持節恒
燕朔三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公年裁弱冠即值亂離
驟馳關塞之間早有縱橫之志軍陣方圓無勞聚米
山川形勢不待披圖魏正光五年入仕解褐殿中將
軍孝昌三年加龍驤將軍永平二年授平東將軍都
督中興建義封謀是先蒙賞倉泉縣開國男食邑一
百戶其年淮泥侵軼南鄙被公兵受脤循師一月三
捷昔張遼奄至[illegible]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進
爵爲侯永熙元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左光祿魏

武帝特召入仕閤内大都督馬武小心侍衛王于卧
内與華忠壯階魏后于宫中于時賊帥元伯破掠城
市西自潼函東絡鞏洛京畿大都督精騎七千公曰
此賊無他策尋爲烏散止請五百騎應手生擒朝廷
賞其謀策百姓喜其除害既而喪亂弘多生民板蕩
乘輿西幸宗社北遷公妙識玄象深知歷數乃與昆
弟謀歸自全軒西中城王迎歸關内蒙賞平昌縣開
國子食邑三百戶大統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北徐州
刺史平實軍復弘農戰沙苑河橋公並預元城身當
鋒首謨猷應變備在司勲增邑八百戶通前合二千

戶進爵爲沃陽縣開國公授南汾州諸軍事南汾州
刺史十四年增邑二百戶轉大都督其年授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十六年授驃騎大將軍
開府加侍中尋授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又遷雲州
刺史昔軒丘分族異姓者十四人鄭邑建侯宗盟者
四十國太祖文帝席卷關河三分天下穎川從我並
有鄉里之歡新豐故人非無布衣之舊史立九十九
姓還存十六國信實選姓氽綿增邑一千進爵爲廣
州城郡開國公尋授文州諸軍事文州刺史國家以
玉門西據又分亭障陽關北牧多事風塵武成二年

有詔追公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是以名馳梓
嶺聲振榆關無雷畏威負霜懷忠保定二年還朝授
工部大夫尋遷車司馬夏官司武待白露而治兵冬
官考工紀玄冥而授賦四年增邑三百戶通前合三
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治左八軍總
管軍輕落食朝夕上將幕會小卒事涉交接觀釁而
返天和二年以本官領小司寇三度有星名天獄八
卦有坎象刑書公繁不秋荼嚴無夏日民知約法未
肯以獄吏爲尊吏識刑名無敢以死灰相懼又任左
廂第三軍總管仍被敕將兵馬北道教習韓信入關

郎中軍令陳農受詔仍校兵書豈若六郡良家五營
騎士懸知正正之旗逆識亭亭之氣蒙犯霜露旟鼓
驅俄而遘疾殄至大漸五年六月十六日薨于賀若
城春秋六十有八將軍死綏二十行哭都護喪還
緣邊追祭九月二十三日靈柩至于京師皇帝臨喪
百寮赴弔詔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
勣監護喪事又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紇
豆陵亮冊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宜敷冊五州
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恭公其年十一月五日葬于
京城南高陽原高司里夫人赫連氏兗州刺史悅之

女年十四適俞綿氏冊拜魯城縣君遷濟陰郡君又
遷廣城郡夫人又令淑德克賢才四德有備二十年
增擲三公夫人見公斯矣建德元年十二月士春秋
五十有六二年正月歸於高陽之營從荊州之墓合
葬於咸水之陽衛將軍之陵同穴于廬山之下嗚呼
哀哉世子袤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領兵部大夫純孝
事親忍負荊因禮義自立聲名有爲銘曰
軒轅受氏若水降居西戎作亂北陸爲餘山川雄烈
風俗其跡昔我關塞治兵干戈時遭波本世值橫波
北封代郡東據遼河地本中一天街驚擾我公重光

文苑英華 卷九百一十六 八

繼文嗣武總牧一蕃萬治六轡雅俗觀風都亭待南
不逢問吏無關柱發公以戚甲遊此令聞孝有三德
忠惟一君明以擇思可成所紛兵防滿月戰避迎雲
六松都尉四相府官比牧在海日蕃恒代高壁負關
天府寧寘學鼓叫閣更不能撥兵無敢背下關遺緣
汾海留愛人爲受用公昇其尉六軍成事公求其官
夷陵燒楚上宜分韓將軍合校裴單關年深爲起
向遇災生土台袂扇天曾光傾亦地悲淚白虎哀鳴
懸乃宿幕賢馬塞制淵波不物泉凍無聲天子愴然
追予贈策禮官賜冊陪陵受地用殺曰策衣衾曰襚

玄室就列黃腸在位自此何冊從斯終天侍爲標社
陵成谷神部知昔同功在名傳 [illegible]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昔者軒轅命氏仍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
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
仲爲孝友謀於晉張彥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
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悉伏智勇
歸復五車行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
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侯蓮花插腰其得蛟龍

文苑英華 卷九百一十六 九

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陵縣開
伯贈河州刺史父瓚公子公孫有繼基于天下良弓
良冶有世業于家風書則有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
一旦以鼎藥象物知其神姦九等以相班瑞守
其宮室君以才望無而有之終于使持節中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東河州刺
史兼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歲就學衣竹
馬來迎已知名于鄉從年南在道即見貴于王登豈
在帝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于博河淯論秋水高
談敗以背伯遇林府竹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起

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邑合一千六百
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以總台鼎故無此北中朝方
伯軍有其年大冢宰作總校觴是勤王略借君忠壯
委以爪牙鎮左宮總信出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
東流巴濮既寧沉黎抑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
驍勇彼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山谷將挽白馬之城
以覆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肩未復剾源軍師喪
不旋受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
書武則作戒置陣仍領戎丘揭於綿水白虎之俗難
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侍中權天和元年授
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
如故相如西喻鏤石于空山武侯南征浮船于瀘水
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四年入朝
歸事宰於即授衣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
和蕃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
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胃水兵書有心爲志軒丘
陣法聚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竊入爲中禁
史須儀同鄉客城池門關戶籍成貢巡察並用可存
府城通臣公室豕假如登司隸似畏將官既而孤城
鄭嫗不和其年巴水深翁不齊其疾春秋三十有三
奄捐官舍呂子羽之歎甚歎黔吳王阮文瑜之長逝
悲深魏主有詔贈宗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
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
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
弧夜下鋒刃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上賞書軍中習
禮太史于儀普於謀策背負公休長於指揮四代儀
同三司七世司州刺史鏟鼎八烈冠蓋連陰謂生爲
貴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道遠久客反葬途遠道阻
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秋風連雲況復松檟飄颻
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於
武庾尸櫬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稽妻子歸於平陵
嗚呼哀哉嶇崎達矣昔者榮陽何脩即有黃金之碣
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以勤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化孝友當官青城仙洞
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飈霜城嚴肅
並馳雙傳俱分兩竹更世剌舉連綿袞服阜靡高丘
鐵騎赤谷世不乏賢挺然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
綱足身挺青妝面試勝節既東高蟬且鄧鸞傳印函
蛇盤綬筒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纏踵五侯因循三事
於焉九坂遠烟斜照驛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

火井星浮樽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脤河陽偏師洛汭
置陣成皐連旗廣武朝兵滅竈夜營多鼓前起六纛
舒攉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祟發兩星醫驚二豎
遊魂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冊黃腸贈行途登石紐
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
武侯爲廟蕭公爲社雲旗低臨電策紛下碑枕金龜
松横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隴西人其若水
之濱黎商丘之胄邑于大亳實定其居封于小辛乃

成其姓是以山川彼髮辛有得見事之機八卦占爻
辛廖有知人之鑒佐治以東都上將魏帝辭衣武賢
以內國功臣漢王推轂祖大汗武川太守考生河州
四面總管大都督襲有賁臣河西鼎族公侯唯武岳
牧連鑣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柳公秉靈山岳誕識
星辰結髮嶷然弱年成德澄波萬頃建標千仞鋒穎
既高光芒已遠青衿學劍既爲人主所推童子論兵
即在中軍之策永熙元年入仕蒙授直盪都督太祖
文皇帝雪舊君之恥建霸伯之功始發鴻溝初登函
谷公擐衣冰髮仗劍轅門拔泥足而相迎下蹊階而

顧問自此即居帳內仍爲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
白上縣開國伯邑五百戸大統元年從迎大駕進爵
爲侯增邑三百戸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大都督
公善于用兵長于掛御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
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横陣況以弦木六鈞函犀七屬
門多懸胃箭必中鞍山積器械谷量牛馬軍吏計功
司勲賞策授使持節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
八百戸昔者受律赤符韓信當□里治兵白帝張飛
擬萬人皆此於今日公之謂也五年授持節使都督
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浮于江海達于淮泗條蕩既

敷瑤琨即序十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仍賜姓普屯即爲官族入陪武帳
出摠戎韜置府於潞闕張弟於瀚海故得上書於漢
即用同宗爭長於周還無異姓十六年授鄜州諸軍
事鄜州刺史公頻煩兩牧風政神明虎去西河梟移
東郡河湄瑞氣特表廉平鄜祀神光徧明正直及乎
魏終天祿周受維新明命已遷彝倫或革周元年改
授大將軍枹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戸軍中受詔非
論北伐之功大將發境無待東歸之策置陣太平開
阡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滎陽之城校戰丹山移營白

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掌其北門既爲鄭國所委捍其西鄙無醜泰亭之過是以築平綱之城衛人拱手戍柴波之澤梁氏寒心朝廷與公有内外之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文帝女爲公夫人遂得長門之左别開公主之園濯龍之傍便有王姬之館五年被徵入京拜少司馬期於司武以公爲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爲荀首並直蒲之翁火稱之縉雲而已哉其年被使領兵出西凉州奉迎突厥皇后紀制　猶求卿爲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大和元年授柱國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

火軒之可寇譬以西雲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授少傅四年授河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即爲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于此地再爲連率頻仍表錦襄城龍種更反池臺桂陽仙人還歸鄉里故老親賓酣飲相慶安車駟馬天下榮之宣政元年授上柱國更加少傅配于上相即陪玄扈之圖居于京師實有杞橋之策改封宿國公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射鴻舊圃舞鶴餘城既浮醆斝之河卽對淇園之竹來朝建章則天子降席出遊戚里則鄉公下階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輔五軍參謀七政天厭邪

戚薨于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莊告病傾社稷之臣鄭僑云亡得諸侯之禮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于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山行龍底地入窮原望積石以緣河臨崆峒而下坂玄甲黄腸崎嶇亭鄣及云莫徹方勞榆沈若夫樹反壞也封夏屋焉終須禎爪之碑乃見華陰之碣世子儀同本達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絶勒石塋田仍銘云爾

少典之孫玄王之子虹貫于月金承于水降及于周公侯後始風俗氣候山川表裏河連積石山帶崆峒

泰庭北上漢使西通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高節凛凛疎風祖考蕃屏溷河清渭兩地談明雙流光貴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爲吏爲民惟懷惟畏公之嗣世寶秉英靈降神中嶽廻文列星鵷翔鳳顧珠角山庭臣深義本于極天經洛城戰陣河橋旗鼓箭飲石梁劒燃銅樹並麗六騾俱抽雙虎玉門開犁湯關置府井爲上台兩爲少傅模範帝師經綸國步允襲峻德欽明審諭不吝軒茵誰言溫樹天道茫昧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鼎沒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龜林營危馬窟西州永別北闕長辭山張虎蓋野祭空帷

陵原地迴松路風悲銘于碣石勒以貞龜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殷帝懋賞周禮議勳諸侯計功大夫稱伐惟郘
尚父昆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栒邑傳琱戈之賜
故知太上立德明試以功存有顯爵之榮殁有大名
之貴昊天不弔其惟楚國公乎可以旌德旗鍾勒勳
彝器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
徒河人也都尉總六縣之鄉名山稱五岳之佐燕太
祖文皇帝慕容皝以當世英雄奄有河朔趙之南境
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為興國公既皝之苗裔家世
興運高祖行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錄尚
書北地王慕容超之世藩屏王室許之燕餘可得稱
焉曾祖尚書府君以魏室之難改姓豆盧仍為官族
祖仕魏文成皇帝考早亡朝廷以庸勳後備恩深追
遠保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洛陵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公秉氣中和降祥川岳岐嶷表擕貫之
年通禮稱綺紈之歲風著奇節幼表大成兄弟分果
備知推讓賓客所鈐曾無倦色永安元年太宰元天
穆移魏室滿轉擢兵淮右抗權江南公時任別將
便從征伐自是長城峽石必先行陣泰南隴西每當

矢石權降乘勝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居第一永
熙元年補子都督并加鼓節軍儀除桑乾太守轉補
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駕賜封河陽縣開國
伯增邑三百戶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為侯增邑合九
百戶仍授使持節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四年
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秋河橋之役先登
破陣還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沙苑之功加
封合前二千戶俄授敷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
轂內侍集書十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
後魏元年重授鄜州刺史公以先經莅舉固辭不就
三年改封武陽郡開國公除尚書僕射職惟贊奏任
居封掌分左右之侍兼興寒之選屬以江南習兵渚
宮遷叙軍峻起忿縱橫公奉命星言元戎啟路
總秦人之銳士兼荊戶之廣牟水能競雙刀之勞步
奇陳門分之成夷陵既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
休兵其後隋州內叛成郡外絕公又總督衆軍蒐乘
則斧兵不血刃並皆擒獲遷其酋豪納其附阜朝
受終文祖景命神宗選賢與能改紋制制爰降冊書
授公柱國增邑四千戶二年授同州刺史衿帶關輔
啟衛泰雍編戶殷積既開儲峙潘雄是任親賢勿居

公建旗作牧寧陟行部六條斯舉百城咸㪚三年授
公大司寇又以公勳庸特著升封楚國公食邑一萬
戶蓋因破侯方仁等于荊陝即其地而封焉遂糾王
匠宛張刑政式遏寇虐於是御之以寬猛柔遠能邇
然後平之以沖和舜任皋陶不仁者遠昔衆隨會爲
盜皆奔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沉潤鴻
留保定五年三月四日薨于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詔
贈某官謚某公禮也十月庚申葬于洪瀆之川馳紼
毀宗客申專道亥甲役滿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騎
克善令終生榮死哀嗚呼哀哉經德秉哲體道居貞

優賢思忠居爲心損疹沒于頃不能變其清濁高墻
自仍無以潤其汙隆立身行己居安知隆戹弱殉義
視險若夷至於將略應變出奇設伏太一風角之占
常從星斗之候護堡戰陣之銀薋等馳射之書莫不
勤奮機神發衍雷電梯衝所向地靡百樓之城長戟
所臨野開三門之陣是以誓將搴旗因十三戰身官
冑保十七年武彰七德之威謀涌九功之業迹紀
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昔戟文既發楊叔則其立
古郵倚天亭尼丘其道寧德門青石之泉千年未
平杖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毀敬因斯義乃作銘曰

遼水之東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稱屬國欽氣餘勇
雄邊道則孝貫天經忠爲令德冠冕世祿列侯祚胤
俗被燕丹風隋吳蘭劬勞役行辛苦行陣勇冠湯駿
氣踰充國克生恩星多士溫溫恭人謙謙君子
擁死仗節出藩入仕丘劍建旗千里時逢攻特闘兢名
叔策勳淮陰召拜昭陽破軍職司刑政獄慎深文枕
羊不役雀盜無聞巴庸薄伐江漢專征軍摠六校兵
兼七營運長擊短役實先聲增壘威敵減竈潛兵鍾
鳴夜漏騎審朝陽邑里爲索宅惟荒涼豐碑下極題
湊邊黃官臨樗甲臺傾孟嘗卜兆郤期違辰告窆挽

道身後名昭沒世銘含長揭泉扃永閉晏嬰存塚樹
莊悲衛風秋北原日沒川逝莽田舊墳客士新封城
隴片石劍挂孤松清徽令範千載餘蹤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曆朝以元凱並進十有六人周室以昭穆先封十有
五國發源縣胄葉茂枝分開國成家珠聯璧合是用
克明峻德恩有多士盛德有後公其裕歟公諱常字
于元豫州家門人也周官中興然後移賢建成鄭武
有國然後保姓受氏荊衡之賦千乘莫敢加兵號會
之封十城翻爲獻邑況復郊門致騎先迎內史之賓

南宮旦朝獨識尚書之履祖思慶建威將軍山陽太
守建威取冑仁之號可以定名山陽有王暢之賢是
觀風俗考項銀青金紫方於温羨傳臧鎮南征東比
於劉弘荀顗報功之冊則槐路是儀賜行之典則荆
河惟牧公弱齡早惠幼志夙成立必正方言無剿說
青衿智勇即埋雲夢之蛇童子仁心已変中牟之雉
始遊庠塾不無儒者之容或見兵書遂有風雲之志
出忠入孝事盡丁心修身立名理窮于性大統三年
起義華陽先登廣武浮潛遁沔入渭亂河蒙授丞安
縣開國男轄國將軍自爾長從太祖入爲帳內都督

河橋接戰秋水則三月不流洛城彌鋒金墉則一月
路斷西京不賓羌戎侵軼城如飛鳥地有伏龍公以
金揆栽抽鑣鋋暫擊烽日已奔狼心遂革遷平東將
軍帥都督十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轉大都督
魏後二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黃權受
而嘉其入魏之功竇憲留官賞其平戎之策公之此
授勳庸著矣進爵廣饒縣開國公邑五百戶保定三
年授邵羅州諸軍事羅州刺史仍領金州兵馬應接
上庸公於文谷路深澗峭嵌巖崖路險山窮水斷馬
東橋飛中埒既閉斐城即欲往者中息盡掩江黃無

援涔陽極浦亟犯風塵夏首西浮頻遭鋒鏑公以伏
波受脤樓船暫衆入橫江之陣進下瀨之兵越客文
身湛盧終去吳人長鬣餘艎遂逝建德四年授使持
節開府儀同大將軍公孫敖下光祿之塞諸葛誕動
九都之山公之處焉差無慙德四方雜俗天下殊風
以君廉能使爲觀察馳傳擁節揚旍持斧既乘驄馬
仍披繡衣群盜累足貴戚歛手鄉亭留宿幸無歸忌
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是使陽球司隸無所
申威鮑恢都官因人成事高祖武皇帝以仲春誓衆
甲子濟河公仗劒六軍披圖入陣斬彼張遼前鋒而

報魏主方之耿弇先戰而待蕭王及予九州通同四
隩既宅遂得功參勇爵名入司勳授上開府增邑五
百戶加以衆功行賞推恩分邑蔡乘而反光乎譙郡
之城載寶而歸照于臨漳之水即日賜姓宇文與國
同族婁敬上書于鹿輅項伯舞劒于鴻門公之此榮
足爲進類以公績著屯險誠貫風霜其年授使持節
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宣政元年授都督南
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作牧濟河風行于雷澤建
旟游岱化被于淮沂雞雉入境貪殘者解印冤旒從
政仁義著郊迎豈于日有關梁青鹽換衆祥雲入境

行雨隨軒而已哉在任遘疾薨于方鎮百姓爲監御
斯牧賢能刺史荀中郎連率此則中興方伯英聲茂
實公之有焉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以大象二年十
一月十日歸葬于榮陽之某山舊基九原悽愴趙文
子其何言駟馬悲鳴滕成公其已遠若夫勒鼎刊碑
銘功頌德陳其令範必在生前嗟乎此之樹碑異乎
洙泗之水此之勒石異乎燕然之山嗚呼哀哉乃爲
銘曰
高陽之子少典之孫蒼林遠邇若水遥源公侯復始
鍾鼎逾繁承基纂胄建國開藩我壯我武既公既侯

縉衣出鄭卿士歸周魚陵北上榮澤東流河移酸棗
雨粟陳留祖守南邦考鎮東部兩鎮爲印雙虵結綬
日察陰陽星占長柳是曰世載其名不朽事親之道
孝以立身事君之道忠以立仁今君嗣德一此君親
如松之茂如竹之筠功參荊棘職在兵戈北臨青嶺
南過白波直雲橫塞長見度河陳開沙斷師移竈多
舉功行賞封疆受位宮室鏤珪山河分地決勝千里
出奇計秘建武功成名連星火建麾濟漯擁節通家
既錫桑土實撫枌利野無異氣河無別風吳亭楚障
莫敢彎弓倏忽浮世俄然松檟路轉銅魚山迴石馬

武侯之廟欒公之社望此高碑凄然淚下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本傳及碑中止云贈少保

君諱永恩字某昌黎徒何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皝
之後也朝鮮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國漢有四城秦
爲一侯其先保姓受氏初在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
静遼陽之亂自天市星妖連津兵覆尚書府君改姓
豆盧筮仕于魏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父長
少以雄略知名不幸早世周朝以公兄弟佐命義存
追遠保定二年有詔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是知

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西伯行仁推存及歿公以山岳
精靈星辰秀異氣侔鍾鼎聲感風雲觀於秦兵尚稱
童子對于楚戰猶在青衿太祖文皇帝乘時撥亂奄
有霸業穎州從我舊愛無望春陵故人相知惟舊
泰二年關西建義授殄寇將軍奉迎大駕賜封新興
縣伯邑五百戶開新安之鄉遷移楊僕之關解弘農
之圍更入劉晃之郡授猗衛壘並領前驅大統三年
有沙苑之戰四年河橋之役介冑蟣蝨戎馬生郊公
應變愈長風飈更勇隱若敵國強人意指授龍驤將
軍中散大夫八年授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太都督

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元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鄧陽以漢魏勲始授中台黃權以魏國功臣仞登上將公頻煩榮授朝野爲榮二年都督成州諸軍事成州刺史尋加侍中外總戎帥旅咸自城內參常伯榮高八命于時隴坻黠羌時窮上谷裕中群賊或聚燕陽公卷甲星馳長驅千騎迴洛兒徒望風埏州瓜州冢傑束手歸軍後魏元年改封龍支縣侯二年朝廷使大將安政公隨突厥吐蕃渾宿因河鄯二州爲當路者公領騎八千以爲戍防南通丹粟西望白蘭闢塞無虞公之勳也周元年授都督鄯州諸軍事鄯州刺史其年改封沃野縣公增邑千戶二年授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五年與破文州賊障仍平渡水以保定元年除與破巴州蠻獠度瀘五月爲亮有深入之兵長坂九迴王遵有忠臣之路前電不驚水草無乏天幸將軍斯之謂矣其年授司會入法斯掌九賦是均事總攻戍功參日要三年還授隴右總管府長史公慶徇突蕃頻相大府北侵入朝御以對問東平蕭帝因而定禮遂使馬首懷恩不敢縱殺蕃臣投漢或多田叔

兄楚國公以恭和挹讓推賢樂推建國開都奄荒南服求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公汶野之封朝廷有兄弟相讓不無前史推恩分邑有詔許焉增邑并前合四千七百戶既而六氣相犯五聲俱濁靈壽不終遊魂且變薨於官舍春秋五十八詔贈少保謚曰襄定相等五州諸軍事鄯州刺史謚曰敬公禮也天和元年二月六日葬于咸陽洪瀆川大夫桑村以柏尚侯貴高于條鳴呼哀哉公貞忠履孝道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事愛玩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委戎馬交馳不妨餘裕兄弟公侯門朝宗盛宜春有湯沐之邑龍鍾無流水之機渭南千畝之竹尚羅盈蕭咸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立身則十世可宥遺子則一經而已刺史賀遂之碑既生金衆將軍衛青之墓乃留石麟乃爲銘曰

朝鮮建國孤竹爲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梨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族名稱貴賁且謂身文挺此公宗降茲岐嶷有犯無隱王臣正直惟愛唯敬永成悅色枕藉禮聞留遺學植氣秀蜂旅功拔荊林韓陣揮戈齊城惡戟豹變乃廷龍翔同啓校戰岐陽中破隴坻城略東西地山林聚米上馬前書臨戎習禮

寶禝開宮康公騎輿從谷傳首占對造前用此康平
終爲寬猛綠林兵亂潢池盜靜名振赤山威高青嶺
玄駄乎河飛蝗出境災氣出荒春水從潭劍何地鎮
夜落台星石增參伐暫碑頌靈渭城前柝夜陵下庭
須知地市爲鎮山盟 [illegible]

溫湯碑

咸池谷日花應綠甲之圖低枝浮天始受玄冥之命
水則燥濕殊氣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
鴻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

變者滄爲五色之泉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炯青
于闐潮色白玉鈴浮井神鼎而長帶興龍也而獨涌
庭沙前時與龍起珠奈皇鈴石仍爲階前之階漢武
舊寶則用魚鱗之瓦山開涌水寶谷成藏室內浮流
歸彰絕孝感若醴泉前爽閟乎建武之朝伸水砌祠
在乎咸康之世高陵三位之館不假扶十入池草陰
百丈之泉崇獨高千漣汗

後周文紀卷第七

晉陽張溥參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庾信四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公諱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周宣母弟號封于鄭
河洛之地即有民人號鄶之君非無都邑其後蛇鬪
於門蠡嘗於鼎韓侯負黍晉城陽城其祀忽諸以國
爲氏祖歆撫軍贈濟州刺史父先護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襄城郡公青州刺史永安中洛城盡捨黃河

凌合翟泉會盟之地蒼鳥忽飛武庫兵爛之中鱗魚
遂上三師北纏五馬南浮梁武帝大造中原獨君伊
洛公之愚軒棲車於錦倚憤起爲通直散騎侍郎天
厭魏德政在權臣公恥入亂階乃於陳留起義太祖
封函谷而待諸侯坐鄴宮而朝群后威懷是後帝授
西魏大統二年入朝蒙授武陽縣開國伯食邑六百
戶尋除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開河橋之陳解玉壁
之圍張弼於宮中破綠於伊闕探虎穴而揮戈上魚
門而遂胥故以策名司勳功爲舍爵魏將侯景猶顧
荊河天子命孔偷帥赴援並師虎口中途背盟事獲

交綏公之力也除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大都督襄城郡公食邑二千戶仍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加侍郎常伯位重霍去病之發朝上將官尊公孫敖之出塞以今方昔異代同榮魏後二年授大將軍事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吳兵數十艫舳習流鳥嶼憑陵波瀾衝激公躬臨江界已悉南越之兵載汎樓船即善昆彌之戰遂得安歌澧浦弭節潯陽郡留侯而安草臺對齊人而敢雲夢周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天和六年授都督華州刺史餘如故

崤函重嶂涇渭分流陽陵之盜既奔華陰之學還聚而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至下大漸遂如范增之疾殂君封葵分閫神明李杜作牧胥吏無方便以天和六年四月十七日薨年五十七詔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謚曰肅公禮也天子輟朝惻淚大臣之議集公卿咸得同盟之禮夫人李氏頓丘貴姓卿相之門賢才之室霜露先侵策封郊次以其年十一月六日合葬于成陽之長安縣某原合葬非古既在三王之前死則同穴還同六載之始雖復銜珠兩鶴同歸紫蓋之松出匣雙龍共沒延平之水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國有巖邑朝多君子武以莊公平王卿士溫麥渝盟防田廢祀驂乘停輿來朝識履惟刑惟孝既侯既公樞機周密出納清通治繁攻簡處亂心齊濟河遺惠爲侶餘封世濟其美載誕其器忠無不爲孝則不匱幽冀紛挐關河鼎沸自北自南聲明梁魏揚旌汝潁陝公三川指旌江漢帶捲樓船成皋塵起廣武烽然殷與鹿箭鳴落驚弦搃衡關鎮中成河外山類鼓樓樹如車蓋都護兩道將軍獨拜梧桐茂苑楊柳侶家千金同雪白日流霞凋零倏忽奄從榮華河陽古樹

金谷殘花隴昏雲暝山深路晚風氣纏高松聲即遠疇昔親友攜偷交結不爲平生寔爲此別周書北史並作祖思賢值開將軍猜一作旂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君諱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本系陰山出自國族降及于魏在泰作劉父少與武川鎮將山河抗拒閉塞被邊早得威聲或多雄烈君子讀書馬上清談劍端獨運六奇專精三略雖復身居末將而勇冠旌門位在支軍而謀參幕府魏正光五年任統軍賴天柱爾朱榮征北海王永安三年隨太師賀拔勝入關尋

韓別將滑源卷甲闌城東馬並皆克捷君有力焉乘
熙三年補都督太祖文皇帝奄有關河令行天下以
君幹畧委之爪牙名洽中涓功參上造兵臨河曲前
登白馬之津寇發蒲城先戰黃沙之苑臨晉橫船既
禽趙將馬陵斫樹復下齊兵班瑞司勲披圖覽爵授
驃騎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郡縣開國公食邑五百
趙儼之為驃騎正駕單車張堪之拜光祿長乘白馬
以斯連類朝野榮之大統九年更姓侯莫陳氏隨大
將軍拓跋達經始陽二水長驅三川無帝擐甲構病
死於轅門春秋五十一贈持節都督朔州刺史君在

武川文皇帝同鄉里霸功既立王業克成不忘捨講
猶論償博今嗣德惟新功臣追遠東都馬鳴不無見
日之歎北陵車過終憶平生之言有詔追贈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叔綏二州諸軍
事敷州刺史謚某公禮也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
庭有鍾鼓家承箴誡敬容教德言告以歸天和五年
六月薨即以其年十月同葬于京兆某縣洪源鄉武
子成寢詣所皆而合葬平陽下嫁即廬山而共墳銘
曰
疑陰遠寂廣莫平寒沙窮瀚海地盡阜蘭塞鴻秋去

胡桑夏乾風土壯氣山河凜然師旅上谷威雄武川
君則繼踵代不乏賢匪有忠勳庭流孝泉魏室多故
餘風未殄天保讓德當塗廢典上將指蹤中涓力展
洛城夜捷河梁朝剪鐵劍金龜榮追玉鉉身冑漢祚
門存魏緒並擅華宗俱稱當路伉儷云匹年齡並歿
趙瑟秦聲同為丘墓小陵石槨洪源鄉泉芻靈兩引
池柳雙前隊路仍合松城即連霜隨柳白月逐墳圓
芝蘭幾代陵谷何年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墓誌銘

公諱顯字某上黨武鄉人也自大霧浮河長虹映渚

承源于若水纂系于蒼林上黨居韓之西常山在趙
之北因地為氏可畧而言焉祖求南衛將軍冀州刺
史父金殿征南將軍定州刺史並控鶴兵俱發聲樂
簪榮之盛綿歷當年公禀山嶽之靈摛風雲之氣容
止矜莊聲名籍甚彎弧挽強左右馳射故得名高上
谷威振樓煩襲爵安吉縣侯食邑五百戶永興三年
幽并反濟有無君之心帝顧謂公曰天下洶洶將若
之何公曰貴者而從之乃諭許云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帝曰是吾心也乃定入關之策以公母老家大
令預討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若不容則失臣臣

不容則久身帝愴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還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武帝初平齊周太祖親迎涂水太祖未知公名而未之識也日于衆後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傷小馬應手即着太祖嘗云我知卿名矣即用爲帳內都督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黄公衡之快士魏后是以推心潛承明之忠壯吳王爲之盡禮異代同榮見之今日東夏迥陽地連氓聚井陘塞道飛狐路斷乃以公爲使持節儀衛將軍都督東夏州諸軍事東夏州刺史白波青犢之兵銅馬金繩之亂莫

不交臂屈膝牽羊抱馬在州遘疾解任還朝小馬留殘餘粖挂旌吏人等從州石陘山雖非漢陽之城還似共風之攀校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以後魏元年歲次丁亥同州春秋五十七天子輟樂罷公會喪太祖親臨弔祭哀動左右于時兵革交侵行旆蹔臨即以本官印綬權葬于同州之北山今建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還葬于咸陽長安縣之洪瀆原時途傷懷之還代扇漏歌之變因綿異政人足追榮乃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小司空州延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謚某公

禮也夫人高氏渤海人也宋癸晉政拒曹爽之異謀起在漢庭共王陵而俱對況乎箴訓有儀言容以德用恭中興賢才內則豈直不聽雜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荊王之獵昔之命彝季武子之西寢公之同穴長平侯之北陵世子神衆兄弟全性純孝善居喪禮有終有始於身無改是以官成名立孝顯忠存銘曰

北岳二名恣河兩本其峻惟極其原惟遠俗稟山川人資台袞義烈桓桓才雄烱烱乃祖乃父維韃威雄擬金北陸鳴玉南宮隱若吳漢賢比龔賁負霜依德

無留向風挺此含章生茲秉德孝實天性忠爲人則暢轂鏤膺燕南趙北若水將通九部可勸惟幄參謀宮闈典職善擇忠言能防變色繁弱已勁淇園乃直戟中小支翕穿左輿建旗赤谷揮戈武川長城萬里河水雙虎稍川多惡淮水未穆義重宁楚恩深置郵于谷之口于渭之丘鳴山岑落碑陰低昂華衛秋火樹抱春霜書劍俱沒人琴並亡哀哀嗣子純心常託孝水永枯忠松先落窀穸樂舊門通弔鶴功臣身殞循圖麟閣

周大將軍琅琊莊公司馬裔墓誌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
謂兩司之官即重黎之政印之歸楚與章邯而並
封豫之璧奈共毛公而俱去祖龍仍居選部水鏡三
臺父悅再牧荊司威風千里向身遭僞機遂爲李布
所獲有詔賴程昱之忠國家追念功臣吏撫
叔敖之子有思官族還求女齊之胤公始應辟爲河
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及鄴治兵黃河浮馬擢鋒帆
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陣授中東將軍北徐州刺史柳
泉風靡三城席捲榮陽鋒鏑千室入關遷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雖復巴

水三廻夷歌數曲徒逢白竹之咎已濟青衣之功朝
廷以漢之功臣須用上將之才帝之代胄宜紹琅琊
之門除驃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琅琊公食邑一千五
百戶官制則循名定僕忠貞詔乃大御伯仍除大御伯
職司常伯任總夔龍王道既半絲言惟允尋除始州
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爰其險狼須賜張高山尋
岳深谷無異九地從横三門岸伏予危馬東水險橋
飛遂得谷靜山空水消霧散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
州諸軍事精兵守其白帝是推巴州之城嵩其下千
荊州彌動西陵之戍即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

州諸軍事西陵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南雲之
國閩龍若驚奄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
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鄜郡四州刺史謚壯公
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功郡之三疇
原公受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在戎
四十二年身經六十九戰至于多謀籌並得成功
飛沙拍石未嘗乖律恂恂教義起西河之風閑閑
鼓旗李牧長命之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貲
一由詔葬有始有卒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即序避世於秦

承家於楚金行失馭王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
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及我皇父
荊州新撫世爲喪亂身沒猾鷙我遭崎嶇超武
寶覆烏集飢谷歇乳獲歸河內更封琅琊年方小馬
總紛長蛇藏兵九地置劍千家雲山堅馬水可陷車
旣乃斑政超然榮守朱旗赫赫金鐃鏘鏘塞長榆
皆車自御未寮指食可掛衛酒在門水擇金隄電散
虛水門開成記駁風遙始中建武功臣
光照與天淡寞陽落游標浸微金城路斷鄧鳩人稀
松風常蕭白水山長貨巳畢列人沒蘭裳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公諱明徹字通昭兖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
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西漢豈直西河有
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
太守父樹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潔代爲名將
見於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圯橋取履早見兵
書竹林逢猿徧知劒術故得身爵登朝材官入選起
家東宮直後除左軍驍騎始亂兵戈仍遭關威陸機
續論功業即值吳亡公之仕梁未爲達也自梁受終
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

諸侯蕭索烟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
驎翼更張風飈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
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爲左衛將
軍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攝政六師河南京尹
冠冕百辟文武是寄公無愧焉蕭湘之役洞陵島嶼
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艑樓艫魏齊有橫江
之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
四州刺史遂得左廣超乘輔車反楊長沙楚鐵史入
兵欄洞浦藏屍還輸甲庫雖復戎軒屢凱軍器猶張
淮南望廷尉之內令隗弼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

沉水陷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
北兖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
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
昌之宿高蟬臨鬢翠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菑之
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
業足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
遠故得舳艫所臨蓋于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
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
而南仲出車方叔蒞止暢轂文茵鉤膺鞗革遂以天
道在北南風不競昔者稗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

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宣
政元年届于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鎖錮其豐社始
弘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
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
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吞戀寧聞更用之期李
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使辱可知東陵故
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暴奄
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于
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
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爲田橫而俱死

馬嗚呼哀哉毛脩之埋于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
于河橋死生慙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遊尹之
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温序之心玄夜思歸終
有蘇昭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寃魂汝南之亭長
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illegible]三江貢職彼美[illegible]之封殖負才矜智
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早敗一鼓前衰
移營減竈空幕翁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罃永去
隨會無歸存殁俄頃光陰慘悽岳裂中台星空上將
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

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
墳遂羇遠營魂流寓劉峙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
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周大將軍上開府上饒公鄭常墓誌銘（英華作鄭常九百十九卷神道碑作宇文常盖其後賜也）

公諱常字某滎陽人也周宣王之弟初封其國鄭穆
公之孫始成其姓祖思慶建威將軍山陽太守考項
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南陽坐鎮值此邦君西河建隼
逢斯刺舉公族繼踵冠冕連鑣可得而言傳于史籍
公髫齓知禮早年馳譽就經質含略見肯堂習武兵
擱偏知劒術雖復年猶小學已爲儒者所稱位在編
袒郎入將軍之賞大統三年起義華陽授本縣開國
男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輻輳公拔劒轅門頴川從
我洛城逆戰莊于白馬之兵河橋解圍勇于烏林之
策授平東將軍帥都督襲父封魏後二年授持節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東騎用郭淮之勲儀同取王沉
之貴公之此授僉曰得人進爵廣饒縣公邑千戶保
定三年授使持節都督遷州諸軍事遷州刺史即揔
領金州兵馬開拓北戍高山蒔雲深谷無景梯縆乃
上浮竹裁通關越影觸勾吳聲勢公出戰短兵並皆

奔北瓦解冰碎山空谷靜授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
栢梁高宴有大將軍之詩幕府初開有平陵侯之國
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自是使車校之緹服風
謠是察刑政是觀公露節東驅風奔群盜埋輪當路
威振中原武皇帝有盟津之師以公爲中權之勁外
從決勝內侍軍謀及文乾既同旂旆已偃司勲行賞
軍史舉功乃授使持節上開府增邑五百戶賜姓宇
文與國同乘之榮周之宗盟非復異姓之後瞽屏是
寄隆寵所歸公室無疵此之謂矣九州都督須得其
才千里諸侯實佚其政乃爲使持節都督東徐州諸

軍事徐州刺史尋遷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公
頒總六條冉勞十部俗變風移人懷吏畏潛惠遺秉
有利疲人山桑野蠶足充貢賦化彼殊俗威行鄰境
奏事京師內方第一謂真刺史其在斯乎春秋未高
奄然遘疾以大象元年薨于州鎮時年六十三嗚呼
哀哉吏人扳慕飛走變色河濟輟舂淮沂罷市以今
年歸葬于滎陽之山詔贈某官禮也慮陵谷之貿遷
懼徽猷之永遠地久天長敢鐫貞石銘曰
荆河惟豫洛食之本水逸滎波山斜陸渾德星朔照
祥風未遠代不乏賢文無闕哀公之生也實降英靈

忠為德本孝稟天經觀書虎館學劍龍亭雖方優月
行馬流星置陣黎陽屯兵官渡平陰聽鳥西陵書樹
氛視迴津星占飛步火府先登涉崩敗路及驅牙節
乃牧雄州吏不驚犬人無喘牛西鎮得歲東作逆秋
草欄獄戶星低市樓五將星亡三台高折哀哉人道
寔當明哲棟梁崩壞風雲寂寞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幽深此地宅兆斯憑山廻虎穴路上魚陵悲風夜怨
苦霧晨凝蘭芬菊茂終古相成 [illegible]
[illegible]

周大將軍[illegible]公柳遐墓誌 [illegible]

君諱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秦始得晉之地漢開
平越之郡律中夾則星居鶉首況復莊某千衛既為
仕趙之臣晉對于齊無廢出使之職祖叔珍宋員外
散騎常侍義陽內史有徐邈之應對居于散騎之省
有汲黯之正直理于淮陽之郡父季遠臨川王諮議
參軍宜都太守蘭臺令守是以冷關白馬飛狐逾高
劍氣兩都吳會擅名江表言談相會宛如舊爲君膺
令德之資稟沖天之氣齠齔髫髮夙智早成愛敬自
天度恭得性合仁抱義履信居貞世父儀同忠忠公
特加器異乃謂公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見語云

我昨夢汝登一高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乞汝汝或
當貴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昔夢又夢得昔時坐
席還復賜汝汝位宦當復見及王祥佩刀世爲鄉族
鮑永驄馬家傳司隷以此連類差無愧德輕車南昌
侯作藩襄漢君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進止端詳神
情雅正侯目送之不輟試遣左右殺君衣裾欲觀舉
動君徐步猶前曾無顧盼魏伏之見劉與不覺斂容
廬江王帝子出藩懸衡高選以君華望召爲主簿張
山王陳既稱荀令之香郗湛知日彌見羊公之德諮
議有君于都邑府君奔赴六日即届京師形骸毀瘁

不復可識靈柩渡江中川薄曉亂流乘遝迴風反帆舟中之人相視失色抱棺號慟誓不求生俄爾之閒風波即靜咸以君孝誠所致成都孝子自赴江流貫陽先賢身彰野火靡存靈柩咸可傷嗟太夫人乳間發瘡醫云惟得人吮膿血或冀可差君方寸已亂應聲即吮旬日之間遂得痊復君之事親可謂至矣從兄右衛摧旋嶺表苦相攜致昔馬遊志氣爲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爲班彪見賞復聞于今日矣乃除永化縣令静除欵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鳴琴不以河陽爲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經懷未曾留目解巾

平丙部陵王法曹參軍仍轉尚書工部侍郎始入徵闡既登喬閣尚書僕射陳郡謝擧人望因華引君言論問同位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西中郎岳陽王以綠車之重臨西河之牧勅用君爲本州治中尋遷別駕毛叔瓚以品物流名陳仲舉以題軒馳譽君之賢蹟兼而有之及乎大盜移國王室騷然月動星搖雲平虹直岳陽王承制陝左當壁漢南天綱所頓英彥畢集授君散騎侍郎吏部員外郎散騎常侍兼太子侍讀臨儲甲觀事重史冊侍講桂宮名高張禹俄[illegible]車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方之驂乘霍去病爲侍中譬彼將兵公孫敖爲驃騎是以照曜六府誕明九德豈直允諧上將匡贊中軍而已哉既而言從梁國服政鄧都管仲有詞即受下卿之禮臧孫見德還令嘉賓之宴有詔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屈節去闕褰衣馳傳迎郊則文學前驅賓衛則邢君負弩直以五溪遥遠馬伏波之思歸一湘卑濕賈長沙之不願是以宜城刺史直會鹿門白沙故地仍留龍種天厲弗戒奄然終極大和五年歸窆于襄陽白沙之舊塋君器宇詳正風鑒弘敏澡身浴德游藝依仁汝南令

望扶風長者不言財利王夷甫之爲德不談人物阮嗣宗之爲人從容亂離之機保此令德舒卷風雲之際無妨貴仕張衛軍箴之後即賦歸田杜預沈碑巳來遂復[illegible][illegible]止仲宣有讀書之樓諸葛亮有彈琴之室賓[illegible][illegible]以訪病閑居終焉鳴琴在膝或對故人寶劍自隨時逝稚子百年俄頃嗚呼哀哉遂使君子之陵止埋銅劍賢臣之墓唯銘石函銘曰

有莊有惠居簡居衡義是從時才堪濟世北部尚書東京司隷必復其始侯君相繼華益一岳文昌一星青衿辯志童子離經袞勛非典書勒映螢往年靈柩

漂泊江淹以君泉慟川后停波揚名北海駐蓉西河
誰登九折不入朝歌有觴行發恭陪遂遠行鹿隨軒
丹書附冕位參上將榮兼木邈蛇盤綬結龜迴印轉
參朝平線歸政咸陽旂維川啓軍幕仍張起弦禮數
峻此戎章長離宛宛剛羽陵江世急奔流年催鷙隼
滅沒頻二扶桑搖軫士石折賢人星殞西鄂芝枯
南陽菊嵩啓首丘榮終極柏柞毀吞鳴械罷織
荒塋隴于碑陌餘息有露履之哀歲榮標龍巢北望
歷闕前觀松長風遠地厚泉寒書埋銅落琴覆絃寬
贈行之冊書而納棺 一作 一作 一作

啓手

故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銘

昔司徒之敷五教當堯試之初丞相之總萬機值秦
亡之後若殷人受氏乃承微子之封梁運應圖實啓
延陵之國公諱太字世怡蘭陵人也太祖文皇帝之
孫鄱陽忠烈王之子派別天潢支分若水直幹白高
澄源已遠茂親明德是稱毛畢之功宗子維城乃建
呼韓之國大同元年年十六封中盧城縣開國公食邑
五百戶山路窮寨非無窮侃之寶氣連千牛即有張
華之劍解褐給事中仍太子洗馬公子出身非郎官

而同品中朝洗馬異式道而前驅以公居之誠爲高
選大同元年入直殿省其年轉太子中書舍人南宮
宿衛職司簡銜北闕崇班榮參顧問通籍兩宮得賢
斯在大同三年授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褰帷祥
氣之境剌界銷憂之地南陽風俗文學更多美稷相
迎童兒逾遠既而亂離瘼矣王室騷然大夫有行役
之志君子有無期之怨背闕懷楚扁舟而行江漢奉
當璧之君張華歸中興之主承聖元年除侍中無雙
對問實匯武于丁鴻多識舊章是齊衡于王粲二年
除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仍轉平南將軍桂陽內

史尚方鑄劍冉轉金貂御史分符雙封銅虎豈直鄧
攸清白見稱五袴之歌劉寵廉能名爲一錢之郡遂
以天保未定王途多梗羅吳不可歸蜀無路臨淄負
海翻然改圖寬身清涼亟超渤海蒙授車騎大將軍
散騎常侍仍爲持節都督永州刺史而秦亭壓境郝
郏開城鼓角避鸞將軍天落雖復欣齒聽脩無防于
地道迴絕柴城結不御于宗祊請命受降歸都護
開朝以楚十管侍于平章趙府恭求無論于爵
遂以保定五年降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義興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天和二年授使

持節都督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趙襄之愛子既
布衣而戍谷魏安居之世弟亦罷於中山鄭安定僞
人降年不永春秋五十有一薨于蔡州之鎮遂故入
開空餘裘歸帆載道遐史無性吁哀哉有詔贈
官爲禮也五年十一月葬于長安北原洪里于之墳
正爲武庫太史公之墓直於龍門銘曰
玄鳥遠烈仙士弘漢東封宋化西入秦關人承佐漢
國紹開吳有美公德茂紀蔡鄉建[illegible]宮人承家帥于
卒由冥會晃直大啓蘇固聞時唐都昔遊傳望之苑
金華之宮文林講德武帳參戎名書柱上策滿帷中

託身淄右若政淮東秦降西逼楚澤南窮胯贅燭火
或懼秋風蠶則遠略逢盛應變陣橫十里兵圍一面
月暈孤城麾警慮接春的非攫秋蔦其前垂翅卧龍
夷猶蟠戰將作褱來思加始賞工鑄愈捷戊尊吏上
朱膺才飛虞歌即響泣于留恨藏書長往炎涼迭運
零落山丘宿莽暮月松氣陵秋勞南關之王子成東
陵之故侯 請太開書內史作奉朝請太祖時改中 昔公人周書作人下中舍人尚史比作中 生含人開府開書作舒木宮加 府各示一州刺史遙二作遂

故周大將軍趙公墓銘

公諱廣字乾歸邵惠公之元孫幽孝公之長子若水

拂日長蛇委天龍關暴河之光神鼎連雲之氣六辯
搆宇五運徵祥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脂點漆
日角珠庭爲子則名高五都爲臣則光照千里華蓋
中天之峯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其源歲在
琱戟年方竹馬月內桂樹切問能訓石上木生懸思
即悟年十一孝公薨喪在疚孺慕過禮泉驚孝水
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入翼斯舉大周建國宗子維城
設壇封人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元
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
授都督秦州刺史李公久牧汧隴遺愛在人今見撫

我君之子豈獨可隸之臺鮑宣累葉丞相之府蕭賢
重代二年拜大將軍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勳譬韓
信之登壇榮高獨拜武成元年遷都督與梁等十九
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潘家尊表乃濟漢之東流蔡蒙
旅平實華陽之西極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
戶地接韓城開鄉楚郡戶封八縣恩深冗恤之功邑
啓萬家事極曹參之賞保定元年授少司寇任戶若
俯附關爵斷獄泗劇輕于無冤氣觀因軍府或聽鳴
琴二年轉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其年閏
月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公亟牧

冀城須藩籬抵豪傑斂手負殘解印加以上谷精兵漁陽突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匈奴下馬之山貴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遙承風化二年奉詔向甘州迎皇后有文在手仲子之歸紀裂繻來卿爲君逆自非名高絕國威被和戎豈得稱族而行尊君之命四年授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尚見門項梁以名將當官以今方之彼有慚德天和三年授都督虞陝等八州廿防諸軍事陝州刺史旣牽垂棘既有滅虢之兵王官羈馬非無絕秦之路公以正正鼓旗開關車孰服叛威恩并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山

川則並走群望賓客明諸侯在門是以請禱承明言歸湯沐方尚夏郊之祀或辭桑林之祟吏除泰州刺史仍襲父爵河間公分茅之箭未發曉塞之城空望太夫人以公疾病相守悲泣留氣交衡奄捐館舍公頃代苦疑水漿不入雖王人勸奪齋詠愈增以死于子于死于親慈孝之道一朝總集大都之辰春秋二十有九四關罷市三軍行哭古寺聽訟猶見寒棠還顧空營惟餘衰柳管贈某官禮也六年六月歸葬于泰州之某原玄甲啓路追旌縣駒之功能旆贈行深悼東平之遠公允直惟忠温恭惟孝居之仁義飾以

禮樂風神機警聰敏精明有似于宮牆無形于喜愠金版玉策之記枕籍忘疲蘭芷之花之圖青映必舉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臆古泉流吻翩翩書記則阮瑀陳琳荏苒風流則王濛謝朓語其百發弓絕于猿吟論其台中劒深于鴈陣枚乘之望梁苑不憚棘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至如應變將略雷電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闇合有品藻人理之志有清平天下之心鵬路忽催龍津遂奪嗚呼哀哉太宰早茂三荊長辭萬始撫養遺孤連枝同氣馬援之戒兄子義存誰飭王沉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之

謂乎乃爲銘曰

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玄珪受命平地一紐增城大境偽臨數國前驅七政地爲先登時逢下武玉璜撥亂金縢光輔列晉承家邢茅作土皮分建木派流玄扈景命寅序微猷尚寔忠有令聞孝爲全德山節而政柎建守國渤海將臨燕山行勒平樂高宴金華莊論偶雁水紀禮明庭相風侍試承露須銘乘舟向日榮光臨星德畢克明能賢允敘上將授服九戎推轂趙失東魚胡亡南牧箭下遼城泥封函谷袞衣凱樂丹旂凱歸約法情推繁辭理遣烏懸察

蜓蛇立辯人共官圍家同野鹵衛雲推轜　風落仞
星裂中台山傾左鎮夏楹舍爵殷階啓殯繆綠彌行
明旌庭引秦川直望隴水分飛山河滿目容衛歸
陵園石馬車蓋袞衣小山搖落長林變衰凄滄原隰
荒凉宅兆樹密人稀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華表
夜臺尤寂窮泉無曉

後周文紀卷第八

晉陽張　燦參定　　閩蕭余　䜣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庾信五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夫人諱含字木姑陸吳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來庭丞
相勒兵三江府參高祖杖爲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
既沒赫連因即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繄操七風不
忘本也汝公衛祖無違此心祖政蹤滿大將軍儀同
三司北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
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合
章四星連曜敬安大情上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
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嬪于譙國友其琴
瑟命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鄰地登
高之錦自渭江波于陽採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
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
婦寧聞受封柱國破下以名華分照增城收土揚旌
休追陶政功都白狼之溪途銀黃牛之阪務枝之山
地險函谷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夾歌一曲
未足自受發鳴　降山木無已足以天腐之疾遂成

沉痾玉瀝難開金膏實遽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于
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衛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
秋月掩泣長松周季直之留書史深寘漢潘安仁之
詞淚徒增泉怨豈言西洲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
先逢金闕銘曰
芝陵反旆狄山止戈金精擇嶺昌闔凌波西游卿相
東望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衣纓從族燕垂從官
容入戎孫闕連鳴鵰來預登阜功參臨淵貞鼎留銘
彤弋餘賁應門淑令秉禮一日歸魚軒悲軾澤雉文衣

工之忌
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廻雪輕飛北降帝子
南瞻蜀宇若水既開岷山巴鑿月映巫峽江神斗闕
星飛北轉日影廻陽永伏氣陰律泥灰鶴頭巢市
雁去泰亭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鸞反哺白兩迴旋
少女難作夫人玉城樓空野設鞍殺郊營山川奇事
賦月無情搖落巨隴荒京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
草復途中松長轉直旂續方固因陵未植毋已一作有感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夫人諱含生本姓賀拔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
莫能花傳安豐家圖功臣則旅推上所外戚列傳既
聞建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略少保建
昌郡公父縱柱國大將軍太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
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遠約克貸先登之主並得位入
六府功參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曜風彰
徽華早茂芹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
師氏及乎逆賢君子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軿是服
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
豈止莊姬掩笑楚相知慙定姜聞兆齊兵不入武成
二年冊拜趙國公夫人漢王闔立義之姊邑以延鄉
爵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柱

國殿下居若水之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旌玉壘驟
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月
峽發德雲門濯錦江波蓬蹤織室山明石鏡郎對妝
樓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朝香四兩勞成之使
稱藥卑一枝恨填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
日薨于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荊之傷逝怨起
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
鸞聲佩玦長歸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葬于長安
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留連于
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于陳王銘曰

河西斗絕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鄉賢仕木樓千仞
金山萬里紹慶邢姬其昌求子施令道北侍母奉南
紘綖禮數陳秋鬭嵾義超江汜仁流萬墍玉筐迎鵷
金籠助蠶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壼慍
舉案外恭停域下訓恭嶺於蔚年華於舜風而消散
神寶雖絕婺女還星如娥歸月左蟾夕鎮高堂朝發
空陽凌波更無廻雪卜平日隰高平日原西臨水井
北望寒門猶垂猶服尚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
山廻地市路沒勝城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塋別起
舊月孤明賢墳未式節隴常貞（一作一枝一株）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伊侯于鄭
鄭莊恭之重世卿士於周以國為族自茲而始祖瓊
太常公侯父穆司空貞公西京賦詩奉常恭柏梁之
安東都言識司空為武衛之官籍連齋閣既同磐石
門稱通德無殊儒林夫人備義聞門端莊令淑柔柔
芣苢葛覃及乎作配君子古事則始下氣怡聲
承巾奉帨親戚惟偕閨閫以睦保定二年冊拜滎陽
郡君序戚升榮從夫有秩寵惟立義之封邑以延鄉
有禮之妻封之石窌大將軍泝府二江夫人聞猿三
峽明月靈關之阻秋風蜀道之難奄以瑤華先從春
露天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薨于成都春秋三十六
年詔贈安昌國夫人禮也即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
歸葬于咸陽之白起原遂使山迴反葬先封節婦之
陵日入虞淵實掩賢姬之墓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河開國分識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疇昔之邑
今茲成姓識履傳風黍興留慶三星在戶百兩言歸
虔恭內政榮曜中闈承姑奉盥引子停機桑園蠶績
錦室鸞飛珩璜節步藻火文衣巴水幽咽猿鳴斷絕
月落珠傷春枯桂折趙瑟長辭秦簫未別貞姬掩隧

節女封墳洛濱無月荊臺失雲烏悲傷聽松聲愴聞
千年遂古百代餘芬（氏害一作玄武後葉王梁傳赤族符已三采生壁作玄武玄武水祖名司空水土官也立義一作忠）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

銘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
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礼以孝昌之始主諾淮陽
父以正光之初奏擁海岱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
箴誡之德虔恭循禮令淑雅儀及乎百兩言歸三星
在戶箴盥始事侍枝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

有夫出征白狼山陵之兆大統十六年附授永安郡
君婦以大郡親由于貴嗣帝家慶賴而有之保定二
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往有典則方美河魴足
光彤史既而風樹所及灰琯遂侵與善何言至于大
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
十月十日遷窆于咸陽萬年縣之杜原山形起伏既
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烟乃合青烏之氣銘曰
觀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白狼建功
丹蛇纂慶寘之廣矣先開淑令君子豹瑞賢才家政
晉珮以禮軒車以命讓果成康推珠小錦百年超忽

千金莫將室謝賢夫庭辭貴子歸鞍蝦路不能攀祀
室委衣褻衣留盡鏡心香垂下罷日掩高春空餘舊館
虛蕤新封山迎寶柳路沒深松前號發變夫人何從
[illegible]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曾司徒樂陵公色後于□就封
因即家焉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南故事尚餘金谷
或高蹤陸仍任代郡□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荊陵郡
公司空佐命魏封少傅丞疑周宅並爲大族俱蒙賜
姓泰宇氏也是□邑家夫人年十七歸于宇文氏淑

令端莊含章貞吉儀幽惟儀閒關巳正某年除金郡
君某年改授冠軍國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
內主翻蘭修務以保定五年四月遘疾薨時年四十
有四即以其年某月日歸葬于京兆之某原人世風
煙山川忽促凌奇參衛延貞女之墳隴首白楊咸
表賢婦之墓乃爲銘曰
三星屈天五岳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
山川維氣挺茲令淑惟此合章玉生庭蘭蘭開室香
邢姨娶服宋子河魴百兩言歸九儀從聘翰狄七彩
軸車六命聯室辭親從廷替政世爲閭水人成大夢

神帳山門接塔泉河含哀長合悲轂永送香墳柏梆
路閉松城悲笳銜影錦幘嘶團連趙瑟樓謝秦笙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滎陽開封人也七子賦詩足光賓
客二婦從政實崇儀米則曾祖侍中漢則漢
君議廣郡川懷聯無虛史籍祖那秦州別駕父茂伯
撫軍將軍涼州刺史和陽縣侯夫人令淑早聞芝蘭
獨茂既容既德言告言歸婦道肅恭愷儀盛太傅
鄭公周室威服政實人人就佐君子勤勞是司琴瑟
既友絲絲無代敬明之所幽成之孝敬某年月日

封鄭國夫人褕狄既加滋誕是務夫人有安世之貴
躬服浣濯于有文伯之節無忘機杼表裏惟安閨閫
且正嚮門有疾藥對無救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
葬于長安之石安原世子某兄弟並勛慈訓成遵母
儀霜露深悲寒泉增慟銘曰

居往周用當官教府置騎賓來開黌學聚孫嚴家室
賢才雖武棠棣之華螽斯之羽人倫七德風化二南
采采芣苢萋萋葛覃節行聲長副笄珈參翟闈秉杼
祭共谷蘩春秋超忽零落無時家亡淑女國喪賢嬪
香墳永送舞鶴長辭山深月闇風急松悲千年開閤
許驗宗龜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

銘

在河之洲關雎君子之配德言采其蕨見夫人之有禮
用之風化人倫厚焉夫人諱安字大羅河南洛陽人
也祖某京兆康王父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錄尚書司州牧汝陽郡王附學雄富指某對遊公卿
之室將相羅國維家夫人能修法度無思犯禮恭儉
節用愛在進賢大統五年封樂安公主歸于賀拔氏
時年十三思事無物化成婦德彤管載其棠棣早茂

及乎謳歌有歸褕狄降等輔佐君子猶安其室周天
和元年乃封章武郡君霜露不居風煙飄忽遘疾累
旬奄捐館舍以周天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薨于長
安萬安里春秋五十有二詔贈頓丘國夫人禮也即
以其年三月二十日歸葬于咸陽之石安原既異乘
鸞翩然永去雖非舞鶴即掩泉門欲誌佳城乃爲銘
曰

逖矣雄謀悠哉劉轍九服潛運三川中斷卿相連鑣
賢才舞絕琬琰令淑施衿結縭方之棠棣以螽斯
既全婦德還稱母儀逝水滔滔危途冉冉問藥無對

蒸井不驗狄服空陳絃機虛掩郭門路轉哀挽途窮
隴深結霧松高聚風春蘭秋菊唯始唯終

周大都督陽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恒州代郡太平縣人祖某父恒周大將軍
南陽郡公夫人資于事親躬奉訓誡教于宗室是聞
詩禮及乎十五歸爾恭如賓蘋藻維敬紘綖是勤內位
克諧中閫以移年齡不競霜露先侵吏延無壽之杯
遂闕長生之枕以周天和四年二月八日薨于長安
之洪固鄉時年二十有三其年某月日葬于萬年縣
之壽里山非宋國謝爲鄭女之陵地異荊臺遂有賢

妃之墓銘曰

畢狼建國靈武開都地接天柱山臨寶符人資義烈世表雄圖葛覃經蔓棠棣早盛既安淑德爰從配命四教弘宣三星克正霜凋桂苑風落芝田三從闕性五福傷年歸安永絶言告長捐悽切郊野紆廻隰原風慘雲愁松悲露泣朗月空嗟傷神何及

周儀同松滋公拓拔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爾謀帝系即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甥舅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外傳習言公宮教業箴盥線纊佩帨蓏蘭年十有三出適儀同拓跋競衣且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摽梅三實無以其時夭桃九華能脩其政某年月日冊拜刑落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采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膏腴美疢華茂傷年沉痾牀帳藂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本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覩禮教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儀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爲迎門儐蘋實俎奉盥如事移茵即序春水浴蠶秋機求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廻月玉樹臨春弄玉鳳凰呂容紫艸白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即埋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美叔一作美淑延一作近儒一作是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猶龍漢有將軍宛城以之翰馬復有西入上書仍爲秦國之相東向問討即是韓王之師父宜使持節大將軍南北二華州刺史順陽郡公魏武皇帝之長舅也猴侯魏舟居咸陽之宮曲陽王根借明光之殿語其貴戚差足擬倫論其退讓彼多慚德夫人幼而聰敏早

闡令淑形管有美賢才見稱弄其紙筆擢失諸兄之意勇其髫齡畏傷王母之心年十有一出適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柴烈烈以上將領朔中台受任軍國忠勤規模繁擅夫人輔佐君子言容匡贊增耀三星欽明四德投巾沃盥有譴於事姑斷織停機無忘於訓子保定二年冊授大夏縣君既以夫尊又云子貴乃遷順陽改郡君夫人之邑或用鄉名小君之號多從夫秩典冊光臨足稱榮寵本有風氣之疾頻年增動略多枕卧飛龜之散遣疾無徵畫龍之符留年不驗以今建德四年三月日薨于館舍春秋四十九即

以其年八月日葬于長安之洪瀆原神光離合尚存河渭雲氣徘徊猶歸樓下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上吉泰相立功漢將隴水分流秦川遙望秋陸俗勇金行地壯廣武軍中安平河上吏者齊也謂嫁曰歸三星夜照百甲朝飛偷狄有典容禮無違台庭等秩侯服同衣子奉母儀夫聞家政七族承和九門連慶紛悅恭肅溫清孝敬抒秉秋成蠶隨春令年華未落電影先過徒食日氣空飲天河星潤玉井月捐金波虞淵落日薤露哀歌寂寞虛鼻荒凉象設幽隴龜封重泉蟻結秋色悽愴松聲斷絕百年何幾歸於此別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公丘乃敦崇傳

崇恒州代郡彭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國賜姓者十二人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况復大電繞樞流星入昴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兄弟十人分為十姓辨風吹律丘氏即其一焉五代祖巡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于時天道西北既禀謀謨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因以封名仍為陽氏與大南公伯即有連類宗則疑樂正非無準則曾祖雙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兖一州刺史范陽文昭公洛

食之始上馬治國登庸之初昇槐論道生則絕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為將四代為公社稷大宗鐘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是也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驃騎都督河交二州刺史壽縣開國公公子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康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繁故得衛青上將秦耳賢夫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洗沙聚石之營卸口捫雲之陣彎弧則戟破小支舞劍則泉飛枯井夫人字文氏㓨文

皇帝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降處恩
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慕封贇追旌盛德乃
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大人
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
歸唯有東平之樹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海水羣飛
天星亂動鼙鼓征伐不出于人主罪賢昧叢議在於
彊臣高氏相驅率風塵奄荒齊晉我舅氏文皇帝駕
馭龍虎據有關秦南北分盟東西款怨既而各受圖
書並當珪璧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
親未生則慮禍大則親戚偏鍾荼炭輸之城旦下之

織室關河嚴鏁三十餘年大獸交亂人思反德彼之
風塵既靜函谷北之冠蓋屢涉齊賓中山寃杜之餘
代郡凋殘之澤並遇帝台咸蒙禮遇崇賓兄弟二人
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恆山殺翮望同飛
而安國從中贊爲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天和四
年至于新邑制廷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賓使
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
國公食邑一千戶賓符身虎口仍上龍門聲價已高
風霜即遠方欲討論國恥申雪家寃橫尸原野是所
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衛國興文子之
慟長安有詔葬之悲乃贈本官加少傅蒲虞勳三州
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某月日葬于長安之
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凡千孤煢生妻發室
即能有節還成守義崇家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
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庭交映鼙鼓相臨昔三馮同德
繼踵當官兩杜齊名夾河爲郡比斯榮寵彼將慙色
俄然寢疾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懼偶酷同氣長
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
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

孝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
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兄之今日建德二年授使
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怱怱橫關但有頌
聲暖暖帷帷開吾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乃是人
境移風非直停車行雨有救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
郡公崇自見李典而以追于今雖際伊不得仍未降
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京師大將軍精誠所至憂念
婦人豈於可希良以爲過又廣化公崇知此存心
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
之難念加勉勗以致盡善指今宣綱抑揉賜齊陳物

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子太守別降紅泉之恩荊州刺
史備蒙衮衣之賜洽績尤異此之謂乎崇清靜為政
廉明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
深沉壙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
是所用心緹袟緗素愛玩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尚有
公卿之辱鼓鞞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語其雠恥唯願
横行死地思其報國不恭身膏原野但令天假之年
時縱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槩陳之直史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

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
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
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上有
秉曆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
華而已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
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為樂正聞之
九成克己備乎禮容成風被乎政加以卑宮菲食
卑服絺衣百姓為心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
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宮觀
不移故無勞於白雀銀甕金船山車澤馬豈止竹符
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二氣同為景星雕題鑿齒識海
水而來王烏弋黃皮驗東風而受吏于時玄鳥司曆
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于華林之園
王衛正而春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千乘雷動萬騎
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群臣
陳大射之禮雖行祓禊之飲即用春蒐之儀止立行
宮裁舒帳殿階無玉璧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
非許昌之賦洞院既張承雲乃奏鸚鵡九節翻首七
章正繪五彩之雲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春
膠夏筋累成青藍赤羽於是鑿朱汗之馬校黃金之

埒紅陽飛鞚紫燕長嘶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
里莫不飲羽御竿吟猿落雁鍾鼓震地埃塵漲天酒
以罍行餚由鼎進彩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
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
則山藏海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既弱
水將低金波欲上天顏惟穆賓歌惟醉雖復暫離北
闕聊宴西城即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
舉奉詔為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容梗
槩集作無上一作昔王　作王褒

哀江南賦序

歲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

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爲主日暮塗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飇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傷心賦序

余五福無徵三靈有譴至于繼嗣多從夭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歿羇旅關河倏然白

首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長孫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亡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若夫入室生光非復全及夾河爲郡前途逾遠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豈期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長虞應德璉劉滔之母任延之親書翰傷切文詞哀痛千悲萬恨何可勝言龍門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嗚呼哀哉

趙國公集序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筠風雲之爲動

與大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
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
橫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
之會萬重似雲陵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
天官之書韻涉絲桐成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
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能賦且上增城
抱日月之光發發霄飛南上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
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于別離之世自魏
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
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
呂若使言無節目則曲臺不假聲止操縵則成均無
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生承蓋 文集
類聚

擬連珠四十四首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戰陣勇于風飆
謀謨出乎胸臆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是以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絳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
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蓋聞解封豕之結案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喢血
轅門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盟千乘之國
須季路之一言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舒股肱良哉無爲應變是以
屈倪參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干木爲臣天下無西河
之戰 倪當是完

蓋聞鄧鄂已危徒思馬服郢城去矣空用翔輌是以
竹杖扶危不能止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
之河

蓋聞蟻穴衡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
大廈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蓋聞咨啓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
相傾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蘇儀見用六國縱橫

蓋聞某獄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寵或卧燕墻是以
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
去國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待陽淪沒
非復能臨偃師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
之宮荊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宗子思說翻徒聞枕戈是以

刹現之英略豈知自免行遜之懷此我能涉河

蓋聞穀林長逝存往不從僞刺消秋無餘無封是以
隋珠日月實合燒山之火霜筆綠管寧壞雨後之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甘關塞花跨江湖是以
夜光月飛鶴綠林之叢即之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霜妻
之哭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沾終變
湘陵之竹

蓋聞上世用兵既非陰謀殊累求忽以爲終是以
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將嶧平原之奠登河
橋而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遭亂忘歸之兵成蒸亭
之鬼是以竿堂之風山將有寃魂貴鄉之隊塞
偏多夜哭

蓋聞江黃戎馬之後鄒邦風塵之路有去而不歸
戎無因而返客是以箕帚之下必有思子之臺
之傷應多望夫之石

蓋聞悲怨生離思情中絕空思出水之流徒經過風
之雪是以淚中對酒而線珠去帳莫息而虎
永別

蓋聞材彼可收既愬白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
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舟之覆無一
物而不沉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摽是以
楚獄既焚池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蓋聞名高八俊傳于閨壁之寶智周三傑斃于婦女
之計是以洪澤之蛟遂摧長劍之虎平原之蟻能摧
失水之龍

蓋聞吳織蜀錦不能無水而浮以紅閑綠不能無弦
而射是以能焚之鶴寧有六翮之期嘶騎之馬無復
千金之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
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蓋聞遷徙之羽危徒陵雖家折里淒吹纔膺是以
吳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荊軻之別燕市忠不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門高門盛衰貴賤
何論是以平生故人潘大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

蓋聞親拜楚博士留秦信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
之臣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擒愴山河離異不妨
風月關人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衰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爲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恥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牟之甯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文紀　後周卷八　二二四

蓋聞百尺之高累于九恭之上千鈞之重懸于一木之枝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蓋聞豫章七年蔑于豐草幽蘭九畹淪于幽谷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理之蔦若賞其聲吳宮有已枯之竹

蓋聞明鏡蒸食未爲得所干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官武騎才堪王佐不應直敎游俠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暴虎馮河是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凌波

蓋聞意氣既下非資扛鼎風神自勇無待過關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遂反相如睨柱連城之璧還

蓋聞卷施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鯤鵬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穀洛之鬭周王不能改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恥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美虞

文紀　後周卷八　二二五

公之垂棘

蓋聞水之激也是溺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須命豬慕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蓋聞蠆蠍唇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呼可畏也鬼有一車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爲琴瑟仁義爲庖廚是以從桀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是以南江臧械知無路可歸白鴈抱書定無家可寄文先英華

後周文紀卷第八終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一）

（明）張溥輯

明婁東張氏刻本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溥編。溥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已著錄。自馮惟訥輯詩紀，而漢魏六朝之詩匯於一編；自梅鼎祚輯文紀，而漢魏六朝之文匯於一編；自張燮輯七十二家集，而漢魏六朝之遺集匯於一編。溥以張氏書爲根柢，而取馮氏、梅氏書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務得貪多，失於限斷。編錄亦往往無法，考證亦往往未明。有本係經說而入之集者，如董仲舒集錄春秋陰陽，劉向、劉歆集錄洪範五行傳之類是也。有本係史類而入之集者，如褚少孫集全錄補史記、荀悅集全錄漢紀論之類是也。有本係子書而入之集者，如諸葛亮集錄心書、蕭子雲集錄擇住子是也。有牴牾顯然而不辨者，如張衡集錄周天大象賦，稱魏武、黃星之類是也。有是非疑似而臆斷者，如陳琳傳中有袁紹使掌書記一語，遂以三國志注紹冊烏桓單于文錄之琳集是也。有僞妄無稽而濫收者，如東方朔集錄真仙通鑑所載與友人書及十洲記序之類是也。有移甲入乙而不覺者，如庾信集錄楊炯文二篇之類是也。有採摭未盡者，如東晳集所錄餅賦，實多數語，不知祝穆事文類聚所載尚多之類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鍾會集成侯命婦傳，三國志註載於兩處，遂分其首尾各爲一篇之類是也。有可以成集而遺之者，如枚乘七發、忘憂館柳賦、諫吳王書及玉臺新詠所載古詩可成一卷，左思三都賦、白髮賦、髑髏賦及文選所載詠史詩亦可成一卷，而擯落不載之類是也。然州分部居，以文隸人，以人隸代，使唐以前作者遺篇，一一略見其梗槩，雖因人成事，要不可謂之無功也。明之末年，中原雲擾，而江以南文社乃極盛。其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衍歸有光等之說而暢其流；陳子龍倡幾社，承王世貞等之說而滌其濫。溥與張采倡復社，聲氣蔓衍，幾徧天下。然不甚爭學派，亦不甚爭文柄，故著作皆不甚多。溥所撰述，惟刪定名臣奏議及此編爲巨帙。名臣奏議去取未能盡允，此編則元元本本，足資檢核。溥之遺書，固應以此爲最矣。

漢魏六朝百名家集敘

文集之名始于阮孝緒七錄後代因之遂列史志馬貴與經籍考詳載集名人物爵里著作源流備具左方覽者開卷大意已顯然

李唐以上放軼多矣周惟屈原宋玉漢惟枚乘董仲舒劉向揚雄蔡邕魏惟曹植陳琳王粲阮籍嵇康晉惟張華陸機陸雲劉琨陶潛宋惟鮑照謝惠連齊惟謝脁孔珪梁惟沈約吳均江淹何遜周惟庾信陳惟陰鏗千餘年間文士輩出

彬彬極盛而卷帙所存不滿三十餘家藏書丑庖者今同慨晉摯仲洽總鈔羣集分爲流別梁昭明特標選目舉世稱工澄汰之餘

遺亡彌衆至逸書編于豫章古文鈔自會稽巨源寶經龕之帙容齋發故簏之藏趙宋諸賢戮力稽古不能追續墜簡鋪揚詞苑亦

惟委之時運抱痛河海而巳余少嗜秦漢文字苦不能解旣畧上口遍求義類斷自唐前目成掌錄編次爲集可得百四五十種近

見閩刻七十二家更服其搜揚苦心有功作者兩京風雅光並日月一字獲留壽且億萬魏晉改元承流未遠晉尚淸微宋矜新巧

南齊雅麗擅長蕭梁英華邁俗總言其槩椎輪大路不廢雕幾月露風雲無傷氣骨江左名流得與漢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

先質後文吐華含實者也人但厭陳季之浮薄而毀顏謝惡周隋之駢衍而罪徐庾此數家者斯文具在豈肯爲後人受過哉余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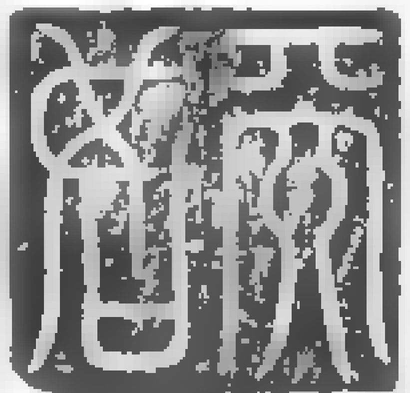
賈長沙以下迄隋薛河東隨手次第先援剞劂凡百三家卷帙重大餘諜踵行古人詩文不容加點隨俗爲之聊便流涉無當有亡

評隲之言懼累前人何敢復贅每集敘首本末微見送疑取難與代筵叩爾別集之外諸家著書非文體者概不編入其他斷篇遂

句雖少亦貴期于畢收但家無乘書妄譚遠古滕囊漏挂寧免訕笑倘世有蓄文德之別部大思光之玉海者則願負擔以從矣

婁東張溥題

八閩徐博繡梓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總目

漢九人

賈長沙集　雒陽賈誼著

司馬文園集　蜀郡司馬相如著

董膠西集　廣川董仲舒著

東方大中集　平原東方朔著

褚先生集　潁川褚少孫著

王諫議集　蜀郡王褒著

劉中壘集　劉向著

揚侍郎集　蜀郡揚雄著

劉子駿集　劉歆著

東漢十一人

馮曲陽集　京兆馮衍著

班蘭臺集　北地班固著

崔亭伯集　安平崔駰著

張河間集　南陽張衡著

李蘭臺集　廣漢李尤著

馬季長集　扶風馬融著

荀侍中集　潁川荀悅著
蔡中郎集　陳留蔡邕著
王叔師集　宜城王逸著
孔少府集　魯國孔融著
諸葛丞相集　瑯琊諸葛亮著

魏十二人

魏武帝集　曹操著
魏文帝集　曹丕著
陳思王集　曹植著

陳記室集　廣陵陳琳著
王侍中集　山陽王粲著
阮元瑜集　陳留阮瑀著
劉公幹集　東平劉楨著
應德璉集　汝南應瑒著
應休璉集　汝南應璩著
阮步兵集　陳留阮籍著
嵇中散集　譙國嵇康著
鍾司徒集　潁川鍾會著

晉二十二人

杜征南集　當陽杜預著
荀公曾集　潁川荀勖著
傅鶉觚集　北地傅玄著
張司空集　范陽張華著
孫馮翊集　太原孫楚著
摯太常集　長安摯虞著
束廣微集　元城束晳著
夏侯常侍集　譙國夏侯湛著

潘黃門集　滎陽潘岳著
傅中丞集　北地傅咸著
潘太常集　滎陽潘尼著
陸平原集　吳郡陸機著
陸清河集　吳郡陸雲著
成公子安集　東郡成公綏著
張孟陽集　安平張載著
張景陽集　安平張協著
劉越石集　中山劉琨著

郭弘農集　河東郭璞著
王右軍集　瑯琊王羲之著
王大令集　瑯琊王獻之著
孫廷尉集　太原孫綽著
陶彭澤集　潯陽陶淵明著

宋　八人

何衡陽集　東海何承天著
傅光祿集　北平傅亮著
謝康樂集　陳郡謝靈運著
顏光祿集　瑯琊顏延之著
鮑參軍集　東海鮑照著
袁陽源集　陳郡袁淑著
謝法曹集　陳郡謝惠連著
謝光祿集　陳郡謝莊著

齊　六人

竟陵王集　蕭子良著
王文憲集　瑯琊王儉著
王寧朔集　瑯琊王融著

謝宣城集　陳郡謝朓著
張長史集　吳郡張融著
孔詹事集　山陰孔稚圭著

梁　十九人

梁武帝集　蕭衍著
梁昭明集　蕭統著
梁簡文帝集　蕭綱著
梁元帝集　蕭繹著
江醴陵集　濟南江淹著
沈隱侯集　吳興沈約著
陶隱居集　秣陵陶弘景著
丘司空集　烏程丘遲著
任中丞集　樂安任昉著
王左丞集　東海王僧孺著
陸太常集　吳郡陸倕著
劉戶曹集　平原劉孝標著
王詹事集　瑯琊王筠著
劉秘書集　彭城劉孝綽著

劉豫章集　彭城劉潛著

劉中庶集　彭城劉孝威著

庾度支集　新野庾肩吾著

何記室集　東海何遜著

吳朝請集　吳興吳均著

陳　五人

陳後主集　陳叔寶著

徐僕射集　東海徐陵著

沈侍中集　吳興沈炯著

江令君集　濟陽江總著

張散騎集　清河張正見著

北魏　二人

高令公集　渤海高允著

溫侍讀集　濟陰溫子昇著

北齊　二人

邢特進集　河間邢邵著

魏特進集　鉅鹿魏收著

北周　二人

庾開府集　新野庾信著

王司空集　瑯琊王褒著

隋　五人

隋煬帝集　楊廣著

盧武陽集　范陽盧思道著

李懷州集　博陵李德林著

牛奇章集　安定牛弘著

薛司隸集　河東薛道衡著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總目終

賈長沙集

賈長沙集題詞

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入議國事出對諸侯深見親任賈生年二十餘吳廷尉言于漢文帝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此兩人者始何常不遇哉讒積忌行欲生無所比古之懷才老死終

身不得見人主者悲傷更甚即漢大臣若絳灌東陽數短賈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學未必讒人罔極如上官子蘭也太史公傳而同之悼彼短命無異沉江漢廷公卿莫能材賈生而用也蔽于不知猶楚譖人耳賈生治

安策其大者無過減封爵重本業教太子禮大臣數者于天子甚忠敬于功臣宿將無不利也怒之深而遠之疾何爲乎史記不載疏策班固始條刻之世謂于賈生有功然身既疎退哭泣而死焉用文爲太史公闕而不錄其哀生者深也時政諸疏雜見新書顧倫理博通不如本疏揣摩家庭登獻華屋草創潤色意者亦有殊途乎騷賦辭清而理哀其宋玉景差之徒歟西漢文章莫大乎是非賈生其誰哉

婁東張溥題

賈長沙集目錄

賦

弔屈原賦

旱雲賦

簴賦

同前

服賦

騷

惜誓

疏

論時政疏

論積貯疏

上都輸疏

諫鑄錢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立淮南諸子疏

論

過秦論上

過秦論 中

過秦論 下

附錄

本傳

賈長沙集目錄終

賈長沙集卷全

漢 雒陽賈 誼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
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
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

旱雲賦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
蓬勃兮。滃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
重沓而竝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
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

與兮。妄儷倚而時有。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
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正雲
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窕電而四塞兮。
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
而狠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
潛而閉藏兮。爭離刺而竝逝。廓蕩蕩其若滌兮。
日照照而無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
渭。湯風吸習。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憤。壠畝枯槁
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

兮。釋其耰鉏而下淚。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
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
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
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
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
氣辟而留滯兮。厥暴戾而沈沒。嗟乎作孽大劇。
何辜于天恩澤弗宜。嗇夫寡德。羣生不福。來何
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
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

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

虡賦

攷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
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
而欲飛。

同前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
峩峩。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服賦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何去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

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殉財，列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愚士繫俗，窘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若深淵之靚，汎虖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蔕，何足以疑。

騷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

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

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疏

論時政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

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

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

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

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

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

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王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

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

據。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爲戎人

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

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爲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

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

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

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

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

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

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

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

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
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
也

疏

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
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
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
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
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
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
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
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
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
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
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
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
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

而國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上都輸疏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鐊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

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令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諫鑄錢疏

孝文五年爲錢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諫不聽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

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

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

民困六矣制吾器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亡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

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諫立淮南諸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

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論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

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

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郤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振於殊俗。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　中

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始皇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

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始皇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

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

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

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政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

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始皇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

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

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本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

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

梁王奕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請封建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後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遌文獻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彊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第十八

司馬文園集

司馬文園集題辭

梁昭明太子文選登采絶嚴獨於司馬長卿取其三賦四文其生平壯篇畧具殆心篤好之沉湎終日而不能舍也太史公曰長卿賦多虛辭濫說要歸節儉與詩諷諫何異余讀之良

然子虛上林非徒極博寔發於天材楊子雲銳精揣鍊僅能合轍然踈密大致猶漢書於史記也美人賦風詩之尤上掩宋玉蓋長卿風流誕放深於論色仰其所自叙傳琴心善感好女夜亡史遷形狀安能及此他人之

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彼曾與盛長通言之歌合組賦列錦均未揄耳獵獸獻書長揚志直馳檄發難巴蜀竦聽慕藺生之澠池跨唐蒙於絕域赤車駟馬足名丈夫抑其文皆賦流也生賦長門沒留封禪英主愁后思眷不忘豈偶然乎

婁東張溥題

司馬文園集目錄

賦

子虛賦

上林賦

大人賦

長門賦

美人賦

哀二世賦

書

諫獵書

報卓文君書

檄

喻巴蜀檄

難

難蜀父老文

符命

封禪文

歌

琴歌二首
附錄
本傳

司馬文園集目錄終

司馬文園集卷全

漢蜀郡司馬相如著
明太倉張溥閱

賦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江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

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蠷蝚。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

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絶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𨈆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

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

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

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

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
乎泱莽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
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湃滭沸宓汩
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
雲橈宛潬膠戾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
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
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
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
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
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
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
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
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群浮乎
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
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
巍深林巨木嶄巖嵾嵳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巖
陁甗錡摧崣崛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

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𡼏登
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
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
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
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
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
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
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
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

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
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
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
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
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
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
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圉燕於閒
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

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㠑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插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幷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

連卷欐佹崔錯𤗮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瀏莅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集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蠗蝚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

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班文跨野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

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遊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藺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

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轔轢步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與其窮極倦𠮗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

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戌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

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氓隸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䍐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

則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

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抴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㚇以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蒞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

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崫礨嵬𡾋遍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

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
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
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
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
霞兮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僸侵潯而高縱兮紛
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馳遊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

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
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
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
超無友而獨存

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
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
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
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
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
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
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
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
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
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
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
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

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
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
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
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
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
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
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
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

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
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燿燿而
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
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
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
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
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
之不可長按流徵以郤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
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

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
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
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
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
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
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
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
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
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
不敢忘

○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
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
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
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
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
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車譬猶防
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

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
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皓
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
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
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
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雲虛
門閣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
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
淑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

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
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
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
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
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
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
珍奇。金鉔薰香。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橫施。
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
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

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
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
谷豁乎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
衍。觀眾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
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
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
操行之不得兮。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
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
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妙在尋指諫妨

報卓文君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檄

喻巴蜀父老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

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難

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喔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
孤爲奴虜係纍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
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
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
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
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

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
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
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
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
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

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
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符命

○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晳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

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

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
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
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
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
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
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
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

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
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
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
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
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
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
聲今視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
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
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
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
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
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
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傳

自叙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旣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

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旣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

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

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

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

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爲辭，而己詰

藉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以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

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淩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琴歌二首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翺翔

人

凰兮凰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本傳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文園集終

董膠西集

董膠西集題詞

史記儒林傳載廣川董氏與胡毋生春秋同列無大褒異至漢書始特爲立傳贊述劉子政與劉歆劉龔言論抑揚其辭以寄鄭重凡人輕今貴古賢者不免太史公與董生並遊武帝朝或心易之孟堅後生本先儒之說推崇前輩則有叩頭戸下耳正誼明道西漢絕學遂爲儒宗三策三對君臣喜起文章大醇禮記儔也公孫用事同學懷妬出相膠西謝病自免悲哉董生何賦不遇今其然耶然尊孔

氏斥百家立學校舉茂孝王者制度皆發自董生身雖廢言何嘗不顯哉高廟燔災閒居擬對私家書也主父挾奏呂生妄議下吏當死漢法失刑與誅腹誹何殊宋儒因武帝好殺窮跡淮南曲罪董生一對上啟殘賊將生罪反居張湯上乎非論之平也

婁東張溥題

董膠西集目錄

賦

士不遇賦

策

賢良策一 并制

賢良策二 并制

賢良策三 并制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書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對

高廟園災對

雨雹對

郊祀對

頌

山川頌

春秋陰陽

附錄
本傳

董膠西集目錄終

董膠西集卷全

漢清河董仲舒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祗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淸濁兮廉士亦焭焭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

深淵兮何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邊兮紛舉世而同逝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鮮所後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旋荒途而難踐伸君子之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皆違兮悵無與之皆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嫌矯情而獲有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原性之惟病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彌異遊幽求於無足兮豈紆采而漸

類荷胼胝之可同兮愛鬚髮之足辨也

賢良第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

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

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

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
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
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
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
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
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
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

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
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
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
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
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
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
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
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
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
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
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
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

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
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
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
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
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
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

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

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

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乃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延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

聖人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

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臣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

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

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

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

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天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

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

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

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

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

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

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

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書

○爲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乎古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群眾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撿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從被升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群心所質，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

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卽奇偉隱世，具倫之人，各思竭愚，歸仵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卽借人宜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海。仲舒愚陋，誦得六藝，所識褊陋，不能辨揚爲分。君侯所貴，揣竊聞春秋曰：聖賢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遊。又曰：唯而不言爲諂，達而不言爲怨。故輒披心腹。伏念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或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然君侯深覩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歲實，家有饑餓其死傷者不盜賊。盜起窮亡，不止，良民彼害，秀聖之士，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嘗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且奏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

以對主變，仲舒叩頭死罪，謹本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對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

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

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

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脇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

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敛。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陽。更相動薄。則熏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

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

潤而成脂。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

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井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

雨矣故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日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由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凉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遲延

負牆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帝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

也帝牲有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羣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

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

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頌

○山川頌

山則巃嵸𡾰崔。嶊嵬㠑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灄。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多。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

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淸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天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藏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

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僖宮災

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一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

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莊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
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從楚、僖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略皆同說、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大夫專恣、陰氣盛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雹
季孫宿任政、陰氣盛、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蝝螟子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
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
就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蝝生。
屬螟蟲之類
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
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
僖公五年秋螟

時公觀漁於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螟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
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
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人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
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
王，後鄭岠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
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
人以弒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
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
之象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
世子，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彊楚，其後不內

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
侯將不從桓攻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
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黄桓不能救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楚滅黄狄侵衛鄭莒滅杞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於婁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

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
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
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
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
楚乘弱横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
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
晉師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
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後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
滅鄫齊滅萊鄭伯弑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
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
得舉手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

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戕吳子，蔡世子般弒其父，莒人亦弒君而庶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死。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陳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
仲尼、宋三臣以邑叛、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大夫以邑叛、晉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
吳、衛逐世子、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
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
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是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
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
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
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
文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
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
莒晉皆弒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
王分爭、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
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
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
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
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
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
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
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
喪、執滕子、圍曹、爲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
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
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

本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

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

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東方朔集

東方大中集題辭

東方曼倩求大官不得始設客難楊子雲草太玄乃作解嘲學者爭慕效之假主客遣抑鬱者篇章叠見無當玉巵世亦頗厭觀之其體不尊同于游戲然二文初立詞鋒競起以蘇張

爲輪攻以荀鄒爲墨守作者之心寔命奇偉隨者自貧彼不任咎未可薄連珠而笑士衡鄙七體而譏枚叔也曼倩別傳多神怪不足盡信即史書所記拔劍割肉醉遺殿上射覆隱語榜楚舍人侏儒徘優其跡相近及諫起上林面責董偃正言嶽嶽汲長孺猶病不如何況公孫丞相以下誡子一詩義包道德兩篇其藏身之智具焉而世皆不知漢武歎其歲星劉向次於列仙事或有之非此浮沉莫行直諫事雄主其誠難哉

婁東張溥題

東方大中集目錄

騷
七諫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疏
諫起上林苑疏
應詔上書
書
與公孫弘書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與友人書
序
十洲記序
論
非有先生論
設難
答客難
答驃騎難
頌
旱頌
銘
寶甕銘

詩
據地歌
誡子詩
嗟伯夷
附錄
本傳

東方大中集目錄終

漢平原東方朔著
明太倉張溥閱

騷

七諫 王逸註

平生於國兮，[illegible] 長於原野。[illegible] 言語訥譅兮，[illegible] 又無彊輔。[illegible] 淺智褊能兮，聞見

又寡，[illegible] 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illegible] 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illegible] 念思過兮，無可改者。[illegible] 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illegible] 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illegible] 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illegible] 高山

崔巍兮，水流湯湯。[illegible]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illegible] 塊兮鞠，當道宿。[illegible] 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illegible] 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illegible] 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illegible] 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illegible]

上葳蕤而防露兮，[illegible] 下泠泠而來風。[illegible] 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illegible] 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illegible] 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illegible] 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illegible]

[illegible]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illegible]覽私微之所傷。[illegible]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illegible]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illegible]

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illegible]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illegible]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illegible]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壟。[illegible]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illegible]

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illegible]苦衆人之妬予兮，箕子寤而佯狂。[illegible]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illegible]聯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illegible]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illegible]

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illegible]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illegible]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illegible]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illegible]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illegible]商風肅而害生兮，[illegible]

百草育而不長[illegible]衆並諧以嫉賢兮孤聖特而易傷[illegible]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illegible]成功隳而不卒兮[illegible]子胥死而不葬[illegible]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illegible]信直退而毀敗兮[illegible]虛僞進而得當[illegible]

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illegible]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illegible]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illegible]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illegible]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illegible]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illegible]不開寤而難道兮[illegible]不別橫之與縱[illegible]聽姦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illegible]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illegible]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illegible]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illegible]

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illegible]日漸染而不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illegible]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illegible]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illegible]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illegible]

自沈於江[illegible]不忍久見其王[illegible]惑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illegible]俗岭峨而嵾嵯。[illegible]清泠泠而殲滅兮，[illegible]溷湛湛而日多。[illegible]梟鴞既以成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illegible]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馬蘭踸踔而日加。[illegible]

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illegible]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illegible]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illegible]

[illegible]其是兮，[illegible]雖有八師而不可為。[illegible]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illegible]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illegible]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illegible]

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illegible]處湣湣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illegible]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illegible]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illegible]

[illegible]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illegible]

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作。[illegible]吾獨乖剌而無當兮，[illegible]心悼怵而耄思。[illegible]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illegible]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為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斷。[illegible]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何若。[illegible]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illegible]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為醜惡。[illegible]

[illegible]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illegible]卒不得效其心容兮，[illegible]安眇眇而無所歸薄。[illegible]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illegible]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輡軻而留滯。[illegible]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illegible]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illegible]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illegible]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illegible]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illegible]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illegible]廉方正而不容。[illegible]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illegible]行明白而曰黑兮，荊棘聚而[illegible]

成林。

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

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

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

願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絕而不通。

言己思壹見君盡忠，而遂徑去，壅蔽於讒而不得志也。

悲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

內自省而不慚兮，操愈堅而不衰。

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

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

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

身被疾而不閒兮，心沸熱其若湯。

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

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

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

鳥獸驚而失群兮，猶高飛而哀鳴。

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

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

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

苦眾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

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

悲虛言之無實兮，苦眾口之鑠金。

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衿。

厭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

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

而外淫[illegible]志何

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濛濛。[illegible]

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illegible]

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illegible]

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illegible]

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爲旌。[illegible]

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illegible]

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illegible]

苟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群而遠舉。[illegible]

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illegible]

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illegible]

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illegible]

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illegible]

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illegible]

雜橘柚以爲囿兮，列新夷與椒楨。[illegible]

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illegible]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illegible]

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illegible]

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illegible]

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illegible]

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illegible]

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illegible]

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illegible]

從水蛟而爲徒兮，與神龍乎休息。[illegible]

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illegible]

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illegible]

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illegible]

兩而無舍、[illegible]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蘭子蘭也椒子椒也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不知[illegible]道路[illegible]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illegible]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修之過到、[illegible]不改易[illegible]至於失賢[illegible]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illegible]念私門之正匠兮、[illegible]遙涉江而遠去、[illegible]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巳遠去也念女嬃之嬋媛兮、涕泣流

乎於悒、[illegible]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illegible]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illegible]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illegible]不還也

哀命

怨靈修之浩蕩兮、[illegible]夫何執操之不固、[illegible]悲太山之爲隍兮、[illegible]孰江河之可涸、[illegible]

[illegible]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illegible]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illegible]玉與石其同匱兮、[illegible]貫魚眼與珠璣、[illegible]駑駿雜而不分兮、[illegible]服罷牛而驂驥、[illegible]年滔滔而自遠兮、壽冉冉而愈衰、[illegible]心悇憛而煩冤兮、

蹇超搖而無冀、[illegible]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郤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illegible]不量鑿而正枘兮、恐矩矱之不同、[illegible]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illegible]弧弓弛而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illegible]無傾危

之悳辭兮焉知賢士之所死[illegible]

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illegible]

正法弧而不公[illegible]直士隱而避匿兮讒諛登乎明堂[illegible]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倕之繩墨[illegible]菎蕗雜發黀蒸兮[illegible]

東方大中集《卷全》　七

機蓬矢以射革[illegible]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illegible]以直鍼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illegible]伯牙之絕弦兮無鍾子期而聽之[illegible]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illegible]同

音者相和兮[illegible]同類者相似[illegible]飛鳥號其群兮鹿鳴求其友[illegible]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illegible]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illegible]

東方大中集《卷八》　八

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illegible]夫方圓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illegible]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illegible]眾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翔而無所薄[illegible]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illegible]欲闔口而無言兮

嘗被君之厚德兮（[illegible]言己欲閉口結舌而不能復言以嘗被君之厚德故不能[illegible]）獨便悁而懷毒兮（[illegible]也）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無時已也）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言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不及君而騁說兮（言己得見君而騁[illegible]忠說則明其[illegible]為也）世孰可為明之（言世既不[illegible]）身寢疾而日愁兮（[illegible]）情沈抑而不揚（言己身被疾病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不得揚也）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無可與當世之人[illegible]道[illegible]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illegible]）畜鳧駕鵝（[illegible]）雞鶩滿堂壇兮（[illegible]）鼃黽游乎華池（[illegible]）要褭奔亡兮（[illegible]）騰駕橐駝（[illegible]）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illegible]）拔搴玄芝兮（[illegible]）列樹芋荷（[illegible]）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illegible]）甂甌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illegible]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illegible]鼎遷于周是為周鼎[illegible]反藏于深淵之水言小人[illegible]）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illegible]不肯避川我何為獨怨今世之人乎自悼之詞）

疏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鄷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

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illegible]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書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門，望太公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廄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　附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視。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羈，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序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術之內，抑絕俗之道，損虛誕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備祥威儀也，曾隨師之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闕，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岳，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

周流六天，廣陟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窮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論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廟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　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
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
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
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
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
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
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

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
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
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
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
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
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
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
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
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
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
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
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
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

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
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
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
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
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
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
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
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産業者，開内藏，振貧窮，存耆老，邺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

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設難

三、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

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

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
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
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
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

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
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
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
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
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
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
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
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
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
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
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
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
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
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
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莛
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
是觀之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
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
道也

答驃騎難

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

頌

旱頌

維旱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鄲，滃滃聊聊而亡，上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悶懣而愁憒，憒歎結精而兌瓮，壞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爲，釋其耰鉏而下淚，悲壇畔之遺禍，痛皇天之靡濟。

銘

寶甕銘

[illegible]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詩

據地歌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嗟伯夷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本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

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

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

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
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
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
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
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
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
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
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
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
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
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
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
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
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

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
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
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
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
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
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
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大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

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
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
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
事上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
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
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

于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
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
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
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
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
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
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

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
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
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
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
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
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
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
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
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
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
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
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
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
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
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
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
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上獻長門
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
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
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
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
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
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
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

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
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
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
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
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
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
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
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
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

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
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
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
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
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
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
驩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
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
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

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
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
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
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
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
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
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
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
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

之大蜮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
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
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
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
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
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
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
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
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

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
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
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
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
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
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
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
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
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
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
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
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
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
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

朔皆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
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
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
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
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
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
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皋陶為大理后稷
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
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

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
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
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
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
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
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上乃大笑是
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
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
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

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跡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

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大中集終

褚先生集

褚先生集題詞

張晏云褚先生穎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於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而先生自述亦云幸得以經術爲郎其

記外戚問之鍾離生記梁孝王問之宮殿中老郎吏編列三王封策取之長老好故事者愼哉所聞與子長稱董生壺大夫何以異史記中孝武本紀禮樂二書皆傳爲褚生所補論者謂武帝好功利多制作史臣備集行

事其可觀感必有大於秦皇諸紀者
乃僅取封禪書充之闕如自在禮書
本荀卿樂書本樂記載太史公語無
多本朝有司何遽失傳盡繇褚生才
薄折足匪任然讀其所記景帝王后
武帝尹邢兩夫人與梁王田仁任安

諸逸事及滑稽六章日者龜策二傳
錯綜爾雅狀形親綴古語竟有似太
史公者設令兩人生同時官同舍子
長至書褚生爲副稽閱金匱成就必
廣又令各譔一史如淮南八公之徒
聞見所立相覩而笑未必不爲莊周

之許惠施也予爲採列獨出使世知
龍門而下扶風而上尚有褚生以當
史家小山云

婁東張溥題

漢褚先生集目錄

陳涉世家
論
外戚世家
王太后
衛子夫
尹婕妤
鉤弋夫人
梁孝王世家
三王世家
張丞相列傳
韋賢
魏相
丙吉
黃霸
韋玄成
匡衡
田叔列傳

田仁
任安
平津侯列傳
滑稽列傳
東方朔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日者列傳
龜策列傳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建元以來侯年表
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褚先生集

漢　潁川褚少孫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陳涉世家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

外戚世家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

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

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能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

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

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

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梁孝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

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

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
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
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
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
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
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
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
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
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

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
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
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
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
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
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
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
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
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

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
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
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
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
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
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
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
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
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

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
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
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
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
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
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
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
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
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

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

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三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

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大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

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

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

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又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

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
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令昭
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
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
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
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
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
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
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

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
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
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
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
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
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
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
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張丞相列傳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
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
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
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
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
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
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
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

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
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
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
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
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
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

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以夫人賊殺婢發
吏卒圍捕丞相令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
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
擅劫事而坐之人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
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
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
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
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

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
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
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
有姦贓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
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
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

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
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
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
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
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
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

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
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
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
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
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
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
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
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儒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尊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老免以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遂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田叔列傳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

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

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

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

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

書以聞詔撫繋可在可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
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
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
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
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
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
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
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
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
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
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
愼戒之

平津侯列傳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
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
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
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
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
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
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

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
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
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
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
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
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
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
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
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

處與者將利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報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謂去疾步數還顧郭

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
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
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何大觀云是為不滑稽傳敘優旃事釋東方朔非也之名事皇旅孟之凡發云柏笙亦以遷內為是又云也）以好古
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
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
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
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

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
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
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
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
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
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
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
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
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

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
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
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
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
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
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
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
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
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
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
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

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

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

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音瓜，一音蝸，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

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作帝徵勞府太守漢是非武帝時此書先生以此為），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

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

舉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

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

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

若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

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
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
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
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
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
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
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
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
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
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
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
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
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
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
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
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
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
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
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
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
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

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
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
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
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
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
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
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宋産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拂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德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

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

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

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劒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

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

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illegible]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

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illegible]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谿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

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蓮一作領、與[illegible]相通、假借字也、或）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illegible]）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illegible]）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籊、籠也、蓋以火籠罩其上也、當[illegible]世家[illegible]夜燭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不一字罷）

淵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許氏說見前云蚗龍龍屬也音決 蚗當為蚗蛟[illegible]決[illegible]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臑音[illegible]反[illegible]）取龜置室

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illegible]）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illegible]）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illegible]杅林名[illegible]）（[illegible]）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佗一作被）求之三宿

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

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

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

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

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

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

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

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

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悤悤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

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

闕玉積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
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
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
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
無患今黿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
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
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
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
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

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
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
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
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諫臣有衆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很繫湯
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
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
之詐狂湯卒代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
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

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
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胻脛也）
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
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
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
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
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
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
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

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很而驕不
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
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
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
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
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
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
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
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

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

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

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

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illegible]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illegible]騰

蚳之神而殆於卯且行外有節理中直容虛松
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闕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
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
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
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
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
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
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

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
龜以為國重貴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
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illegible] 二月 [illegible] 正月 [illegible] 十二月 [illegible]
一月 [illegible] 四月首仰 [illegible]
首仰足開 於開
首俛大 [illegible] 五月 横吉 首俛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甲申如全已
卜春秋龜之徵也 [illegible] 不可以卜庚辛
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 [illegible]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 [illegible]
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 [illegible]
[illegible] 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
以荊若剛木土 [illegible] 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

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黃 [illegible] 祓去玉靈
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
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
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illegible] 灼鑽 [illegible] 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illegible] 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天子下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
行於淵諸靈數判 [illegible]

之書其亇亦與可獄包皆放此、莫如汝、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日、
作人扌其欲卜某、即得石長人君高梅、即得發鄰、
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三得、不得發鄉、我身控
折、外不相應、手足試矣、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靈之
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
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
相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
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
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
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
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

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
肣首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
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

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
去、即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
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
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請繇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
肣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
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
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
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胎、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胎、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illegible]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illegible] 不雨

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胎、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從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從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得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從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死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從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蒲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人吉、

命曰俯仰足肣、外高內下、下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宗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擊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內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

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下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

不得吉、
命曰横吉、卜有柱、卜來者來、卜曰仰不至、天氣、
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
繫者敗、
命曰横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
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
人見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
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不出、不占、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
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自舉足肣以上、有求得、病
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盡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
[illegible]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
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内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内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
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偃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
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内外自舉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難起、繫
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偃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
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龜兆諸語皆名之辭，義甚繁重，多無足取，凡此六十七條。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

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賤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

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爲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爲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爲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爲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爲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爲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爲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爲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

嬰兒主，郤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爲臣言，豈不偉哉！

建元以來侯年表

脩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及

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額侯曾爲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爲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

博陸　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輔幼主昭帝爲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爲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秺　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爲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　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爲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

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　上官安以父桀爲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爲昭帝夫人立爲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　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爲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爲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爲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

千戶、子延壽代立、為太僕侍中、
義陽、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王山、齊人也、故為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為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為代太守、為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為庶人、國除、

建平、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為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為太僕、元年出為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為御史大夫、
弋陽、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為侯、二千戶、後為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有罪、功封侯、邑二千戶、為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為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為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為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為屬國都尉、
安平、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為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為丞相、

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為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為庶人、國除、
陽平、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為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為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為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為為人主師、當以為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為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無後、國除、

扶陽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爲昭帝師遷爲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爲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爲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爲關內侯

平陵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爲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戶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戶

陽城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留遲不得封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出錢三千萬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王遷家在衞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戶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物漏泄中事誅死國除

孝成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爲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戶封雲爲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爲侯邑

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爲侯邑二千三百戶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揚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韋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許中翁名舜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拜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戶與宜春侯兄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妒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史子叔名玄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

數得賞賜
樂陵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成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成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

奉車都尉秺侯從群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
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
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
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
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
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董忠父故頴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
有材力能騎射用短兵給事期門與張章相習

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
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梟騎都尉侍中
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
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
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
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
廣陵王
節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閒漢之興相國

蕭何功第一今絶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
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酇侯
平昌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
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
子男絶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
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
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
君弟也

邛成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
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
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
將弛刑士田渠黎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
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
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
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博陽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

將軍府常施舊恩宣帝以為御史大夫封侯
二千戶元爵二年代魏相為丞相立五歲病死
子[illegible]代立為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
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為關內侯
[illegible]家在陽夏以役使民虛陽以廉吏為
[illegible]守丞遷為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
[illegible]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
尚書會赦以賢良舉為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
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秋中二千

石居潁川入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歲三
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千八百戶
有子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為廷尉
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為光祿大
夫為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謙厚愛人遷
為御史大夫代黃霸為丞相
陽平王稚[illegible]家在魏郡故丞相史
女為太子妃太子立為帝女為皇后故侯千二
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貴用長游宦求官於京師

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如累實[illegible]於國家也

王諫議集

王諫議集題詞

漢書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王褒賈捐之九人同傳令終者鮮惟子雲棄繻子淵作頌名高齊蜀而夭病隨之卽身非鼎烹能無惑辨命乎聖主賢臣文辭采密其排彭祖厭喬松歸之文王多士以祝壽考意主規諷猶長卿之子虛上林游戲苑囿有戒心焉乃蜻蛉神是持節南崖金馬碧雞光景未來使者先殞彼所刺者神僊而不能抗辭于鄉命爲得云善諫哉甘泉洞簫後宮

誦讀僅約諳放頗近東方元帝爲太子時忽忽不樂惟子淵奇文足起體疾以此賢於博奕信矣九懷之作追愍屈原古今才士其致一也執握金玉委之汚瀆他人有心誰能不怨大氏王生俊才歌詩尤善奏御天子不

舛中和諸體然辭長于理聲偶漸階啚西京之一變也

婁東張溥題

王諫議集目錄

賦

洞簫賦

騷

九懷

匡機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論

四子講德論

頌

聖主得賢臣頌

甘泉宮頌
移文
移金馬碧雞文
約
僮約
文
責髯奴文
附錄
本傳

王諫議集目錄終

王諫議集卷全

漢蜀郡王褒著
明太倉張溥閱

賦

○洞簫賦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迤𡾊，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磕磕而澍淵。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泊以獭猭。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喧。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

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班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鎪鏤離灑，絳脣錯雜；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抐擫攜。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黑白之貌形；憤伊鬱而酷䎫，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商兮，和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瞋㖀啾以紆鬱。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逫律。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以詭譎。或渾沌而潺湲兮，

獵若枚折；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惏慄密率，掩以絕滅；𩅏霵曄踕，跳然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㗥而將吟兮，行鍖銋以和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和。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叙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㥜；其仁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摋以奮弃。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彊虣反仁恩兮，嘽㖃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儡以

蚼頓。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時奏狡夭，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恅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撆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蜒，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𧉮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

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汎捷趨巇道兮哮呷呟喚跻躒連絶淈殄沌兮攪搜㶇捎逍遥踊躍若壞頹兮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響聯緜漂撇生微風兮連延絡繹變無窮兮

九懷 王逸注

匡機

極運兮不中（周轉求君道不合也）來將屈兮困窮（[illegible]）余深愍兮慘怛（我心[illegible]）願一列兮無從（[illegible]）乘日月兮上征（[illegible]）顧游心兮鄗酆（[illegible]）彌覽兮九隅（[illegible]）彷徨兮蘭宮（[illegible]）芷閭兮藥房奮摇兮衆芳（[illegible]）菌閣兮蕙樓（[illegible]）觀道兮從橫（[illegible]）寶金兮委積（[illegible]）美玉兮盈堂（[illegible]）桂水兮潺湲（[illegible]）揚流兮洋洋（[illegible]）蓍蔡兮踊躍（[illegible]）孔鶴兮回翔（[illegible]）撫檻兮遠望（[illegible]）念君兮不忘（[illegible]）怫鬱兮莫陳（[illegible]）永懷兮內傷（[illegible]）

[illegible]兮[illegible]號[illegible]兮賢者（[illegible]）

無正兮溷廁，[illegible]懷德兮何覩？[illegible]假寐兮愍斯，[illegible]誰可與兮寤語？[illegible]痛鳳兮遠逝，[illegible]畜鴳兮近處。[illegible]鯨鱏兮幽潛，[illegible]從蝦兮遊陼。[illegible]乘虯兮登陽，[illegible]載象兮上行。[illegible]朝發兮葱嶺，[illegible]夕至兮明光。[illegible]北飲兮飛泉，[illegible]南采兮芝英。[illegible]宣遊兮列宿，[illegible]順極兮彷徉。[illegible]紅采兮騂衣，[illegible]翠縹兮爲裳。[illegible]舒佩兮綝纚，[illegible]竦余劍兮干將。[illegible]騰蛇兮後從，[illegible]飛駏兮步旁。[illegible]微觀兮玄圃，覽察兮瑤光。[illegible]啟匱兮探筴，悲命兮相當。[illegible]紉蕙兮永辭，將離兮所思。[illegible]浮雲兮容與，道余兮何之？[illegible]遠望兮仟眠，聞雷兮闐闐。[illegible]陰憂兮感余，惆悵兮自憐。[illegible]

危俊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留兮中州？[illegible]陶嘉月兮總駕，搴玉英兮自修。[illegible]結榮茝兮逶逝，將去烝兮遠遊。[illegible]徑岱土兮魏闕，歷九曲兮牽牛。[illegible]聊假日兮相佯，遺光燿兮周流。[illegible]望太一兮淹息，紆余轡兮自休。[illegible]晞白日兮皎皎，彌遠路兮悠悠。[illegible]顧列孛兮縹縹，觀幽雲兮陳浮。[illegible]鉅寶遷兮砏磤，雉咸雊兮相求。[illegible]泱莽莽兮究志，懼吾心兮懤懤。[illegible]步余馬兮飛柱，覽可與兮匹儔。[illegible]卒莫有兮纖介，永余思兮怞怞。[illegible]

昭世

世溷兮冥昏，違君兮歸真。[illegible]

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襲英衣兮緹䌶，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浮雲漠兮自娛。握神精兮雍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兮成雨，進瞵盼兮上丘墟。覽舊邦兮滃鬱，余安能兮久居。志懷逝兮心懰慄，紆余轡兮躊躇。聞素女兮微歌，聽王后兮吹竽。魂悽愴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余佩兮繽紛，高太息兮自憐。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明兮開門。馳六蛟兮上征，竦余駕兮入冥。歷九州兮索合，誰可與兮終生。忽反顧兮西囿，覩軫丘兮崎傾。橫垂涕兮泫流，悲余后兮失靈。

尊嘉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江離兮遺捐，辛夷兮擠臧。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沅湘。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望淮兮沛沛，濱流兮則逝。榜舫兮下流，東注兮磕磕。蛟龍兮導引，文魚兮上瀨。抽蒲兮陳坐，援芙蕖兮為蓋。水躍兮余旌，繼以兮微蔡。雲旗兮電騖，倏忽兮容裔。河伯兮開門，迎余兮歡欣。顧念兮舊都，懷恨兮艱難。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

蓄英

秋風兮蕭蕭，[illegible]舒芳兮振條。[illegible]
微霜兮眇眇，[illegible]病殀兮鳴蜩。[illegible]
玄鳥兮辭歸，[illegible]飛翔兮靈丘。[illegible]
望谿兮滃鬱，[illegible]熊羆兮呴嗥。[illegible]
唐虞兮不存，[illegible]何故兮久留。[illegible]
臨淵兮汪洋，[illegible]顧林兮忽荒。[illegible]
修余兮袿衣，[illegible]騎霓兮南上。[illegible]
乘雲兮回回，[illegible]亹亹兮自強。[illegible]
將息兮蘭皋，[illegible]失志兮悠悠。[illegible]

蒶蘊兮黴黧，[illegible]思君兮無聊。[illegible]身去兮意存，[illegible]愴恨兮懷愁。[illegible]

思忠

登九靈兮遊神，[illegible]靜女歌兮微晨。[illegible]悲皇丘兮積葛，衆體錯兮交紛。[illegible]貞枝抑兮枯槁，[illegible]枉車登兮慶雲。[illegible]感余志兮慘慄，[illegible]心愴愴兮自憐。[illegible]駕玄螭兮北征，[illegible]嚮吾路兮葱嶺。[illegible]連五宿兮建旄，[illegible]揚氛氣兮爲旌。[illegible]歷廣漢兮馳騖，[illegible]覽中國兮冥冥。[illegible]玄武步兮水母，[illegible]與吾期兮南榮。[illegible]登華蓋兮乘陽，[illegible]聊逍遙兮播光。[illegible]抽庫婁兮酌醴，[illegible]援爮瓜兮接糧。[illegible]

畢休息兮遠逝，[illegible]發玉軔兮西行。[illegible]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illegible]寤辟摽兮永思，[illegible]心怫鬱兮內傷。[illegible]

陶壅

覽杳杳兮世惟，[illegible]余惆悵兮何歸。[illegible]傷時俗兮溷亂，[illegible]將奮翼兮高飛。[illegible]駕八龍兮連蜷，[illegible]建虹旌兮威夷。[illegible]觀中宇兮浩浩，[illegible]紛翼

翼兮上躋，[illegible] 浮溺水兮舒光，[illegible] 淹低佪兮京沚，[illegible] 屯余車兮索友，[illegible] 睹皇公兮問師，[illegible] 道莫貴兮歸真，[illegible] 羨余術兮可夷，[illegible] 吾乃逝兮南娛，[illegible] 道幽路兮九嶷，[illegible] 越炎火兮萬里，[illegible] 過萬首兮嶷嶷，[illegible] 濟江海兮蟬蛻，[illegible] 絕北梁兮永辭，[illegible] 浮雲霧兮晝昏，[illegible] 霾土忽兮塺塺，[illegible] 息陽城兮廣夏，[illegible] 衰色罔兮中怠，[illegible] 意曉陽兮燎寤，[illegible] 乃息軫兮存茲，[illegible] 思堯舜兮襲興，[illegible] 幸咎繇兮獲謀，[illegible] 悲九州兮靡君，[illegible] 撫軾歎兮作詩，[illegible]

憫上

悲哉于嗟兮，[illegible] 心內切磋，[illegible] 款冬而生兮，[illegible] 凋彼葉柯，[illegible] 瓦礫進寶兮，[illegible] 捐棄隨和，[illegible] 鉛刀厲御兮，[illegible] 頓棄太阿，[illegible] 驥垂兩耳兮，[illegible] 中坂蹉跎，[illegible] 蹇驢服駕兮，[illegible] 無用日多，[illegible] 修潔處幽兮，[illegible] 貴寵沙劘，[illegible] 鳳皇不翔兮，[illegible] 鶉鴳飛揚，[illegible] 乘虹驂蜺兮，[illegible] 載雲變化，[illegible] 鷦鵬開路兮，[illegible] 後屬青蛇，[illegible] 步驟桂林兮，[illegible] 超驤卷阿，[illegible] 丘陵翔儛兮，[illegible] 谿谷悲歌，[illegible] 神章靈篇兮，[illegible] 赴曲相和，[illegible] 余私娛茲兮，[illegible] 孰哉復加，[illegible] 還顧世俗兮，[illegible] 壞敗罔羅，[illegible] 卷佩將逝兮，[illegible] 涕流滂沲。

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illegible] 株穢除兮蘭芷覩，[illegible] 四佞放兮後得禹，[illegible] 聖舜攝兮昭堯緒，[illegible] 孰能若兮[illegible]

矣。願爲輔。志爲志□也。循股肱也。

論

四子講德論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懸藏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父繫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若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斵。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

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衒蒙涉川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蘊於無人行褒於寡儔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僕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故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

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心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怏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辭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恩擁盛德而化洪天下安潤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耆者老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

更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

為多；鮒鱓並逃，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求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綸，其榮之風，可何而俟也。二客雖有訛譏，何傷頌罰？文學夫子曰：先生微於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道也。願二子措意焉。大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鎗，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

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忠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其榮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越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將有郭隗樂毅，遂破彊

齊田間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
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
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
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
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
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
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
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
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德

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
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
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
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
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
逐匱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
弟之縲匱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
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
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
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
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
臨涖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
怔忪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
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
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
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

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
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
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
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
年豐咸則三壤莫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東
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
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人名自正而
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
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

不恤冠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狩既闋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未叛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彎弓挾收秋則奔狐馳兎獲刈則顛倒殪仆道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勞邊杌士屢犯獫狁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梟瞯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腹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潛魚奮躍是以刺史感遠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竟彈弓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

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

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荊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巖崖而爲

窺擴抗岸以爲階，塹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透迤，覽陰陽之麗靡，覺堂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桷，鏤螭龍以造牖，采雲氣以爲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徃徃而繞榱，纓倏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而放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移文

移金馬碧雞文

華陽國志曰，蜻蛉縣有碧雞金馬，光影倏忽，民多見之，有山神，宣帝遣王褒祭之，欲致金馬，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剽剽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僮約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主寡婦楊惠舍有一奴
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
買便了時只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
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
者子卽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
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
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

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從
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
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
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
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
沃不酪住醐釀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
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
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
糞除常潔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
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棕種瓜作瓠別茄披葱
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熟雞鳴起舂調治
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
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
炰鱉烹茶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
勿與鄰里爭鬭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
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
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
下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紡惡販棕索綿亭

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
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牛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
卧惡言醜詈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
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
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壘石薄岸治
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
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
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薄植種桃李梨柿

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戈更不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太平御覽載僮約有種薑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枯等語，然則二者皆屬節文。）

王褒叢集　〈八〉卷全　約　幸

文

責鬚奴文（[illegible]）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紘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崇之緌聯，觀若玄莖之垂。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鬚動髭，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顯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傖囁穰擩，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鬚，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為子鬚者，不亦難乎。

王褒叢集　〈八〉卷八　文　三

本傳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王諫議集終

劉子政集

劉中壘集題詞

漢膠侯劉路叔長者也頗脩黄老術治淮南獄時得其枕中鴻寶苑秘書子子政因而誦讀獻之人主鑄金不成繫獄當死路叔上書頌罪亦遭吏劾奸奇賈禍誦白圭者且爲父咎云元帝初立忠直輔政寺人譖愬復困作獄至今讀其封事忠愛惓怛義兼詩書成帝尚文心嚮子政阨於王氏不能大用連章讜言僅告無罪而已夫屈原放廢始作離騷子政疾讒八篇乃顯同姓忠精感慨相類左徒當

日諫書不傳彼盇爭之口舌其著者張儀一事耳子政苦口終身不倦年餘七十惓惓漢宗感灾異而論洪範戒趙衛而傳列女鑒往古而著新序說苑其書皆非無爲而作者也雖九嘆深雅微謝騷經其他文詞宏博足

相當矣大史公屈原傳云原死後楚日削竟爲秦滅孟堅亦云子政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此兩人係社稷輕重何如哉

婁東張溥題

漢劉子政集目錄

賦

請雨華山賦

疏

理甘延壽陳湯疏

諫營起昌陵疏

論星孛山崩疏

說成帝興禮樂

諫成帝

上書

使人上變事書

封事

條災異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議

神寶舊畤議

對

日食對

頌
商祖頌
銘
杖銘
熏爐銘
序
上戰國策序
上關尹子
上晏子
上子華子
上列子
上於陵子
孫卿子後序
騷
九歎
逢紛
靈懷
離世

怨思
遠逝
惜賢
憂苦
愍命
思古
傳
洪範五行傳
附錄
本傳

漢劉中壘集

漢　劉向子政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請雨華山賦

崪巍巍嶕峨山清忽幽咪往曲勃林岑茶宿竹留岡嶄安建坦嵲通谷曼服澗登草均阿阪殷紛聲沸路逶遠調修岍瞿寒服嶼寞寞爾蔓散岐崩崝絲脉漆泰路泰稷雲嵷忽傳天下為深

容旅萌令深渥水谷容崩宜令所出首鐏鎕清池涌泉淡州野苕翔喋喋姝侶診賞懸岩神悲袁但包不可語人鹿膐膐麐俳他他野牛勝握觸熊蚕蠶律怒佛特林旅象犀庯遊山陵天陰日雨貟日聆棠栢梓桐杉楢舟猴猿木戲手相持聽陽趯夢若風時憚笛飄陽鸞孔翠文章明豎瀵莚負游山旁忱蛕狐狢臨水疑瀰兮不觸果必方芸佫可為貲陵鯉難神鐖春夏出游冬自根聖人覩之滅虞哉誠拖何不可勝亦路臨何為華山

疏

劉更生理甘延壽陳湯疏 [illegible]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

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　匪獲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

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

罷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營起昌陵疏

[illegible]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illegible]不能從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

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

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

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

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秦魯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

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照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

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論星孛山崩疏

向職靖衆通精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復上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

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興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

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說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說成帝興禮樂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悖逆不順之子孫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于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諫成帝

聖人仰天地以權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祚嗣與天無窮也

上書

使人上變事書

[illegible]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及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

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

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

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

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

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陁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

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

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

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

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一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

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

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

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洩臣謹重封昧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異浸甚向謂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迺上封事極諫書奏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以向為中壘校尉上數欲用為九卿乃王氏故終不遷居列大夫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

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

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

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議

神寶舊畤議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
變動祭祀者初罷泰畤作南郊日
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樹木十圍以上
百餘上以問劉向向對上意恨之復以
久無繼嗣
皆修之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
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
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
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

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
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
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
詣行在所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
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
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
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
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
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
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日食對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
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向對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
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

頌

高祖頌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爲豐公。

銘

杖銘（一作暫須，俯覽；攜作馮，愆，恐誤。）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熏爐銘

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上戰國策叙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别者略以時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

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

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强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

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竝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

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干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

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上關尹子

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敍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

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晏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謬誤略備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

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

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
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
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
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上子華子

漢藝文志及隋唐宋志悉無子華子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朱子曰其學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大非先秦古書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
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複重十有四篇

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
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
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
生十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
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
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
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
遣使者奉纁幣以爲贄執圭是時簡子殺竇
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

不肯起簡子大怒將殺之以與子華子去而之
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
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
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
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幷子
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
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
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
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
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醻荅卒以不遇可

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上列子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
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
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
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
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在新

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
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
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
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
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
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
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
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
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
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
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上於陵子

劉文原云此篇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有建將點明家藏有之○按其書詞氣蹇淺必出僞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
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
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

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爲齊王
卿士巍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而棄與其也齊
王將使爲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
屨妻辟纑以爲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
遂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于楚
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爲富强貪據相幸草上
之風以故冉有爲季氏宰留於周公至於戰國
士適騰智竊皆自雄流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
以顏斶魯連之徒亂流而出足勉行事輒以長
傑當時況仲子遁上遁民舍車而徒彌志潔身
亦有矯亢若哉即其違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
其先人夢蘂諸篇可謂亡歎幽昧足有厥慕若
苗言猶在闇室上不愧於屋漏仲子有焉晚近
王公不罰執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
毀俗寧有其人爲之糾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
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錄昧死
上

孫卿子後序

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

誡子歆書

告歆思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

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又

紀通鑑書作露文成
帝召見君房黃門郎

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垣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騷

九歎

伊伯庸之末冑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憤悁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心戃慌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辭靈脩

而隕志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以顛覆兮有竭信而歸誠讒夫藹藹而曼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蘅芷兮行中壄而散之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壅顏黴黧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耄裳襜襜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蔆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日頹白露紛紛以塗塗兮秋風瀏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

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磕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崟石兮龍卬脟圈繚戾宛轉阻相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右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即聽夫人之諛辭余辭上參於天墬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以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

不從俗而詖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羣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輿中塗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橫奔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以馳騖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陷而下流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錫還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

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江之逶移兮觸石碕而衡遊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凌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櫂舟杭以橫濿兮泝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志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右靈懷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雛孤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蝯失於潛林兮獨偏棄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紉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耀於玉石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靡

散而不彰背玉門以奔騖兮蹇離尤而干詬若龍逢之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為讎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偽質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子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菀蘼蕪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洿瀆淹芳芷於腐井兮棄雞駭於筐簏執棠谿以刜蓬兮秉干將以割肉筐澤瀉以豹鞹兮破荊和以繼築時溷

濁猶未清兮世殽亂猶未察欲容與以竢時兮
懼年歲之既晏顧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
夬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以邅迴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
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騁驥舒吾情兮歸骸
舊邦莫誰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右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
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

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鬿與六神指列
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詞北斗為我質中兮
太一為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
中和佩蒼龍之蚴虬兮帶隱虹之逶蛇曳彗星
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鵕鸃遊青霧之颯戾兮服
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
舉霓旌之墆翳兮建黃纁之總旄躬純粹而罔
愍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
而下濿乘隆波而南渡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

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陸魁堆以蔽視兮
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閎而迫
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
幽險兮石嵾嵯以翳日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
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
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戃慌波淫淫而周
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
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
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

霧宵晦以紛闇日杳杳以西頹兮路長遠而窘
迫欲酌醴以娛憂兮蹇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蓬龍埃坲坲兮草木搖落時槁悴兮
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欷涕究究兮舒情
陳詩冀以自免兮頹流下隕身日以遠兮
右怨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遂服覺晧以
殊俗兮貌揭揭以巍巍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
赤霄而凌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

榮登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於
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
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西靈於九濱結
余軫於西山兮横飛谷以南征絶都廣以直指
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
咸唐貫頊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
於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
虹采以招指駕鸞鳳以上遊兮從玄鶴與鷦明
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羣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

囿兮升縣圃以眩滅結瓊枝以雜佩兮立長庚
以繼日凌驚雷以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鞭
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遡高風以徘徊
兮覽周流於朔方就顓頊而陳詞兮考玄冥於
空桑旋車逝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濟楊舟
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
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溷濁猶未央
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絳帷以襜
襜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暾暾其西舍兮陽炎炎
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澒溶紛若霧兮
潺湲轇轕雷動電發馺高舉兮升虛凌冥沛濁
浮清入帝宮兮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右遊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嗷嗷以寂
寥兮顧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淟涊
之流俗盪渨涹之姦咎兮夷蠢蠢之溷濁懷芬
香而挾蕙兮佩江蘺之婓婓握申椒與杜若兮

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蠡
蠡游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嵾嵯揚精華以
炫燿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紉荃
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驅
子僑之犇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由夷之純美
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荊和氏之
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横廢欲卑
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圜殊而不合兮
鉤繩用而異態欲竢時於須臾兮日陰曀其將

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
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竢時風之清激兮愈氛
霧其如塺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默
順風以偃仰兮尚由由而進之心懭悢以冤結
兮情舛錯以曼憂搴薜荔於山野兮采撚枝於
中洲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孰契契
而委棟兮日晻晻而下頹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汩兮挑揄揚波盪迅疾兮
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冤結未舒長隱忿兮丁時
劉子政集 卷全 毘
逢殃孰可奈何兮勞心悁悁涕滂沲兮

右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
復兮獨煢煢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
而不受遵野莽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廋巡陸
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
憂憔悴而無樂登巑岏以長企兮望南郢而闚
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
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
洲而安歌三鳥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
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
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
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
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悒兮涕橫集而
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駑贏
與乘駔兮雜斑駮與闒茸葛藟虆於桂樹兮鴟
鴞集於木蘭偓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
劉子政集 卷全 芈
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
淮兮爨土鬵於中宇且人心之有舊兮而不可
保長遷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
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頹兮
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氾濫兮念我
煢煢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右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

蔡兮姿盛質而無巡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
與便嬖親忠正之悃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洛
洛其不可量兮情濟濟其若淵罔邪辟而不能
入兮誤頻藏而不可遏逐下袄於後世兮迎宓
妃於伊雒剿醜賊於中州兮選呂尹於榛薄之
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大三苗之徒
以放逐兮伊皋之倫以充塵兮及表以爲裏兮
鮑棠以爲衣咸宋萬於南撤兮瘞崗鄢於遐夷
郝騏驥以轉運兮將驊騮以馳逐蔡女黜而出

嬖兮戍婦入而禄繡服慶忌囚於卅室兮陳不
占戰而趙圍破伯牙之號鍾兮挾人箏而彈緯
械瑤石於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
胄兮行夫將而攻城荒芳棄於澤湖兮鮑蘚茲
於隹麗燐麟奔於九阜兮熊羆舉而遁國折芳
枝與瑤華兮樹枳棘與新柴拆荃蕙與射干兮
拔蔡雀與蘭荷揩令胝其何外兮遠近思而不
同或洗滌其僅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
生之不當兮獨蒙身而遂尤雖爽容以巾志兮

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非非兮反以兹爲腐
也懷椒聊之蔼蔼兮乃逢紛以罹詬
歎曰嘉皇既没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
讒人譊譊孰可愬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唫
累欷聲喟喟兮懷憂含戚何侘傺兮

右怨今

寞寞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
杳以蔽日悲余心之悄悄兮目眇眇而遺泣風
騷屑以摇木兮雲吸吸以湫戾悲予生之無歡

兮愁倥偬於山陸且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
獨宿髮披披以鬤鬤兮躬劬勞而瘏悴低徊
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心嬋媛而無告兮口
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沅而遠遷
念余邦之横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先嗣之中
絶兮心迷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陵兮步周流
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氾觀興離
騷之微文兮冀壹修之壹悟遂余車於南郢兮
復往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

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絶洪範之辟紀播規矩
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
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
西施斥於北宮兮仳倠倚於彌楹烏獲戚而驂
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聵登於清府兮咎繇棄
於壄外蓋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乘白
水而高騖兮因徙弛而長詞
歎曰倘佯壚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滛滛兮
鍾牙已死誰爲聲兮纖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
悽欷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洪範五行傳

雨木冰　春秋成公十六年

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
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
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御廩災　春秋桓公十四年

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
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
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

侯齊侯殺桓公

齊大災　春秋嚴公二十年

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
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西宮災　春秋釐公二十年

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
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

新宮災　春秋成公三年

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

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
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
臣，使奔齊。故天災宮門，不用父命之象也。

宋災 春秋襄公九年

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宋災 春秋襄公三十年

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
也。

陳火 春秋昭公九年

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
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
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宋衛陳鄭災 春秋昭公十八年

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
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
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
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
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
王室，明同罪也。

趙叢臺災 高后元年

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
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

未央宮凌室織室災 惠帝四年

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
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
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
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

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
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
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
氏子弘為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
后幽廢。

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文帝七年

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
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
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

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

燕城南門災 昭帝元鳳元年

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

孝文廟正殿災 元鳳四年

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

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通詩尚書，有明悊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旣已冠而不歸政，將爲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旣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

孝武園白鶴館災 元帝初元三年

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爲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

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 永光四年

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

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爲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

大水亡麥禾 春秋嚴公二十八年

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

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
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
亂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石言於晉 左傳昭公八年

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宋大水 莊公十一年

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而明年與其臣宋萬
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

大水 嚴公二十四年

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
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秋大水饑 宣公十年

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
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
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秋大水 襄公二十四年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
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大水饑穀不成
其災甚也

而以爲大水

恒雨 書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春秋

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
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
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
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

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
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
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
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
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
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
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
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
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
仄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
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弋獵馳騁
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冠者尊
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
以宮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
漢大臣徵賀爲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
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爲庶人賀爲
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

犬禍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
仄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
數年宣帝封之爲列侯復有辠死不得置後又
犬禍無尾之效也

雄雞自斷其尾

近雞禍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
欲立之田於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未及
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子鼂
奔楚而敗

元帝永光中雄雞生角京房以爲已知時
恐當之
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
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成公七年

以爲近靑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霿之所致也
昔周公制禮樂成公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
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

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
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
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
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
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
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
更執于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
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
公之祀

鼷鼠食郊牛牛死 定公十五年
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鼷鼠食郊牛 哀公元年
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公

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

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景帝二年
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

庶徵之恒陽
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多麋 嚴公十七年
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旣入，淫于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

庶徵之恒奥 書
春秋亡冰也。小奥不書，無冰然書，舉其大者也。

春亡冰 桓公十五年

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

二月無冰 成公元年
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春無冰 襄公二十八年
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

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

隕霜不殺草　僖公三十三年

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書序

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　書序

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

十二月李梅實　僖公三十三年

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

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

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

鸜鵒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

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

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於齊，遂死于外野。

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

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

吳王謀反，烏羣鬭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于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于水之效也。

禿鶖集昌邑王殿下

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

宋有生女子赤而毛　晉襄公時

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

天雨血于宜陽一頃所　惠帝二年

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奧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當立之王，退王陵、趙堯、周昌。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

厥徵之恒寒

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奧煖而已，故籍秦以爲驗。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呂不韋及嫪毐，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毐，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奧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于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奧輒應，此其效也。常雨屬貌不恭。

十月雨雪　桓公八年

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妒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　釐公十年

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

正月大雨雪　昭公四年

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

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艸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

秋大雨雹 釐公二十九年

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

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遂要崤阨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

無雲而雷 秦二世元年

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

趙高作亂秦遂以亡

河魚大上 史記秦始皇八年

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秋螽 桓公五年

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

菑邑興役起城

有蜚 嚴公二十九年

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二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

秋雨螽于宋 文公三年

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八月螽 宣公六年

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八月螽 襄公七年

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十二月螽 哀公十

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二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

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嘷公懼墜車傷足喪屨 左傳嚴公八年

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于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襄匿其戶間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于足虐急之效也

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

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為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鬴于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穀洛水鬬將毀王宮 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

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今吾執政

毋乃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發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儋括將有篡殺之謀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嫚大興任其私心塞埋擁下以逆水勢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

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幷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庶徵之效也

恒風　書

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

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　漢文帝二年

之成前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丞相辟陽侯上赦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道死廱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魯僖公十五年

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為陽作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于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魯宣公三年

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又以喪娶區霿昏亂亂成于口卒有季文子

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 秦孝文王五年

近牛禍也。先是孝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

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 景帝中六年

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于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為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

周景王將鑄無射鐘 昭公二十一年

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思心霿亂。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疴，凶短之極者也。

周三川皆震 幽王二年

金木水火沴土者也。

三川竭，岐山崩

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執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

九月癸酉地震 文公九年

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

五月甲子地震 襄公十六年

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為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五月己卯地震 昭公十九年

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 昭公十二年

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四月甲午地震 哀公二年

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

沙麓崩 釐公十四年

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

夏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 成公五年

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宋公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 文帝元年

近水涉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爲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王之孫文

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爲王賈誼鼂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漢七國同日衆山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

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迺通 成帝河平三年

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其後三

世亾嗣王莽篡位、

秋有蜮 嚴公十八年

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亾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于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

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

隼近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于廷、國亾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為所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為彊、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為楚所滅、

褒姒滅周

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誖亂逆天、故有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漦血也、一曰沫也、檿弧、箕服、蓋以桑為弓、以萁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謠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亾也、

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 左傳昭公十九年

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鬭三國、以自危亾、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亾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

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惠帝二年

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

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左傳文公十六年

近蛇孽也泉宮在國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

劄二文集 六 叅全 全

齊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 史記

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使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人臣擅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

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文帝十二年

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

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

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

劄二文集 六 叅全 全

十月朔日有蝕之 桓公十七年

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淫失于齊卒殺桓公

三月日有食之 嚴公十八年

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嚴公二十六年

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

五月日有食之 僖公五年

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為上以明王者支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七年

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偏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夫人自外入而篡位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四年

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縶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昭公三十一年

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定公十五年

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在七星初 惠帝七年

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 文帝二年

奎為卑賤婦人後有衛皇后自至微興卒有不終之害

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 武帝元光元年

前年高園便殿災與春秋御廩災後日食於翼軫同其占內有女變外為諸侯其後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

半晡時復

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 元鳳元年

巳亥而既其占重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亡嗣

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 成帝河平元年

其占恐害繼嗣日蚤食時從西南起

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成帝建始元年

劉二 夏六 冬全 全

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

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文公十四年

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孛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追亾逐北東臨海水

劉二 夏集 冬全 全

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

冬有孛星于大辰 昭公十七年

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為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

氏召伯毛伯立子鼂，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衛
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
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
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
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
人救之，遂為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
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高帝三年

是時項羽為楚王，伯諸侯，而漢已定三秦，與項

羽相距滎陽，天下歸心於漢，楚將滅，故彗除王
位也。

九月，有星孛於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
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文帝後七年

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為燕，又為吳越齊。宿在
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
鼂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
齊與趙七國舉兵反，皆誅滅云。

六月，有星孛于北方。武帝建元六年

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
謀，而陳皇后驕恣，其後陳后廢，而淮南王反誅。

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宣帝地節元年

太白為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明年，大將軍
霍光薨，後二年，家夷滅。

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
尺餘。成帝建始元年

營室為後宮懷姬之象，彗星加之，將有害懷姬

絕繼嗣者。

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成帝元延元年

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

劉向本傳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先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

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

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

事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迺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

事中大夫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
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迺上封事恭顯
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
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
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
眾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
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迺見問興朝臣齗齗
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緣
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

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
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
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
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
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
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
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
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

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
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
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
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
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眾臣
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
於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
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
有識之士咏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

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趨
避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
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
心通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
不得自信排於與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
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
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
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
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

生傳之廼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
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
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
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
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
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
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
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

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
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
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
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
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
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書奏上
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
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繇內及外
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
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
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
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
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
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
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
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
纍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
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

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
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
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
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
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
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上輒入
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
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
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

甲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于
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
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
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
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
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
名

揚侍郎集

楊侍郎集題辭

劇秦美新謏文也後世勸進九錫皆權輿焉元后誄哀思文母盛譽宰衡猶然美新豈有周人申后之思乎子嘗疑子雲耆老清靜王莽之世身向日景何愛一官自奪玄守班史作傳亦未顯訾其符命之作傳聞真僞尚在龍蛇間或者莽善誑耀頌功德者遍海内莫不高三皇巍五帝子雲美新猶頗醞藉鮮醜孟堅讀而不怪也法言世貴太玄後顯並輔六經而行河東甘泉長楊羽獵四賦絶倫自比

諷諫相如不死逐貧賦長於解嘲釋愁送窮文士調脱多原於此十二州二十五官箴虞書辭頌之遺也酒箴滑稽陳遵見而拊掌寧讓淳于髡說滛哉

婁東張溥題

楊侍郎集目録

賦

太玄賦　長楊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逐貧賦　甘泉賦　酒賦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書

答劉歆書

答桓譚書

與桓譚書

答茂陵郭威書

設難

解嘲

解難

頌

趙充國頌

箴

冀州牧箴

兗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太常箴
尚書箴
博士箴

酒箴
箴補
潤州牧箴
太史令箴
太樂令箴
大官令箴
國三老箴
司命箴
符命

劇秦美新文有序
連珠
連珠二首
誄
元后誄
文
太玄摛
難蓋天八事
騷
反離騷

序傳
自序傳
附錄
傳贊
揚侍郎集目錄

揚侍郎集卷全

賦

漢蜀郡揚雄子雲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太玄賦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

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網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傿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靑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饑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驪以蝍蜩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靑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

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滞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

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
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高岡捨爾入海泛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

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世季
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
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
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
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
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
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
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
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
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
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

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
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
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
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傂參差魚頡而
鳥䟦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
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
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
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

旖旋也流星旋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旂迤旖
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
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
之清澄登椽欒而狿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
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
以慘懍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
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荑
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
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𨓏𨓏離宮般以

相爥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於是大厦雲譎
波詭摧嗺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
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徙徊徊
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
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瞵
㻞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
曜之燎爥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
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㯤北極之嶟
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
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
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
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蔭
西海與幽都兮湧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
厓兮白虎敦圉乎昆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
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
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
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㠑嵬隗乎其相嬰乘
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

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
遠亡國肅乎臨淵迴猋肆其碭駭兮桂椒而
鬱栘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
肸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
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
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
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
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蟺蜎蠖濩之

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求索偶，皇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傱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

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廬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觩，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

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嶺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迉迡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步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

在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

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路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慧星之飛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繯屬乎

昆侖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

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
列擸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
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
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
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
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
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
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
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

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蛇
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
闇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
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
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
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堅
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
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
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追

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
與亶觀夫剽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
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
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
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
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
涯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
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

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群娭乎其中噍噍昆鳴
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
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
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巨鱗
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
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
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
讓於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
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

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群公常伯楊
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
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
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
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
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

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
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
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
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
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
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
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
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
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
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
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風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
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
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
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雍槍纍以為儲
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
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
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

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内
僕嘗倦譚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
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
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傑
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劒
而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
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
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廼

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
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
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
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
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
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
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
夷横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
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

衛紛紜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
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漠髓余
吾遂蹶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勢單于磔裂
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
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
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
四臨幽都先加廻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
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自上
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

珍使海内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
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
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譚王
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廼時以有
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
獸校武票禽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
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
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

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骩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擾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龢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

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旂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䨙𡾟丘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絪縕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遊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是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

於宙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酒賦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

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
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
載之策適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
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
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
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

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
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欲掠烏孫侵公主適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
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
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
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
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
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

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
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
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
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
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
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
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

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
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
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
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
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書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覘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于官朝今舉者懷報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冤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

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

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大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文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隳，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

雄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宋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叩頭叩頭。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發訓自絓

設難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

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咲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咲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

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處虖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與扁鵲也悲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

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雖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

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㠣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頌

趙充國頌

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黄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當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曁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鷄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珑甲子之朝豈能復矣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爲墟
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盬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

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剿絕其緒祇降周任姜鎮于琅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近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麻有孝而逆父臣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

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孝堯崇履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

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榮播既瀦惟用攸成田田相挐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陝爲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遐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頗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陸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彊大漢初定介狄之荒。

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晝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藐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

其次躍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光宮室晝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歧昔在夏殷桀紂淫湎詩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拔或捍忘其廊廟而聚夫適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晝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未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休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豎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
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
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條、載驛
載驅、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怠。
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漭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
引馬、牧於坰野、菲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廐焚問
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
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
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
不蠲。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逷靡止、
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
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
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書居
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
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
不蠲。穢德慢道。羣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
來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
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階。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謂、屬有
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

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昔獻皆統、宋宣亂序、齊桓
不微、而忘其宗、緒周議戍、女督喜子、同高作秦
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
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牧民是解。肇自
厥初、實施惟食。厥條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寶蠱。
惟都作程、勞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
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

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㶁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穫。庶物茲荒。府藏單虛。廩積靡倉。陵遲衰微。雄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民司均。敢告執蘇。

○少府箴

貢貢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郡郡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條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

妲妹作祟。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木嘗失之於約。嘗失之於桀。府臣司共。敢告執獻。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熟。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擒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

毋云我富。淫作極游。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蕃。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人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

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芃芃作穀山有陞陟野有林麓爰原汙藪禽獸攸伏魚鼈以蕃爲菀爲囿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豨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揚侍郎集　卷全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匾鋪以群牧綏以方侯烈烈僞乂翼翼王臣臣宿共官官守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揞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貨而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士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宗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祀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爲人踰僭臧文不悟文祭太宗桓納郜鼎災降二宮用茲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黍稷望奕隱甕錘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揚侍郎集　卷全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喬懷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失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奸愆命七廟爲墟威福同門非上紀宰書臣司命敢告侍幃

○○博士箴

濟濟三代，典禮是修。崇為辟雍，國有學校，矦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桃，助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讚，虞芮質成。公劉挺行，濊而濁亂，斯清官探其文，上祖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夫舜南面無為，而稚席平選，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浸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盧是造。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寘。

○○酒箴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符命

劇秦美新文 有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
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
比與群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
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
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
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
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
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袪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
混混茫茫之時爛閜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
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
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

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
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
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
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
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剷除仲
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
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
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

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天巨狄鬼
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
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迴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
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
舜威侮者罪桀紂況盡汛埽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
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

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
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
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
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
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
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
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

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
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上非新家其疇離之卓
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
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
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
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
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
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

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
兆古文畢發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
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
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
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
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
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廣
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
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
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
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

設壇場，望受命之琰焉，海外遐方，佇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襃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屬聖，累與馨香，含其寶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眾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眾臣之樂也，吏不苛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詞誄之。銘曰：詞一作辭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自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禎祉，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

純被，後烈不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序，惟離典經，尚是古異，大命俄頃，厥年夭隕，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閔采淑女，備其姪娣，親體高禖，祈廟嗣繼，庶幾匪大，靡動匪玄，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肆立佐王，親睦庶族，協和萬序，明帝致友傅，唐有遺荒，咸被神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群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福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燃，肆茲聖命，服有常，爲新帝母，湯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

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庸，隆循人欲，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煢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潮淫，秋臻黃山，夏撫邦杜，冬郵塞墳，大射饗飲，於羽之門，綏有胥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

蕤下蘭館，躬筐執曲，帥導群妾，咸循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勑，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遠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稟天地紀，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享長壽，靡脩有極，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爾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怨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絨伊銘，嗚呼哀哉。

自序傳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

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

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則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厥國神明駁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州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

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

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二方九州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𢿋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

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傳贊

贊曰雄之自序云[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

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

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
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
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
雄學作竒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
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
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
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
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
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
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
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
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
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
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
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
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楊侍郎集卷全終

劉子駿集

劉子駿集題詞

王莽篡漢甄豐劉歆王舜爲其腹心豐舜不足道歆宗室宿儒胡爲僕僕符命同賣餅兒也甄尋之變劉棻兄弟三人皆死歆始怨懼後與王涉董忠謀誅莽傍徨太白漏言婦人遂自

殺也班史謂歆初心輔莽圖富貴謀至加號安漢宰衡而止事不出於居攝即眞以後内畏不安懷變有日此固寬爲之辭然論歆罪幽州羽山流殛猶小矣子政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

早卒而少子歆最知名令歆繼父業授秘書領五經死於哀帝之世官以都尉終其名豈不出兩兄上而冒榮國師授跡亂逆悲乎其壽也左傳未立移書責讓子雲爲友求索方言至洪範傳著天人七略綜百家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此非古鉅儒耶讀其書益傷其人則有掩卷爾

婁東張溥題

漢劉子駿集目錄

賦

遂初賦

甘泉宮賦

燈賦

書

移太常博士書

答文學

與楊雄求方言書

議

武帝廟不宜毀議

太上皇寢園議

王莽服母緦衰議

奏

上鄧析子

說

三統歷說

論

新序論
傳
洪範五行傳
附錄
本傳

劉子駿集目錄終

漢劉子駿集

漢　劉歆子駿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遂初賦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爲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

非疾，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閶闔之開通。躐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宮。備列宿於鉤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爲之難運。惧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以聊

庚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烜烜二乘駕而
旣俟伏大阿而在涂馳太行之嚴防兮入天井
之喬關歷崗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起摅舞雙
駟以優遊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以慕遠兮
越高都而北征剟强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
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駕四馬而
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數困
辱而莫扶跡孫蒯於屯留兮救王師於余吾過
下虒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而不恤

兮苟偷樂而惰怠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闃其
無人日不悛而愈甚兮政委棄於家門載約屨
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為履寶礫石於廟堂兮
面隋和而不眡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
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之銅鞮越侯甲而
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
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
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雙美不必為偶
兮時有差而不相及雖韞寶而求價兮嗟千載

其焉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陳蔡彼屈
原之貞專兮卒放沉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
柳下黜而三辱蘧瑗抑而再奔兮豈材知之不
足揚蛾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
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
之必然空下時而曬世兮自命已之取患悲積
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羣旣在皁隸兮
六卿興而為桀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
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軼中國之

都邑兮登句注以陵厲歷鴈門而入雲中兮超
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遙思兮忽垂意乎邊都
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
眇兮沙埃起而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颭颮
之泠泠薄涸凍之凝滯兮茀谿谷之清涼漂積
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揚雹霰之復陸兮
慨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漻淚兮窺九淵之潛
淋颯悽愴以慘怛兮慽風漻以冽寒獸望浪以
穴竄兮鳥脇翼之浚浚山蕭瑟以鵾鳴兮樹木

壞而唯唫地坼裂而憤忿兮巨石破之嵒嵒天
烈烈以厲奇兮寥𡽪颸以梟牢雁邕邕以遲遲
兮埜鶴鳴而嘤嘤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
翩翩回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緜緜於是勒
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摅趙奢之策慮
兮威謀完乎金城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
永寧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懼於笁寒攸潛溫
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居
華體之冥冥玩書琴以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

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珎恠雖窮天地
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澹以懽娛兮固
聖賢之所喜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
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
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
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

甘泉宮賦 載藝文

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廻天門而鳳舉
躡黃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崑崙而爲宮
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閌閬背共工之幽都
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爲之東序緣石闕之天梯
桂木雜而成行芳盼嚮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
翱翔鳳皇止而集棲甘醴涌於中庭兮激清流
之瀰瀰黃龍遊而蜿蟺兮神龜沈於玉泥離宮
特觀樓比相連雲起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閣
臨眺曠衍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
蘊藻豫章雜木梗松柞棫女貞烏勃桃李棗檍

燈賦 載藝文

惟玆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剞劂頭頸委蛇負斯
明燭躬含冰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夜繼晝
烈者所依

移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

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

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漢書[illegible]

答文學

誠恩拾遺冀以云補李善文選注

與揚雄求方言書

[illegible]

歆叩頭昨受詔必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

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籀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軏不暇何偟更創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

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僑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

歆叩頭叩頭[illegible]

[illegible]三

議

武帝廟不宜毀議 [illegible]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

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

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

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為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太上皇寢廟議

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

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

王莽服母緦縗議　居攝三年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議莽遂行焉

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内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

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

奏

上鄧析子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殺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歂於是乎

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

說

三統歷說（漢書云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

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頒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上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

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古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

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

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

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

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

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為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

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釋傳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氣

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

統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

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

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

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論

新序論（史記商君傳今裴駰引故作新序論）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

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

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洪範五行傳

五行

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正月雨木冰 成公十六年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

八月壬申御廩災 桓公十四年

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春石言於晉 昭公八年

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

秋大水 嚴公十一年

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

大水 嚴公二十四年

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

恒雨 書

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隱公九年

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

八月大雩 昭公三年

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

八月大雩 昭公二十四年

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

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於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迺歸之

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昭公二十五年

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齊

恒奥

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日羊上角下號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 闕二字 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旤

十二月隕霜不殺草 僖公三十三年

草妖也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

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

十二月李梅實 僖公三十三年

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蠃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

夏有鸜鵒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

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

恒寒

聽傳曰有介蟲孽也

庶徵之恒寒

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

蕃草，皆常寒之罰也。

秋螽 桓公五年

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

有蜚 莊公二十九年

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

秋雨螽於宋 文公三年

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

十二月螽 哀公十二年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

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冬蝝生 宣公十五年

蝝，螕蠹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眚也。

恒風

思心傳曰時則有贏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僖公十五年

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

秋螟 隱公五年

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嬴蟲之孽也。

夏梁山崩 成公五年

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

恒陰

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

秋有蜮 莊公十八年

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

敗狄于鹹 文公十一年

人變，屬黃祥。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隱公三年

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

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脩政共御厥罰
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
而不紀其故蓋吉凶以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
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
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
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桓公三年

六月越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
晉大亂滅其宗國

十月朔日有食之 桓公十七年

楚鄭分

三月日有食之 莊公十八年

晦魯衛分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莊公二十五年

九月二日魯趙分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公二十六年

十月二日楚鄭分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莊公三十年

八月秦周分

九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僖公五年

七月秦晉分

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僖公十二年

三月齊魯分

五月日有食之 僖公十五年

二月朔齊越分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文公元年

正月朔燕越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文公十五年

四月二日魯衛分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宣公八年

十月二日楚鄭分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宣公十年

三月魯衛分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宣公十七年

三月晦朓魯衛分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成公十六年

四月二日魯衛分、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成公十七年
九月周楚分、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襄公十一年
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襄公十五年
五月二日魯趙分、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年
八月秦周分、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一年
七月秦晉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八月秦周分、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三年
前年十月二日宋燕分、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公二十四年
五月魯趙分、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晉趙分、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七年
九月周楚分、
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昭公七年
二月魯衛分、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昭公十五年
三月魯衛分、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昭公十七年
六月二日魯趙分、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一年
五月二日魯趙分、
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二年
十月楚鄭分、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四年
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昭公三十一年
二日宋燕分、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公五年

正月二日燕趙分。

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定公十二年

十二月二日楚鄭分。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定公十五年

六月晉趙分。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定公十四年

三月二日齊衛分。

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成帝建始元年

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魯公子溺顓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

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文公十四年

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人弑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昭公十七年

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

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處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哀公十三年

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

冬有星孛 哀公十四年

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僖公十六年

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野也故爲魯冬大寒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後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

本傳

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畧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

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然

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毁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

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馮曲陽集

馮曲陽集題詞

馮敬通以野王之孫不仕王莽天下兵起說廉丹棄新就漢懇款再三丹不悟而死後歸更始與鮑永田邑拒光武屢招不下更始殁迺降身亦終廢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愼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遺逸者多即今所傳慷慨論列可謂長於春秋矣西京之文降爲東京整齊縟密生氣漸少敬通諸文直達所懷至今讀之尚想見其揚眉抵几呼天飲酒誠哉馬遷楊惲之徒也北地任女

情好不倫書詞詆訶如磔狐鼠彼惟不得志於時故發憤於中菲然亦足爲婿婦戒矣幅巾歸誠假蹇郡邑陰侯之交亦非得已復以此獲罪幾死獄門窮困無徒空文自老回思委贄更始横刀斧土之日事同隔世陸機

謂之曰怨江淹名之以恨其知心乎建武八事其書不傳自陳哀憫不棠見答上慚鮑子下愧田生志命與漢之臣而一生蹈後夫之罰是眞兩而褎堂而纂矣顯宗欲用其身而毀者日至肅宗重其文而其人已死馮氏多賢遇者希少新豐地脉又安在哉孟堅詳雅平子淵博高步東漢若言豁達激昂鷹揚文囿則必首敬通云

婁東張溥題

馮曲陽集目錄

賦

顯志賦

疏

自陳疏

奏記

奏記鄧禹

牋

與鄧禹牋

書

與田邑書

說鄧禹書

與鄧禹書

與陰就書

出獄後與陰就書

與婦弟任武達書

與宣孟書

論

自論

銘

刀陽銘

刀陰銘

杖銘

杯銘

車銘

附錄

本傳

馮曲陽集卷全

漢京兆馮衍敬通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顯志賦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
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
陽而懷傷悲時俗之險阸兮哀好惡之無常棄
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

兮覩鷸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
所喜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
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裴回兮履
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覩於無形
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
慙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
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往者
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
願橫逝而無由陟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
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嵕而
臨嶭嶭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欷兮哀
吾孫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
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
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
之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浡而雲披心怫
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瞰太行之嵯峨兮
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
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

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
說而乃信皋陶釣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
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
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
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
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
收功於此路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
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
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

之絕迹，陟隴山以眄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淚
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泱漭兮，
望秦晉之故國，情馮亭之不遂兮，傴去疾之遐
感，流山岳而周覽兮，狥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
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
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馳
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
兮，心惛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
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

而幽思兮，終怜悼而洞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
孰可與論茲，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
頌成康之藏德兮，詠南風之歌聲，思唐虞之晏
晏兮，揖稷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
而勃興，昔二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
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詔伊尹於亳郊兮，
享呂望於酆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
流，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
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

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措桓文之茂功，愍
戰國之遇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
兮，執趙武於涣梁，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
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誅犂鉏
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擯于反於彭城兮，爵
管仲於夷儀，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之萌生，
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惡叢巧之亂
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
於鬼谷，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

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誚始皇之跋扈兮，
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寖淫而弘
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饁女齊於
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
世之眇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撫
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
兮，訪晏嬰於營丘，日曀曀其將暮兮，獨於邑而
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駟
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

兮。得務光而愈明、欸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處。欽眞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意斟堪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在兮、遇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穎滸、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奥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

英、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勲、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捷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干雜蘼蕪兮、構木蘭與辛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華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借身之增輝兮、憐衆美之憔悴、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鎭、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俶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

○自陳疏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則疏譽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

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値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愼周密內自修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産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淸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皋而不竭其誠哉、伏願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

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尾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

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

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行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

帶名關北逼彊胡年殺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千室之邑必有忠信苟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鋭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

業矣若鎭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鑒六經之論覽孫吳之策皆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兹

牋

○與鄧禹牋

今日衷與蓑孰急見雨則衷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爲適者也今敬遍逢堂蓑之不御也

書

○與田邑書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天下蠭動，社稷頹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

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屠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強于時，無與俗同。太平御覽云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得寵其人尺之竹卷牛之恐也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脩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鄧禹書

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

驚也、又太平御覽鱗介部云、天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

〻〻與陰就書

衍聞神龍驤首、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因以彼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豫、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吐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北當之國、擇除

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〻〻出獄後與陰就書

衍材素愚駑、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聞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拔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潘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與婦弟任武達書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

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妒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藏。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

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珥面無脂澤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撥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宾敗糖之妄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詶詶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横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目泥塗心爲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

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狠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切詞語百車鋤戟在門何暇有讓百拏環合何可彌復衆宗逵人辭説詞如循環口如布教懸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忠身不爲搖耳宜皆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吹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自恨以華盛時

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萎癥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損棄衣冠側身山野絶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〻〻與宜孟書

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恩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此有去兩媍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

○自論

為予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叙傳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

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抹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酆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着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

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銘

刀陽銘

脩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授命、臨事而懼、

刀陰銘

溫溫穆穆、配天之威、茍脩無疆、福祿來綏、

杖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杯銘

樂則思舊、燕則思懼、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車銘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本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擧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

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飮、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下、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

始皇搏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

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晢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

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邑報之。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

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

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於垣之常以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襃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

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顯

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埳壈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

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　可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者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弱陷於來情嗚呼

馮曲陽集卷全終

班蘭臺集

班蘭臺集題詞

安陵班叔皮清淨守道有二令子孟堅文章領著作仲升武節威西域天下之奇在其一門漢世無比仲升功名拔傳介子張騫以上孟堅晚節竟蹶不起亡時與蔡中郎同年又以竇

氏賓客爲洛陽种令所捕繫頓辱更甚私心痛其才同厥考而志耻薄宦冒進失當不若望都長優游以終也叔皮專心史籍欲撰漢史孟堅踵就其業爲人誣訟陷身獄綱仲升馳闕分明轉禍爲福危哉漢書之得成更

兩世閱變故知是其不易也兩都倣
上林賓戲擬客難典引居封禪美新
之間大體取象前型制以心極而師
覆徒奔反在燕然片石夫惟大雅旣
明且哲豈孟堅亦讀而未之詳乎一

婁東張溥題

班蘭臺集目錄

賦

兩都賦有序
西都賦
東都賦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幽通賦
終南山賦
覽海賦
遊居賦
竹扇賦

表

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奏記

奏記東平王蒼

牋

與竇憲牋

又

又

又

又

又

書

與弟超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陳文通書

議

匈奴和親議

符命

典引 有序 蔡邕注

設難

答賓戲 有序

頌

竇車騎北征頌

東巡頌

南巡頌

銘

封燕然山銘 有

高祖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酇侯蕭何

將軍舞陽侯樊噲

將軍留侯張良

太尉絳侯周勃
將軍平陽侯曹參
丞相戶牖侯陳平
南宮侯張敖
衛尉曲陽侯酈商
將軍潁陽侯灌嬰
將軍汝陰侯夏嬰
將軍陽陵侯傅寬
將軍信武靳歙

丞相安國侯王陵
將軍襄平侯韓信
將軍棘蒲侯陳武
曲成侯蟲達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將軍青陽侯王吸

論

難莊論
功德論

哀辭

馬仲都哀辭

連珠

擬連珠五首

文

奕旨

詩

郊祀靈芝歌
詠史

竹扇詩

附錄

本傳

班蘭臺集卷全

漢北地班　固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兩都賦 有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

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

川衆流之隩汧湧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
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
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
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
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
顧寔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澧灞據龍
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
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
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

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
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
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
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
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
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
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
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
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

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
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
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
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
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
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
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五穀垂穎

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
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
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
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
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
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
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
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

榱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

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

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塗飛

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捨櫺檻而

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
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徉步甬道以
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
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
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
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
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
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
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

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
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
狄燿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
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
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
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
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
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
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蹸其十二三乃拗

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鏃要趹追蹤
鳥驚觸絲獸駭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
單殺中必疊雙飈颺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
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
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
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

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
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
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
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
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
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
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
陂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
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

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厲天、鳥群翔、魚窺淵、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

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

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鑒、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勳蔑乎往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

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恭皇德也分州土立
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
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
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帥土之
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
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
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
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
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狀三雍之上儀
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
御人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
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
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
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
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
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
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
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
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
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
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
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
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
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
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
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
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
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
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渫
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
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
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
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
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
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

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極，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

醉，降煙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忘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慾之源

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

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

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

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幽通賦

系高頊之玄冑兮、氏中葉之炳靈、颻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吻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於樛木兮、詠

南風以爲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旣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寡。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因惠而被戮。栗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

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聿中和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汜。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旣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修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衞名諡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鞫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

而羸縮。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身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覲天

綱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斟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降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猶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喧已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渾元運

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終南山賦

伊彼終南、巋嶻嶙囷、槩青宮、觸紫宸、嶔巖鬱律、萃于霞芬、曖䁌晻靄、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修林、立泉落落、密陰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鸑鷟、警乃前驅、爾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巔、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饗以延年、唯至德之為美、我皇應福以來臻、埽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嗟茲介福、永終億年、

覽海賦

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漂騖、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漫以成章、風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

曜金璆以為闕、次玉石而為堂、蓂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朱紫彩潤、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西箱、命韓眾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逝、鶩飛龍之驂駕、歷八極而迴周、遂竦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閽以啓路、闢閶闔而望余、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乙而受符、

遊居賦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覲風亦哲人之所處遂發軫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咨鳥魚之瑞命瞻淇奧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節勞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奉玄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

聊卒歲以須臾

竹扇賦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寔翼杳條叢生於水澤疾風時紛紛蕭飒削爲扇翣成器美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辟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寧累萬億

表

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臣聞堯登稷契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微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

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義之操絜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勖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寄功所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

乃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王
謨之元龜。大漢之棟梁。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
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家府、必
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
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夙夜惕若、厲願乞骸骨、更
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
令微臣塞咎免悔、

奏記東平王蒼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
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
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
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
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
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
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
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
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
達、期於總攬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
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
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
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
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

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芳室士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妾。京州從事王雍，窮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京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在周公

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覽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

按蕭詞作作殷肅六子惟李育見後漢儒林傳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仕爲博士運行中據一作擬斷趾作折趾沈身下一有也字歸善一作歸卓

牋

與竇憲牋 六首

今月中合，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令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懸。

又

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騎犀玳瑁簪絳單衣，以聚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凡賓遺字

又

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宜鮮明，乃賜以

瑇瑁簪絳紗單衣

又

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

又

復賜固犀金頭帶。此將軍所自帶也。

又

將軍憐固，乃賜以玉躬所著瑇瑁櫛三具

書

與弟超書

傅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又 徐幹字伯章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固與超書稱之

得伯章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

又

竇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橫刀璏皁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又

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市月氏馬蘇合香

又

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罽十餘張也、

又

月支毾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又

令賚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馬蘇合香闟登

又

遺仲升虎頭金鞶囊金鈎、

又

今遺仲升瑇瑁黑犀簪

與陳文通書

奉國威靈、信志方外、

議

匈奴和親議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絶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絶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

虜稍强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

符命

典引 有序 蔡邕註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

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易太極是生兩儀烟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有沈而奧有浮而清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illegible]沈浮交錯庶類混成[illegible]降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

子也尚書曰成湯革夏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也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同于草昧玄混之中易曰天造草昧混猶溷溷[illegible]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illegible]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illegible]有虞[illegible]道人事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絳者

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序各狀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序已備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述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后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量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翔勤也始交命

為祖舉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功祖宗揚明其蹤蹟之悠備哉粲爛，真神明之式，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茲孔了充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初起反居其所而兼聖比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蕿其誅。言二祖即位朝玄王恭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以除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受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命亂許以推而內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為侯上位居尊也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illegible]探矣之辭也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氏曰矢于牧

野益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謂大漢之德也蒼色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本事曰告且事曰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言大生後利也竝開迹於一貫，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顧已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下天子邑也是故誼

士革而不談，武稱未盡，護有慚德，不其然與。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illegible]放[illegible]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不然乎亦積於移衍，那翁純懿緯，詩[illegible]於穆清廟頌下[illegible]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答也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曰有光照[illegible]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則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

（皆為之父母……化教成稷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纂四宗之緝熙，（宣，徧也。纂，繼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明帝盛美相因而起也。）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典；（言定天明……昭登之功非堯……）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之異也。）外運渾元，內沾豪

班蘭臺集　卷全

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勞，（……）歸雖云優慎，無乃蔥與？於是三事嶽牧之寮，僉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瘵□流，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

班蘭臺集　卷全

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婺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克厥道，（恁，思也。旅，陳也。）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恭館，宗廟也。金縢之所在。東序……）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孔繇先命，聖孚也，（……）

蹤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體行王性言在所履今天子偃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常北時作者皇天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神治定作人樂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餚覈仁

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宗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淵源仁義之林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言曰詞以彼行之又曰有最偕放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讜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敷將抑卜方今歲習其行習則行不則然德而收卜占人丁巳卷五卜之古而習吉也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張布之意扇遺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亙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克此道惟唐堯克漢漢與堯克而已

設難

答賓戲 有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

彰是以聖喆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鋭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

猶無益於殷敗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迺噱然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𤒹其間者，蓋不可勝數。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邐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因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勛也。近者陸

子優游新語以與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闚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愼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

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曠淸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榷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難嚴周

太史之世不草不舟陸足以游不棟不宇巢穴而處

頌

竇車騎北征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躋佐歷拯輔滌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讚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轒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哲虎援謀夫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群英影

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舒蜺衝維鹿超黃積轉運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狄踵蹊迹探梗莽採嶙㟍斷温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鏑干鹵甲胄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戟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擒戩之倡九谷譁譟響聒東夷埃塵戊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矢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筭何則上將

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温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襌行無偏勤止無兼役悍棠識而懷戾顧二者與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祈連籍庭蹈就疆獮㟍嶺轉幽山超凶河臨安侯軼焉居與庭衍顧衛霍之遺迹賊伊秩之所邀師横騖而庚御士怫惘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幾寇於沂垠猩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枝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钧之攸冒

祈幾累之所順索兮獮而賊戈同雙璧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禮廣輝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麻既宜惠氣蕰燄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濱㦸其巾酒淋滲枯一捐輿嘉卉始濃士晉合養四行分仕於是三軍稱曰亹亹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聃天潛聃兮與神參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貺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翊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嚴輿服而東巡。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

銘

封燕然山銘 有序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

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匈虐兮截海外右叶志詍夐其

邈兮亘地界〔叶居吏反〕。封神丘兮建隧陘〔兵列反，與碍同〕。帝載兮振萬世。

高祖沛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俟斯亡，建定帝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眾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酇侯蕭何

兟兟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

將軍舞陽侯樊噲

赳赳將軍，威益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與漢破楚，嬌嬌忠良，辛為丞相，帝室以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令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惇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王國恭扶，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匪傾，與代之隆，濟主立名，身履國士，秉御乾楨。

丞相戶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傍陰師旅，援據楚魏，為漢謀主，六奇

傳厄、揚名于後
南宮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勞建忠、功成
德立、襲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
衛尉曲陽侯酈商
衎衎衛尉、德行衛規、遺兄食其、賴殁於齊、憤恥
愧景、刎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

殄盡、躬廷代王、功顯帝室、爲世蓋章、
將軍汝陰侯夏嬰
赳赳將軍、虎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吏
又安、流及夏荒、甘甥舅內、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寬
休休將軍、如虎如熊、御師勒陳、破敵以威、璽金
腥楚、火流爲飛、將命仗節、功積永垂、
將軍信武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由身六師、十二匹旅、折衝

扞難、逆寧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回、功業
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仁
桓桓將軍、輔上克征、奉使全宗、身沺項營、序功
著德、賴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
將軍棘津侯陳武
嚴嚴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佐滅

上定四海、是積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曲成侯蟲達
晏晏曲成、與從龍騰、安危從上、亦曜以成、赫赫
皇皇、道猶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微諸
行所、如意不全、天誅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育蒼永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宜

討敵頂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爲家。

論

雜莊論

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蝿之赴肉汁也。青蝿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刑。

功德論

朱軒之使風擧於龍堆之表，

哀辭

馬仲都哀辭 并序

北堂書鈔載班固馬仲都哀辭按此不似固自序似人爲亦未[illegible]也

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公太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三十步遂爲哀辭

連珠

擬連珠 五首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功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駔儈之術伊呂之爲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爲羣士齊寮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文

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巳，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拏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窐亡

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槪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詩

郊祀靈芝歌

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
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舄日月兮揚光輝

詠史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
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
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
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

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竹扇詩

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
清涼

附錄

本傳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
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
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
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
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
奏記說蒼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
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

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
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
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
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
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
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
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

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

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

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

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

四十一篇

班蘭臺集卷全終

崔亭伯集

崔亭伯集題辭

漢肅宗好崔亭伯文章稱於竇憲有真龍之目憲遂揖爲上客自古文人遭時遇主未或無因而前趙良嬖人長卿狗監作合之始不辭汙泥亭伯以四頌結知天子躬親薦達貴臣叓

顧迎門其榮重亦百世一時也竇氏驕恣屢獻規誡忤意見疎樂浪小邑竟長甘肥遯披其文詞十過杜欽之說王鳳矣亭伯少與班傅齊名未邅仕進時或譏其玄静乃作達旨以匹解嘲立言之致初若符節及其終也

子雲抱恨於投閣亭伯成名於遼陰文之爲文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崔氏顯人西漢代有崔發謟事王莽官至司空崔篆羞之閉門榮陽重自傷悼而賦慰志言及建新其耻同於氓詩之垝垣復關也亭伯處士年少箴刺

貴戚翻然高蹈無忝先子此之謂乎何必銘昆吾之鼎勒景襄之鐘然後名得意哉

婁東張溥題

東漢崔亭伯集目錄

賦
反都賦有序
大將軍西征賦有序
大將軍臨洛觀賦
著述
達旨
書
與竇憲書
牋
與竇憲牋
又
又
箴
太尉諸箴
司徒箴
大理箴
虎賁中郎箴

河南尹箴
酒箴
銘
仲山父鼎銘
車左銘
車右銘
車後銘
杖銘
仗銘
縫銘
刀劍銘
又
刻漏銘
六安枕銘
箭銘
頌
上四巡頌表
西巡頌有序

南巡頌 有序
東巡頌
北巡頌 有序
漢明帝頌
北征頌
杖頌
箴
章帝諡議
論
博徒論
又
七
七依
雜文
婚禮結言
詩
安封侯詩
七言詩

附錄
本傳

東漢崔亭伯集卷全

漢 安平崔駰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反都賦 有序

漢歷中絕，京師為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禍敗之機，不在險也。

建武龍興，奮旅西驅，虜赤眉，討高明，析銅馬，破骨都，收翡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帝受命，將昭其烈，潛龍初九，真人乃發。上貫紫宮，徘徊天闕，握狼狐，蹈參伐，闡以乾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湯之遺風，背崤函之固，即周雒之中。興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大將軍西征賦 有序

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

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坂，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遊風猗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大將軍臨洛觀賦

濱曲洛而立觀，營高壤而作廬，處崇顯以閑敞，超絕鄰而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臨軒檻以觀魚。於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夭夭，楊柳猗猗。既乃日垂西陽，中堀內光，蓮衍縱策，遨如奔飆。

著述

述旨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居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

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鎁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纀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

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慼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鼎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

為仁壹天下之衆與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趣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修威械藏而知王有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執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

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衆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

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埶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

[illegible]有稱蔡古人之所序

[illegible]

書

○與竇憲書

駟開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爲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淳淑

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位隆而愈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牋

與竇憲牋

主簿崔駰言今旦漢陽太守遣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鳥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蓋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麋兕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侯大人所為要資

也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乘是以竭其愫愫敢進一言北堂書鈔載此牋云主簿駰在於遠[illegible]

[illegible]

與竇憲牋南[illegible]

君侯以野縣為府前世封青故事也

與竇憲牋

將軍窮絕天阻萬里長途。

箴

○太尉諸箴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妥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推式九州用綏群公咸治干戈載戢宿衛其紀上之云撫下之云載符非其人戎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比吉降及伊摯盛商季世頹僻禮用不臣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支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司徒箴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將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商人用寧黔時是富無曰余恃忘余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疾于閩蘇曁其折在而鼎覆其餗害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僭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邈矣皐陶，翊唐作士，設爲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囹圄斯并。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illegible]禮刑，衛人釋艱，持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矜，定國廣門，夏哉邈矣，霸渊不遵，王度臣驕，虐用其民，實以崇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旋加害，禍不及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實不可不恩，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矣況伍員殷割比干，奚遂爾情，是截是刑，與遂爾心，以逸以誣，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傚其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虎賁中郎箴

赫矣帝臣，爰含厥武，桓桓征夫，矯矯其旅，王師是戍，戎事是禦，惟鳥之鵰，惟虎之發，出貫王路，入司階闥，功成闕邪，憂其萌孳。

○河南尹箴 [illegible]

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郟鄏，以處鴻賭，諸夏是强，是從是橫，徽我鴻岸，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周籍遝齊，九鼎入秦，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爲國承流。爰作以大卿覽案人秦下有闕句一作之矣、

○酒箴

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銘

仲山父鼎銘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稱，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車左銘（三銘古文苑作崔駰）

虞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文苑作氐）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徵閱旅賁，內顧自敕，匪皇其度，匪忽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儉文苑作約）

○車後銘

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周旋于遊，顧省狀道，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然以無，雖有三晉，欲然若虛。（失晉逸）

樽銘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圀咸歡。（圀古國字）

襪銘

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絍銘

惟歲之始，承天嘉德，皇靈　顧，　國綿綏，克贊以　朝迺。

刀劍銘

陶冶遒巧，鑄鋒成鍔，鱗角鳳體，七飾金錯。

又

龍淵太阿，干將莫邪，帶以自衛，煒煒叶花。

刻漏銘

天德順動，人以立信，乃作斯策，以咸渥潤，封傳令覺，爰暨四極。

六安枕銘（古六國皆安也）

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

扇銘

有圓者扇、誕此秀儀、瞬露散霧、擬日定規、制姿玉暢、惠風時披、

頌

上四巡頌表

臣聞陽氣發而鶬鶊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故獻頌云、

西巡頌 有序

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舉必書、是故工歌其詩、史立春秋、若夫聲管不發、雅頌罔記、

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巡畿于西郊、因斯萬物、凝德毅俗、昔既不遊、今乃秋稼、

南巡頌 有序

建初九年秋、穀始收、備斯所狩、舉先王之大禮、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川、以望衡山、顧九疑、嘆虞舜之風、是時庶績咸熙、罔可黜陟、惟休烝之鴻德、允天覆而無遺、壯雲行之博惠、淑雨施於庶黎、

東巡頌 元和二年帝東巡狩、一作御製、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迪厥猷，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于時典司者考，載華抱實，適爾而造曰，盛哉大漢，既重雍而襲熙，世增其德，唯斯嶽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

之華旗，建揷霓之旌旄，裒胡耇之元老，賓孝行之陵震，闕三字一作霆激，羽騎火烈，天動雷霆，隱隱轔轔，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乙之象輿，躬東作之上務，始八正於南行，自文苑所倫下有時王命此漢與何只作人謝作闕

樂府闕作

北巡頌 有序

元和三年正月上既畢郊祀之事，乃東巡出于河內，納青兗之郊，回冀州，禮北嶽，聖澤流浹，黎元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曰，

禋潔享祈，歆嘗百神，爰始賦政，授發于人，蒸清廟，謐爾無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馳，登中山，　天帝觀神農，將省斯效，相天功，巡東作，

漢明帝頌

帝乃負扆。執冑覆珠。運斗杓以酬酢。酌酒與之玉卮。

北征頌

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

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妊，

杖頌

受植根於湘湄，承雷夏之洪澤，寓淳雲而胎我。合天生之質，直用以爲杖，飾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祿，壽如南極，子孫千億，

議

章帝謚議

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論

愽徒論

愽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伏壠畝，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耘，背上生鹽，脛如燒㯓，皮如領革，錐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脛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純。

又

牛胃羊脚，炙鴈煮鳧，鷄寒狗熱，重案滿盈，適逢長史，撫綏于東，蒸羔炰鼈，餕鴇煎魚，但到酒鑪，不醉無歸

七

七依

客曰乃導玄山之粱不周之稽䈢以絲絡砥以粟葉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樸之韮菽以壽木之華蔭以大夏之鹽酢以越裳之橘反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歡欣以解客廻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縠以長舞抽撓細腰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鄒下忽而更婚老聃遊其虛靜揚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與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荊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騶颸夾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彎繁弱鼓千鈞死獸籍聚如山還取上鮮獻之庖人

雜文

婚禮結言

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依比則姚姒敢納嘉贄申結盤禰

詩

安封侯詩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
跨良馬，揮長戟兮發強弩。（發藝文一作彀）

七言詩

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規，啄食竹實
飲華池。

崔駰本傳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
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
擢為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
舒小子篆，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
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
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
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
旨以答焉。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
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
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
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
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
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
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何，
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
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

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張河間集

張河間集題辭

東漢之有班張猶西漢兩司馬也相如無史子長無賦孟堅兼之豈後來者欲居上乎抑其文不能齊也平子官侍中請專史職條錄三皇更改僭紀龍門之志也上書不聽典章散畧

誰之咎歟渾儀靈憲綱絡天地振龍發機懸驗若神子雲復生未容抗跡二京之賦覃思十年長楊羽獵風猶可續崔子玉作碑稱河間制作譬諸造化想慕若此寧異平子耽好玄經嘆爲漢四百歲書哉政權下夷圖讖繁興發憤陳論務矯時枉斯又昔者楊雄所無也同聲麗而不淫四愁遠摹正則蔡邕翠鳥秦嘉述婚俱出其下謂之好色謂之賦賢其曰可矣時有邅否性命難求與世沉浮曷若歸而諷河洛六藝八十一篇乎始于應

閒終於思玄固平子之生平也

婁東張溥題

張河間集目錄

卷之一

賦

西京賦 薛綜註

卷之二

賦

南都賦

週天大象賦

温泉賦

羽獵賦

思玄賦

歸田賦

定情賦

扇賦

觀舞賦

冢賦

髑髏賦

誥

東巡誥

疏

大疫上疏

陳事疏

駁圖讖疏

論貢舉疏

論舉孝廉疏

策

水災對策

表

求合正三史表

日蝕上表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書

與崔瑗書

又

與特進書

又

又
又
七
七辯
設難
應間
應間序
議
曆議

說
渾儀
靈憲
靈應
銘
綬笥銘 有引
贊
南陽文學儒林書贊
誄
大司農鮑德誄
司徒呂公誄
司空陳公誄
又
樂府
怨篇
同聲歌
詩
四愁詩

附錄
本傳
張河間集目錄終

漢南陽張　衡著

明太倉張　溥校

賦

西京賦　薛綜註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奓泰也忲奢也公子生于貴戚心志奢泰體安驕好奢也謂今習之於古習舊史者也公子雅好博知古事故學乎舊史舊史太史掌圖典者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公子為先生言也安處猶

烏有者言何處亦謂無此先生也鄭玄禮記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陽謂春夏陰謂秋冬牽猶繫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鮮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逸猶易也言人饒贍則不能以羅逸勞者也不能以施惠少有能易小者謂庶人大者謂天子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言帝下必欲觀時俗沃土歡逸其人使下承而化之以成俗之俗化之本是與民瘠相隨逐推移也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涘涯也里居也朔北也寔是也秦地居其北是日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崤及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言左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贔屭作力之貌也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於前則終南太

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終南太一二山名也隆崛之類皆山形容也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藍田弘農縣也爾雅曰爰有寒泉其产然曰玉出藍田是之自出謂玉出自藍田之中也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澶漫靡迤陵原之形為作近鎮也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九嵕甘泉其處常寒日北至謂夏至猶寒而有凍故避暑于甘泉宮故云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皋。神皋後神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

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illegible]是時也，並爲強國者有六，[illegible]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illegible]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illegible]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慧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illegible]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illegible]

張河間集　卷之一　賦　三

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illegible]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illegible]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illegible]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illegible]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illegible]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㮰。[illegible]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illegible]坻崿鱗眴，棧齴巉嶮。[illegible]

張河間集　卷之一　賦　四

襄岸夷塗，脩路峻險。[illegible]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illegible]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illegible]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illegible]嵯峨崨嶫，罔識所則。[illegible]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

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極北極也環繞也言宮觀臺榭周之於正殿如衆星之繞北極也叛與也赫戲炎盛也煇煌光耀也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開也路寢正殿也羣辟謂王公卿大夫也屋之四下者為廈耽耽深邃之貌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人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常侍謁者皆官名也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虎威章溝嚴更皆署名也行夜鼓署伐也督師史士植鎩懸戟用戒不虞周宮外方四角八屯十二則營宮向為遊行非常夜警衛不虞也植持也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皆後宮名也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所觀視也內顧皆盛好也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采五色也纖細也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明月大赤夜光如燭也金戺玉階彤庭煇煇彤赤色也煇煇赤色貌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昆侖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璘彬玉光色雜也珍奇之物羅列布見

踰越也言所生在其長過於帝狹小於至尊然其侈麗之好乃過之也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於桂宮長樂桂宮皆宮名明光殿名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變奇也態巧也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瑰奇也殫盡也言奇異之好日新變見行所未嘗見之物也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坦大也憑滿也攄舒也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皆居也時阿房已言故不得居之覜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覜視也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甘泉山名在馮翊雲陽爽明也塏高也崇高也弘敷布也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蔕霓以高居蔕霓也霓高也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辯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舊儀曰高二十丈望見長安城也仙人也跂高也人也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鶤大鳥青鳥黃雀皆小鳥明高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

下[illegible]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illegible]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甍棟也標末也遡向也謂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承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寮窗也疏刻穿之也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岧嶢，亭亭岧岧高貌干犯也神明鬱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illegible]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illegible]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illegible]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illegible]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

業，飛檐钀钀，流景內照，引曜日月，[illegible]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轢輻輕騖，容於一扉，[illegible]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illegible]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窈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illegible]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

墱道邐倚以正東，蹇產形貌也墱閣道也邐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乃從建[illegible]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illegible]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illegible]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嵲，下嶄巖以喦齬，[illegible]長風激于別隯，起洪濤而

揚波。浸石菌于重涯，濯靈芝以朱柯。（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濯也重涯池邊也朱柯芝草莖赤色也）海若游于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海若海神鯨大魚）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于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街大道也經歷也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夷平也庭猶正也）廛里端直，甍宇齊平。（都邑之空地也廛甍棟也）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第一也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平又言不陊陁也言皆采畫如錦繡之文章□錡□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也）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大也闤市營也闠中隔門也崔豹古今注市牆曰闤市門曰闠）（旗亭市樓也隧列肆道也）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也方四方也奇寶有如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賣也□□也贏利也匱乏也）

也。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小者為商行者為賈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良善也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下土之人）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優饒也言何必當勞力作勤勞之事乎斯為之利自饒足恃也）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安并二人破家皆過見家人）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寔實也蕃多也徒眾也）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眥蠆芥，屍僵路隅。（僵仆也）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毛羽上飛瘍痏者瘡病也）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富饒也遷易也引拔也言賈人多乘車相連屬隱隱展展車聲也冠帶縉紳謂吏人也）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

盩厔山名因名縣盩宮夊也華陰縣故屬京兆上林禁苑，跨谷彌皐，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彌越也揃撿揜也大陂口宮上林苑名[illegible]皆入安入也鼎湖細柳皆地名也鼎湖在華陰東鄉柳在長安西北長楊宮在盩厔[illegible]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繚垣了也緜猶連延也四百[illegible]里[illegible]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駓騃走之貌如水驚風而起也京峙言會聚之形[illegible]高土曰京水中之高土曰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叢生曰林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illegible]嘉卉灌叢，蔚若鄧林，[illegible]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illegible]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illegible]苯䔿蓬茸，彌皐被岡。[illegible]筱簜敷衍，編町成篁。[illegible]也町謂畝[illegible]也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illegible]豫章珍館，揭焉中峙。

張河間集 卷之一 賦 十二

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illegible]館也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illegible]以上皆魚名也[illegible]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隼小鷹也[illegible]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illegible]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illegible]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illegible]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illegible]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illegible]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illegible]天子乃駕彫

張河間集 卷之一 賦 三

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倏爚。

建玄弋，樹招搖，棲鳥於雲旓。弧旌枉矢，虹旃蜺旄。（玄弋北斗第八星名為矛，招搖第九星名為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

匪唯翫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陁堵。

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揺攉。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簇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㧢。

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鞲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

舊之者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鬘鬣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絳帕頟露頂髮直竪如竿以擊猛獸能服之也奎踽開足也盤桓便旋也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猬、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藩、象身赤者怒也血出也怒走者為與謂能戾象鼻又寄害以著狒狀獸身人面身有毛被髮迅走食人猬其毛如刺窳窫窳也頭貙虎亦食人狻猊一曰獅子謂此皆于梗林謂蕃擾之古人實之辯捽沒仍也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靡拉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鼯鼠謂便捷疾者言如此者多也洞穴深其也豕取也封大也陵獵乎也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昆駼如馬枝蹄善登高剖荒并重鼯之類而貫耳見驗之獸也蹄器表也獵關長鏡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獲獑猢之也埤蒼大也榛木也梢林收之也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嬖幸也昭儀後宮官也亞次也乘輿天子所乘也聚樂也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殫盡也窮極也所睨畢也遷延退猶也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眾寡、息休也皆表禽獸腐之名也數計課錄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交所得以并內擺謂破磔懸之頒謂以所鹵獲功、之禽獸賜士眾也饗食士眾於廣野中勞

勤苦賞有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爵肴皆以車而之燧火也謂行酒舉烽火以告眾也以釂鳴鐘鼓也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敎、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膳夫宰夫也察視也空也貳為副也空無也言宮人皆也飽行有貳亦盛無者詩有無從小坊又中也巾車命駕、迴旆右移、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巾車主車官也周官有巾車五柞也相羊仿佯也池即所謂靈沼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豫章池中臺也簡當也繳射矢長八寸其絲名矰謂弓矢繳也上也飛龍鳥名也沙石繳為磻非貫鳥一矢已必雙得之於是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舟牧舟官嬉戲也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為蓋芝草及雲氣以為飾也垂翟謂垂羽也翟為葆蓋飾建作羽為旌旃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發引和古一人唱餘人和也葭更校急之乃鳴和笳聲葭賦曰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書有胡笳之因謂舞人也淮南干日足跡為之舞蝄水神蛟能斷舟驚愕皆使驚人也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纚網如箕形狹後廣前鮋鱧魴皆魚名鰋鮋皆給厩之名者

[illegible]
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㩻鰋鮋，殄水族，[illegible]
蘧藕拔，蜃蛤剝，[illegible]
逞欲畋魰，效獲麑麌，摎蓼浶浪，乾池滌藪，[illegible]
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illegible]
既定且寧，焉知傾陁，[illegible]
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illegible] 李尤平樂觀賦[illegible]

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illegible]
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illegible]
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illegible]

[illegible]偽作假形謂如神也 羆豹熊虎皆為假頭也
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illegible] 詰曲也
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洪涯三皇時伎人 倡家託作之 衣毛羽之衣 襳襹衣毛形也
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illegible] 皆巧偽作之
複陸重閣，轉石成雷，複陸重閣道也 於上轉石以象雷聲也
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illegible] 磅磕雷聲也 如天之威怒也
巨獸百尋，是為曼延，作大獸長八十丈 所謂蛇龍曼延也
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illegible]
怪獸陸梁，大[illegible]

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illegible]
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illegible]
蟾蜍與龜，水人弄蛇，[illegible]
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illegible] 變化也 易貌 異也
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

僮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厭虎者號黃公又于觀前為之蠱惑也售猶行也謂挾不正道者於是時不得行也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樹植也旃謂旛也建之於戲車上也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程猶見也材伎能也翩翻戲貌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絓橦上若已絕而復連也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於橦末作其形狀彌猶極也言之多不可極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illegible]於是眾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言於戲畢心意於悅樂極悵然思念歸當復予也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

張河間集　卷之一　二十九

尊就卑懷璽藏紱璽印也紱綬也言為微行天子自藏之用者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為貴言天子則與天地同其變化彰明也天子稱元后皇君也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掖庭今宮中後宮之宮也嬿婉[illegible]美好之貌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蜎以此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中[illegible]也[illegible]清商鄭音也嬋蜎此豸姿態妖蠱也縱體舞容也迅疾赴節

罷也相鶴經曰後七年學舞又七年應節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振猶掉也朱屣赤絲履也舞人特作長袖颯纚長貌也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修為之態嬋娟意也菁華英也[illegible]眳藐好視容也流眄轉眼貌也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愛所丁後宮官從皇后以下凡十四等競爭[illegible]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illegible]唐詩刺晉僖公不能[illegible]有衣裳弗[illegible]宛其死矣他人是愉[illegible]不極意恣驕奢[illegible]也自君作故何禮之

張河間集　卷之一　三十

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渝易也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朞一周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illegible]盛也阜大也[illegible]言高祖[illegible]後高廢言土地險固[illegible]奢泰之馨烈蓋以[illegible]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

發未一隅之能覩[illegible]

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illegible]

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illegible]

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illegible]

東京賦　[illegible]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illegible]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illegible]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illegible]宜其陋今而榮古矣[illegible]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illegible]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illegible]卒於金虎[illegible]嬴氏搏翼擇肉西邑[illegible]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illegible]楚築章華於前

趙建叢臺於後[illegible]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illegible]乃構阿房起甘泉[illegible]結雲閣冠南山[illegible]

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

言征稅之賦盡於奢泰之用天下之力盡於長城與[illegible]也[illegible]漢書[illegible]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illegible]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illegible]

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

[illegible]

慄慄

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

頸。

[illegible]時之民非徒跼高天蹐厚地[illegible]而已乃[illegible]其頸

驅以就役，唯力是視。

謂不從之民有急緩與[illegible]驅[illegible]令作力而已

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

[illegible]也言秦天下之[illegible]

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

[illegible]

所推必亡，所存必固。

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之堅固

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

掃除也項項羽也垓[下]地名漢王圍項羽于垓下羽聞四面皆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嬰追之斬羽東城[illegible]也子嬰秦子嬰也

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

因仍也據就也府庫謂官吏所止為府車馬器械所居[illegible]庫也作洛謂造洛邑也我我高祖也天下新定草創不暇改作如禮制也

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

[illegible]

[illegible]

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

[illegible]

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

[illegible]

武有大啟土宇，紀禪肅然之功；

[illegible]

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

[illegible]

咸用紀宗存主。

[illegible]

歷世彌光。[illegible]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如古也。[illegible]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

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illegible]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illegible]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illegible]守位以人，不恃隘害。[illegible]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illegible]秦負

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沈。[illegible]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illegible]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illegible]

審曲面勢，[illegible]泝洛背河，左伊右瀍，[illegible]西阻九阿，東門于旋。[illegible]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illegible]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illegible]太室作鎮，揭以熊耳。[illegible]底柱

輟流，鐔以大岯。[illegible]溫液湯泉，黑丹石緇。[illegible]王鮪岫居，能鼈三趾。[illegible]宓妃攸館，神用挺紀。[illegible]龍圖授羲，龜書畀姒。[illegible]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illegible]萇弘魏舒，是廓是極。[illegible]經途九軌，城隅九雉。[illegible]度堂以筵，度室以几。[illegible]京邑翼翼，四方所視。[illegible]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舋，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illegible]

[illegible]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illegible]授鉞四七，共工是除。[illegible]欃槍旬始，羣凶靡餘。[illegible]區宇乂寧，思和求中。[illegible]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illegible]既光厥武，仁洽道豐。[illegible]登岱勒封，與黃比崇。[illegible]逮至顯宗，六合殷昌。[illegible]乃新崇德，遂作德陽。[illegible]

閶闔之特開，應門之將將。[illegible]

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illegible]

屯神虎于秋方，[illegible] 飛雲龍于春路。[illegible]

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illegible]

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illegible] 飛

閣神行，莫我能形。[illegible] 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illegible] 渚戲躍魚，淵游龜蠵。[illegible] 永安離宮，脩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雎鳩麗黃，關關嚶嚶。[illegible]

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安福。[illegible] 謻門曲榭，邪阻城洫。[illegible] 奇樹珍果，鉤盾所職。[illegible] 西登少華，亭候脩敕。[illegible] 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illegible] 我后好約，乃宴斯息。[illegible]

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illegible] 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鱉蜃與龜魚，供蝸䗪與菱芡。[illegible] 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illegible] 龍雀蟠蜿，天馬半漢。[illegible] 瑰異譎詭，燦爛炳煥。[illegible] 奢未及侈，儉而不陋。[illegible] 規遵王度，動中得趣。[illegible] 於是觀禮

醴泉義見［illegible］之光

經始勿亟，成之不日。勿猶不也亟急也成之日言不用一日即成之 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勞苦也逸樂也 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明堂辟雍靈臺也［illegible］布施頒分常典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也［illegible］重屋［illegible］造舟清池，惟水泱泱。［illegible］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辟雍在洛陽西有靈臺［illegible］

臺謂於其上察［illegible］明堂大合衆射者［illegible］其能者進之其否者退之［illegible］馮相觀祲，祈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孟春正月也元日朔日也群后公卿也［illegible］百僚師師，于斯胥洎。百官也師師［illegible］藩國奉聘，要荒來質。［illegible］具惟帝臣，獻琛執贄。［illegible］當覲於殿下者

蓋數萬以二。下者可數萬人［illegible］分于闕［illegible］ 爾乃九賓重，臚人列。［illegible］臚列［illegible］ 崇牙張，鏞鼓設。［illegible］ 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郎將主［illegible］虎戟［illegible］ 龍輅充庭，雲旗拂霓。［illegible］ 夏正三朝，庭燎晢晢。［illegible］ 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磕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illegible］鼓［illegible］也

旁四方［illegible］鐘鼓之聲［illegible］軒磕隱訇聲盛也 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于東廂。［illegible］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illegible］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

帛之贊。既奠（[illegible]）

（也班位次也謂尊卑有差等也）

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illegible]）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illegible]）乃羨公侯，（[illegible]）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illegible]）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illegible]）

發京倉，散禁財，（[illegible]）賚皇寮，逮輿臺，（[illegible]）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illegible]）春醴惟醇，燔炙芬芬。（[illegible]）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踆。（[illegible]）勤屢省，懋乾乾。（[illegible]）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illegible]）憲

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illegible]）招有道於側陋，（[illegible]）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illegible]）上下通情，式宴且盤。（[illegible]）及將祀天郊，報地功，（[illegible]）

祈于上玄，思所以為虔。（[illegible]）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illegible]）乃整法服，正冕帶，（[illegible]）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illegible]）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illegible]）建辰旒之太常，紛焱

悠以容裔、〔注：辰謂日月星也 [illegible]〕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注：[illegible]〕龍輈華轙、〔注：[illegible]〕金鍐鏤錫、方釳左纛、鉤膺玉瓖、〔注：[illegible]〕鑾聲噦噦、和鈴鉠鉠、〔注：[illegible]〕重輪貳轄、疏轂飛軨、〔注：[illegible]〕

〔注：[illegible]〕羽蓋葳蕤、葩瑵曲莖、〔注：[illegible]〕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注：[illegible]〕立戈迆戛、農輿輅木、〔注：[illegible]〕屬車九九、乘軒並轂、〔注：[illegible]〕班弩、重旃朱旄青屋、〔注：[illegible]〕本引

既畢、先輅乃發、〔注：[illegible]〕鑾旗、軒、通帛綪旆、〔注：[illegible]〕雲罕九斿、闟戟轇轕、〔注：[illegible]〕髶髦被繡、虎夫戴鶡、〔注：[illegible]〕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注：[illegible]〕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注：[illegible]〕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注：[illegible]〕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

旆已廷乎郊畛、〔注：[illegible]〕成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祇、〔注：[illegible]〕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注：[illegible]〕雷鼓鼝鼝、六變既畢、〔注：[illegible]〕冠華秉翟、列舞八佾、〔注：[illegible]〕元祀惟稱、羣望咸秩、〔注：[illegible]〕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

乎太一。[illegible]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illegible]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illegible]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illegible]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illegible]

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illegible]蒸蒸之心，感物增思。[illegible]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illegible]物牲辨省，設其楅衡。[illegible]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illegible]萬舞奕奕，鐘鼓喤喤。[illegible]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illegible]

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illegible]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illegible]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illegible]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illegible]春日載陽，合射辟雍。[illegible]設業設虡，宮懸金鏞。[illegible]

鼖鼓路鼗，樹羽幢幢。[illegible]於是備物，物有其容。[illegible]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illegible]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之，厞司旌。[illegible]并夾既設，儲乎廣庭。[illegible]於是皇輿夙駕，𩊚於東階。以須消啓明，[illegible]

天光於扶桑。[illegible]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illegible]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illegible]禮事畢，功物具，王夏闋，騶虞奏。[illegible]決拾既次，彤弓斯彀。[illegible]達餘萌于

暮春，昭誠心以遠喻。[illegible]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illegible]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illegible]日月會於龍狵，恤民事之勞疚。[illegible]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illegible]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illegible]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illegible]

為[illegible]敬慎威儀，示民不偷。[illegible]我有嘉賓，其樂愉愉。[illegible]聲教布濩，盈溢天區。[illegible]文德既昭，武節是宣。[illegible]三農之隙，曜威中原。[illegible]歲惟仲冬，大閱西園。[illegible]虞人掌焉，先期戒事。[illegible]悉率百禽，鳩諸靈囿。[illegible]獸之所同，是謂告備。[illegible]乃御小戎，撫輕軒。[illegible]

[illegible]中畋四牡，既佶且閑。[illegible]戈矛若林，牙旗繽紛。[illegible]迄于上林，結徒為營。[illegible]次和樹表，司鐸授鉦。[illegible]坐作進退，節以軍聲。[illegible]三令五申，示戮斬牲。[illegible]陳師鞠旅，教達禁成。[illegible]火烈具舉，武士星敷。[illegible]

十[illegible]徒如星之布也鵝鸛魚麗，箕張翼舒。鵝鸛魚麗陳名也[illegible]軌塵掩遠，匪疾匪徐。掩迫速也[illegible]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膳。[illegible]道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敺，解罘放麟。[illegible]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illegible]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天乙湯名也[illegible]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illegible]文王為西伯也澤浸

昆蟲，威振八寓。八寓八方同宇也好樂無荒，允文允武。允信也無荒言不[illegible]文王武王[illegible]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illegible]爾乃卒歲大儺，敺除羣厲。[illegible]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侲子童男童女也[illegible]桃弧棘矢，所發無臬。[illegible]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illegible]逐赤疫於四裔。[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凌天池，絕飛梁。[illegible]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illegible]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illegible]殘夔魖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illegible]八靈為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illegible]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illegible]目察區陬，司執遺鬼。[illegible]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illegible]卜征考祥，終然允淑。[illegible]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illegible]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illegible]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illegible]

功者□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望先帝之舊墟，慨其

思而懷古，傃闕庭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先帝先神也舊墟長安也慨歎息也古往也謂前漢初也傃向也闕□□也謂祭祀高祖廟也遐遠也

既春游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岳是時蟄蟲皆閉戶□乃更□動宜開□也

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

稌。□□□□□□□□□□□□嘉田畯之匪懈，勤致

養乎九扈。□□□□□□□□□□□□□□□□□□□□九扈□□□□□□□□

不□□□□□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

萬世而大摹。暘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視也睨視也眇視也摹法也

帝之□□□然以天末為遠期規欲以為萬代之大法也且歸來以釋勞，膺

多福以安悆。□□□□□□□□□□□□□□□□□□□□總

集瑞命，備致嘉祥。□□□□□□□□□□□□□□□□

□□□□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林氏□□□□□山名也□□□□

□□□義獸也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名在□□山

堅□百□里由海□□□□□□□□□□□□□□如□□色文名曰□□□□□□□□□□□□□□□

穴之山有鳥□□□□□□□□□□□□□□□□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植華

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有不平處其華則向□□□□□□□□□惠風廣被，澤洎幽荒。也□□□□

及也幽荒九州外謂四夷也北燮丁令，南諧越裳，□□□□□□

□今九□是也丁令國名也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

譯，僉稽首而來王。□□號央侏語者九譯言始至中國者也

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

美乎斯干。□京□也規法也盤庚殷王之名也斯干周宣王儉宮室之詩也今□

光武□□□□□□□□□□□□□□□□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

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

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泰山封

文也古□□□□□泰山□□□□□□□□□□□□其功德為□也事業也不長也不□□□□□□

為功以無事為業□□□□□□□也古遵循節儉為□□□□□□□□□馬□日已□身克將使心不亂於所在，目不見其可欲。

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簡□□□□□□□□

不□之□□故也□翡翠不裂，瑇瑁不蔟。翡翠鳥名不裂□□瑇瑁不□

折其羽以為飾也不□□□□□□□□器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

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忠信為本□為本于斯之

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褘而。此言之於

□□□□□□□也□□□□□□□□□□也蓋蓂莢為難蒔也，故曠

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

朝陽。鳳見也貴火[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太下月 氣之所生生[illegible]下[illegible]一月[illegible]月 言一生十五英十大日以[illegible]一英[illegible]日[illegible]生一畫[illegible]小月 謂生之莢歟不莢工[illegible]一[illegible]小大見小夾 階至和之謂不[illegible]必能[illegible]之方備生於[illegible]以當 有德故必能[illegible]之方[illegible]生於[illegible]以 數知月之大德故必[illegible] 小謂貴英也

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來。宗安也古 皆安之也

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老翔大爵之號令也 皆行零風

雨者天之聲閒故聲教與 風皆翔澤雲與行也

萬物我賴，亦又何求。我賴須萬物皆賴也

之思真恐得所無役也求如人也

德儔天覆，輝烈光爍。霽日月之光輝照於遠道也 實錫善也食之蓋如人之

狄三王之趨超，

袁河閒集　卷之一　賦　[illegible]

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

能屬。[illegible]以[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小[illegible]之[illegible]五帝而驅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

東京之懿未聞，何余有犬馬之疾，不

能究其精詳，故祖為寶。昔其快緊如此。先生[illegible]之美未盡還我有實不[illegible]能究其也也 美事也在備累也實西京也使緊不纖密言祖其

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縱而無節，比衆之大言綱也 若流蕩放心不自反窮恣意所爲 遊樂無禮以爲節終後宰窮奢貴愛

從離其咸，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商書秦亡 一語於[illegible] 是也 先生近賢也

凡夫卑鄙之智，守不假器。無公兵子安六言取今苦之今非日也[illegible]

況縣帝業而輕天位。以言小 乃甞[illegible]賤之小智耳 尚不公 子言皆灑心放意之事於此賢乃人[illegible]也 賢 居天王之尊位而輕於賢 也 今如

孔建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甚懼也 孔 言瞻前而功齊甚而得之也 也 天子之位當若奔馬而駕書長水而負車也

龍魚服見因豫且，雖萬乘之無憚，猶怵惕於一

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從行其焉如。飲位于齊日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 射中於日能不化有留葉之乎 貴門於戶恐行有留其事 悅從敬出行恐有留其事 行從門於外 人始茶[illegible] 庭也於輜

大君人者黈纊塞耳，

袁河閒集　卷之一　賦　吳

車中不內顧，瘋以制容，鑾以節途。也居故先生 也如社也問公 當與之言 [illegible] 行前 故以 行 門綜 不大

不變玉駕，不亂步。下言之私也 不外 則行 步合 相和 聲玉

走馬以糞車，何借騕褭與飛兔。

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

以道，用之以時。方言物之[illegible]也 故[illegible]天下人[illegible]常畏[illegible]

方盡也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之謂也山無槎枿，畋不

覆胎，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不麛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獲胎卵伎獲麛麑也漢書昔先王山不槎桀吹不殺胎草木繁廡，鳥獸阜滋，繁蕪也滋中大廡也

也茲盡也民忘其勞，樂輸其財，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為勞苦不以財以為損費故文王有子家之人民帝府十式入錢以府官也百姓同於饒衍，

上下共其雍熙，言富饒是同上下成悅故能雍而實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從夫也蓄積固牢也謂高淵已下積夫恩固執義顧主，夫懷貞節，猶施恚人心固結故王莽之時皆陰令丞思義者也古詩義之志皇夕人志分隱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忿姦

慝之于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慝怨也統嗣也替廢也謂怨王莽之遂命陰漢統之替發也玄祕也謂變之九而成誚，登聖皇於天階，革漢祚之有秩，王莽之志計陰行謂王莽八年而成變也聖皇光武也革明也秩常也言明漢家之常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偷樂，忘民怨之為仇也，言如此也言公子所以樂之可樂也好盡人以德勦盡也今公子所行不知民之怨也須史之業不覺人也人民好彈物以窮欲，忽下叛而生變也，其後已常使人警也警之驚也言好盡人之騎生則生以變驕忽忘也夫水所以遂之淚下心人則已之下坡則下下谷水以故下為大患也

載舟亦所以覆舟，覆敗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言事皆從微至著不可不慎之于初也所以尋木起於牙蘖栽出于涓泉矣且不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聘早也丕大也顯明也忽怠也謂大明之始後世子孫尚猶怠慢如為人君行之何能更服其大者小之得乎而為之何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頌諷，亂以收置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侈尤，系繼也上林賦曰乃命有司隤牆填塹之人得至焉揚雄羽獵賦曰放雉兔收置罘麋鹿之事也不陛也尤過也言其過也過其臣濟忝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

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謂魯僖謂欲也陵險君法若季氏八佾舞於庭左傳臧武仲曰臧孫得以陵君隻於王部言尊卑所以為守國之故昔非要擊柝以待暴客也故今扶陵自擊柝守夜守邊擊木甫爾險也謂王莽之自臣有擊柝而人長安宮東西都入無復扶函谷在東西之東西朝則東閣也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翫肆不知其樂，患其所以先入，所習為心所好愛其名學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說成池不齊度於鄭咬，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言咸池之聲以為疑聲衆也成池聽咬所而先生人也聽鄭惑不聽與所以子靖者宗晚知樂子曉然後好奇聲也宮角節之琴律好書西秦人觀之不依行也

謂見一斑女處先生得知其指客阿腑於大道飽於文義窮公子謂聞東京文義之道若靜飽焉勸德畏戒喜懼交集勸德謂公子見先生說東京禮法自勸勉行其道德又畏懼先生之戒也罔然若酲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也悶然猶僩然也雖疲河德朝學夕倦夜不困惻然如醉奇其精氣又若魂亡體其身令公子亦如之也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發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公子本以奢侈為大漢今見先生述東京之所以美大奇也宗久後乃能言而自歸其本成所學背非也今見一生指以不我表明之從一留反也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

張河閒集　卷之一　賦　晃

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若如也公子言如僕所聞西京之事蓋是虛華而無實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言先生之言有徵驗在公子更自鄙日如今日後日乃知大漢之德在於此耳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三墳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武成也熊見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者貴名直也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先生安處先生也大庭古國名也尚高也人之公子自謂走使之人如今古佚矣不敢然不敏於大道庶幾先生之說也遠矣

張河閒集卷之二

漢南陽張衡著

明太倉張溥校

賦

南都賦

南都為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欲廢之故作此賦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荊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

淯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銅錫鉛鍇赭堊流黃綠碧紫英青雘丹粟太乙餘糧中黃瑴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其山則崆㟮嶱嵑嵣㟐嶚刺岝㟧嶊嵬嶮巇屹嶒幽谷嶜岑夏含霜雪或峮嶙而纚聯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巀嶭而成甗谿壑錯繆而

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滵溢流其阿，崑崙無以奓，閬風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㮰，槾柏杻橿，楓柙櫨櫪，帝女之桑，楈枒栟櫚，柍柘檍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蕊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立叢駢，青冥肝瞑，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而刺天，虎豹黃熊游其下，豰玃猱𤟤戲其巔，鸞鷟鵷鶵翔其上，騰猿飛蠝棲其間，其竹則籦籠箽篾，篠簳箛箠，緣延坻阪，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爾

其川瀆則滍澧藥瀙，發源巖穴，潛瀊洞出，沒滑瀎潏，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趨欱，箭馳風疾，流湍投濈，砏汃輣軋，長輸遠逝，漻淚淢汨，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螭，鱏鱣鰅鱅，黿鼉鮫觽，巨蚌函珠，駮瑕委蛇，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渟洿，亘望無涯，其草則有藨苧薠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鷖，鴻鴇駕鵝，鶬鴰鸊鷉，鷫鷞鵾鸕，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脉連，堤塍相輑，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暵，爲溉爲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蓼蕺蘘荷，藷蔗薑蟠，菥蓂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棗若留，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薇蕪蓀萇，晻曖蓊蔚，含芬吐芳，若其廚膳，則有華薌重秬，滍皋香秔，歸雁鳴鵽，黃稻鱻魚，以爲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蘇蔱

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及其糾宗綏族，禴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琢琱狎獵，金銀琳琅，侍者蠱媚，巾韝鮮明，被服雜錯，履蹝華英，儇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

朱帷連綢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便絹便娟微睇流眄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縣縣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蹴躤蹁躚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為新聲寡婦悲吟鶤雞哀鳴坐者悽欷蕩魂傷精於是羿氏七發逸驥乎沙場驂騤齊鑣黃間機張足逸驚電鏃析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鳥不及宿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汰瀺灂兮舩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水豹兮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游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豢擾而來遷不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

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徂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章陵鬱以青蔥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陷扃龜蹈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裶裶駟飛龍兮騤騤振和鸞兮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按平

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星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支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

週天大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四覽乎中極一人爲主四輔爲翼鈞陳分司內座齊飾華蓋於是乎臨映大帝於是乎游息尚書諮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掌彤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德

周給乎其隅大理詳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煥矣厥功茂哉環濟衛以曲列儼閶闔之洞開北斗標建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匡之位羅將相而佐三台闢天床於玉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理於璇璣掩威權而是貴天槍天棓以相指內厨內階而分據螣三夾卜而熒請兩乙賓門而佐助爾乃天牢崇圄設禁暴之隄防太尊明位擬聖公之寵齊太陽接相以班跡玄戈揆杓而耀芒

勢微微而有象輔熠熠而流光爲秋成於八穀務春採於扶筐天厨廠兮供百宰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並蹶廟之隆崇何太角之皎皎夾攝提之臨隣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宮立都而對雄旣以居於中宮乃回時而顧東觀角亢於黃道包分野於宮中開天門之燦耀揖進賢之疏密是推紀於發節是正綱於大同其次則梗河備顧招搖伺敵泛舟尤池飛觴帝席周鼎鎮穰天田豐耤按三條於平道賓萬國於天

門置平星以決獄列騎官而衛關陽門守於邊險折威防於將侈頓頑司於五聽車騎參於八屯望南門之峻闕覩庫樓之城府僵寒列於四衢酌歷分於五位或藏兵而肅鉞或重扃而禦衡樊蒼龍之中宿聯氐心以及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俾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太火赫然天王鈎鈐鍵於閨闈積卒環於龍驤天輔備於舉兼揵閉守於關梁騎陣啓將軍之位從官主巫咸之職司作賊刑斯爲陽德之成防非而體正

七公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露滋
乎其北，彼貫索之爲狀，實幽囚之取則，歷龍尾
以及箕，騎北燕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
以延慈，龜曳尾而波泳，魚張鱗而水嬉，天江爲
太陰之主，傅說奉中閨之祠，糠爲斂揚之物，杵
爲舂臼之用，天籥司其啓閉，丈人存其播種，狗
以吠盜奸，司寶紀，却靜女床，前聯天紀，耀轅庭
之金甲，綮衛宮之玉內，中有紫垣，厥名天市，車
肆中衢以達，屬市樓隅箕而聳起，帝座類候而

獨尊，侯臣光熙而爕理，宗星孤踈而遠集，宦者
刑餘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詞
峙，帛度立象以量用，斗斛擬形而取數，若乃瞻
北宮於玄武，涓南斗而牽牛，賦象通犧廟之類，
司域應江淮之洲，建星含耀於黃道，天弁寫映
於清流，河鼓進軍以嘐嘖，兩旗夾道以飛浮，天
淵委輸於南海，列國分權於北州，雞揚音而顧
俱，鼈曜影而來遊，天田臨於九坎，羅堰通於天
祥，是司溝洫，是制田疇，造譽歸於漢陽，乃仰覧

於織女，引寶琉四播機弄杼，輦道清塵而俟駕，
漸臺飛灰而候呂，可以嬉遊，可以臨處，聯須女
之繒室，總扇形於會稽，雛珠擢珍於藏府，匏瓜
薦巢於宸閒，齊珍佩瓊而銜敗，瓜委蔓以分吐，
其外鄭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悠永，
周楚列耀，晉代分岡，天津橫漢以搆光，奚仲臨
津而沉影，既編梁以虹橋，亦裁輪而電騁，列虛
危於弃濟，賤悲哀與宗廟，墳墓寫狀以孤出，哭
泣含聲而相召，敗臼察實而揚輝，天壘守夷而

駢照，司命與司祿連形，司危與司非疊耀，何禍
福之多端，紀興亡之要妙，人掌吊以優游，傑爲
人之質，鈇主震而危曲，宛如鉤之象，車府息宮
哉之聲，造父皮風鑒之響，作仁給以標正，日年
豐而不仰，上吏設備以司候，斧鉞用誅之所掌，
虛梁關寂以幽閒，蓋屋喧轟而安賞，天錢納貴
以山積，天綱應輿而野饗，北落師候兵之門，八
魁建張禽之網，臈廟府於室壁，亦有衛之封畿，
布離宮之陂陂，散雲雨之霏霏，霹靂交震，雷電

槓飛、壘壁寫障而齊搬羽林分營而折衝、土公司築而開務、天㮰飛御而起機、騰蛇宛而成質、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躍於雲外、止則盤縈於漢沂。迤奎婁之分野、辨鄒邾之川陵、豢馴獸於囿苑、隸封豕於溝瀆、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內以司牧、立囷倉之備、聚芻滷屏之垂、復司空主土以授併、鐵鑕縈芻而為斎、軍南門列較而遠出、天將軍揚旗而示逐、伊王良之策馬、則車騎之芻野、蒙居河而路塞、策叔鞭而電鶩、閣道

優游而據中、附路倚閣而居下、自胃倉而昴畢、寶趙地之交衢、建旄頂而肉引、畢罕車而迅驅、卷舌則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闕、天高望氣、天讒倚巫、捲舌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譎諛、天船之影乎清瀨、貯積水而寬害、太陵分光乎羅虔、包積尸而如帶、礪石資乎鋸、及月宿歸乎太陰、天街居於戎界、大阿察於山林、天節宜成於邦域、天陰遊謀於腹心、天庾積粟以示稔、天廩倚櫻以祈歆、天囷曲列兮、儲芳樹天苑周閉兮齊異翕、務棨遊納秸之軌、球因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營而淺深、天關嚴扃於畢野、諸王列藩於漢浦、何五車之均明、而三柱之照煥、納五兵於藏府、囿七國之邦、貫天潢利涉以淪漣、咸池浮中而渺漫、闕蚔蟣之沃壤、觿觜參之雕形、示斬刈以明罰、收褒旅而獲實、參旗備於邊寇、玉井通於水經、屏旗肅穆以昭禮、司怪幽求而發冥、屏嫌於客、御答於囿、亦有天屎質黃物靈、於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邑、

質明祀而變生、鉞滓木而刑及、四瀆斷江淮之候、兩河占胡越之域、水位瀉流而迅奔、天樽奠醴而翁集、軍市通貨以周給、五侯疑議而衛立、積水蹈燕府之勞、積薪備烹庖之結、野雞俟兵而據市、天狗吠盜而映漣、闕立提乎兩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而承天、老人作主而秋燠、丈人過臣而夜懸、子扶尊而歌還、孫受緒而連綿、惟天社之赫赫、實句龍之神焉、爰觀柳以及張、知周鶉之受啓、觸咮頸以分嘹、

參滋嘗而賜闕宸夫日旗之宮宛若將星之盤
交齊西之霸牛，女后妃之濟濟，酒旗緝醼以承
歡，內平紹德而清禮，鋒合峰而喋冠，實防邊之
有伐，直亢崇而司域之餘，少微彰處士之德，外屏
調列將之位，天相居大臣之位，天紀錄倉而獄
齒，天積星羽而施撩，人稷播五穀之勤，東甌表
三吏之道，度周翊輈，土惟制騎，風驛之千乘
奏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祿貢，車轄朗而陳兵
青丘膺於韓貊，器府總於琴箏，軍門坐甲於軍

門，司空掌土於百里，騎太微之崢嶸，啓端門之
赫奕，飾宮庭之宏麗，贊乾坤之閶闔，五座參一
帝之漢，九卿理三公之蹟，借以太子，參之幸臣
從官肅侍，御者追賓，郎將司戟於丹陛，郎位含
香於紫宸，乃齊屏以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
演化，靈臺候祥，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
獄淵潔於諸侯，侶營衛於常陳，胡天漢之昭回
自東震而綿絡，北貫箕而聯斗，南經箕而緯翰
合乘津而浮瓜，分漂杵而邑閣，歷玉衡以汪洋

渝七星而依門，惟木德之合精，為歲星而明罷
難盈縮所繇，□□嘆咎而得之者隆，失之者
替，許明君而□閔，□□主之光，下為福靈，上
為天貴，如天□□，發號具職，仁而施惠，迴驚慈
期，箭熒叛契，奮怜□以示恩，時樓垣而表戾，身
若熒惑，火帝之精，執法以明罰，必伺夾而告
誠，守其邦而成戰，出其野而時清，若虧信而廢
禮，則下乘而上征，侶惟熒發，合與憂并，浮天讒
而從縱，列出尤而耀旗，司危見而失國，昭明出

而起兵，伊土宿之掎霓為旗星，而耀質，尋所履
為休慶，視所居為貞吉，處邪徵而斯留，復軒宮
而藏出，若崇吝而飛食，四行虧而度失，或含丹
而舉兵，或喻黑而遭疾，旬始發而侯起，獄漢明
而土黜，被金方之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
於屏翳，實建象於將軍，如用兵而不察，匪先達
之攸聞，商出利於深戰，順指著乎宏勳，苟恩義
之不演，則禍福之攸分，或飛芒而蝕月，或引彗
而撗氣，入賊陳夾而搏胸，天狗殺將而破軍，浴

太陰之察揆爭星辰之攸揆乘四仲而顯曜歷一周而匝履為用罰之淵讀為出師之令既若潛刑而經藏則委孛而流矢白其角而長喪黑其司而應水察倒飲之相去候正旗之所指非其曲而變異錯其宜而將災於是究經緯之終始從幽微之機符昭晰兮為人主之明鑑賁藹兮寶宾秖之秘樞同發聞而響集方形移而影趍若出石之旌處上谷風之應騶虞者也若夫退寒暑而無舛中昏旦而不越畢露雲祈箕躔

吹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昴瑞堯而麗月雖盼嚮之雖窮信靈英之未歇帝大舜之登踐耀黃星而摩鋒壯高祖之遇時家五緯而相從殞堪從曉識曹公之潛跡李郃流目知漢使之幽蹤荊何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夫星隕如雨而周衰彗竟長天而秦滅蛇蚩楚而九域合嘆狗過梁而千里流血背若終而發妖見漢帝闘而參旗結周楚滅而南衡胥脊映而北裂白大辰以及漢彰宋熒而衛發戊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炎絕辨吉凶之有兆匪災譴之虛設因朔念而作征征恭已而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分設其官咸司其告唐則羲和降察夏則昆吾演與茀殷巫之美服登周史之雅號宋遂子韋鄭稱裨竈唐昧與尹皐宣範甘德匿石甲霝詣故能下守職而恪恭上知變而無敢此奇夷之妙象營蒙昧之私好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聚參釋府之繁肆穿貫索之刑書耻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扃扉

而絕駟杂臨河而莢筮望天門而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如

溫泉賦

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嶺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成洪澤之普施乃為賦云

鍾中域之珍惟兮無斯水之神靈控湯谷於瀛洲兮濯日月乎中營蔭南山之北垠處內屏以閉精於是殊方跋涉駿奔來臻士女曄其鱗萃

紛雜遝其如霧靄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有
烝民懿厥成兮六氣平綏有疾痛兮温泉湧焉
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
命兮

羽獵賦

皇上感天威之發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
麓而有萊蒐有川作而夷榛株於是鳳皇獻儀
太乙為其萬兆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
躍空霄扣捧鑾弭節西征華蓋葳蕤鸞鳴瓏玲

山谷為之澹淡丘陵為之簸頓於是皇輿綢繆
還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憂遠集乎南圍大詔
獵者競逐長驅輕車飈厲羽騎電鶩霧合雲集
波流雨注馬跡麋鹿輪轔雉兎弓不虛彎弩不
虛舉鳥驚紲羅獸與矢遇

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
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
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

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
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
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
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
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
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
兮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
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
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

眾偽之冒真旦獲讟於群弟兮啓金縢而乃信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
惑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
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
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
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
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
弗御兮羈要裊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

抑操而苟容兮嘗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
兮非余心之所營慕溫恭之散衣兮披禮義之
黼裳辯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珩昭綠藻
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
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
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
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嫉之難並兮想依韓
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
與而狐疑兮即岐阯而臚情文君爲我端蓍兮

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
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
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
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
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潔以
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
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
余髮於朝陽飲青泉之沥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
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
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
夕余宿乎扶桑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
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
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群臣之執玉兮疾防
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隣哀
二妃之未從兮翩儐處彼湘瀕流目覜乎衡阿

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
孤魂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躋日中
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
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
顧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
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
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
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
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

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駛白門而
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
陰之湍瀨號馮夷俾淸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忽河林之蓁蓁
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
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
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
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

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
而絕緖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
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
恆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
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
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
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愼
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梁叟患夫黎丘
兮丁厥子而剚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

可信毋綿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疢彼天監
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
厖褫以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
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
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凋
而已育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
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
魂懺惘而無疇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
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淸泉沍而不流寒風淒其

永至兮拂雲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
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幷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
太陰之屛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
兮伷顓頊之宅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
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迅飈潚
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谾嘝之洞穴兮標
通淵之碄碄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
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闇
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爓龍令執炬兮過鍾山

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溺聘玉
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誠惸慈其既歡兮
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
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妙婧之
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
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之玄黃雖
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
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
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

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騁鸞鸞之蜿蜿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
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搆不死
而為牀屑瑤蕊以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
咸使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
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
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
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
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轙

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
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劒揭以
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一
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
旌飄而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爍其如湯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
之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
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淟涊而為清曳雲
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青霄而升遐兮

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
靈叩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
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理亂于律鈞兮意建
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
女撫弦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靜
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
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剌兮
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

被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
提以低回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使
塞天矯以迤邐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
飈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逿凌驚雷
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庬鴻於宕冥兮貫
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
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
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
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

闔兮降天塗乘飇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
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眃
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
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
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敺儒墨而為禽玩陰陽
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
歷陵之欽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

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為以凝志兮
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
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
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
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
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
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歸田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

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
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
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
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
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
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于時曜靈
俄景係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
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

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
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定情賦

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
美冠朙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
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
營

扇賦

採松竹以成扇乃鸞象而造儀惟規上而矩下

和眾類以雜施

觀舞賦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
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
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昊美人興而將
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穀之襍錯申綢繆而自
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修袖以翳
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
風兮思故鄉搦纖腰以互折嬛傾倚兮低坑增
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盻
兮盼㬌爛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絕裾似飛
鸞袖如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粲珠簪挺兮
緇髮亂然後飾笄整髮被纖垂縈同服騈奏合
體齊策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冢賦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
一降乃以斯安爾乃縈䙱山平險陸刊蘩林鑿
盤石起峻壟構大樾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

列石限其壇羅竹藩其域系以修隧洽以溝瀆
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靈木戎戎繁霜
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顧盻亦各有行乃相厥宗
乃立廞堂重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材以構
玄宇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
祭祀是居神明是處修隧之際亦有掖門掖門
之西十有餘丈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
交通舊館恩有慮弘存不忘亡恢厥廟壇子孫
恭肅宅兆之形規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麗踐

而行之巧以廣、由纂成美、鬼神既冥降之以福、
如水之平、如春之爽、如日之升、

髑髏賦

張平子將遊目於九埜、觀化乎八方、星回日運、鳳舉龍驤、南遊赤野、北陟幽鄉、西經昧谷、東極扶桑、於是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軒駕、左翔右昇、安馬於疇、乘逍遙乎陵岡、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居於壤上、有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

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爲是女人、爲是丈夫、於是肅然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游心方外、不能自修、壽命終極、來歸玄上、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岳、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取耳北坎、求目南離、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五內皆還、六神盡復、子欲之不乎、髑髏曰、公子之言殊難也、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榮位在身、不亦輕於塵毛、巢許所恥、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不能見、子埜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戟劍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造化爲父母、天地爲牀褥、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渾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除滅、顧盼發軫、乃命僕夫假之以縞巾、衾之以玄塵、爲之傷涕、酹於路濱、

誥

東巡誥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糾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朏，亨群寮，備法駕，以徂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於臺。壬辰，祀上帝於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爲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爲幾。心之閑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承。凡庶與祭於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實聞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

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於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德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疏

大疫上疏

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殂，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徼諸國王主，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

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爲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祠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愼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

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
服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陳事疏

伏惟陛下宜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歆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

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

則洪範所謂僭恆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惟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愆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

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駁圖讖疏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

方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

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論貢舉疏

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大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

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藝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

若小能小善，亦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論舉孝廉疏

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尚書令左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

自初舉孝廉到京，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譴，是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此順帝時

策

水災對策

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

表

求合正三史表

臣代見陛下思光先緒以與籍為本而史書枝別係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裁未就後漢書注載帙衡曰易稱宓羲氏王天下宓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司馬鳥也今宜實定之

日蝕上表

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儻有兵患臣愚以為可勅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書

與崔瑗書

乃者與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又同前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與特進書

蓬萊太史之秘府道家所貴衡再得當之竊為辛矣

又

錯刀強可一割

又

其言之不悲特惠子之知我

又

酸者不能不苦於言

七

七辯

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為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景剗迹窮谷抑其不韙盍往辯諸乃偕而就之

虛然子曰衆國之都設為閑館公輸制匠譎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鏤形綵螭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鷫黃加雙

鶬繳鵁鶄然後擢雲舫觀中流搴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採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豳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

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脉激楚聲鼓偽吹竽籟應律金不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笑人妖服變曲為清商賦所詠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

盍歸而聽諸
閼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嫮弱顏回植妍夸
閑暇形似削成腰如約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艷
鬒髮玄鬢光可以鑒䩄輔巧笑清眸流盼皓齒
朱脣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
先生同茲宴㶑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
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
空桐子曰交阯緑綺纖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
蟬羽製爲時服以適寒暑騁秀騏之駿駮載軨

獵之輶車建采虹之長旃系雌霓而爲旗逸駭
飈於青丘超廣漠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
歸而乘之
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醲醲嘉肴雜醢三牲
七菹芻豢黄甘寒梨乾榛沙餳石蜜遠國儲珍
於是乃有芻豢膳壯麋麚豹胎飛鳧棲鷩養之
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
會稽之菰冀野之粱珍羞雜遝灼爍芳香此滋
依徽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

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
極度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僊之麗也
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與而言曰吁美哉吾子
之誨穆如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
邪睨玄圃軒臂矯翼將飛未舉
翕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
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
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
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誨而不倦於是

二八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
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
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維新而先生乃翻然
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
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務

設難

應問有序附後

有問余者曰嘗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行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穢素餐舉垂成實守王家申伯燮伸寶幹周邦服衰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盛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

行故易稱以大業贊以文美實由華與器頓雖歸爲奸人以與服爲榮苟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貌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襲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從經思天衡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罕見諭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遇而還故棲遲亦終其

機而銜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爵若畢禮屈已美言以相剋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婞佷不柔以意誰斬也厄之門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循而不思陷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餐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上或解衣而豈縮檄或委重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朣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

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能受任爲師
別名因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濟晝長則宵
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能兼況以人該之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淵泥而
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
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哲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
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獨武懸絕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

聊城殆拯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
說夫成以得人爲梟失士爲虎故樊噲披帷入
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寵鳴
而響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
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
建于長謀之爛然有第夫玄賤北而應龍翔洪
鼎聲而軍容息辱居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
鼉鼓今也皇帝寬洽游外混同萬方億兆并質
共剖君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

言爲下次下列且不可度矣奚其二哉于茲
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有風攄失塗若幽僻
遭遇難要趣偶爲幸世易俗異事殊舛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
伺兎也冒倔遲頫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厭猪不承捷徑邪至我
不恐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恐以欽肩雖有犀
舟動機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悒

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規焉方將帥天老
而友地輿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
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然是求子憂朱
浮曼之無所用子恨衛蝸之無所救也子視木
雞獨能懸我垂超故棲吾感去鶩附鵷悲鶻先
笑而後號也旻豹以幾皆滿毒壇至以披圖作
貂弦高以牛偃逸敵累崔以絮帶全城貫高以
蝸辭顯義蘇武以秃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
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

臨流聳供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棄彼數子愍二哉之既頗借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聽乎柱史且韞櫝而待價躡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子知已

閒序

閒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爲失志矣用爲閒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閒云

議

曆議

延光二年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等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宮度其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illegible]

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長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

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天在牽牛近。澗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與前以為九道實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

渾儀

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鍼椓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

半際々冬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
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
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
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
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
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者常
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
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
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

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
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
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
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
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
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
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
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
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

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
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
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
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
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
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
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
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靈憲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
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
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
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
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
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
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
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
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

是者又永久爲斯謂厖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薦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

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但之遂九二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

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攸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

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蚖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

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

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宜其明。及其衰。神歆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于東。覿于東屬陽。行速者覿于西。覿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

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

靈憲

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州。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陽。西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綬笥銘 有引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德吏理笥衡時爲德主簿作銘曰懿矣玆笥爰藏寶珍冠綬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爵封艾紼天祚明德大夫顯仁丕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隣

贊

南陽文學儒林書贊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弛廢愍儒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大司農鮑德誄

昔君烈祖于顯奕世敬叔生牙莫管爰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積德俾何去虛適參蹇旄屯留其後知秩降及我君纘乃前禮遐蒙萬殺寵祿斯丁守約勤恪克勞其成遊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乎彼重衆求我令厥往若去風即雅濟濟京河實爲西鄰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

其光導以仁惠敎以義方習射矍相養老虞庠羌虜作虐殺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類蠢蠢戎虜是懾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憑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爲之孰其能禁戎旅式毀何痛如之何哉道愛如何無思

司徒呂公誄

昔呂皇祖帝堯之緒伯夷秩宗唐宗允叔四嶽在虞傳上佐禹克厭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宗以邑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族九族

用寧登受八命，來職摩順黃耳金鉉，公仲以盈，緯兮其寬，徽兮其清，託而且哲，式保令名，存於從風，騁壯起驥，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寘寘，修夜彌長。

司空陳公誄

敬仲初有，發蘇上篋，鳳飛觀國，流光赤裔，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爰前及邑，兼學多識，窮理知幾，德音孔昭，翔爾來飛，賦政二城，還集皇闈，公實省之，聲發攸績，公實靜之，蕩蕩百僚，

公實懋之，乃眺可究，綦禹之跡，導揚徽庸，致訓京畿，撓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服來同，耽論前績，莫與比蹤。

又

後作鴻臚，職掌九賓，綏寧侯衛，懷尋遠人。

樂府

怨篇（文心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一作）遠，我勞如何。

同聲歌（[illegible]）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蒸嘗，思為苑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狄一作）香，

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illegible]）（閒情賦云有自乃出張衡同聲歌）

四愁詩 并序

竹林詩評云張衡四愁逶迤婉孌眇然猶風騷之遺韻也藝苑卮言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出爲河間相能内察屬縣姦猾行巧刼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五臣作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

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張衡本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大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澹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

歷筭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機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

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又上疏諍之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

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于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

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撿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